

# 獨異志 宣室志

〔唐〕李 元 撰

〔唐〕張 讀 撰



古小說叢刊



統一書號: 10018.524

定 價: 0.98 元

古小說叢刊

獨異  
宣室

□ 李 冗 撰

□ 張 讀 撰

中 華 書 局

獨

異

志

〔唐〕李

冗撰



宣  
室  
志

〔唐〕張

讀撰

783780

**獨異志**

〔唐〕李冗撰

**宣室志**

〔唐〕張諱撰

張永欽 侯志明點校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

787×1092 毫米 1/32·10<sup>1</sup>/<sub>2</sub> 印張·176 千字

1983 年 6 月第 1 版 1983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01—30,000 冊

統一書號：10018·524 定價：0.98 元

## 點校說明

《獨異志》是一部唐人編的兼收志怪和志人的小說集。書中除雜錄古事外，對唐代流傳的奇聞異事亦多記述。它對研究歷史故事的傳說及唐代小說的發展，都有一定的參攷價值。

《獨異志》的作者，《新唐書·藝文志》和《宋史·藝文志》作「李元」，明嘉靖鈔本和《稗海》本作「李元」，《說郛》本作「李元」，清初修《四庫全書》時，江蘇巡撫採進本作「李元」。因《獨異志》原本早佚，原書的署名已難考知，故暫依點校所據《稗海》本作「李元」。明鈔本《獨異志》題云「前明州刺史賜紫金魚袋李元纂」，說明李元曾任明州刺史，這是作者生平事蹟中唯一可知之事。

《獨異志》書中記載了唐武宗的廟號，而未見記及黃巢起義後的人與事，據此大致可以推定《獨異志》的成書時間，當在唐宣宗至僖宗乾符元年之間，即公元八四六年至八七四年。

《新唐書·藝文志》和《宋史·藝文志》均載《獨異志》十卷。《崇文總目》亦著錄此書。十卷本的《獨異志》不知何時散佚。後有三卷本、一卷本。嘉靖時鈔本和《稗海》本，都是三卷本。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所收的《獨異志》及一九三九年排印的單行本《獨異志》，都是據《稗海》三卷本印的。此三卷本乃系後人就原書殘本編成，何時何人編成，已難考知。明萬曆時《徐氏紅

兩樓書目著錄有《獨異志》二卷，《四庫全書》存目也作二卷。此本未見。

本書點校以萬曆刊《稗海》中的三卷本爲底本，校以他本。底本文字與他本有異，擇善而從。對底本文字若有改正，在校記中說明依據。其餘異文亦酌情出校。

本書原無目錄，點校者擬了一個目錄，並編上序號，以便於讀者翻檢。本書的補佚，收錄底本所無而見於他書的《獨異志》佚文。附錄收《獨異記》四則，《獨異志》與《獨異記》是否爲一書，難以判定，姑錄以備攷。

本書校勘用書如下：

《獨異志》三卷 明嘉靖戊申（公元一五四八年）袁表抄本。此書原藏涵芬樓，今歸北京圖書館。

《太平御覽》 中華書局影宋本

《太平廣記》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九年排印本

《類說》 宋曾慥撰 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本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 朱佚名撰 《十萬卷樓叢書》本

《錦繡萬花谷》 明嘉靖刻本

《說郭》 明陶宗儀撰 清宛委山堂刊本 商務印書館排印本

《焦氏類林》 明焦竑撰 《粵雅堂叢書》本

傅增湘校《稗海》本《獨異志》三卷

傅校係據明鈔本《獨異志》，但無校記。現藏北京圖書館。

點校古書，本非易事。點校者學識淺陋，書中定字、校語，不妥或錯誤之處一定不少，敬祈讀者教正。本書點校得中華書局文學編輯室同志幫助甚多，謹此致謝。

張永欽 侯志明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

## 點校說明

《宣室志》是唐人張讀撰寫的一部記述仙鬼靈異故事的傳奇小說。

張讀字聖朋（一作「聖用」），深州陸澤（今河北深縣）人。他是張鷟的後裔，牛僧孺的外孫，生平附見兩《唐書·張鷟傳》。傳中說他「登進士第，有俊才。累官至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典貢舉，時稱得士。位終尚書左丞」。《舊唐書》卷一四九「大中時第進士，鄭薰辟署宣州幕府。累遷禮部侍郎。中和初爲吏部，選牒精允。調者丐留二年，詔可，榜其事曹門。後兼弘文館學士，判院事，卒。」（《新唐書》卷一六一）另據高彦休《闕史》卷上「許道敏同年」條和徐松《登科記考》卷二二所載，張讀於唐宣宗大中六年及進士第，「時年十九」（王定保《唐摭言》卷三作「十八」）。《舊唐書·僖宗本紀》又稱：乾符五年「十二月，以中書舍人張讀權知禮部貢舉」。由此可知，張讀生年，當爲唐文宗大和八年（或九年）；卒年，當在僖宗中和初年以後。一生曾歷文、武、宣、懿、僖五朝。他的著述，除《宣室志》外，《新唐書·藝文志》「乙部雜史類」還著錄《建中西狩錄》十卷。但此書久已亡佚，不傳於世。

《宣室志》的成書年代，現無明文記載。但書中寫了兩個發生在「大中五年」的故事（見本書

卷九「侯道華竊藥昇仙」與輯佚卷「鬼友來訪」二則，可知此書之成書年代必不會早於宣宗大中年（公元八五一年）。又據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著錄，此書有苗台符序。現序已亡佚，不可考知。《新唐書·藝文志》乙部史錄編年錄著錄苗氏著述時，曾注明苗爲「宣、懿時人」，據此則《宣室志》成書年代最遲當不會晚於懿宗咸通末年（公元八七四年）。然王定保《唐摭言》卷三稱苗台符與張讀系「同年進士，同佐鄭薰少師宣州幕」，苗「十六及第」，「十七不祿」，即登第之次年（大中七年）已卒，如《唐摭言》的記載可信，則成書年代還應更早。

《宣室志》書中記述了許多仙鬼靈怪的奇異故事，雜有一些宣揚宗教迷信和封建道德的糟粕。這是應予批判和揚棄的。但是，其中也保存了不少歷史異聞和民間傳說，對於了解當時的社會風貌，不無參考價值。同時，書中所述故事，大多有頭有尾、結構完整、情節委婉、曲折，語言明快，而且也反映了社會生活的某些側面，較之六朝志怪有所演進。因此，這本書對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發展也是具有參考價值的。

《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諸書著錄，《宣室志》十卷，前有苗台符序（據《郡齋讀書志》三下）。此十卷足本，宋時尚存。其後在流傳中有散佚。現在所能見到的《宣室志》最早的本子，是十卷之後又附「補遺」一卷的明鈔本和《稗海》本。這兩個本子內容、編排順序相同（其中個別文字的差異，當系傳鈔所致），書前都無苗台符序。兩本



當同出一源。其中明鈔本前加有「鐵琴銅劍樓」等四家藏書之印。據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第十七「小說家類」著錄：「此明人手鈔宋本，帝諱用減筆。」現檢此本，確如瞿氏所言。《稗海》本之《宣室志》，可能因刻本之故，宋諱已不似明鈔本之用減筆，但宋人避諱之迹尚有存者，如卷六「三女墳」條，「構」字缺，注：「御名」。由此可見明鈔本和《稗海》本當同出於南宋時《宣室志》之殘本。此本之「補遺」一卷，舊本併題張讀撰，然諸家書目無之，疑刊刻者摭他書所引載於後也。《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此補遺輯者，不知何人，但搜羅未廣，脫漏甚多。自明代以後，《宣室志》即以原書之殘本十卷附補遺一卷流傳。清《四庫全書》所收之「內府藏本」，即此附補遺一卷之十卷本。」

本書點校，以明萬曆刊《稗海》本《宣室志》為底本，校以他本，文字之異，擇善而從。底本文字有誤，有他本可據則據他本改，並於校記中說明依據；若無他本可據，則於校記中說明。為避免煩瑣，各本異文，不一一列舉。本書不作他校。凡底本所無，而見於他書的《宣室志》佚文，匯為「輯佚」附於補遺卷之後。又原本並無目錄，為了便於讀者檢索，我們編了各卷及輯佚部分的目的錄置於全書正文之前。

校勘用書如下：

《宣室志》十卷補遺一卷

明鈔本（此本現藏北京圖書館）清《四庫全書》本

《太平御覽》

中華書局影印宋本

《太平廣記》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九年排印本

朱勝非《紺珠集》

明鈔本

葉庭珪《海錄碎事》

明卓顯卿校刻本

曾慥《類說》

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明天啓刻本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

《十萬卷樓叢書》本

陳元靚《歲時廣記》

《十萬卷樓叢書》本

《錦綉萬花谷》

明嘉靖刻本

祝穆《事文類聚》

明萬曆刻本

陶宗儀《說郛》

商務印書館排印明鈔本

限於我們的學識水平，書中標點、定字、校語，不妥或錯誤之處在所難免，敬祈讀者教正。  
本書點校多承中華書局文學編輯室諸同志之助，謹此致謝！

張永欽 侯志明

一九八一年四月

## 獨異志序

前明州刺史賜紫金魚袋李 冗纂

《獨異志》者，記世事之獨異也。自開闢以來迄於今世之經籍（此下缺二字）耳目可見聞，神仙鬼怪，並所摭錄。然有紀載所繁者俱（此下缺二字）不量虛薄，構成三卷。願傳博達，所貴解顏耳。

此序僅明鈔本有。書頁破損，致缺數字。恐不符作者原意，故缺字不臆補。序中「耳目可見聞」之「可」字當爲「所」字之誤。「構成三卷」之「三」字，當爲「十」字，乃三卷本之傳者所改。

# 目錄

## 卷上

1 異人異事	一
2 乘槎至天津	一
3 斑竹	一
4 公孫呂	一
5 趙伯翁奇胖	一
6 劉曜長鬚	一
7 劉勝多子孫	一
8 獨孤信三女爲后	一
9 昌邑王罪惡	一
10 項羽叱咤	一
11 司馬懿(一)	一

12 麥鐵杖善行	二
13 程幹	二
14 梁武帝三捨身	二
15 郭子儀富貴	二
16 郭太后貴極	二
17 李廣利刺石得水	二
18 孟業自秤	二
19 干寶母妬	二
20 玄奘書壁	二
21 柳子昇再世夫婦	二
22 嚴根妾	二
23 賈弼之夢中換頭	二

目錄

24 韋誕書額	四	39 廉頗食量	五
25 趙未	四	40 陶侃指文	五
26 橘中有蛇	四	41 有尾人	六
27 戴竿伎王大娘	四	42 李子昂奇遇	六
28 韶陽牧牛人	四	43 糟丘酒池	六
29 姮娥奔月	四	44 東方朔出生	六
30 大耳國	四	45 劉備	六
31 狗頭新婦	四	46 鄒衍吹律	六
32 安金藏保中宗	五	47 京房吹律易姓	六
33 后稷	五	48 人化虎	六
34 陸績強記	五	49 申包胥哭秦廷	六
35 劍客殉葬	五	50 陳氏子孫	六
36 鉤弋夫人	五	51 夫婦相食	七
37 王獻之書法	五	52 兩頭四臂女	七
38 王戎視日	五	53 典論失誤	七

54 木蘭從軍	七
55 楊行廉木偶	七
56 黃安坐龜	七
57 苻堅大赦	七
58 禹治水	八
59 王濬樓船	八
60 乞者解如海	八
61 王樊冢	八
62 官軍殘民	八
63 韓滉明察	九
64 玄宗	一〇
65 劉伶狂放	一〇
66 李蒙奇禍	一〇
67 劉闢求卦	一一
68 賀知章告老	一一

69 刈薪婦人	一一
70 孫思邈千金方	一一
71 卞壺屍異	一二
72 髦頭	一二
73 裴章薄妻	一三
74 張寶藏因醫致貴	一三
75 山中宰相	一四
76 繪畫通神	一四
77 何曾家法	一四
78 李則屍變	一四
79 賈賦求寵	一五
80 侯景瘤	一五
81 耿秉遺恩	一五
82 趙雲因酒得禍	一五
83 鄭覃仕宦	一六

84 蕭瑀誇貴	一六	99 謝靈運鬚	二〇
85 天譴墨吏	一六	100 泰山神女	二〇
86 玄奘摩頂松	一七	101 鵠鵠學語	二〇
87 郭璞多智	一八	102 張說橫財	二〇
88 商湯祝天	一八	103 裴度賞花	二一
89 霍光	一八	104 庾亮識孟嘉	二一
90 賈琮撤帷	一八	105 王敦入廁	二一
91 吳隱之廉潔	一八	106 殷仲文死兆	二一
92 伍員吹簫乞食	一九	107 劉向父子博聞	二一
93 庖丁解牛	一九	108 歲星東方朔	二二
94 運斤成風	一九	109 王霸善撫士卒	二二
95 高宗求醫	一九	110 劉琨解圍	二二
96 阮籍放曠	一九	111 宋景公至德三言	二二
97 唐太宗虬髯	一九	112 李師古幕客之厄	二二
98 韓幹畫馬	一九	113 楚昭取遺履	二三



114	楊素富侈	二三
115	李善義行	二三
116	魏武借頭	二三
117	五丁開道	二三
118	于公治門	二三
119	殷仲堪節儉	二三
120	伊尹	二三
121	大禹治水	二四
122	孫堅戰馬救主	二四
123	蔡邕重王粲	二四
124	勾踐嘗膽	二四
125	賀敦誠子	二四
126	劉裕不忘貧賤	二四
127	梁武含恕	二四
128	鑄足御史	二五

129	太阿退敵	二五
130	謝安教侄	二五
131	東方朔多知	二五
132	宋明帝借苑與張永	二五
133	漢光武愛士卒	二五
134	東方朔自責	二五
135	秦穆公輕馬重人	二六
136	衛玠通恕	二六
137	漢陰丈人	二六
138	始皇見海神	二六
139	歷陽成湖	二六
140	傅奕排佛	二七
141	勿近禁臠	二七
142	侯彝俠義	二七
143	穆王南征	二八

卷中

144 陳勝丹書	二八
145 的盧躍檀淵	二八
146 任公子釣魚	二八
147 田子方贖馬得士	二八
148 吳起吮卒	二八
149 塞翁失馬	二九
150 專諸刺僚	三〇
151 墮淚碑	三〇
152 王允殺蔡邕	三〇
153 陳壽撰史	三〇
154 入室之賓	三〇
155 趙堯代周昌	三一
156 王夷甫論旱澇	三一
157 仁政得雨	三一

158 愛妾換馬	三一
159 繡囊馬融	三一
160 齊后化蟬	三一
161 嚴泰放龜得報	三一
162 王導夢中賣子	三一
163 漢景帝獵虎	三一
164 潛龍馬略	三一
165 烈士飲酒	三一
166 紙鸞化鳥	三一
167 京房臨刑	三一
168 李希長爲政動神	三一
169 茶蕪香	三一
170 孟召文差顛狂	三一
171 劉子光斬石人得水	三一
172 齊王煥二子	三一

173	六頃嘉禾	三四
174	北斗三台並流	三四
175	葛祚治江	三四
176	史滿女飲水而孕	三四
177	司馬懿(一)	三五
178	高唐神女	三五
179	車胤映螢讀書	三五
180	猩猩能言	三五
181	徐勉勤公	三六
182	勾踐揖怒蛙	三六
183	馮稜妻復生產子	三六
184	五大夫松	三六
185	漢高祖黑子	三六
186	柳積書糧	三六
187	劉聖公凶兆	三七

目錄

188	曹操凶殘	三七
189	劉牧山居	三七
190	蚩尤兄弟	三七
191	韓朋夫婦	三七
192	蚩尤旗	三八
193	弘成子	三八
194	陶侃葬父	三八
195	楊震忠貞	三九
196	葛玄隱几化鹿	三九
197	司馬郊隱居	三九
198	魏文害陳思	三九
199	夜郎侯	三九
200	顏娘泉	四〇
201	楊僕移闕	四〇
202	韓娥鬻歌	四〇

203	始皇墓	四〇
204	蘭金泥	四〇
205	石虎奢侈	四〇
206	逐臭之夫	四一
207	晉文見蛇修政	四一
208	委蛇	四一
209	無忌劾鸛	四一
210	盧景白毛	四一
211	裴安祖救雉	四一
212	鄭弘行春	四二
213	臨川王劉義慶	四二
214	陶答子妻	四二
215	李勢宮人	四二
216	吳道子	四二
217	王武子賭牛	四三

218	姜維膽	四三
219	左思撰三都賦	四三
220	張倉	四三
221	陽城兄弟	四四
222	路隨志行	四四
223	桓玄貪穢	四四
224	吳隱之兄	四四
225	要離羸極	四四
226	飛燕身輕	四四
227	高開道取箭鏃	四四
228	婁師德教弟	四五
229	蒼梧王好殺	四五
230	何晏服婦人衣	四五
231	黃耳傳書	四五
232	陳正辯冤	四五

247	和億審虎	四九
246	張騫出使大月氏	四九
245	蘭亭記敘	四九
244	王澄曠放	四九
243	王戎食鄙	四九
242	宋昭王復位	四九
241	竇嬰分金	四八
240	毛玠移風俗	四八
239	鮑子都義行	四七
238	陸賈分產	四七
237	玄宗幸蜀	四七
236	王元寶富可敵貴	四六
235	王元寶多財	四六
234	沈約僻惡	四六
233	張寬	四六

248	鄭玄	五〇
249	索綝報仇	五〇
250	公儀休爲相(一)	五〇
251	韓康伯賣藥	五〇
252	東明出生	五〇
253	銅雀伎樂	五〇
254	子臧服災	五〇
255	晉武焚雉頭裘	五〇
256	陶潛漉酒	五一
257	羊琇造酒	五一
258	漢文儉約	五一
259	庾袞戒酒	五一
260	晉明帝幼慧	五一
261	管輅幼時	五一
262	舜之孝道	五一

263	黃霸治潁	五三
264	任氏子	五三
265	何劭日食	五三
266	用重求輕	五三
267	張公百忍	五三
268	蕭何	五三
269	阮修婚禮	五三
270	劉君良兄弟聚居	五三
271	中宗拋石	五三
272	荀奉倩	五三
273	玄宗幸蜀見白魚	五三
274	河間王孝恭才識	五三
275	太公之國	五四
276	齊桓謀伐莒	五四
277	朱敬則孝友忠鯁	五四

卷下

278	公儀休爲相(二)	五四
279	晉文伐衛	五五
280	海人狎鷗	五五
281	姚泓死異	五五
282	王猛知子	五五
283	歐陽通孝行	五五
284	漢宣帝足毛	五六
285	顏含事兄疾	五六
286	宋燕知過	五六
287	莊子辭楚王聘	五七
288	汲黯卧理淮陽	五七
289	趙襄子伐中牟	五八
290	太康失國	五八
291	商山四皓	五八

292 張嘉祐	五八	307 薄昭之死	六一
293 耿壽昌立常平倉	五九	308 馬蹄突厥	六一
294 崔羣莊田	五九	309 迴文詩	六一
295 魏元忠安閒神異	五九	310 賈逵舌耕	六一
296 杜伏威武勇	五九	311 鍾繇納正室	六二
297 獻果之始	六〇	312 衛青尚主	六二
298 高洋凶殘	六〇	313 漢武赦乳母	六二
299 拋石殺敵	六〇	314 優勝	六三
300 承官威名	六〇	315 憂羹候	六三
301 宦官滅漢	六〇	316 晏子智諫	六三
302 張安世舉賢	六一	317 半面妝	六四
303 驕奢之災	六一	318 祝雞翁	六四
304 邴丹養志樂	六一	319 李懷光子	六四
305 蔡邕爲張衡後身	六一	320 鬼拽生人	六四
306 長刀闕後	六一	321 王鐔貴相	六五



目錄

322 續絃膠	六五	337 高洋殘酷	六九
323 華陀	六五	338 玄宗禳安祿山	六九
324 張果老	六六	339 河上公傲文帝	六九
325 劉焉	六七	340 陸雲笑癖	六九
326 長安縣陷爲湖	六七	341 太宗三鏡	七〇
327 王涯奢侈	六七	342 李衡木奴	七〇
328 詭	六七	343 祭彤爲遼東太守	七〇
329 豹尾	六七	344 周亞夫餓死	七〇
330 張祚死兆	六八	345 呂蒙擊賊	七〇
331 賈直言夫妻孝義	六八	346 隋文帝禁大船	七〇
332 文獻皇后	六八	347 守株待兔	七〇
333 曹操奸詐	六八	348 竇武蛇弟	七一
334 子貢	六八	349 郅都誅豪強	七一
335 青錢學士	六九	350 韋逞母博學	七一
336 狄仁傑考功	六九	351 荀灌娘	七一

352	契必何力識見	七一
353	郅超引進寒素	七二
354	魯肅義氣	七二
355	王渾妻鑒識	七二
356	伊尹負鼎干湯	七二
357	商較卿相	七二
358	杜預連榻待客	七三
359	李德裕奢侈	七三
360	六歲爲皇后	七三
361	蕭穎士僕	七三
362	諸葛恪死異	七四
363	效龜活命	七四
364	太真香帔	七四
365	荀爽女堅貞	七四
366	愚公移山	七五

367	焚書坑儒	七五
368	赫連勃勃殘暴	七五
369	周興嗣撰千字文	七五
370	劉幽求拜相	七五
371	虞世南五絕	七五
372	公孫瓚疑畏	七五
373	袁紹之死	七六
374	魏武好殺重藝	七六
375	范粲佯狂	七六
376	狄仁傑除淫祠	七六
377	張巡守寧陽	七六
378	阮籍居喪	七六
379	時苗洩憤	七六
380	季孫節儉	七七
381	哀牢夷	七七

補佚

382	娘子軍	七七
383	魏文侯問孤卷子	七八
384	老子問常捩疾	七八
385	子產聞哭察奸	七八
386	破鏡重圓	七八
387	女媧兄妹爲夫婦	七九
388	羊角哀左伯陶	七九
389	劉仁軌	七九
390	張良圯下納履	七九
391	漢武兄弟	八〇
392	濫竽充數	八〇
393	晉武哭羊祜	八一
394	梁玉清	八一
395	盧嬰奇蹇	八一
396	西靈塔渡海	八二
397	陳霸先貴兆	八二
398	李源鬼友	八二
399	淮南奇禍	八三
400	管寧樞	八三
401	宋則寬恕	八三
402	陳子昂求名	八三
403	關羽張飛待人	八四
404	留丘訢之勇	八四
405	桓石虔勇猛	八五
406	彭樂勇猛	八五
407	李嗣真	八五
408	淳于智靈卦	八五
409	李佐父愛樂棄家	八五
410	犯諱得禍	八六

411	侯四娘從軍	八六
412	謝道韞才學	八六
413	李廣心神	八六
414	隋文貴兆	八六
415	厠神惑李赤	八七
416	邵進續首復生	八七
417	夏侯嬰佳城	八八
418	李灌義行	八八
419	特牛湫	八八
420	齊莊公平獄	八八

附 錄

421	夏侯竄簾爲妓衣	八八
422	尉遲恭善奪槩	八九
423	李適之仕宦	八九
424	賀知章乘醉賦詩	八九
425	古鏡知未來	八九
426	段文昌曠達	八九
427	崔圓大貴	八九
	《獨異記》四則	九一

# 目錄

## 卷之一

1 蝦蟇天使	一
2 玄陰池蛙	一
3 蚯蚓殺人	二
4 館亭蜘蛛	三
5 消蠶蟲	四
6 得珠致罪	七
7 李師道死兆	八
8 王涯死兆	八
9 鎮樹鐵	八
10 李宗閔貶兆	九
11 凶兆	九

## 目錄

## 卷之二

12 鴿畫	一〇
13 尹君	一一
14 遊仙都稚川	一二
15 神仙紫雲曲	一五
16 開業寺神人足跡	一七
17 金天王	一七
18 元載張謂	一九
19 赤水神	二〇
20 王鏐死兆	二三
21 厲鬼致病	二三
22 崔澤死兆	二四

卷之三

23 韓愈之死	二四
24 李逢吉貴兆	二五
25 陸大夫神	二六
26 貪官變牛	二六
27 玄宗龍馬	二七
28 驢怪	二七
29 犬報德(一)	二八
30 犬報德(二)	二八
31 犬怪	三〇
32 鼠報恩	三一
33 王縉貶兆	三二
34 婁師德	三二
35 迎光王(一)	三三
36 高宗武后召見乾陵令	三四

卷之四

37 夜叉示兆	三五
38 夜叉作妾	三六
39 朱峴女	三七
40 夜叉索皮	三八
41 鄭氏女離魂	四〇
42 現世之報	四〇
43 周生釋鵝	四三
44 呂生妻化鳥	四三
45 屐化白鳥	四四
46 韓愈驅鰐	四五
47 柳宗元異夢	四五
48 釣魚傷兒	四六
49 劉成放魚得償	四七
50 陸喬遇沈約范雲	四八

## 卷之五

51 郭翥捉鬼	四九
52 太原部將	五〇
53 成公達騙鬼	五一
54 董觀死而復生	五一
55 任生識鬼	五四
56 胡濼冤死	五五
57 鄭生擊賊	五六
58 冤魂捉盜	五七
59 地下肉芝	五七
60 柳將軍	五八
61 枯木怪	六〇
62 竇寬死兆	六〇
63 古槐爲祟	六一
64 董觀擊古杉魅	六一

## 卷之六

65 蒲萄怪	六二
66 蓬臺妖	六三
67 梨木冬華	六四
68 人參增智	六四
69 寇天師銘文	六五
70 衛大經石銘	六六
71 古墓誌銘	六六
72 石銘里	六七
73 平淮西石識	六八
74 雷劈山開	六九
75 劉萬全	七〇
76 鬼詩	七一
77 敗家怪	七一
78 中秋夜聯句	七二

卷之七

79 三女墳	七四
80 水銀精	七六
81 玉馬	七八
82 清水珠	七八
83 玉清三寶	七九
84 三寶村三寶	八一
85 玉龍膏	八三
86 竹季貞借屍還魂	八三
87 天賜碑石	八五
88 石銘兆絕緒	八五
89 石室銘文	八六
90 天責叛臣	八八
91 龍藏小指甲	八八
92 雷擊長蛟	八九

卷之八

93 百丈泓	八九
94 雷鬼懲妄言	九〇
95 紫金精	九〇
96 開尹真人石函得罪(一)	九一
97 幽顯之恨	九三
98 山中異物	九五
99 鷄卵呼菩薩	九五
100 鑄佛像得復生	九六
101 商居士鎖骨	九七
102 金剛驅賊	九八
103 顱骨誦經	一〇〇
104 老婦化狼	一〇一
105 葦林狸怪	一〇一
106 張果	一〇二



# 卷之九

107 猿化婦人	一〇四
108 猿怪	一〇五
109 求人心遇猿僧	一〇六
110 墓穴狐語	一〇八
111 斷狐尾	一〇九
112 殺生惡報	一〇九
113 迎光王(二)	一一〇
114 好神仙而不識神仙	一一〇
115 侯道華竊藥昇仙	一一二
116 鄭又玄傲慢失神仙	一一三
117 惠照長壽	一一五
118 休璟門僧神術	一一七
119 諸葛後生	一二〇
120 大師佛異行	一二一

# 卷之十

121 亡僧神遊	一二二
122 李德裕食萬羊	一二三
123 十光佛	一二四
124 護佛寺地神	一二四
125 李德初題記	一二五
126 臆中有鬼	一二七
127 鄭德楙鬼婚	一二七
128 李林甫鬼災	一二九
129 沈生路見死友	一三〇
130 李生寄宿殯宮	一三一
131 李林甫敗亡兆	一三二
132 李揆貴兆	一三三
133 三狐爭治病	一三三
134 狐醉酒	一三四

135	許貞狐婚	一三五
136	韋氏子遇狐	一三八
137	興福寺十光佛院	一三八
138	李林甫宅	一三九
139	韋子春力殺蛇怪	一三九
140	無畏師責巨蛇	一四〇
141	蛇現之禍	一四一
142	睢陽鳳	一四一
143	海鷗	一四二
<b>補遺</b>		
144	古金缶	一四三
145	山觀金兔	一四三
146	謝翱遇鬼詩	一四四
147	死氣	一四六
148	煞	一四七
<hr/>		
<b>輯佚</b>		
149	清江郡古鐘	一四七
150	狗怪	一四八
151	桂樹怪	一四九
152	筆怪	一四九
153	長行子骰子怪	一五〇
154	漆桶怪	一五一
155	叱金像	一五一
1	天賞孝婦	一五三
2	孫思邈	一五三
3	張果	一五八
4	開尹真人石函得罪(一)	一六〇
5	左玄真人玉簪	一六二
6	李賀成仙	一六二
7	袁隱居神算	一六三

8 程逸人回生有術	一六四
9 駱玄素符術	一六四
10 俞叟懲恪	一六五
11 石旻丹藥	一六六
12 楊居士夜召妓魂	一六七
13 馮漸制鬼	一六八
14 王先生道術	一六八
15 周生架梯取月	一六九
16 辛師七身	一七〇
17 抱玉師祥光	一七〇
18 佛陀薩	一七〇
19 趙蕃免禍	一七一
20 師夜光負心喪命	一七一
21 王遵殺鵲受貧	一七二
22 李生左乳生雉	一七二

23 楊炎夢中捧日	一七二
24 寶參貴兆	一七三
25 鄭光嘉夢	一七三
26 韓氏前生冤仇	一七四
27 太白老僧化鳥	一七四
28 鄧元位奇遇	一七五
29 濮水神	一七五
30 娥皇女英神像	一七六
31 神叱楊國忠	一七六
32 冥司使	一七七
33 鬼友來訪(一)	一七七
34 鬼友來訪(二)	一七八
35 夢與鬼遊	一七九
36 甄杵爲妖	一八〇
37 盧郁	一八一

38 聶友·····	一八三
39 冊立閭波羅王使·····	一八三
40 地府巡察使·····	一八五
41 張汶死而復生·····	一八五
42 蕭生擊雷鬼·····	一八七
43 扶余國三寶·····	一八七
44 上黨人參·····	一八七
45 興慶池龍·····	一八八
46 不空三藏祈雨·····	一八八
47 任頊救龍·····	一八九
48 孟蘭盆中龍·····	一九〇
49 龍門龍現·····	一九〇
50 白犬化龍·····	一九〇
51 法喜寺土龍·····	一九一
52 太原龍廟·····	一九二

附錄

53 李徵化虎·····	一九二
54 吳唐射麕·····	一九五
55 鱗鱗·····	一九五
56 巴西侯·····	一九六
57 白額侯·····	一九六
58 滄浪君·····	一九六
59 鉅鹿侯·····	一九六
60 玄丘校尉·····	一九六
61 洞玄先生·····	一九七
62 流花寶爵·····	一九七
63 虹蜺天使·····	一九七
64 曹唐詩·····	一九八
65 黑龍甲中出·····	一九八

## 獨異志卷上

1 伊尹無父，生於空桑中。禹妻化爲石，後剖腹而生啓。老君耳長七尺，在母腹中八十一年，剖左脇而生，及生，鬚髮皓白。徐偃王無骨而有聖德。劉邕好食人瘡痂。文王四乳。臯陶鳥喙。堯眉八彩。湯臂四肘。禹耳三漏。離婁察見秋毫於十里之外。衛臣弘演開己腹納懿公之肝。周穆貴爲天子，車轍馬迹遍於天下，凡遊行一億一萬里。

2 海若居海島，每至八月卽有流槎過。如是，累年不失期。其人齋糧乘槎而往，及至一處，見有人飲牛於河，又見織女，問其處，飲牛之父曰：「可歸問蜀嚴君平，當知之。」其人歸，詣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斗牛，計時，卽汝也。」其人乃知隨流槎至天津。

3 娥皇、女英從舜巡狩，行及湘川，聞舜崩於蒼梧，泣下，淚洒湘川之竹，皆成斑文。

4 公孫呂面長三尺，闊三寸，爲衛國賢臣。

5 東漢趙伯翁嘗晝寢，羣孫戲其腹上，內七李於臍中。李至爛，流汁出，其家謂其將死。後李核出而無患。

6 劉曜字永明，鬚百莖，皆長五尺。

7 漢中山靖王勝，有男女一百人，其後子孫流衍於今，問之，皆劉裔。

8 後周獨孤信三女爲后，各生周、隋、唐一朝天子。長生周武帝，次生隋煬帝，次生唐高祖。

9 漢昌邑王賀卽位二十七日，積惡凡一千四百二十七條，爲霍光所廢。

10 項羽每叱咤，萬人手足皆廢。

11 晉宣王司馬懿，自顧見背。

12 隋有麥鐵杖，一夕行一千百里〔一〕。夕發洛陽往宋州爲盜，及明却返。宋人因見其所盜之

物者，執麥告之，爲吏所劫，乃承愆。

〔一〕一千百里「一」，疑是衍字。

13 淮南程幹，本富人，三年間爲水火焚蕩俱盡。妻茅氏，連八年孿生十六子，相持行乞於市。

14 梁武帝貴爲天子，三捨身爲同泰寺奴。

15 唐郭子儀授中書令〔一〕，考二十四考，月入俸錢二萬貫，官供二千人，熟食、馬料五百石。

〔一〕唐人記事，於本朝年號、人名前不加「唐」字。此句中之「唐」字，係後人所加。本書66條、78條、228條，《廣記》亦錄，首句均無「唐」字，卽爲一證。此種情況，本書下文亦有，校記中不再注明。

16 郭太后貴極，綿聯八朝帝王，代宗外孫，德宗外甥，順宗新婦，憲宗皇后，穆宗之母，敬宗、文宗、武宗三宗祖母。

17 李廣利拔佩刀刺山石，泉湧。

18 東漢孟業身重千觔，故帝疑其自重，乃以大秤懸棟間。業啓曰：「陛下秤上秤臣，請秤之。雖肉重千觔，而智無一兩。」

19 干寶母妬〔一〕，當葬父時，潛推一婢於墓中。十餘年後，母亡，與父合葬，開墓，婢伏於棺上，久而乃生。問之，如平昔之時，指使無異。

〔一〕「妬」原誤作「盧」，據明鈔本改。

20 唐初，僧玄奘至西域取經，入維摩詰方丈室。及歸，將書年月於壁，染翰欲書，約行數千百步，終不及牆。

21 唐柳子昇妻鄭氏，無疾而終，臨卒時告子昇曰：「不離君之身，後十八年更與君爲親。」已而，子昇年近七十，再娶於崔氏。或多省前生之事，後產一男而卒。

22 前梁張軌時，枹罕令嚴根妾產〔一〕，同夕產一女、一龍、一鶩。

〔一〕「枹」字上原有「爲」字，按晉干寶《搜神記》云：「永嘉五年，枹罕令嚴根婢產一龍、一女、一鶩。」可證「爲」字衍，今據刪。

23 賈弼之夜夢一人，面貌極醜醜，謂弼之曰：「思以易之，可乎？」夢中微有所諾。及覺，臨鏡大驚，一如夢中見者。左右家人見之，皆奔走。其所異者，兩手各執一筆，書之於紙，俱有理例。

徐說之，親戚然後乃信。

<sup>24</sup> 魏建臨雲閣既成，匠人誤釘其額。文帝乃令車繩引上韋誕，題三字而下。頃刻之間，頭髮皓白。

<sup>25</sup> 晉趙末，年八歲，一夕異長，身長八尺，髭鬚滿頤。三日而死。

<sup>26</sup> 唐惠卿，荊州庭中有橘樹，其末有一實甚大，獨異之。由是會賓客，摘而將食，乃剖之，有一赤蛇蟠於其中<sup>〔一〕</sup>。

〔一〕此句末原有一「矣」字，據明鈔本刪。

<sup>27</sup> 德宗朝，有戴竿三原婦人王大娘，首戴十八人而行<sup>〔二〕</sup>。

〔二〕「十八人」，明鈔本作「二十八人」。

<sup>28</sup> 韶陽有一人牧牛，一旦，牛舐其臂，而色皎白。此人樂之，即袒其體，令牛遍舐，皆白。其人數日間暴卒。其家恨，殺此牛，召村社同食之。凡食者數十人，一夕同卒。

<sup>29</sup> 羿燒仙藥，藥成。其妻姁娥竊而食之，遂奔入月中。

<sup>30</sup> 《山海經》有大耳國，其人寢，常以一耳爲席，一耳爲衾。

<sup>31</sup> 賈耽爲滑州節度，酸棗縣有俚婦事姑不敬，姑年甚老，無雙目，旦食，婦以食裹納犬糞授姑。姑食之，覺有異氣。其子出遠邊，姑問其子：「此何物？向者婦與吾食。」其子仰天大哭。有頃，



雷電發，若有人截婦首，以犬續之。耽令牽行於境內，以告不孝者。時人謂之「狗頭新婦」。

<sup>32</sup> 天后朝，工人安金藏保中宗不反，乃自持刀開腹明之，五臟墜地。后遣醫工復內入腹，以桑皮細針縫合，經夕復生。玄宗卽位，追封代國公。

<sup>83</sup> 有娥簡狄氏，吞鳥卵而生后稷。

<sup>84</sup> 東漢陸績，歲饑，太守施貧者食，既畢，問之，凡賜六百人，言其姓名，無一參差。

<sup>35</sup> 吳王闔閭死，埋劍客三千，以爲殉葬。

<sup>36</sup> 漢武鉤弋夫人，姓趙氏。手本拳，帝納後，以手伸之，遂展。

<sup>37</sup> 王獻之常爲寫《祭晉元帝廟祝文》版，墨入木，深八分。

<sup>38</sup> 王戎視日，睛不眩。

<sup>39</sup> 廉頗食，盡米一斗，肉十觔〔一〕。

〔一〕〔十〕原作「一」，誤。據明鈔本改。《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爲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是其證。

<sup>40</sup> 陶侃，有相者視其手，策文上指，謂曰：「策文到指上爲三公，貴不可說。」侃以針刺之，通指皆出血〔二〕，灑牆爲公字。

〔二〕皆出血 原作「因血出」，據明鈔本改。

41 唐大曆中，河南尹相里造刑洛陽尉苗登，有尾長二尺餘。

42 神異經有李子昂，長七寸，日行千里，一旦被海鵠所吞，居鵠腹中，三年不死〔一〕。

〔一〕「三年」，明鈔本作「三百年」。

43 殷紂爲糟丘酒池，廣可以泛舟。

44 張少平妻田氏，少平卒後，累年寡居，忽夢一人自天而下，壓其腹，因而懷孕。乃曰：「無夫而孕，人聞棄我也。」徙於代，依東方。五月朔旦，生一子。以其居代東方，名之東方朔。或言歲星精，多能，無不該博。

45 蜀先主劉備，自見其耳。

46 鄒衍吹律，能變寒谷，生禾黍。

47 京房吹律易姓，本李氏，因吹律知名，乃改京耳。後棄市。

48 牛哀病三月，化而爲虎，遂食其虎，復化爲人。當其爲虎時，不知其爲人；及其爲人，又不知其爲虎。

49 申包胥哭於秦廷，七日七夜不食，乞兵救楚。秦感之，乃假兵救之。

50 後周有一人，姓陳氏，二十而娶妻，妻亦齊年。至四十，兒女又各生孫，孫復生子，子復生孫，相承百年內，其子孫盈數百人。老少悉爲煬帝征遼所殺。

51 東漢靈帝時，有河內人婦食夫，河南人夫食婦。

52 靈帝時，洛陽女子生時兩頭四臂。

此條明鈔本無。

53 魏文帝嘗著《典論》云，天下無切玉刀、火浣布。俄而外國進此二物，文帝遂毀《典論》。

54 古有女木蘭者，代其父從征〔一〕，身備戎裝凡十三年，同伙之卒不知其是女兒〔二〕。

〔一〕「從征」，明鈔本作「征行」。

〔二〕「伙」，原作「穴」，誤。據明鈔本改。

55 蜀人楊行廉精巧，嘗刻木爲僧，於益州市引手乞錢。錢滿五十於手，則自傾寫下瓶，口言「布施」字〔一〕。

〔一〕「言布施字」原無，據明鈔本補。

56 漢有黃安，不知何許人，常坐一龜，畏日光。龜每二千年一出頭。安坐來見龜五出頭矣。

57 苻堅三年，鳳凰集於東閣，堅欲赦國中，時無有知者。忽有一童兒，緋帕幕首言於市〔一〕，曰：「官家有赦。」堅復驗詰，言赦書日有一蒼蠅立於筆端，久而飛去，化爲童子，以告市人也〔二〕。

〔一〕「言」原作「走」，據明鈔本改。

〔二〕此句義不明，錄《白帖》卷十三引如下，備參閱：「苻堅將爲赦，密議，王猛進紙墨，有大蒼蠅集筆端，聲甚

厲，驅而復來。俄而長安中相告有赦。窮推，咸言云：有一小人青衣，於市呼之，須臾不見。得非向者蠅之告乎？」

<sup>58</sup> 禹治水，渡浙江〔一〕，風濤甚，有二花蛇龍負舟而過。左右恐懼，惟禹安然無畏。

〔一〕「浙」原作「游」，據明鈔本改。

<sup>59</sup> 王濬伐吳，於蜀江造戰艦，長二百四十步，上起走馬樓。舟船之盛，自古莫比。

<sup>60</sup> 唐貞元中，有乞者解如海，其手自臂而墮，足自脛而脫，善擊毬、樗蒲戲，又善劍舞、數丹丸，挾二妻，生子數人。至元和末猶在，長安戲場中日集數千人觀之。

<sup>61</sup> 《燉煌實錄》云：王樊卒，有盜開其冢〔一〕，見王樊與人樗蒲，以酒賜盜者，盜者惶怖飲之〔二〕，見有人牽銅馬出冢者。夜有神至城門，自言是王樊使，今有人發冢，以酒墨其唇，但至〔三〕，可以驗而擒之。盜既入城，城門者乃縛詰之，如神言。

此條又見《太平廣記》卷三二七，題爲《王樊》。

〔一〕「其」字原無，據《廣記》補。

〔二〕「者盜者」三字原無，據《廣記》補。

〔三〕「但」，《廣記》作「旦」。

<sup>62</sup> 唐李祐爲淮西將，元和十二年送款歸國。裴公破吳元濟，入其城，漢軍有剝婦人衣至裸體

者。祐有新婦姜氏，懷妊五月矣，爲亂卒所刼，以刀割其腹，姜氏氣絕踣地。祐歸見之，腹開尺餘，因脫衣襦裹之。婦一夕復蘇，傳以神藥而平。滿十月而產一男。朝廷以祐歸國功，授一子官。子曰行修<sup>〔一〕</sup>，年三十餘，爲南海節度，罷歸，卒於道。

此條又見《廣記》卷二一九，題爲《李祐婦》。

〔一〕「子」字原無，據《廣記》補。

<sup>63</sup>韓晉公湜鎮浙西，威令大行。時陳少游爲淮南節度<sup>〔一〕</sup>，理民有冤不得伸者，往詣晉公，必據而平之。浙右進錢，船渡江，爲驚濤所溺。篙工募人漉出，二緡不得<sup>〔二〕</sup>，衆以錢填其數。湜自至津，部視之，乃責江神<sup>〔三〕</sup>，因指其錢曰<sup>〔四〕</sup>：「此錢乾，非水中得之者。」問吏，吏具實對。復投詞訴責<sup>〔四〕</sup>。俄然二緡浮出波上，遂以取之。

此條又見《說郛》卷一八。

〔一〕「陳」，原作「秦」，據明鈔本改。案：《舊唐書·陳少游傳》，少游與韓湜同時，德宗時任兩淮節度。

〔二〕「二緡」原無。據下文「俄然二緡浮出波上」，知「不得」之上應有「二緡」才是。明鈔本及《說郛》此處作「兩辦不得」，此「兩辦」應爲「二緡」之誤。據補「二緡」。

〔三〕「乃責江神」此句似應在「吏具實對」之後。

〔四〕「訴」，原作「垢」。據明鈔本改。

64 玄宗打羯鼓。天寶初，春景甚煦，而卉物未拆，乃命鼓座於殿階，擊之，滿樹花發。帝謂左右曰：「一曲未終，而花爛然。得不以我爲聖耶！」

65 劉伶好酒，常袒露不挂絲，人見而責之。伶曰：「我以天地爲棟宇，屋室爲裋袴，君等無事，何得入我裋袴中？」其人笑而退。

66 唐開元五年春，司天密奏云：「玄象有譴見，其災甚重。」玄宗大驚，問曰：「何祥？」對曰：「當有名士三十八人同日冤死。」今新進及第進士正應其數。其年及第李蒙者，貴主家婿，上不得已，言其事，密戒主曰：「每有大遊宴，汝愛婿可閉留其家。」主居昭國里。時大合樂，音曲遠暢，曲江漲水，聯舟數十艘，進士畢集。蒙聞之，乃踰垣走赴，羣衆愜望。登舟，移就池中，暴風忽起，畫舸平沈，聲伎、持篙櫂者不知紀極，三十八人，無一生者。

此條又見《廣記》卷一六三，題爲《李蒙》。

〔一〕三十八人 《廣記》作「三十人」。

〔二〕其年及第李蒙者 原作「內一人李蒙者」。《廣記》作「其年及第李蒙者」，義較顯，據改。

〔三〕「登舟」前原有「方」字，據明鈔本刪。

〔四〕「平」原作「半」，形近致訛，據《廣記》改。

〔五〕「者」字原無，據明鈔本補。

<sup>67</sup>唐劉闢初登第，詣卜者胡蘆生筮得一卦，以定官祿。胡蘆生雙瞽，卦成，謂闢曰：「自此二十年，祿在西南，不得善終。」闢留束素與之。其後脫褐，從韋令公於西川，官至御史大夫，爲行軍司馬。既二十年，韋病薨，使闢入奏，請益東川。詔未允。闢乃微服單騎，復詣胡蘆生。筮之，揲著成卦，謂闢曰：「吾二十年前常與一人曾卜得『無妄之隨』，今復得此卦，非曩昔賢乎？」闢即依阿唯諾。胡蘆生曰：「若審其人，禍將至矣。」闢不甚信。乃歸蜀，果叛。憲宗皇帝擒之，戮之藁街。

<sup>68</sup>唐賀知章，會稽永真人。進士擢第，太常少卿，秘書監，爲太子諸王侍讀。性落托放縱，逸思過人。年八十餘，因醉賦詩，問左右曰：「紙多少？」對曰：「有十幅。」乃書告老，乞歸鄉里。皇帝及皇太子、諸王皆賦送行詩，賜越中剡曲以給之<sup>〔一〕</sup>。

〔一〕「曲」原作「田」。據明鈔本改。

<sup>69</sup>孔子行過少陵原，聞婦人哭甚哀，使子貢問焉：「何哭之悲也？」婦人曰：「向者刈薪而遺簪。」孔子復問曰：「刈薪遺簪乃常也，而哭悲者何也？」答曰：「非惜一簪。所以悲，不忘故也。」

<sup>70</sup>唐天后朝，處士孫思邈居於高山修道。時大旱，有敕選洛陽德行僧徒數千百人於天宮寺講《仁王經》<sup>〔一〕</sup>，以祈雨澤。有二老人在衆中，鬚眉皓白。講僧曇林遣人謂二老人曰：「罷後可一過院<sup>〔二〕</sup>。」既至，問其所來，二老人曰：「某伊洛二水龍也。聞至言當得改化。」林曰：「講經祈雨，二

聖知之乎？」答曰：「安得不知？然兩者須天符乃能致之，居常何敢自施也。」林曰：「爲之奈何？」二老曰：「有修道人以章疏聞天，因而滂沱，某可力爲之。」林乃入啓。則天發使嵩陽召思邈。內殿飛章，其夕天雨大降，思邈亦不自明。退詣講席，語林曰：「吾修心五十年，不爲天知，何也？」因請問二老。二老答曰：「非利濟生人，豈得昇仙？」於是思邈歸蜀青城山，撰《千金方》三十卷，既成，而白日冲天。

〔一〕「仁」，原作「人」，誤。

〔二〕「罷後可一過院」，原作「罷後可過一院」，據明鈔本改。

<sup>71</sup>晉尚書令卞壺死蘇峻之難，葬在上元縣。後盜發其墓，見壺鬢髮蒼白，面色如生，兩手皆拳，甲穿於手背。安帝賜錢十萬，令改葬焉。

<sup>72</sup>摯虞《要注》云：晉武帝時，有彭權爲侍中。帝問「髦頭」義，權答曰：「秦時有奇怪，觸山截水，無不崩潰，惟畏髦頭。」帝乃令武賁之士戴之，以衛左右〔一〕。

〔一〕「晉武帝」原作「漢武帝」。按孫忠愍侯祠堂舊校影宋原本《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引摯虞《決疑要注》云：「世祖曰：『髦頭之義，何謂邪？』」彭權曰：「國有奇怪（陳俞本《北堂書鈔》此句前有「秦紀曰」三字），觸山截水，無不崩潰，唯畏髦頭，故使虎士服之，以衛至尊也。」張華對世祖曰：「臣以爲壯士之怒，髦湧衝冠，義取於此也。」今據改。



73 河東裴章者，其父胄，曾鎮荊州。門僧曇照，道行甚高，能知休咎。章幼時爲曇照所重，言其官班位望過於其父。章弱冠，父爲娶李氏女。乃三十年餘，章從職太原，棄其妻於洛中，過門不入，別有所挈。李氏自感其薄命，常褐衣髻髻，讀佛書，蔬食。又十年，嚴經自荊州移鎮太原，曇照隨之。章因見照敍舊〔一〕，照驚噫久之，謂之曰：「貧道五十年前常謂郎君必貴，今削盡，何也？」章自以薄妻之事啓之。照曰：「夫人生魂訴上帝，以罪處君。」後旬日，爲其下以刀割腹於浴斛，五臟墮地，遂死。

〔一〕「見」原作「曇」，據明鈔本改。

74 唐貞觀中，張寶藏爲金吾長史，嘗因下直歸櫟陽，路逢少年斂獵，割鮮野食。倚樹長歎曰：「張寶藏身年七十，未嘗得一食酒肉如此者，可悲哉！」傍有一僧，指曰：「六十日內，官登三品，何足歎也。」言訖不見。寶藏異之，卽時還京。時太宗苦病痢疾〔一〕，衆醫不效，卽下詔問殿廷左右，有能治此疾者，當重賞之。寶藏曾困此疾〔二〕，卽具疏答詔〔三〕，以乳煎葦葦方進。上服之，立瘥。宣下宰臣：與五品官。魏徵難之，逾月不進擬。上疾復作，問左右曰〔四〕：「吾前服乳煎葦葦有效。」復令進之，一啜又平復。上問曰：「嘗令與進方人五品官，不見除授，何也？」徵懼曰：「奉詔之際，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治得宰相，不妨授三品；我天子也，豈不及汝邪？」乃厲聲曰：「與三品文官！」立授鴻臚卿，時正六十日矣。

此條又見《廣記》卷一四六，題爲《張寶藏》，《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二十六，題爲《六十日三品》。

〔一〕「時」字原無，據《廣記》補。

〔二〕此句明鈔本作「寶藏曾治其疾」。

〔三〕「答詔」二字原無，據明鈔本補。

〔四〕「問」字疑爲「謂」字之誤。

75 陶弘景隱居荊山，梁武帝每有大事，飛詔與之參決。時人謂隱居爲「山中宰相」。

76 梁張僧繇善畫，爲吳興太守。武帝每思諸王在外藩者，卽令僧繇乘傳往寫其貌，如對其面。嘗於江陵天皇帝畫佛并仲尼及十哲，帝曰：「釋門之內畫此，何也？」對曰：「異日賴之。」至後周焚滅佛教，以此殿有儒聖，獨不焚之。又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人問之，答曰：「點則飛去。」衆人以爲虛誕，固請點之。頃刻雷霆，二龍乘雲騰上，其二不點者猶在。畫之通神若此。

77 晉何曾，家法修整，年五十以上，每見妻，必正衣冠，自坐面南，妻坐面北。上酒酬酢，一歲不至再三。年八十而終焉。

78 唐貞元初，河南少尹李則卒，未斂〔一〕。有一朱衣人投刺申弔，自稱蘇郎中。既入，哀慟尤甚。俄頃，亡者遂起〔二〕，與之相搏，家人子弟驚走出堂。二人閉門毆擊，抵暮方息。孝子乃敢入，見二屍並卧一床，長短、形狀、姿貌、鬚髯、衣服一無差異。於是聚族不能定讞，遂同棺葬之。

此條又見《廣記》卷三三九，題爲《李則》。

〔一〕「未敘」二字原無，據《廣記》補。

〔二〕「遂起」，《廣記》作「屍起」。

79 漢武陳皇后，本其姑公主標女也。色衰，棄後宮。乃以黃金五百觔贈司馬相如，令作賦。賦成，帝見之，再得寵幸。

80 侯景常有一瘤，如小龜。每戰勝，龜則起。及其敗死之日，瘤入一寸。

81 東漢耿秉鎮撫西邊，單于匈奴多懷其恩，聞秉卒，有勢面流血哀痛者，舉國發喪。

82 唐元和初，有天水趙雲，客遊鄜時，過中部縣。縣寮有讎，吏擒一囚至，其罪不甚重，官寮願縱之。雲醉，因勸加於刑責，於是杖之二十。累月，雲出塞，行及蘆子關，道逢一人，邀之言款。日暮，延雲下道過其居，去路數里。於是命酒偶酌，既而問之曰：「君省相識否？」雲曰：「未嘗。此行實昧平昔。」乃曰：「前月。於中部值君，遭罹橫罪，與君素無讐隙，爲君所勸，因被重刑。」雲遽起謝之。其人曰：「吾望子久矣，豈虞於此獲雪小恥。」乃命左右拽入一室。室有大坑，深三丈餘，中唯貯酒糟數十斛。剥去其衣，推雲於中。饑食其糟，渴飲其汁，旦夕昏昏。幾一月，乃縛出之。使人蹙頰鼻額，接捺肢體，手指、肩髀，皆改於舊，提出風中，倏然凝定，至於聲韻亦改。以爲賤隸，爲烏延驛中雜役。累歲，會其弟爲御史，出按靈州獄，雲以前事密疏示之。

其弟告於觀察使李錡。由是發卒討尋，盡得姦人，而覆滅其黨。臨刑亦無隱匿，云前後如此變改人者<sup>〔四〕</sup>，數代矣。

此條又見《廣記》卷二八六，題爲《中部民》。

〔一〕「縛」，原作「傳」，據《廣記》改。

〔二〕「頰鼻」二字原無，據《廣記》補。

〔三〕「爲烏延驛中雜役累歲會」十字原無，據《廣記》補。

〔四〕「如此」二字原無，據《廣記》補。

<sup>83</sup>鄭覃歷官三十任，未嘗出都門，便登相位，以至於終。

<sup>84</sup>唐蕭瑀嘗因內譙，上曰：「自知一座最貴者，先把酒。」時長孫無忌、房玄齡等相顧未言，瑀引手取盃，帝問曰：「卿有何說？」瑀曰：「臣是梁朝天子兒，隋朝皇后弟，尚書左僕射，天子親家翁。」太宗撫掌，極歡而罷。

<sup>85</sup>唐貞觀初<sup>〔一〕</sup>，丹陽令王瓊，三年調集，遭黜。瓊甚憤惋，乃齋百千，詣茅山道士葉靈中<sup>〔二〕</sup>，求章奏以問吉凶。靈中年九十，強爲奏之，其章隨香烟飛上<sup>〔三〕</sup>，縹渺不見。食頃復墮地，有朱書批其末，云：「受金百兩，折祿三年，枉殺二人，死後處斷。」一歲，瓊無疾暴卒<sup>〔四〕</sup>。

此條又見《廣記》卷七三，題爲《葉虛中》。

〔一〕「唐貞觀初」，《廣記》作「唐貞元初」。

〔二〕「靈」，《廣記》作「虛」。

〔三〕「上」，原作「去」，《廣記》作「上」。葉靈中以章上達天神，故「其章隨香烟飛上」義較長。今據改。

〔四〕「一歲瓊無疾暴卒」，《廣記》作「後一年瓊果得暴疾終」。

<sup>86</sup>唐初有僧玄奘往西域取經，一去十七年。始去之日〔一〕，於齊州靈巖寺院，有松一本立於庭，奘以手摩其枝曰〔二〕：「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長；若歸，卽此枝東向；使吾門人弟子知之。」及去，其枝年年西指〔三〕，約長數丈。一年忽東向指，門人弟子曰：「教主歸矣。」乃西迎之。奘果還歸，得佛經六百部〔四〕。至今衆謂之「摩頂松」。

此條又見《廣記》卷九二，題爲《玄奘》。《廣記》所引於此條前尚有一段，具錄如下：「沙門玄奘俗姓陳，偃師縣人也。幼聰慧，有操行。唐武德初，往西域取經，行至罽賓國，道險，虎豹不可過，奘不知爲計，乃鑿房門而坐。至夕開門，見一老僧，頭面瘡痍，身體膿血，牀上獨坐，莫知來由。奘乃禮拜勤求，僧口授《多心經》一卷，令奘誦之。遂得山川平易，道路開闢，虎豹藏形，魔鬼潛跡。遂至佛國，取經六百餘部而歸。其《多心經》至今誦之。」

〔一〕此二十字《廣記》無，《廣記》此處有「初奘將往西域」六字，與上錄一段相接。

〔二〕「於齊州靈巖寺院有松一本立於庭奘以手摩其枝曰」句，《廣記》作「於靈巖寺見有松一樹奘立於庭以手摩其枝曰」。

〔三〕此句原無「其枝」二字，據《廣記》補。

〔四〕「得佛經六部」句，《廣記》無。

87 東晉大將軍趙固所乘馬暴卒，將軍悲惋。客至，吏不敢通。郭璞造門，語曰：「余能活此馬。」將軍遽召見。璞令三十人悉持長竿，東行三十里，遇丘陵社林〔一〕，卽散擊，俄頃擒一獸如猿。持歸。至馬前，獸以鼻吸馬，馬起躍如〔二〕。至今以獼猴置馬廐，此其義也。

〔一〕此句《搜神記》作「有山林陵樹」，《晉書·郭璞傳》作「有丘林社廟者」。

〔二〕「馬起躍如」，明鈔本作「馬蹶起如生」。

88 《說苑》曰：湯時大旱七年，煎沙爛石。於是使人以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民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崇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言未既，天大雨。

89 漢霍光立宣帝，帝謁太廟爲初獻，帝行而光在後，帝恐懼，如負荊棘。

90 後漢賈琮爲冀州刺史，傳車垂赤帷裳，琮升車褰幃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善惡，何垂帷裳以自掩塞乎？」百姓聞之，振悚耳目。

91 吳隱之爲廣州刺史〔一〕。舊有貪泉，人飲之則貪黷，隱之酌而飲之，兼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又居母喪，過禮，家貧，無以候宵分，常有雙鶴至夜半驚唳，隱之起哭，不失其時。

〔一〕「刺史」二字原脫，據明鈔本補。

92 伍員吹簫行乞，食於市。

93 庖丁善解牛，投刃皆虛。丁曰：「臣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全牛。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及今十九年而刃無肯綮，若初發錮，游刃必有餘地也。」

94 郢人以堊漫其鼻，薄如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盡去其堊，而不傷鼻。

95 唐高宗嘗苦頭風而目閉心亂，乃召醫工。工曰：「當於眉間刺血卽差。」天后怒曰：「天子頭是汝出血處？」命撲之。帝曰：「若因血獲差，幸也。」遂針之。血出濺黼衣，眼遂明而悉平復〔一〕。天后自抱繒帛以贈醫工。

〔一〕「平復」，原作「復平」，誤倒。

96 阮籍放曠。有兵家女〔一〕，極有容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遂往哭之，盡哀而返。

〔一〕「兵」，原作「丘」，據《晉書·阮籍傳》改。

97 唐太宗皇帝虬髯，可以掛弓。

98 唐韓幹善畫馬，閑居之際，忽有一人，玄冠朱衣而至。幹問曰：「何緣及此？」對曰：「我鬼使也。聞君善畫良馬，願賜一匹。」幹立畫焚之。數日因出，有人揖而謝曰：「蒙君惠駿足，免爲山水跋涉之苦，亦有以酬效。」明日，有人送素縑百匹，不知其來，幹收而用之。

此條又見《廣記》卷二二，題爲《韓幹》。

99 謝靈運臨刑，剪其鬚施廣州佛寺。鬚長三尺，今存焉。

100 《博物志》曰：「太公爲灌壇令，文王夢一人哭於當道，問其故，乃曰：『吾爲泰山神女，嫁爲西海婦。』」吾行必以暴風雨，灌壇當吾道，不敢以疾風暴雨也。」夢覺，召太公。三日果疾風暴雨過境。」。

〔一〕此條爲節文，文字與今本《博物志》略有不同。「嫁爲西海婦」，今本《博物志》作「嫁於西海神童」。范寧《博物志校證》：「西海神童當作東海神童。此『西』字應爲『東』字。」

〔二〕此句今本《博物志》作「三日三夜果有疾風暴雨從太公邑外過」。

101 晉桓豁鎮荊州，有一參軍，五月五日採鵪鶉，剪其舌，令學人語，經年遂能言。後因大會，豁出之，令遍學座客話。有一人患齟鼻，鵪鶉乃遽飛入甕中〔一〕，語與患者無異。舉座皆笑。

〔一〕「鵪」字原脫，據文意補。

102 玄宗朝宰相盧懷慎無疾暴終，夫人崔氏止兒女，不令號哭，曰：「公命未終，我得知之。」公清儉而廉潔，蹇進而謙退，四方賂遺，毫髮不留。與張燕公同時爲相，張納貨山積，其人尚在。奢儉之報，豈虛也哉？及宵分，公復生。左右以夫人之言啓陳，公曰：「理固不同，冥司有三十爐，日夕鼓橐，爲說鑄橫財，我無一焉，惡可匹哉？」言訖復絕。



此條又見《廣記》卷一六五，題爲《盧懷慎》。

〔一〕「公命未終我得知之」之後原有「語曰」二字，據《廣記》刪。

<sup>103</sup>唐裴晉公度寢疾永樂里，暮春之月，忽遇遊南園，令家僕僮昇至藥欄，語曰：「我不見此花而死，可悲也。」悵然而返。明早，報牡丹一叢先發，公視之。三日乃薨。

<sup>104</sup>晉孟嘉，少知名。庾亮大會州府人士，嘉坐甚遠。亮問江州刺史曰：「聞有孟嘉，其人何在？」守曰：「在坐。君自認之。」俄然，指曰：「彼君少異於衆，非嘉乎？」曰：「然。」亮大笑，喜得嘉。<sup>105</sup>王敦爲駙馬，如廁，左右侍者甚衆，敦乃脫衣裸體而登廁，無羞愧色。有一侍女曰：「此人必能作賊。」其後果爲亂也。

<sup>106</sup>晉安帝未殺殷仲文之時〔一〕，仲文每照鏡，常不見其首。後數日〔二〕，果爲安帝所殺。

〔一〕「晉安」，原作「宋武」，誤。據《晉書·安帝紀》及《晉書·殷仲文傳》，晉安帝義熙三年，殷仲文被殺，故改。下文「果爲安帝所殺」之「安」，原作「武」，亦誤，亦據《晉書》改。

〔二〕「日」，原作「月」，誤。《晉書·殷仲文傳》記仲文有此異兆後，「數日而遇禍」。故改。

<sup>107</sup>漢宣帝時，有人於疏屬山石蓋下得二人，俱被桎梏，將至長安，乃變爲石。宣帝集羣臣問之，無一知者。劉向對曰：「此是黃帝時窳窳國負貳之臣，犯罪大逆，黃帝不忍誅，流之疏屬山。若有明君，當得出外。」帝不信，謂其妖言，收向繫獄。其子歆自出應募以救其父，曰：「須七歲女

子乳之，卽復變。」帝使女子乳，於是復爲人，便能言語應對，如劉向之言。帝大悅，拜向爲大中大夫，歆爲宗正卿。詔曰：「何以知之？」歆曰：「出《山海經》。」

<sup>108</sup>漢東方朔，歲星精也。自入仕漢武帝，天上歲星不見。至其死後，星乃出。

<sup>109</sup>東漢王霸，善撫士卒，每有人死者，脫衣殮之。

<sup>110</sup>劉琨，字越石。嘗爲胡騎所圍，救兵不至，城中窘迫無計。琨乃登樓清嘯，賊聞之淒然。日中又奏胡笳，賊皆流涕懷土。至晚復吹之，賊捨圍而去。

<sup>111</sup>宋景公時，熒惑守心，子韋平曰：「禍當君，可移於相。」公曰：「相，所理國家。不可也。」「可移於百姓。」公曰：「百姓，國之本。不可也。」「可移於歲。」公曰：「歲，民之本。不可也。」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賞君。」於是熒惑退三舍。

<sup>112</sup>唐貞元中，李師古暇日常讌其從事，適有日者預坐，師古遣遍視幕客皇甫弼、賈直言之徒，凡十輩。答曰：「十日之內，俱有重禍。」又指一從事王生者曰：「此先忌馬厄。」時有從事姓魏者，師古之妻黨，移第鑿池，積土其傍，上構高亭，極爲弘敞。既成，卽迎入舍，樂之，飲酣，亭忽摧塌。以其下土弱，不勝其任。坐客皆折手足，不至於死；王生因爲角馬木長釘橫貫其腦<sup>(一)</sup>，立死。

〔一〕「腦」，原作「脛」，據明鈔本改。

113 楚昭王與吳戰，敗走四十步，忽遺其履，取之。左右曰：「楚國雖貧，而無一履哉？」王曰：「吾悲與其俱出而不得與其俱返。」於是國無相棄者。

114 隋楊素家富侈之極，家僮數千人，後庭曳羅綺之女亦數千；都會之處，邸店碾磑，不知紀極。性貪營利，心無厭足。時議鄙之。

115 李善，本李元家蒼頭也。建武中，元家遭疾癘，子孫盡死，唯一子續生數旬。羣奴欲殺之，分其財。善竊之，將入瑕丘山中。至七歲，出理於官。鍾離意爲令，殺羣奴，表善之忠孝。善後拜郡守。

116 魏太祖軍中糧乏，令主倉吏用小斗。後軍衆有言，太祖歸罪主吏。謂曰：「借汝死，令歷衆謗。」詞遂息焉。

117 秦惠王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於後。曰：「此天牛，能糞金，以遺王。」王以爲然，卽發五丁力士拖成道。秦使張儀隨其後開蜀。

118 漢于公門壞，大治之，教曰：「稍高其門，可容車馬。我治獄多陰德，後世必昌。」子定國果爲丞相。

119 殷仲堪節儉，爲荊州刺史。爲食，飯落席，自拾食之。

120 伊尹恥其君不及堯舜，若撻之於市。

<sup>121</sup> 禹傷其父功不成，乃南逃衡山，斬馬以祭之，仰天而哭〔一〕。忽夢神人，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書者，齋焉。」禹遂齋三日。乃降金簡玉字之書，得治水之要。

〔一〕「哭」，原作「嘯」，據明鈔本改。

<sup>122</sup> 孫堅，字文台。戰而墮馬〔一〕，軍吏失之。所愛駿馬，入營踏地悲鳴。人異之，逐馬往，得堅於草中。

〔一〕「墮馬」，原作「馬墮」，誤倒。

<sup>123</sup> 王粲嘗詣蔡邕，倒屣迎之，滿座皆驚。曰：「王孫久有異才，吾家書籍，悉以贈之。」

<sup>124</sup> 越王勾踐爲吳所敗於會稽，將以勉勵於衆。嘗施一器，懸膽於門，出入嘗之，令士卒不忘其苦。

<sup>125</sup> 隋賀若弼父敦，臨死之日，令弼吐其舌，以錐刺之，流血及地，戒曰：「吾以舌敗，汝可戒言。」及死，弼亦以言議傷煬帝，爲煬帝所殺。

<sup>126</sup> 宋劉裕貧賤時，嘗蓋布被，用牛尾作蠅拂子。及登極，亦不棄之，敕其女彭城公主謹收藏，以遺子孫〔一〕。

〔一〕「遺」，明鈔本作「示」。

<sup>127</sup> 梁武帝酷好佛法，然性多含恕，敕天下貢獻綾羅錦綺，不令織鳥獸之形，恐裁剪之時，有傷

生物之意也。

<sup>128</sup> 薛大鼎爲滄州刺史，引海水，利魚鹽，邑人歌之。時瀛州刺史賈敦順、冀州刺史鄭德本俱有美政，河北稱爲「鎗脚刺史」。

<sup>129</sup> 楚王鑄作三劍，晉、鄭求之不得，兵圍楚，三年不解。楚王登城，引太阿磨之，晉軍血流，鄭卒奔走。

<sup>130</sup> 晉謝玄，字幼度，有才業，甚爲從父安所重。少好佩紫羅香囊，安鄙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得焚之。

<sup>131</sup> 漢武帝自回中郡繞一山曲，見一物盤地，狀若牛，推之不去，擊之不散。問左右，無能知者。東方朔進曰：「請以酒一斛澆之。」帝命酒澆之，立散。復問朔。曰：「此必秦之故獄，積其怨氣所致。酒能消愁耳。」帝撫朔曰：「人之多知，有如此者！」

<sup>132</sup> 宋明帝借張南苑三百年，勅云：「期畢便申。」〔一〕

〔一〕此條文字有錯脫。《宋書·明帝紀》：「（帝）以南苑借張永，云：『且借三百年，期訖更啓。』」本條應據此改。

<sup>133</sup> 漢光武愛惜士卒，每欲發一兵，頭鬚悉白。

<sup>134</sup> 東方朔伏日對武帝拔劍割肉，帝令自責。曰：「拔劍割肉，一何勇也；割之不多，一何廉也；

歸遺細君，一何仁也。」帝曰：「令卿自責，反自譽也。」蒙賜酒一斛、肉一百觔，令遺細君。

<sup>135</sup>秦穆公亡善馬，岐山野人共得而食之。吏欲法之。公曰：「君子不以畜害人。吾聞食馬肉不飲酒，傷人。」皆賜酒沃之。後與晉戰，而三百人爭死以報恩。

<sup>136</sup>衛玠爲性通恕，常自戒曰：「人之不逮，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無怨怒。

<sup>137</sup>漢陰丈人抱甕入井，負水灌園。有人教其爲桔槔，用力寡而利用多。丈人曰：「吾寧自倦敗，不可以機爲用，有傷真性。」

<sup>138</sup>秦始皇欲觀日，乃造石橋海岸，驅使鬼運。始皇曰：「欲見君形，可乎？」海神遂出，謂始皇左右曰：「我形甚醜，勿畫我形。」其下有巧者，暗以足畫地圖之。神怒，海岸遂崩。始皇脫走，僅免死，左右皆陷沒焉。

<sup>139</sup>歷陽縣有一媼，常爲善。忽有少年過門求食，媼待之甚恭。臨去，謂媼曰：「時往縣門，見門闔有血，即可登山避難。」自是，媼日往之。門吏問其狀，媼答以少年所教。吏卽戲以雞血塗門闔。明日，媼見有血，乃攜雞籠走山上。其夕，縣陷爲湖。今和州歷陽湖是也。

此條又見《廣記》卷一六三，題爲《歷陽媼》，但註出自《獨異記》。

〔一〕「媼」字原無，據《廣記》補。

〔二〕「門」字原無，據《廣記》補。

<sup>140</sup> 傳奕常不信佛法。高祖時有西國胡僧，能口吐火以威脅衆，奕對高祖曰：「此胡法不足信。若火能燒臣，卽爲聖者。」高祖試之，立胡僧於殿西，奕於殿東，乃令胡僧作法。於是跳躍禁咒，火出僧口，直觸奕。奕端笏曰：「乾元亨利貞，邪不干正。」由是火返焰，燒僧立死。

<sup>141</sup> 晉孝武欲爲晉陵公主求婿，謂王珣曰：「<sup>(一)</sup>得及劉真長、王子敬便足。」珣曰：「謝琨不及劉真長，不減王子敬。」帝然之。未幾，帝崩。後司空袁崧欲以女妻謝琨。珣曰：「卿勿近禁衛。」元帝初渡江，國內常乏，朝士每烹猪，以項肉一觔尤脆美，進充御食。時人以此爲「禁衛」。

「<sup>(一)</sup>」謂「原作『問』，誤。」《晉書·謝琨傳》此處正作「謂王珣曰」，故改。

<sup>142</sup> 唐大曆中，萬年尉侯彝者，好俠尚義。常匿國賊，御史推鞠，理窮，終不言賊所往<sup>(一)</sup>。御史曰：「賊在汝右膝蓋下。」彝遂揭塔磚，自擊其膝蓋，翻示御史曰：「賊安在？」御史又曰：「在左膝蓋下。」又擊之翻示。御史卽以鐵貯烈火<sup>(二)</sup>，置其腹上，煙火燄燄。左右皆不忍視。彝叫曰：「何不加炭？」御史奇之，奏聞。代宗卽召見，曰<sup>(三)</sup>：「何爲隱賊，自貽其苦若是？」彝答曰：「賊實臣藏之。已然諾其人，終死不可得。」遂以賊故，貶爲端州高要尉<sup>(四)</sup>。

此條又見《廣記》卷一九四，題爲《侯彝》。

「<sup>(一)</sup>」往<sup>(二)</sup>，《廣記》作「在」。

「<sup>(三)</sup>」御史又曰在左膝蓋下又擊之翻示御史，此十六字原無，據《廣記》補。

〔三〕「見曰」，原作「對」，據《廣記》改。

〔四〕「端州高要尉」原作「端州高安尉」。《廣記》作「端州高要尉」，是。案《舊唐書·地理志》：唐嶺南道端州領高要、樂城、銅陵、平興、博陵五縣。端州屬營州上都督府，僅領一來遠縣。故據《廣記》改。

<sup>143</sup>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爲猿鶴；君子爲鶴，小人爲猿。

<sup>144</sup>陳勝以丹帛書「陳勝王」字，置魚腹中，令賣。有市得者，烹食之，見而怪之。遂立勝爲王。

<sup>145</sup>劉備嘗乘愛馬號「的盧」。居樊城，劉表欲因會殺之，備走，陷檀溪，乃語的盧曰：「今日之急」，得不努力乎？馬一躍三丈，遂脫難。

〔一〕「急」原作「意」。據明鈔本改。

<sup>146</sup>任公子爲釣，用十五犢，蹲於會稽，期年無所得。一旦獲大魚，自荆江東皆厭腥臊。

<sup>147</sup>齊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御者：「何馬也？」對曰：「以公家畜罷而不用，收放之。」子方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爲。」遂束物以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矣。

此條原無，據明鈔本補。

〔一〕「收」，疑爲「故」之誤。

<sup>148</sup>吳起「卒母哭曰：『往年吳起吮其父疽，父不旋踵而死。今吮其子，妾不知死所也。』」

此條原無，據明鈔本補。



〔一〕「吳起」下疑有脫文，事見《史記·孫子吳起列傳》。

〔二〕據文義於「死」前當補一「其」字。《史記·孫子吳起列傳》此處正作「妾不知其死所矣」。

<sup>149</sup>塞翁失馬，鄉人皆唁，翁曰：「未必不爲福。」明年，引羣馬至。人復賀，翁曰：「未必不爲禍。」子孫、家僮出人多愛乘馬，墜折四肢。鄉人復唁，翁曰：「未必不爲福。」又明年，西胡入國，國中但能披甲者，皆征行之。子孫、家僮以殘毀免。

此條原無，據明鈔本補。

## 獨異志卷中

<sup>150</sup> 吳公子光饗王僚，令專諸侍。置劍於蒸魚腹中，因進魚，抽劍刺殺王僚。

<sup>151</sup> 晉羊祜，字叔子。爲荊州守，有恩及閭里。及死，闔境並不言祜字，其有同音，亦改諱之。襄陽百姓於峴山立墮淚碑。

<sup>152</sup> 王允欲殺蔡邕，馬日磾曰：「邕逸才多藝，詳漢傳事，何可害之？」允曰：「漢武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今豈可使佞臣執筆，我輩等蒙其訕議耶？」遂殺之。

<sup>153</sup> 魏陳壽撰《三國志》，丁廙、丁儀俱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與我千斛米，當爲尊公立佳傳。」其子不與之。遂不作傳。

「丁儀」，原無。按：《晉書·陳壽傳》：「或云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見千斛米見與，當爲尊公作佳傳。』」據此，本句中之「俱」字上，「丁廙」下補「丁儀」二字。

<sup>154</sup> 晉王濛、劉惔並爲中書侍郎，及宋，輔政，俱加侍中。時人故號爲「入室之賓」也。

「惔」，原作「恢」，誤。據《晉書·王濛傳》及《劉惔傳》改。

<sup>155</sup> 漢趙堯爲周昌侍御史，人謂之曰：「趙堯乃奇士也，必代君爲大夫。」昌曰：「堯，刀筆吏。何

至此也？」後昌爲趙王相，高帝持大夫印，視堯曰：「無以易堯。」乃授堯。

<sup>156</sup> 晉帝問王夷甫曰：「壽陽以東常澇，壽陽以西常旱，何也？」夷甫曰：「壽陽以東，吳人，亡國哀音（一），鼎足強邦，一朝失職，歎憤爲陰，陰積成水，故常澇；壽陽以西，中國，新平強吳，美寶盡人，志盈心滿，常歡娛，故旱。」

〔一〕「亡國哀音」二句疑應在「一朝失職」句之後。

<sup>157</sup> 因暢爲河南尹，時久旱，禱祠無應，乃收葬傍城客死骸骨百餘具。遽降大雨，年穀豐稔。

<sup>158</sup> 後魏曹彰，性倜儻。偶逢駿馬，愛之，其主所惜也。彰曰：「余有美妾可換，唯君所選。」馬主因指一妓，彰遂換之。馬號曰「白鶻」。後因獵，獻於文帝。

<sup>159</sup> 《武陵記》曰：後漢馬融勤學，夢見「林，花如繡錦，夢中摘此花食之。及寤，見天下文詞，無所不知。時人號爲「繡囊」。

<sup>160</sup> 崔豹《古今註》：齊王后怨死，屍化爲蟬，遂登庭樹，嘒啖而鳴。後王悔恨，聞蟬卽悲歎。

<sup>161</sup> 陳宣帝時，揚州人嚴泰江行逢漁舟，問之，云：「有龜五十頭。」泰用錢五百贖放之（一）。行數十步，漁舟乃覆。其夕，有烏衣五十人扣泰門，謂其父母曰：「賢郎附錢五百，可領之。」縑皆濡濕。父母雖受錢，不知其由。泰歸，問焉。乃說贖龜之異（二）。因以其居爲寺。里人號「法嚴寺」。

此條又見《廣記》卷一一八，題爲《嚴泰》。

〔一〕「百」字，《廣記》作「千」。下文「賢郎附錢五百」之「百」字，《廣記》亦作「千」。

〔三〕「說」字，原無，據《廣記》補。

<sup>162</sup>晉王導子悅，年二十，有名，爲中書郎。導嘗夢人以百萬買悅，於夢中領之。導寤，不樂，亟爲祈禱。未幾，修牆，掘得錢百萬，導意惡之，一皆不用。及悅病，導復夢一人披甲持刀，自稱蔣山侯，索食。食畢，作色謂導曰：「公兒已賣與他。」言訖，覺。翌日，悅卒。

<sup>163</sup>漢景帝好遊獵，見虎不能得之〔一〕，乃爲珍饌祭所見之虎。帝乃夢虎曰：「汝祭我，欲得我皮牙耶？我自殺，從汝取之。」明日，帝之山〔二〕，果見此虎死在祭所，乃命剥取皮牙。餘肉悉化爲虎而去。

此條又見《廣記》卷四二六，題爲《漢景帝》。

〔一〕「見虎不能得之」句原作「有獵人見虎無由得之」，文義與上下文不連。據《廣記》改。

〔二〕「之」，《廣記》作「入」。

<sup>164</sup>後漢馬略，年十七，閉戶讀書。九年不出，三日一食，續命而已。鄉里謂之「潛龍」。三十，謁桓帝，曰：「我，賢人也。」遂拜關內侯光州刺史。略棄官入海，惡蟲猛獸悉避路。

<sup>165</sup>《呂氏春秋》曰：齊有二烈士別於路，相與沽酒共飲。其人欲市肉，一人曰：「子亦肉也，我亦

肉也。無須往市。」因以刀各割身肉遞相食啖。須臾，酒與肉皆盡而俱死。

<sup>166</sup>梁武帝太清三年，侯景反，圍臺城，遠近不通。簡文與太子大器爲計，縛鳶飛空<sup>〔一〕</sup>，告急於外。侯景謀臣謂景曰<sup>〔二〕</sup>：「此必厭勝術，不然卽事達人<sup>〔三〕</sup>。」令左右善射者射之<sup>〔四〕</sup>。及墮，皆化爲禽鳥飛去，不知所<sup>〔五〕</sup>。

此條又見《廣記》卷四六三，題爲《紙鳶化鳥》。

〔一〕「簡文與太子大器爲計縛鳶飛空」，此十三字《廣記》作「簡文作紙鳶飛空」。

〔二〕《廣記》「謀臣」下有「王偉」二字。

〔三〕《廣記》此句作「此紙鳶所至卽以事達外」。

〔四〕「善射者」，原無，據《廣記》補。

〔五〕此句《廣記》作「化爲禽鳥飛入雲中不知所往」。

<sup>167</sup>《京房列傳》曰：房臨刑之時，謂人曰：「吾死之後，客星入天井。」舉朝皆哀之。

<sup>168</sup>王充《論衡》云：漢李子長爲政，欲知囚情，以桐木刻爲囚象，鑿地爲坎，致木人拷訊之，若正罪則木人不動，若冤枉則木人搖其頭。精感立政，動神如此。

<sup>169</sup>王子年《拾遺記》曰：「燕昭王時，波弋國人貢茶燕之香<sup>〔一〕</sup>，若焚，著衣而彌月不絕，過地則土石皆香，經朽木與腐草則皆榮秀，用薰枯骨則肌肉再生。」

此條又見《廣記》四一四，題爲《茶燕香》。

〔一〕《廣記》無「王子年拾遺記曰」七字。

〔三〕「茶」，明鈔本作「荼」。

170 後漢明帝楊后，花面美色，有顛狂病，發則殺人。唯內傅孟召爲文哀怨〔一〕，后每讀之，顛狂輒醒。時人語曰：「孟召文，差顛狂。」

〔一〕「哀怨」，原無，據明鈔本補。

171 《玉箱記》曰：前漢劉子光西征過山，而渴無水。子光在山間見一石人，問之曰：「何處有水？」石人不答，乃拔劍斬石人。須臾，窮山水出。

172 齊王煥二子融、琛，同是殷夫人四月二日學生，又以四月二日同刑於都市。

173 梁武太清元年，岳陽郡民王保幸種田六頃，悉生嘉禾。

174 周厲王時，北斗與三台並流，不知其所。厲王沒後，兩主星復見。

175 《搜神記》：吳時，葛祚爲衡陽太守，先有大查當江損行舟，若祠祭者，查浮可見；不祭者，輒沈，暗覆行舟。祚造大斧數十，明旦往伐之。其夕，洶洶然，波濤振驚，查浮，遂移去，不爲江中之患。郡人立碑，以誦祚之德也。

176 干寶《搜神記》曰：零陵太守史滿有女，悅書吏，乃密使侍婢取吏食餘殘水，飲之，遂有孕。十

月而生一子。及歲，太守使抱出門，兒匍匐入吏懷，吏推之仆地，化爲水。具省前事，太守以女妻吏。

<sup>177</sup>司馬懿拜司空日，夜有人扣門請見，自稱白虎使者，皆衣白衣，懷中探一物，內懿手中，戒曰：「兩世慎勿開，墓中絕。」言訖不見。懿曰：「此或數也。」遂開視之。乃一金龍子，長三四寸，背上有銘云：「父子從我受重火。」至武帝受禪，世墓中絕，元帝渡江，都建業。

<sup>178</sup>《三峽錄》云：明月峽中，二溪東西〔一〕。宋順帝昇明二年，峽人微生亮於溪中釣得一白魚，長三尺，投置船中，以草覆之。及歸，取烹之，見一美女草下，潔白端麗，年可十六七。自稱高唐之女，偶化魚遊，爲君所得。亮曰：「既爲人，能爲妻否？」女曰：「冥契使然，何爲不得？」其後三年爲亮妻。女曰：「數已足矣，請歸高唐。」亮曰：「何時復來？」答曰：「情不可忘，有思卽復至。」其後一歲三四往，不知所終。

〔一〕「明月峽中二溪東西」，此八字原無，據明鈔本補。

<sup>179</sup>成應元事統云：車胤好學，常聚螢光讀書。時值風雨〔一〕，胤歎曰：「天不遺我成其志業耶！」言訖，有大螢傍書窗，比常螢數倍，讀書訖卽去。如風雨，卽至。

〔一〕「值」，明鈔本作「甚」。

<sup>180</sup>漢黃霸爲封溪令，部人陳廉攜酒並猩猩以獻。霸問：「是何物？」人未及應，囊中語曰：「斗酒

並僕耳。」霸以其物有靈，開囊放之。猩猩悲啼而去。

<sup>181</sup>梁徐勉爲三公，武帝委以國事，每月三兩歸其家，家畜犬見，吠之。勉歎曰：「吾憂國忘家，以致如是！」

<sup>182</sup>《越絕書》：越王句踐既爲吳辱，嘗盡禮接士，思以平吳。一日出遊，蛙怒，句踐揖之。左右曰：「王揖怒蛙，何也？」答曰：「蛙如是怒，可不揖？」於是勇士聞之，皆歸越而助平吳。

<sup>183</sup>《搜神記》曰：馮稜妻死，稜哭之慟，乃歎曰：「奈何不生一子而死！」俄而妻復蘇。後孕十月，產訖而死。

<sup>184</sup>始皇二十八年登封泰山，至半，忽大風雷雨電，路傍有五松樹，蔭翳數畝，乃封爲五大夫。忽聞松上有人言曰：「無道德，無仁禮，而天下妄命。帝何以封？」左右咸聞。始皇不樂，乃歸，崩於沙丘。

<sup>185</sup>漢高祖每戰，親當矢石，前後被七十二箭，或言滅七十二黑子。

<sup>186</sup>柳積，字德封。勤苦爲學，夜燃木葉以代燈火。中夕，聞窗外有呼者，積出見之，有五六丈夫各負一囊，傾於屋下，如榆莢。語曰：「與君爲書糧，勿憂業不成。」明旦起視，皆漢古錢，計得一百七十七千<sup>（二）</sup>，乃終其業。宋明帝時，官至太子舍人<sup>（三）</sup>。

此條又見《廣記》卷二九五，題爲《柳積》。



〔一〕「明旦起視」，廣記作「明旦視之」。

〔二〕「一百七十千」，廣記作「百二十千」。

〔三〕「太子舍人」，原作「東宮舍人」。案：《宋書·百官志》，劉宋時有「太子舍人」，無「東宮舍人」。故據《廣記》改。

<sup>187</sup>後漢劉聖公初得璽綬之夕，有流星下降，如繩繞聖公。明日爲劉盆子將謝祿縊殺之，亦繞星之象。

<sup>188</sup>曹操無道，置發丘中郎、謀金校尉數十員。天下人冢墓，無問新舊，發掘時，骸骨橫暴草野，人皆悲傷。其凶酷殘忍如此。

<sup>189</sup>成應元事統云：劉牧，字子仁。嘗居南山野中，喜山鳥之啼，愛風松之韻，植果種蔬。野人侮之，多伐樹踐囿。牧曰：「我不負人，人何負我！」俄有二虎近其居，爲見牧則搖尾，牧曰：「汝來護我也？」虎輒俛首。歷數年，牧卒，虎乃去。

〔一〕「野人侮之」，明鈔本作「爲人欺侮」。

〔二〕「爲見」間疑有闕字。

<sup>190</sup>蚩尤是古之帝者，兄弟八十一人，皆銅頭鐵額，食沙啖食。然卒爲黃帝所滅也。

<sup>191</sup>《搜神記》曰：宋康王以韓朋妻美而奪之，使朋築青凌臺，然後殺之。其妻請臨喪，遂投身而

死。王令分埋臺左右。期年，各生一梓樹。及大，樹枝條相交，有二鳥哀鳴其上。因號之曰「相思樹」。

<sup>192</sup>黃帝斬蚩尤，冢在高平壽長縣，高七丈。時人常十月祠之，有赤氣如匹絳，時人謂之「蚩尤旗」。

<sup>193</sup>《西京雜記》：弘成子少時好學，嘗有人過門授一文石，大如燕卵。吞之遂悟，而更聰敏，爲天下通儒。又五鹿充宗受學成子，成子一日病，乃吐出此石<sup>(一)</sup>。成子謂充宗曰：「我昔有人遺此石，吾今病，吐出將與汝<sup>(二)</sup>。」充宗受而吞之，又爲名儒。

〔一〕「出」字原無，據明鈔本補。

〔二〕「成子謂充宗曰我昔有人遺此石吾今病吐出將與汝」此二十一字原無，據明鈔本補。

<sup>194</sup>晉陶侃微時丁父艱，將葬，忽失牛<sup>(一)</sup>，不知所在。遇一老父，謂曰：「前有一牛眠垆中<sup>(二)</sup>，其地若葬，位極人臣。」又指一山云：「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改葬地。

〔一〕此句文有誤。祖台之《志怪》：「陶太尉微時，喪當葬，家貧，親自營作塋，有一斑犝牛，塋已載致，忽然失去，便自尋覓。忽於道中逢一老翁，云：『君欲何所覓？』太尉具答。更舉手云：『向於山岡上見一牛眠垆中，必是君牛。』此牛所眠，便好作墓安塋，當之，致極貴；小復不當，位極人臣，世爲方嶽矣。」（魯迅

《古小說鈎沈》下文之「侃尋牛」句亦有誤。應據改。

〔二〕「圩」原作「沔」，誤，故改。

<sup>195</sup>漢太尉楊震以忠貞見黜，及遷洛，歎曰：「吾居上司，疾姦臣樊豐之狡不能誅，知帑藏空虛而不能富。」因飲鴆而卒。門人寃之，天子嘉之。改葬日，有大鳥，翼一丈三尺，集於柩前，低頭垂淚。葬畢，乃飛去。時人以爲忠貞所感。

<sup>196</sup>《會稽記》：上虞蘭室山，葛玄所隱之處，有隱几化爲鹿。鹿鳴，卽縣令有罪。

<sup>197</sup>司馬郊，字子都。隱居華山向五十年，禽獸日遊目前，有如家馴。每灌園，不食菜心，以其傷生意。及四時山果熟，果大，大鳥啣，果小，小鳥啣，俱送郊齋中，不知紀極。歎曰：「禽鳥送我果甚多，但可日料三十顆。」異日如戒。比三十年。及郊卒，百鳥聚於庭〔一〕，悲鳴累日而去。

〔一〕「鳥」，原作「禽」，據明鈔本改。

<sup>198</sup>魏陳思王曹植與文帝不叶，文帝卽位，嘗欲害之。又以思王太后之愛，不敢肆心，因召植遊華林園，飲酒酣醉之，密遣左右縊殺。使者以弓弦三縊不死，而弦皆頓絕，植卽驚覺。左右走白帝。帝自是後不敢害植。

<sup>199</sup>《華陽國志》：夜郎者，有一女子浣服水濱，忽見三節大竹筒至女前，聞竹中兒啼，剖而視之，得一男。收養及長，甚有武才，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

200 淄川有女曰顏文姜，事姑孝謹，樵薪之外，歸後復汲山泉以供姑飲〔一〕。一旦，緝籠之下，忽湧一泉，清冷可愛。時人謂之「顏娘泉」。至今利物。

〔一〕「歸後」，原無，據明鈔本補。

201 漢楊僕爲樓船將軍，自以功高，恥爲關外人，請以家財移關於新安。有詔從之。

202 《列子》曰：韓娥過齊雍門，鬻歌假食，既畢，而餘響繞梁，三日不絕。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怨垂涕相對，三日不食。復作長歌，於是雍門之人，欣躍抃舞不止，乃厚賂遣之。

203 項籍開始皇墓，採取珍奇寶貨〔一〕。其餘不盡取者，有金鳧雁飛出墓外〔二〕，爲羅者所獲。

〔一〕「珍奇寶貨」，原作「珠寶」，據明鈔本改。

〔二〕「鳧」字原無，據明鈔本補。

204 漢武帝元封中，浮圻國貢蘭金之泥。其金生於湯泉〔一〕。盛夏之日，波浪常沸，飛鳥不敢過，居人不敢渡。國人於水邊，見有此泥，取爲器物，色如紫磨金，其滑者如泥。貢於漢，帝取之，常封函匣，以避邪魅。衛青、張騫皆蒙此泥封璽綬。帝既崩，紫泥遂絕。

〔一〕「湯」，明鈔本作「陽」。

205 石虎於太武殿前造樓，高四十丈，以珠爲簾，五色玉爲佩。每風至，卽驚觸似音樂在空。過者皆仰視，愛之。又屑諸異香如粉，撒樓上，風吹四散，謂之「芳塵」。

206 《呂氏春秋》曰：有人臭者，父母、兄弟、妻子、道路皆惡之，此人無所容足，乃之海上。海上有人悅其臭，晝夜隨之，不能拋捨。

207 晉文公時，有蛇當道而橫。文公以爲不祥，反政修德，令吏守蛇。守吏夜夢有人殺蛇，曰：「何以當聖人道？」覺而見蛇已壞矣。

208 《莊子》云：齊桓公出遊於澤，澤畔見一物，其大如轂，其長如轅（一），紫衣而朱冠，見人則捧其首。公謂管仲曰：「此其怪乎？」仲曰：「此委蛇也。見者必霸。」公後果霸，其國爲五霸之首。

〔一〕「轅」，原作「猿」，誤。據《莊子》及明鈔本改。

209 魏公子無忌視事，忽有一鷗逐鳩，鳩入公子案下，鷗遂去。令捕鷗，獲數百〔一〕，列於庭下，問之：逐鳩者當伏翅。有鷗伏罪於地，乃殺之，而放其羣鷗。

〔一〕「獲」，原作「取」。據明鈔本改。

210 後漢盧景初生，項有一叢白毛，數之得四十九莖。後四十九年卒。

211 後漢裴安祖，常息大樹下，有鷲鳥逐一雄雉，雉急，投安祖，忽觸樹而死。安祖哀之，置於蔭地。俄頃復生，乃飛去。因寢見一人，衣冠甚偉，拜謝安祖曰：「荷君保全，故此伸謝〔一〕。」安祖年八十而卒。

〔一〕明鈔本此後有「有答報」三字。

<sup>212</sup>後漢鄭弘爲臨淮太守「一」，行春，有二白鹿夾車而行。弘異之。主簿黃國曰：「三公車旁畫鹿，君必爲相。」後位至太尉。

「一」弘原作「宏」，誤。據明鈔本改。

<sup>213</sup>宋長沙王道憐子義慶「一」，在廣陵卧病。食粥之次，忽有白虹入室，就食其粥。義慶擲器於階，虹遂作風雨聲，響撼庭戶，良久不見。

此條又見《廣記》卷三九六，題作《劉義慶》。

「一」「子」，原作「字」。據《廣記》改。案《宋書》：義慶係長沙王道憐之子，出繼與臨川王，後襲封臨川王。

<sup>214</sup>《列女傳》：陶答子相陶，其政不修而家益富。其妻抱子而泣，姑問：「泣何也？」曰：「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十日，不下食，欲以澤其身而有文章也，故有威而遠害。今夫子不修德而家益厚，禍將至矣。」期年，而答子見誅。

<sup>215</sup>僞蜀李勢宮人張氏，有妖容。勢寵之。一旦，化爲大斑蛇，長丈餘。送於苑中，夜復來寢牀下。勢懼，遂殺之。後有鄭美人，勢亦寵愛，化爲雌虎。一夕，食勢姬三人。未幾，勢爲桓溫所殺。

此條又見《廣記》卷三六〇，題爲《李勢》。

<sup>216</sup>吳道子善畫神怪奇狀「一」，開元中，將軍裴旻居母喪，詣道子，請於東都天宮寺圖神鬼數

壁〔三〕，以資冥助。答曰：「廢畫已久。若將軍有意，爲吾纏結舞劍一曲，庶因猛勵，獲通幽冥。」  
旻於是脫去衰服，若常時粧飾，走馬如飛，左旋右抽，擲劍入雲，高數十丈，若電光下射，旻引手執鞘承之，劍透空而下〔三〕。觀者數千人，無不悚慄。道子於是援毫圖壁，俄頃之際，魔魅化出，颯然風起，爲天下之壯觀。道子平生所畫，得意無出於是。

此條又見《廣記》卷二二二，題爲《吳道玄》。

〔一〕「怪奇狀」三字原無，據明鈔本補。

〔二〕「請」字原無，據《廣記》補。

〔三〕「空」，《廣記》作「室」。

217 晉王愷有牛，號「八百里」，常瑩其蹄角。王武子戲與射賭，以金敵之。偶中的，謂左右曰：「可生採其心作炙。」至，食一脔而止。

218 蜀將姜維既死，剖其腹，視其膽如斗大。

219 左思構《三都賦》，門庭牆溷皆置紙筆，十年乃就。

220 漢張倉年老而無齒，飲人乳，過百餘歲終。常感王陵，母卒後奉陵妻，朝夕侍謹〔一〕，如事其母。

〔一〕「謹」，原作「諾」，據明鈔本改。

<sup>221</sup>唐德宗朝有陽城者，華陰人也。其弟域。兄弟雍睦，坐卧相隨，皆不娶妻。朝廷以諫議大夫徵起。性嗜酒，常枕以江石，每用質於酒家，有得三數斛者。料錢入室，即復贖之。

<sup>222</sup>唐文宗朝宰相路隨，志行清儉，常閉門不見賓客。狀貌或似其先人，以此未嘗視鏡。又感其父沒蕃，終身不背西坐，其寢西首。

<sup>223</sup>晉桓玄貪穢，金玉不離其手。

此條原與上條相連。

<sup>224</sup>吳隱之兄坦之，「」葬母設祭，每祭，慟絕，至第七祭，嘔血而死。

「」，「坦」，原作「悔」，明鈔本作「恒」，據《晉書·吳隱之傳》改。

<sup>225</sup>要離羸瘦極，每出，遇順風即行，逆風則倒。

<sup>226</sup>漢成帝趙飛燕身輕，「」，能爲掌上舞。

「」，「漢成帝」後疑脫「」時「」字。

<sup>227</sup>唐高開道，箭在腦中，使醫鑿骨取之，而出鏃，「」，與客飲酒，談笑如常。

此條又見《廣記》卷一九一，題爲《高開道》；《說郛》亦題爲《高開道》。《廣記》所引文字與此條相異甚大，具錄如下：「隋末，高開道被箭，鏃入骨。命一醫工拔之，不得。開道問之，云：『畏王痛。』開道斬之。更命一醫，云：『我能拔之。』以小斧子，當刺下瘡際，用小棒打入骨一寸，以鉗拔之。開道飲啗自若。賜醫



工絹三百匹。後爲其將張金樹所殺。《說郭》所引僅一處不同：「打入骨一寸」「一」，《說郭》作「二」。

「一」「之而」二字原無，據明鈔本補。

<sup>228</sup>唐天后朝，宰相婁師德溫恭謹慎，未嘗與人有毫髮之隙。弟授代州刺史，臨行戒曰：「吾甚愛汝，慎勿與人相競。」弟答曰：「人唾面，亦拭之而去。」兄曰：「只此不可。凡唾汝面者，其人怒也。拭之，是逆其心。何不待其自乾。」其於保身遠害，皆如此類也。

此條又見《廣記》卷四九三，題爲《婁師德》。

「一」此句《廣記》作「吾甚憂汝與人相競」。

「三」《廣記》「拭」前有「自」字。

<sup>229</sup>蒼梧王酷暴好殺，嘗自持刀槩行，見人卽擊刺死之。若一日不殺人，卽慘而不樂。

<sup>230</sup>何晏常服婦人之衣。

<sup>231</sup>晉陸雲，字士龍。家在吳，久不得家信。有犬黃耳，雲摩其背，謂曰：「與吾達一書至家，得否？」其犬卽搖尾。因以竹筒盛書，置之犬項。旬日達家，得報而還。

<sup>232</sup>陳正爲太官，進炙，有髮貫炙。光武令斬正，正曰：「臣有三罪，請言畢而後死。」曰：「山出炭，炎焰不能焦髮，臣罪一也；匣出佩刀，日砥礪，不能斷髮，臣罪二也；臣與庖人六目同視之，曾不如黃門兩目，臣罪三也。」光武乃罪黃門而釋正。

<sup>233</sup>漢武帝自甘泉至渭橋，有女浴於渭水者，乳長七尺。上怪而問之，答曰：「後第七車當知我。」時侍中張寬在第七車，使問之，寬曰：「祭天星，齋不嚴，卽此女見。」

<sup>234</sup>梁沈約家藏書十二萬卷，然心僻惡，聞人一善，如萬箭攢心。

〔一〕「藏書」，原作「書藏」，據明鈔本改。

<sup>235</sup>唐富人王元寶，玄宗問其家財多少，對曰：「臣請以一縑繫陛下南山一樹，南山樹盡，臣縑末窮。」時人謂錢爲王老，以有元寶字也。

此條又見《廣記》卷四九五，附《鄒鳳熾》條之後；《說郛》卷六及弓一一八，題爲《王元寶》。《說郛》文字較簡。

〔一〕「唐富人王元寶玄宗問其家財多少」，《廣記》作「玄宗嘗召王元寶問其家財多少」。

〔三〕「一縑」，明鈔本作「一疋縑」，《廣記》作「絹一匹」。

〔三〕「老」，原作「者」，據《廣記》改。《廣記》此條前引《西京記》：「人以錢文有元寶字，因呼錢爲王老，盛流於時矣。」又《玉泉子》：「王元寶富厚，以錢文如其名，因呼錢爲王老。」（今本無此條，見《類說》卷二五）據此，「者」字爲「老」字之誤。

<sup>236</sup>玄宗御含元殿，望南山，見一白龍橫亘山上，問左右，曰：「不見。」令急召元寶。問之，元寶曰：「見一白物橫在山頂，不辨其狀。」左右貴人啟曰：「何臣等不見，元寶獨見之。」

也。「帝曰：『我聞至富敵至貴。朕天下之主，而元寶天下之富，故見耳。』」

此條又見《廣記》卷四九五。《廣記》此條與上條用「又」字相連，爲一條。

〔一〕「令」字原無，據《廣記》補。

〔二〕「問之元寶曰」五字原無，據《廣記》補。

〔三〕「其」，原作「於」，據《廣記》改。

〔四〕「人」，明鈔本及《廣記》均作「臣」。

〔五〕「見」字原無，據《廣記》補。

<sup>237</sup> 玄宗幸蜀之時，至東泰山，內臣高力士攬馬請下，東北陳四拜，奏曰：「陛下出幸忽遽，不得親辭九廟。此山最高，可望秦中。」玄宗悲感慟極，左右不勝哀咽。

<sup>238</sup> 陸賈得南越王趙陀所贈，囊中裝萬金。歸分五男，令各散居。而賈攜侍兒竟樂遊於五子之家，每止十日，極其滋味承奉，其寶劍珠玉，隨身皆賜之。雖非訓導，亦爲達生之見〔一〕。

〔一〕亦爲達生之見。「生之」二字，原無，據明鈔本補。

<sup>239</sup> 魏鮑子都暮行於野，見一書生卒然心痛〔一〕，下馬爲摩其心。有頃，書生卒。子都視其囊中，有素書一帙、金十餅。乃賣二餅〔二〕，葬書生，其餘枕之項下〔三〕，置素書腹上，而退。其後數年，子都於道上〔四〕，有一駿馬逐之。既而有認馬者，謂子都爲盜。因問兒所在〔五〕。子都具言。

於是相隨往，開墓取其兒歸葬，金八餅在項下，素書在腹上。舉家詣官，稱子都之德。由是子都聲名大振。

此條又見《廣記》卷一六六，題爲《鮑子都》。

〔一〕「一」字，原無，據《廣記》補。

〔二〕「二」《廣記》作「一」。後文「八餅」之「八」，《廣記》作「九」。

〔三〕「項」，《廣記》作「頭」。

〔四〕「數字後原有「十」字，據《廣記》刪。「於道上」三字，原作「行」，據《廣記》改。

〔五〕「其後數年」至「因問兒所在」一段《廣記》作「其後數年子都於道上有乘驄馬者逐之既及以子都爲盜固問兒屍所在」。本條及《廣記》引此處敘事不詳。此條本事據《列異傳》。《列異傳》記此段事如下：「至京師，有駿馬隨之；人莫能近，唯子都得近。子都歸，行失道，過一關內侯家，日暮住宿，見主人，呼奴通刺。奴出見馬，人白侯曰：『外客盜騎昔所失駿馬。』侯曰：『鮑子都，上黨高士，必應有語。』侯問曰：『君何以致此馬？昔年無故失之。』子都曰：『昔年上計，遇一書生卒死道上。』具述其事。侯乃驚愕曰：『此吾兒也。』」

<sup>240</sup>魏毛玠，字孝先。爲尚書，人無敢以好衣食見者。武帝歎曰：「吾不及毛尚書能移風俗。」

<sup>241</sup>寶嬰征七國時，得賜千金。置之廡下〔二〕，任人所取，不入私室。

〔一〕據《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廡」字上應補「廊」字。

<sup>242</sup> 宋昭王出亡，謂其御者曰：「吾知所以亡者。」御者曰：「何以知之？」昭王曰：「吾被服而立，左右皆曰：『君，麗者也。』發言舉事，左右皆曰：『君，聖者也。』吾內外不見其過，安得不亡乎？」於是改行易操。後三年，美行於宋，宋人迎之，復國位。謚曰昭。

<sup>243</sup> 晉王戎，字濬仲。性鄙吝。家有綠李，子熟時惠人，必鑽破其核，恐他人種植之「一」。  
「一」人字原無，據明鈔本補。

<sup>244</sup> 王澄出爲荊州刺史「一」，送者盈路。見路傍樹有一鵲巢，乃自解衣上樹，探弄鵲雛，傍若無人。

「一」「澄」，原誤作「登」，據《晉書·王澄傳》改。

<sup>245</sup> 王右軍，永和九年曲水會，用鼠鬚筆蠶蠶紙爲《蘭亭記敘》，平生之札，最爲得意。其後雖書數百本，無一得及者。太宗令御史蕭翼密購得之，爵賞之外，別費億萬。太宗臨崩，謂高宗曰：「以《蘭亭》殉吾，孝也。」遂隨梓宮入陵。

<sup>246</sup> 漢張騫奉使大月氏，往返一億三萬里，得蒲萄、塗林、安石榴「一」，植之於中國。

「一」「塗」字原脫。案：陸機《與弟雲書》：「張騫爲漢使外國十八年，得塗林、安石榴。」故補「塗」字。

<sup>247</sup> 漢和億爲畿令，常有一虎害人，億令設檻，得二虎。億曰：「害人者低頭。」一虎低頭，億殺之，其一虎放去。自是猛獸皆出境，吏人以爲神君。

<sup>248</sup>後漢鄭玄居山東，有疑，莫知所問，遂往人關詣馬融。三年不得見。一日融大會，遂見之。登樓問其疑，數十段皆決。語畢，遂歸。融謂門人曰：「玄既歸，吾道東矣。」

<sup>249</sup>晉索綝報兄之仇「」，手殺四十人。

「」「晉」原作「宋」，誤，據《晉書·索綝傳》改。

<sup>250</sup>魯公儀休爲相，歸見其妻織，乃焚機而出，謂其妻曰：「吾爲相食祿，今爾奪百姓之利，使民安歸哉？」

<sup>251</sup>韓康伯隱藥肆，賣價無二。有二女子買藥，不識康伯，乃酬酢之，康伯不移，女子曰：「君何若康伯無二價也！」康伯乃逃去，不知所在。

<sup>252</sup>高麗國王侍婢立王左右，一旦，有氣自天而下，大如鷄子，入其口。十月孕一男，名曰「東明」。善射。王恐爲國害，欲殺之。東明走，彎弓射水，魚鱉浮出而爲梁，以渡東明。

<sup>253</sup>魏武帝嘗居銅雀臺，及終，令妓樂登臺望西陵而歌舞。

<sup>254</sup>鄭子華之弟子臧，好聚鷄毛爲冠，鄭伯聞而惡甚，使盜誘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以其非法服也。」

<sup>255</sup>晉大醫司馬程據上武帝雉頭裘。詔曰：「此裘非常服，損費功用。」遂命火，於殿前焚之。

此條與上條原爲一條，今據明鈔本分爲兩條。

<sup>256</sup> 陶潛在家，每酒熟，卽以頭上葛巾漉酒。畢，復裹之。

<sup>257</sup> 晉羊琇，字稚舒〔一〕。家富豪，秋冬月造酒，令人抱甕，須臾，易之，有頃便可熟。

〔一〕「稚」，原作「雉」，明鈔本作「雅」，均誤。據《晉書·羊琇傳》改。

<sup>258</sup> 漢文帝儉約，常集諫書囊而爲帳。所幸姬慎夫人，衣不曳地。

<sup>259</sup> 晉庾袞，字叔褒。父在常戒袞以酒。及父歿，日飲不止。因責曰：「余廢先人之戒，何以訓人？」乃攜挺於墓前，自杖三十。遂終身絕飲〔一〕。

〔一〕「遂終身絕飲」五字原無，據明鈔本補。

<sup>260</sup> 晉明帝十餘歲，未爲太子，元帝坐之膝上，問曰：「日與長安孰近？」答曰：「日近。」復問之：「何言日近？」答曰：「舉頭見日，不見長安。」帝異之。明日，對羣臣復問之，答曰：「日遠長安近。」元帝甚驚，問曰：「何以與昨日之對有異？」復答曰：「只聞人從長安來，不聞人從日邊來。」帝愈奇之，立爲太子。

<sup>261</sup> 管輅年七八歲時，與鄰里小兒戲，畫地爲日月星辰之狀，言動不常〔一〕。父母禁之，答曰：「家鷄野鷄尚知天時，況人乎哉！」

〔一〕「動」字原無，據明鈔本補。

<sup>262</sup> 舜父瞽瞍納後妻讒言，嘗笞舜。舜見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故能保身於孝道。

<sup>263</sup>黃霸爲潁川太守，召吏。方食於野亭，鳥攫食。霸見吏曰：「汝爲鳥攫食耶？」吏驚，以爲霸盡知其行止，後不敢爲非。

<sup>264</sup>秦敗，豪傑之士爭取金玉，唯任氏子獨爲倉窖貯粟。後穀石萬錢<sup>〔一〕</sup>，於是金玉寶貨盡歸任氏。

〔一〕「石」，原作「食」，據《漢書·食貨志》改。

<sup>265</sup>何劭<sup>〔一〕</sup>，字敬祖。日供口食，計二萬錢，而兼四方珍味，雖三日帝廚之膳，不及之也。

〔一〕「劭」，原誤作「郈」。據明鈔本改。

<sup>266</sup>《呂氏春秋》曰：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人笑其用重求所輕也。

<sup>267</sup>唐初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東封過其家，問之：「何以致然？」公藝執筆，唯書百餘「忍」字，餘無他言。遂旌表其門。

<sup>268</sup>漢高祖既入關，諸將劫珠玉寶貨，唯蕭何獨收秦格式律令。卒爲漢名相，功居第一。

<sup>269</sup>阮修<sup>〔一〕</sup>，字宣子。居貧，年四十未有室<sup>〔二〕</sup>。王敦等歛錢爲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一錢不得。

〔一〕「修」，原誤作「循」，據《晉書·阮修傳》改。

〔二〕「四」，原作「三」，誤。案：《晉書·阮修傳》言，修年四十餘未有室，故據改。



270 隋劉君良累代義居，兄弟四人同氣。大業末，天下饑饉，其妻欲勸分居，乃竊取庭樹中鳥雛置諸窠中，令羣鳥鬥競。舉家怪之。其妻曰：「今天下大亂，戰爭之秋，禽鳥尚不相容，況人乎？」君良知其計，中夜遂攬妻髮，大呼曰：「此乃破家賊！」召諸兄弟，哭以告之，而棄其妻。雖居三院，而共一厨。

271 唐中宗爲天后廢於房陵，仰天而歎，因拋一石於雲中，心祝之曰：「一：『我爲帝，即此石不落。』其石遂爲樹枝閣之。」「二：『至今猶存。』又有人渡水拾薪，得一古鏡，進之。中宗照面，其影中有人語曰：「三：『即作天子，即作天子。』」未浹旬，踐居帝位。」「四」。

此條又見《廣記》卷一三五，題爲《唐中宗》；《新編分門古今類事》（以下簡稱《類事》）卷二題爲《中宗拋石》；《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七題爲《祝石不落》，文稍簡，但注出《獨異記》。

「一」此句《廣記》作「心祝之，因拋一石於空中」。

「二」其石，原無，據《廣記》補。「閣之」，《廣記》作「冑挂」，《類事》作「格之」。

「三」其影中有人語曰，《廣記》作「其鏡中影人語曰」，《類事》作「鏡中人忽語」。

「四」《踐》，《廣記》作「復」。

272 荀奉倩與妻情厚，冬月，婦病熱，奉倩出，露坐，候體冷，即入熨之。甚爲世所譏。

273 玄宗幸蜀，至利州吉伯渡，有一白魚來御舟而過。

<sup>274</sup>河間王孝恭，才智識略，特出於衆〔一〕。初受詔征輔公柝〔二〕，上有一器，倏然變成血，滿座驚畏，左右不測。孝恭自省無負神祇，此變應是公柝。時人服其先見。

〔一〕「特」，原作「時」。據明鈔本改。

〔二〕「柝」，原誤作「祐」，據明鈔本及《舊唐書·宗室列傳》改。

<sup>275</sup>太公封於齊，宿於逆旅〔一〕，主人晨起，有一人謂曰：「客寢甚甘，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蹶起卽路。俄有追者至，以其出關，遂止。

〔一〕「宿」字原無。據文義「於」字上當脫一「宿」字，故補。《史記·齊太公世家》：「封師尚父于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過。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卽其證。

<sup>276</sup>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國人知之。桓公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言，國人知之，何也？」管仲曰：「意者左右有聖人乎？今東都牙安在？」桓公顧曰：「在此。」管仲曰：「子何以知之？」牙曰：「君子有三色，是以知之。」仲曰：「何謂三色？」曰：「歡欣衆悅，鐘鼓之色；愁悴哀憂，衰經之色；猛厲忠實，兵革之色。」仲曰：「何以知其莒也？」曰：「君東面南面指之，口張而不掩，舌舉而不下，是以知其莒也。」

<sup>277</sup>朱敬則，亳州永城人。孝友忠鯁，舉世莫比。門表闕者六所，古今無之。

<sup>278</sup>公儀休相魯國，人園，見妻蒔葵，因拔去，謂妻曰：「身爲國相，與民爭利，非理也。」乃逐

其妻。

<sup>279</sup>晉文公出伐衛，公子仰而笑。公問：「何笑？」公子曰：「臣笑臣之隣人也。」臣之鄰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逢桑婦而悅，與之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是以竊笑之。」公悟其言，乃止，引兵而還。未到，有伐其北鄙者。

〔一〕「之」字原無，據明鈔本補。

<sup>280</sup>昔有人海上日與鷗鳥狎，引數百相從。其父曰：「吾聞鷗鳥從汝遊，可與俱來。吾玩之。」明日，其人往，羣鷗翔而不下。蓋以機萌於心而物懼也。

<sup>281</sup>姚泓將妻子降於劉裕〔一〕，裕斬之於建康市。凡百里之內，草皆焦而死。

〔一〕「裕」，原作「祐」，誤，據《晉書·姚泓傳》改。下文之「裕」，原亦誤作「祐」。

<sup>282</sup>苻堅委政於王猛〔一〕，小大無疑。猛卒，其子皮謀反。堅讓曰：「丞相臨終，以十具牛爲田〔二〕，不聞與子求位。知子莫如父，何斯言之驗也。」赦而不誅。

〔一〕「苻」，原作「符」，據《晉書·苻堅傳》改。

〔二〕「牛」，原作「中」；「田」，原作「由」。據明鈔本改。案：《晉書·苻堅傳》此正作「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爲田，不聞爲卿求位。知子莫如父，可斯言之徵也。」

<sup>283</sup>唐饒鳳中〔一〕，中書舍人歐陽通起復判館，每人朝，必徒跣至城門，然後著鞋。到直省之

所「三」，卽席地籍藁，非公事不言，未嘗啟齒。歸家必衣衰經「三」，號慟無時。國朝奪情，惟通得理。

「一」「儀鳳」，原作「甘露」，誤。案：唐無「甘露」年號。《舊唐書·歐陽通傳》：「儀鳳中，累遷中書舍人，居喪過禮。起復本官，每人朝必徒跣至皇城門外。」此據《舊唐書》改。

「二」「之」字原無，據明鈔本補。

「三」「歸家必衣衰經」，原作「歸經」，明鈔本作「歸衰經」。文義不明。《舊唐書·歐陽通傳》記此事作「歸家必衣衰經，號痛無恒」。故據補「家必衣衰」四字。

<sup>284</sup> 漢宣帝足下有毛，所居常有光耀。

<sup>285</sup> 晉顏含有孝行。兄畿服藥過多「一」，死於家。含遂開棺，復生。母妻家人盡勤倦，含棄絕人事「三」，侍兄疾十三年，曾無勞怠。

「一」「畿」，原作「幾」。據明鈔本改。

「三」「絕人事」，原作「官」。案：《搜神記》及《晉書·顏含傳》，此處均作「含乃棄絕人事」，含人仕在兄畿亡後。「官」字，當爲「絕人事」之誤，故改。

<sup>286</sup> 宋燕相齊，見逐罷歸，召門尉陳饒等二十三人，曰：「諸大夫有能與我赴諸侯乎？」饒等皆伏而不對。燕曰：「悲乎哉！士大夫易得而難用。」陳饒對曰：「非士大夫易得而難用，君不能用也。」

君不能用，卽有不平之心，是先諸己而責諸人。」燕曰：「先諸己而責諸人，其云何？」饒曰：「三斗之粟，不足於士，而君雁鶩有餘食，園果梨栗，後宮婦女以相攜擲，而士不得一嘗，綾紈綺縠，麗靡於常服，而士大夫不得以爲緣。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能捐其所輕而使士致其所重，譬若鉛刀蓄之，干將用之，不亦難乎！」宋燕慚而避席，曰：「燕過矣。」

〔一〕「其云何」上九字，原無，據明鈔本補。

<sup>287</sup> 楚王聘莊子，莊子曰：「吾聞神龜死三年，置巾藉之而藏之宗廟堂之上。此寧死爲貴乎？寧其生曳尾於泥中矣。」遂不赴楚聘。

此條原無，據明鈔本補。

<sup>288</sup> 汲黯不樂爲淮陽相〔一〕，固辭之。帝曰：「卿可卧理之。」

此條原無，據明鈔本補。

〔一〕據《史記·汲黯列傳》，汲黯任淮陽太守時，「以諸侯相秩居淮陽」。此條之「相」字，應爲「太守」，疑涉《史記》「以諸侯相秩」之文而誤。

## 獨異志卷下

<sup>289</sup>趙簡子死而未葬，而中牟叛，五日，襄子舉兵攻之。圍未匝，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令退軍，吏諫曰：「君誅有罪而城自壞者，天助也。曷爲退？」襄子曰：「吾聞於叔向曰：『君子不承人之危，不扼人之險。』使其理城後攻之。」中牟聞之，請降。

<sup>290</sup>太康敗於洛之表，十日不返。其弟五人輦其母以從。終失國。

<sup>291</sup>漢王欲以趙主如意易太子，呂后問計於張良。曰：「南山有四皓，隱而不仕於秦。太子卑辭延之，若四老人到，扶太子。」一助也。於是東園公、夏黃公、用里先生、綺里季皆隨太子入謁。高帝曰：「吾得天下，不到；今隨吾兒遊，何也？」四老曰：「陛下侮慢，臣等恥來；今太子賢明，臣故佐之。」於是太子乃定。高祖謂戚夫人曰：「羽翼已成，難動搖矣。」

「扶」原作「挾」。據明鈔本改。

<sup>292</sup>張嘉祐爲相州刺史，至都，詢故事。皆云前後太守多不生出郡城，苟不流死則貶。嘉祐按其圖籍，自後周尉遲迴死王事始也。乃爲迴立廟，四時享之。後三年，人拜大金吾。到吳競加其冕服，其後皆榮遷去。

<sup>293</sup>漢耿壽昌置常平倉，賤時糴粟，貴時減價賣，恤民，以成爲國之體也。

<sup>294</sup>唐崔羣爲相，清名甚重。元和中「一」，自中書舍人知貢舉。既罷，夫人李氏因暇日常勸其樹莊田以爲子孫之計「三」。笑答曰：「余有三十所美莊良田遍天下，夫人復何憂？」夫人曰：「不聞君有此業。」羣曰：「吾前歲放春榜三十人，豈非良田耶？」夫人曰：「若然者，君非陸相門生乎？然往年君掌文柄「三」，使人約其子簡禮，不令就春闈之試。如君以爲良田，則陸氏一莊荒矣。」羣慚而退，累日不食。

此條又見《廣記》卷一八一，題爲《崔羣》。

「一」《唐崔羣爲相清名甚重元和中「十二」字，《廣記》作「崔羣元和」。

「二」《廣記》無「日」字，「計」作「業」。

「三」《廣記》「然」字前有「曰」字；「然」字後有「夫人曰」三字。

<sup>295</sup>唐魏元忠神氣剛直，初爲洛陽令，有罪戮於都市，已坐訖。天后以元忠有平徐敬業之功，特敕免之。承制者走而傳呼釋元忠。傳呼先至，執捉者扶令起，元忠曰：「敕未至，豈可求生？」有頃方至。觀者咸服其安閒神異也。

<sup>296</sup>隋煬帝無道，杜伏威以齊州叛。煬帝遣陳稜擊之。稜下偏裨射中伏威額。伏威怒曰：「不殺射我者，終不拔此箭。」由是奮擊而入，獲所射者，乃令拔箭，畢，然後斬其首，攜入稜軍中。稜

# 遂大敗。

此條又見廣記卷一九一，說郭卷一一八，均題爲《杜伏威》。《廣記》引文字較本條簡略，具錄如下：「隋大業末，杜伏威與陳稜戰於齊州。裨將射中伏威額，怒曰：『不殺射者，終不拔此箭。』由是奮人，獲所射者，乃令拔箭，然後斬首。稜乃大敗。」《說郭》引文字與本條僅一處不同，「擣人稜軍中」，《說郭》無「擣」字。

<sup>297</sup> 漢惠帝時，叔孫通諷上曰：「古者春有獻，今櫻桃熟，願陛下取之。」獻果皆自此始。

<sup>298</sup> 北齊高洋凶暴，貴嬪薛氏有小過，遽殺支解之。抱其股爲琵琶彈之，復歎曰：「佳人難再得。」

<sup>299</sup> 唐滄景節度李同捷叛，王智興帥徐泗兵討於棣州。時同捷遣一能言者披短褐坐於城上，戰棚罵智興，軍吏恥之，智興蒙衣掩耳不忍聞。有一卒曰：「此可用拋石擊去其首。」智興喜曰：「若中，賞汝千萬金。」乃具拋發一石，正中其首，隨石迸落。軍中歡叫，城上飛動。

<sup>300</sup> 漢承宮威名聞於匈奴，匈奴欲識，使人求見宮。宮啟帝曰：「城外重人形狀魁梧，臣貌醜陋，不如選瓌偉者示之。」帝以大鴻臚卿魏應代之。

<sup>301</sup> 東漢宦者張讓、趙忠持國權，引用屠沽人登清貴。靈帝語左右曰：「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故卒以滅漢者，趙、張是也。



302 張安世每舉進賢達，不令其知。或有詣門謝者，安世亦不見。終身恨曰：「安有拜官公庭，謝恩私門乎？」

303 虞氏，梁之富人也。起高樓臨大道，日夕歌宴擊博於上。博者勝，反面揜口而笑〔一〕。適有三客過樓下，飛鸞衛腐鼠墮客。客舉面，值其笑。二客相與謀曰：「虞氏富樂久矣，我不侵犯，何爲辱我？」乃聚衆滅其家。諺曰：「驕奢之災，禍非一致。」

〔一〕「反面」，原無。據明鈔本補。

304 漢邴丹曼容養志樂〔一〕，外權勢，仕至六百石，卽免歸，畏權而禍至矣。

〔一〕「丹」，原作「原」，據《漢書·儒林傳》改。

305 張衡死，蔡邕生，時人以邕爲張衡後身。

306 唐初有闕稜者，善用長刀，刀長丈餘，每下刀，斃數人。莫有嗣者。

307 薄昭，漢文帝舅。以其殺漢使，文帝不忍行法，乃令朝臣衣喪服哭之。昭遂自盡。或云：昭侍飲，酌酒不滿，一卽糾之。昭既歸，使人執刀殺糾者〔一〕。帝聞之，怒，故有此。

〔一〕「刀」，明鈔本作「刃」。

308 北方有匈奴，形質皆人，而足如馬蹄。謂之「馬蹄突厥」。

309 竇滔久戍，其妻蘇氏能詞，織錦爲迴文詩，敘離間阻隔之意以寄之。其理縱橫讀之，皆有

旨意「」。

「一」「讀之」及「有」字，原無，據明鈔本補。

<sup>310</sup>賈逵年五歲，姊抱聽鄰家讀書，及長，俱能通經籍。姊問曰：「吾未嘗教汝，何得致然？」答曰：「姊抱聽讀書，皆省之。」及成人，更博羣書。天下聞名，載粟帛受業，而家大富。時人以爲賈逵「舌耕」。

<sup>311</sup>鍾繇年七十而納正室。

<sup>312</sup>衛青，本平陽公主家參乘。駙馬曹壽卒，敕令擇國中貴居第一者尚之。青最貴。主問之曰：「是常爲我參乘，如之何？」使者答曰：「當世無如將軍者。」遂尚平陽公主。

<sup>313</sup>漢武帝乳母恃恩，家人縱橫。帝怒，乳母流於邊，人辭帝。郭舍人謂曰：「母今出時，但屢顧我，當救母不行。」母如其言，乃顧舍人。舍人罵曰：「嫗回顧，何爲？帝壯矣，豈假汝乳耶！」帝於是悅，遂不流乳母。

《廣記》卷一六四引《獨異志》，題爲《東方朔》，內容、文字與本條相異，具錄如下：「漢武帝欲殺乳母，母告急於東方朔。曰：『帝怒而傍人言，益死之速耳。汝臨去，但屢顧，我當設奇以激之。』乳母如其言。朔在帝側曰：『汝宜速去，帝今已大，豈念汝乳哺之時恩耶！』帝愴然，遂赦之。」案：據《史記·滑稽列傳》，救乳母者爲郭舍人；據《西京雜記》，救乳母者爲東方朔。

<sup>314</sup>秦優旃侍始皇〔一〕，立殿上。秦法重，非有詔不得輒動〔二〕。時天雨甚〔三〕，武士被盾立於庭〔四〕，優旃欲救之，戲曰：「被盾郎，汝雖長，立雨中，我雖短，立殿上〔五〕。」始皇聞之，乃命徙立廡下。

此條又見《廣記》卷一六四，題爲《優旃》。

〔一〕「旃」，原誤作「旃」，據《廣記》改。

〔二〕「輒動」，《廣記》作「輒移足」。

〔三〕《廣記》「雨」上有「寒」字。

〔四〕「盾」，《廣記》作「楯」。「庭」原作「廷」，據明鈔本改。

〔五〕「被盾郎汝雖長立雨中我雖短立殿上」，《廣記》作「被楯郎汝雖長雨中立我雖短殿上幸無濕」。

<sup>315</sup>漢高祖微時，常與客過其丘嫂食。客益羹，嫂厭叔，佯爲羹盡，憂其釜。高祖怨其嫂。及爲帝，封其子爲憂羹侯。或問帝〔一〕，帝曰：「其母不長者。」

〔一〕「或問帝」，明鈔本作「太公讓帝」。

<sup>316</sup>齊景公時，有一人犯罪，景公怒，令支解之〔一〕，語曰：「有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提犯者頭〔二〕，右手執刀，仰問景公曰：「自古聖主明王〔三〕，支解人從何而始？」景公遽捨之，曰：「罪在寡人〔四〕。」

此條又見《廣記》卷一六四，題爲《晏子》。

〔一〕「齊景公時」至「令支解之」，《廣記》作「齊景公時有一人犯衆怒令支解」。

〔二〕「提犯者」三字，原作「持其」，據《廣記》改。

〔三〕「王」，《廣記》作「君」。

〔四〕「景公逮捨之曰罪在寡人」十字，《廣記》作「公遽曰捨之寡人過也」。

<sup>317</sup>梁元帝眇一目，寵徐姬。姬性妬，後怨帝，每召至，卽妝半面見之。意者以帝一目，非爲全面也。帝親殺之〔一〕。

〔一〕「親」，原作「視」。據明鈔本改。

<sup>318</sup>戶鄉有祝鷄翁，善養羣鷄，皆有名呼之。販賣鷄卵，獲億萬。一旦，逃入山，不知所之。

<sup>319</sup>李懷光既叛於蒲，朝廷以法誅之。有子七人，其長曰鈺。謂諸弟曰：「我兄弟不可死於兵卒之手，曾不自裁！」於是執劍俱斬弟首，堆積疊之，立劍於中，以心淬劍，乃洞於胸。聞者傷之。

<sup>320</sup>鄭之管城，有居人鄭虔章者，落魄杯酒間〔一〕，年五十餘，無聞焉。日醉歸〔二〕，寢賓署中。夕，引手取酒器，遂爲鬼拽臂入坑，逡巡至肘，其人慌叫。親戚舉燭俱至，相與牽爭而不能制。漸入，至胸臆，頭遂入地，俄然全身陷沒，若墮水者。乃合衆將鍬鑿掘之〔三〕，深丈餘，得一枯骨，可長八九寸，又復旁搜，無所見。因出而葬之。

〔一〕「落魄」，原作「落魂」，誤，故改。

〔二〕「日」前疑脫「一」字。

〔三〕「將」，原作「村」，據明鈔本改。

<sup>321</sup>王鏐爲辛京杲下偏裨〔一〕，杲時帥長沙，甚易之〔二〕。一旦擊毬，馳逐既酣，鏐仰天呵氣，氣高數丈〔三〕，若白練上衝。杲謂其妻曰〔四〕：「此極貴相〔五〕。」遂以女弟配之〔六〕。鏐終爲將相。

此條又見《廣記》卷二二三，題爲《王鏐》。

〔一〕《廣記》無「京」字。

〔二〕《廣記》無「甚易之」三字。

〔三〕「氣」，原無，據《廣記》補。

〔四〕「其」，原無，據《廣記》補。

〔五〕「相」，明鈔本作「人」。

〔六〕「遂以女弟配之」，《廣記》作「遂以女妻之」。

<sup>322</sup>西極有獻續絃膠者，帝不信，卽斷而接之，使人挽拽，及他處斷〔一〕，而接者如故。

〔一〕「及」，明鈔本作「乃」。

<sup>323</sup>魏國有女子〔一〕，極美麗，踰時不嫁，以右膝上常患一瘡〔二〕，膿水不絕。遇華陀過，其父問之。陀曰：「使人乘馬，牽一栗色犬，走三十里。歸而截犬右足挂之〔三〕。」俄頃，一赤蛇從瘡出而

人犬足中〔四〕，其疾遂愈。

此條又見《廣記》卷二一八，題爲《華陀》。《廣記》所引此條前尚有一段，具錄如下：「魏華陀善醫，嘗有郡守病甚，佗過之，郡守令陀診候。陀退，謂其子曰：『使君病有異於常，積瘀血在腹中，當極怒嘔血，卽能去疾。不爾無生矣。』子能盡言家君平昔之德，吾疏而責之。其子曰：『若獲愈，何謂不言？』於是具以父從來所爲乖誤者盡示陀。陀留書責罵之。父大怒，發吏捕陀，陀不至，遂嘔黑血升餘，其疾乃平。」

〔一〕「魏國」，《廣記》作「又」，以此字與上錄一段相銜接。

〔二〕原作「瘡」下有一「腫」字，據《廣記》刪。

〔三〕「歸而截犬右足挂之」，《廣記》作「歸而熱截右足柱瘡上」。

〔四〕「出」字原無，據《廣記》補。

<sup>324</sup>玄宗朝，有張果老先生者，不知歲數，出於邢州。帝迎於內，禮敬甚。問，無不知者。一旦，有道士葉靜能，亦多知解，玄宗問：「果老何人？」靜能答曰：「臣卽知之。然臣言訖卽死，臣不敢言。若陛下免冠跣足救臣，臣卽能活。」帝許之。靜能曰：「此混沌初分白蝙蝠精。」言訖，七孔血流，偃仆於地。玄宗遽往，果老徐曰：「此小兒多口過，不謫之，敗天地間事耳。」帝哀懇久之〔一〕，果老以水噴其面，復生。其後果老辭歸邢州所隱之處，俄然不知所往。

〔一〕「懇」，明鈔本作「懇」。

<sup>325</sup>後漢劉焉，字君卿。靈帝時爲太常，見王室多故，意求之交趾，欲避難。侍中董扶謂焉曰：「常見益州有天子氣。」焉乃求益州。遂拜之。既而至蜀，思扶之言，咸造服輿旌旗，一如王者之制。忽一旦，天火下燒，所造作物蕩盡。焉疽背而死。

<sup>326</sup>始皇時，長安縣忽有大水漲而欲沒縣。主簿全幹入白，明府謂幹曰：「今日卿何作魚面？」幹曰：「明府亦作魚頭。」言訖，遂陷爲湖。

<sup>327</sup>唐宰相王涯，奢豪貴極「一」。庭穿大井，合木爲櫃「三」，嚴其鎖鑰，天下寶玉珍珠瓊璧，投置井中，汲水供涯所飲。未幾犯法，爲天兵梟戮而赤族「三」。涯骨肉色並如金「四」。

此條又見《廣記》卷二三七，題爲《王涯》。

「一」此句《廣記》作「文宗朝宰相王涯奢豪」。

「三」「庭穿大井合木爲櫃」，《廣記》作「庭穿一井金玉爲欄」，下注云明鈔本作「合爲玉櫃」。

「三」「天」，《廣記》作「大」。

「四」此句原作「其肉色並如金」，據《廣記》改。

<sup>328</sup>《神異記》注曰：西南大荒中，有獸，形如兔，人面而能言，心常欺人，言東卽西，言南卽北，其名曰「詭」。

<sup>329</sup>吳孫權獵於武昌，有神女見，曰：「今日當獵異獸。」忽然不見。俄頃，獵得一豹。女復見，

曰：「可豎其尾於我處而立祠焉。」或曰：豹尾之設，自孫權始焉。

<sup>330</sup>《二十國春秋》：僞前梁張重華在梁州，欲誅西河張祚。祚廐馬數十匹，同時皆無尾。未幾，祚遇禍。

<sup>331</sup>唐賈直言，德宗朝父洩漏禁中事，帝怒，賜鴆酒。直言白中使，請自執器以飲其父。中使然之。直言既持杯而自飲之，立死。酒自左足間出，復活。具奏，遂流其父於南海。遇恩歸還東平。以勁直名聞，拜諫議大夫。直言妻董氏，亦奇節。直言隨父流所，謂董氏曰：「生死莫期，不復相見。」令其改適。董入室以繩縛髮，令直言封之，啟曰：「非君不解，畢死不開。」其後二十二年再會，舊題宛然。以油沐之，其髮俱墮。

<sup>332</sup>太宗朝罷歸而含怒曰：「終須殺此田舍奴！」文獻皇后問曰：「大家嗔怒誰也？」帝曰：「只是魏徵老兵，對衆辱我。」后入院，衣綸翟，下殿拜。帝驚問曰：「何也？」后曰：「妾聞主聖臣忠，徵能直言，非大家聖德，不有忠臣。妾敢慶賀。」帝大悅。益重魏徵。

〔一〕「怒」，原作「怨」，據明鈔本改。

<sup>333</sup>曹操密語左右一人曰：「汝明日可挾一刀入吾室中，吾令人執汝，汝勿言，吾有重報於汝。」其人不悟，遂緘默至於死。操用此以惑衆，能察人眉睫之用也。

<sup>334</sup>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一〕。



「越」前原有「楚」字，爲衍文而刪。《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即其證。

<sup>335</sup> 唐張文成七登科選，員半千云：「張子之文如青錢，萬揀萬中。」時人以文成爲「青錢學士」。

<sup>336</sup> 唐狄仁傑爲大理寺丞，申中上考。考功駁下，問：「有何勞績？」寺復執申曰：「歲凡斷獄一萬二千。」考功特昇上下考。

<sup>337</sup> 齊高洋殘酷，其弟南陽王淖獻計，令取羣蜴置斛中，俛斷一人爲蜴所螫，哀號宛轉，不勝其苦。洋笑，飛書謂其弟曰：「有此樂事，何不早言之！」

<sup>338</sup> 玄宗御勤政樓，下設百戲，坐安祿山於東閱看。肅宗諫曰：「歷古今無臣下與君王同坐閱戲者。」上曰：「渠有異相，故襍之。」又嘗與之夜讌，祿山醉化爲豬而龍頭，左右遽告，帝曰：「渠龍首豬身，無能爲也。」終不殺之，卒亂中國。

<sup>339</sup> 河上公嘗居河上，不知姓字。無營欲，不履城郭。文帝召之，不至，乃就見之。自云窮《老子》一經，甚侮侵於世。與帝語之，帝曰：「吾，君也；公，卿也。豈無敬君之禮乎？」公遂躍起空中，曰：「吾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帝雖尊，於我何加！」帝謝之，乃下。共論《老子》經之義，帝不能屈。

<sup>340</sup> 陸雲有笑癖，嘗謁司空張華，華多鬚，以袋盛之，雲見華，不及拜而笑倒。又嘗自服縗經上

船，見水中影，笑而墮水，幾至於死。

<sup>341</sup> 太宗以魏徵爲人鏡，謂左右曰：「以古爲鏡見成敗，以銅爲鏡知美醜，以人爲鏡知善惡。吾用此三鏡以辨興衰。今魏徵死，吾失一鏡。」

<sup>342</sup> 李衡，江陵種橘千樹，歲收其利。謂其子曰：「吾有木奴千頭，可爲汝業，當終身衣食也。」

<sup>343</sup> 蔡彤爲遼東太守三十年，帝嘉其功，賜錢百萬。

<sup>344</sup> 周亞夫平七國歸，不得任用，怏怏不樂。帝覺之，因譙與肉，大載不設筯。亞夫有怨色。帝付廷尉。饑食藁席九十日，至餓死。先時人相其有縱理人口，當餓死。果然。

<sup>345</sup> 呂蒙隨姊夫鄧當擊賊，年十六<sup>〔一〕</sup>，呵叱而前。當不能禁止。歸言於母曰：「貧賤誰可居<sup>〔二〕</sup>？設有功，富貴可致。」又曰：「不探虎穴，焉得虎子？」遂成大名。

此條又見《廣記》卷一九一，題爲《呂蒙》。

〔一〕《廣記》「呂」字前有「吳」字，「年」字前有「時」字。

〔二〕「誰」，《廣記》作「難」。

<sup>346</sup> 隋文帝在位時，已無道。天下船長三丈，謂其既大，必能藏匿奸黨，並令没人官。

<sup>347</sup> 昔有人出行，逢一兔走，頭擊樹而死，其人得之。後日日忘家失業，專坐此樹下守兔。有過者見之，問：「汝何守株也如是？」

<sup>348</sup>後漢竇武生時，其母並生一蛇，乃送山中。及武母死，有大蛇至母棺柩側，蜿蜒磕頭血流而去〔一〕。

〔一〕此句文字疑有脫誤。

<sup>349</sup>郅都爲濟南太守，誅豪族三百餘家，不顧妻子。

<sup>350</sup>後漢韋逞母宋氏，博究經典，置生徒一百二十人，隔紗窗授業。

<sup>351</sup>荀崧有女名灌。崧爲襄陽太守，爲杜曾所圍〔一〕，崧欲求救於平南將軍石覽。灌年十三，率勇士千餘人，踰城突圍，且戰且前，詣覽乞救。覽假兵救崧，賊遂走散。

〔一〕「曾」，原誤作「魯」，據《晉書·荀灌傳》改。

<sup>352</sup>契苾何力，西番酋種太守，授右驍衛將軍，早立功勳。太宗征遼，至白雀城，爲賊所圍，腰中賊稍〔一〕，瘡極重。帝因傳令，及拔賊城，得行稍者高突鶻鶻。太宗捉付何力，令自殺。曰：「犬馬猶爲其主，況於人乎？彼爲其主，用刃而刺臣者，是勇也。本不相識，豈是冤讐。」遂捨之。

〔一〕「稍」，原誤作「稍」，據明鈔本改。案：自「太宗征遼」至「令自殺」一段，敘述不清。《新唐書》卷一一〇

《契苾何力傳》記此事如下：「帝征高麗，詔何力爲前軍總管。次白崖城，中賊稍，創甚，帝親自爲傳藥。城拔，得刺何力者高突勃，驕使自殺之，辭曰：『彼爲其主，冒白刃以刺臣，此義士也。犬馬猶報其養，況於人乎？』卒捨之。」

<sup>353</sup> 鄒超有曠世之度，每有寒素後進，力引拔之。死日，爲其作誄者四千餘人。

<sup>354</sup> 魯肅以義氣周急爲意。周瑜爲居巢長<sup>(一)</sup>，居母喪，過肅求糧。時肅有米兩囤，各三千斛，指一囤與瑜。瑜奇之，遂定交。卒霸吳。

〔一〕「居」字原脫。據《三國志·魯肅傳》補。

<sup>355</sup> 晉王渾妻鍾氏，字琰<sup>(一)</sup>，有藻鑒。生女子淑，求夫，有兵家之子甚俊，欲妻之，令與羣吏處，琰自帷中竊視之。曰：「此人才足拔萃，然地寒壽促，不足展其器。」遂止。其人數月卒。

〔一〕「渾」原作「卓」，「字」原作「名」，據《晉書·王渾妻鍾氏傳》改。

<sup>356</sup> 伊尹負鼎以干湯，湯令調味甚甘，得進見。湯問之，答曰：「使臣調國亦如是。」遂以爲相，果成王道。

<sup>357</sup> 玄宗幸蜀，裴士淹從駕。馬上以商較當時卿相，士淹曰：「姚崇如何<sup>(一)</sup>？」上曰：「才而捷者也<sup>(二)</sup>。」「宋璟如何？」上曰：「賢而泥者也<sup>(三)</sup>。」論及數十人，皆當其目。末問：「李林甫如何？」上曰：「妬賢嫉能，古今無比。」士淹曰：「若陛下知之，何委用如此之深也！」上俛首而無言。

此條又見《類說》卷二四，題爲《商較卿相》。

〔一〕「姚崇」原作「姚元之」。案：玄宗與裴士淹商較當時卿相，不應稱姚崇之字，故下文言及宋璟、李林甫皆直呼其名。《類說》此處正作「姚崇」，今據改。

〔二〕「才而捷」三字，《類說》作「健」。

〔三〕「泥」，《類說》作「沉」。

<sup>858</sup> 晉杜預拜荊州，賀客皆集，羊琇與裴楷後至。客坐連牀，琇怒曰：「杜預以連榻待客。」拂衣而出。

<sup>859</sup> 武宗朝宰相李德裕奢侈極，每食一杯羹，費錢約三萬，雜寶貝珠玉雄黃朱砂煎汁爲之。至三煎〔一〕，卽棄其滓於溝中。

此條又見《廣記》卷二三七，《說郛》卷六及弓一一八，均題爲《李德裕》。明焦竑《焦氏類林》卷七上亦引此條，文同《說郛》。

〔一〕「至」，《廣記》《說郛》均作「過」。

<sup>360</sup> 漢昭帝納上官桀孫女，其父名安，策立爲后，方年六歲。

<sup>361</sup> 唐蕭穎士，開元中，年十九歲，擢進士第。儒、釋、道三教，無不該博。然性褊躁，忿戾無比。常使一傭僕，曰杜亮。每一決責，便至瘡痍，養平復，爲其指使如故。人有勸亮曰：「子，傭夫也，何不適善主，而自苦若是。」答曰：「愚豈不知，但以愛其才而慕其博奧〔一〕。」以此戀戀不能而卒至於死也。

〔一〕原作無「以」而「二」字，此據明鈔本補。案：錢希白《南部新書》亦記此事，此語卽同明鈔本。

<sup>362</sup>吳諸葛恪妻晨起對粧臺，一婢侍後，忽躍身觸棟，張目大叫曰：「室家被害。」有頃，家人歸曰：恪爲孫峻所殺。

<sup>363</sup>陳仲弓《異聞記》曰：張廣定者，遭亂避地，有一女子，四歲，不能走，又不忍棄之，乃懸籠於古冢中，意謂他日得骸骨。及三年，歸引取之，見其尚活。問之，女答曰：「食盡則餒，見其旁有一物〔一〕，引頸呼吸，則效之，故能活。」廣定入冢視之〔二〕，乃一龜也。陳寔之言，固當不妄。

此條又見《廣記》卷四七二，題爲《張廣定》。

〔一〕「一」字原無，據《廣記》補。

〔二〕「冢」字原無，據《廣記》補。

<sup>364</sup>玄宗偶與寧王博，召太真妃立觀，俄而風冒妃帔，覆樂人賀懷智巾幘，香氣馥郁不滅。後幸蜀歸，懷智以其巾進於上，上執之潸然而泣，曰：「此吾在位時，西國有獻香三丸，賜太真，謂之瑞龍腦。」

<sup>865</sup>晉荀爽女適陰瑜，周歲，瑜卒。爽以女才高氣逸，愍其少寡，欲奪志再嫁郭奕，遣所親人問之。女私挾刃至，爽奪之。其後廣集親族，設大宴，方合，令奕突出見之。女令四角備燭，與奕相見。奕但危坐。即令備浴，女遣二侍者出家以取他物，乃刺臂血書扇曰：「以屍還陰氏。」自縊而死。

<sup>366</sup>昔者愚公居山之陰，而出入有阻，乃勗子孫移之。山神見曰：「山極崇高，汝何可移？」公曰：「吾生有子，子復有孫，子子孫孫，誓而移之，何爲不可！」於是神命夸娥氏爲移之。<sup>(一)</sup>

〔一〕「移」字前原有「之」字，據明鈔本刪。

<sup>367</sup>秦於驪山之下，坑儒士二百四十人，焚詩書，皆用李斯之計，欲愚黔首焉。

<sup>368</sup>赫連勃勃，本號屈子，自改其姓云赫連勃勃，言輝赫與天連。殺人，積其頭爲京觀，謂之觸體臺。蒸土築城，錐刺人，卽板築者死<sup>(二)</sup>，刺之不人，卽鍛錐者死。其造器，射入甲者，殺鎧匠；不人者，殺弓匠。莫知所措。

〔一〕「板」原作「杖」。「板築者」與下句之「鍛錐者」爲對文，故據明鈔本改。

<sup>369</sup>梁周興嗣爲散騎常侍，聰明多才思。武帝出千言，無章句，令嗣次之。因成《千字文》。歸而兩目俱喪。及死，開視之，心如掬燥泥。

<sup>370</sup>劉幽求自朝邑尉爲中書舍人，三日內拜相。

<sup>371</sup>太宗謂虞世南一人有五絕：一曰博聞，二曰德行，三曰書翰，四曰詞藻，五曰忠直。圖形凌煙，壽年八十一終。

<sup>372</sup>公孫瓚既殺劉虞，則見有勝己者皆殺之。男子年七歲者，不許入城。傳達皆用婦人，令語音雄者宣揚其命。

<sup>378</sup> 袁紹逼急，乃先縊其妻兒姊妹，然後自赴火而死。

<sup>374</sup> 魏武殘人性命，重伎藝。有一歌兒性甚慧，而聲響入雲<sup>〔一〕</sup>。操愛其聲未忍殺，乃於羣妾中求得二人，聲如歌者，密令教授，數月乃成。聽之，立殺其前者。

〔一〕「響」，原作「響」，據明鈔本改。此句下似有闕文。

<sup>375</sup> 晉范粲，字承明<sup>〔一〕</sup>。時齊王芳被廢，承明哭甚慟，因不仕。景王輔政，召之不赴。稱疾，佯狂不言，足不履地，人不聞音。家有婚姻，諮訪之，合意者，卽色不變；否者，卽卧寢不安。家人以此候其旨於所寢之車。

〔一〕「粲」，原作「榮」，「承明」，原作「明友」，據《晉書·范粲傳》改。下文之「承明」，原亦作「明友」。

<sup>376</sup> 唐狄仁傑爲安撫使，除去淫祠一千二百所。

<sup>377</sup> 張巡守寧陵，事急心孤，每戰，喊一聲，卽雁數行飛逆。

<sup>378</sup> 阮籍居母喪，有吊客至，籍哭，卽嘔血，伏鷄滑澆<sup>〔一〕</sup>。

此條與前條原作爲一條。

〔一〕「伏鷄滑澆」四字義不詳。《晉書·阮籍傳》載，籍居母喪時，「毀瘠骨立，殆致滅性」。「伏鷄滑澆」可能爲「毀瘠骨立」之誤。

<sup>379</sup> 時苗爲壽春令<sup>〔一〕</sup>，謁治中蔣濟<sup>〔二〕</sup>，濟醉，不見之。歸而刻木爲人，書曰「酒徒蔣濟」，以弓



矢射之。牧長聞之，不能制。

此條又見《廣記》卷二四四，題爲《時苗》。

〔一〕「春」，原作「安」。據《廣記》改。案：《三國志·魏書》卷二三《常林傳》裴注引《魏略》：「（時苗）建安中，入丞相府。出爲壽春令，令行風靡。揚州治在其縣，時蔣濟爲治中。苗以初至往謁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

〔三〕「治」，原作「侍」，據《廣記》改。

<sup>830</sup>季孫相魯，家無衣帛之妾，櫪無食粟之馬。

<sup>831</sup>哀牢夷，其先有婦人名沙壹〔一〕，居牢山〔三〕，捕魚水中，觸沈木若有感，因妊孕，十月而生十子。今西南夷，其裔也。

此條又見《廣記》卷四八二，題爲《哀牢夷》。

〔一〕「壹」，《廣記》作「壺」。

〔三〕「居牢山」原作「居哀牢山」，《廣記》作「居牢山」。案：《後漢書》卷八六：「哀牢夷，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於牢山，嘗捕魚水中，觸沈木若有感，因懷妊」。《華陽國志》卷四：「哀牢夷，其先有一婦人名曰沙壹，依哀牢山下居，以捕魚自給，忽於水中觸一沈木，遂感而有娠」。若據《後漢書》應爲「沙壹……居牢山」，若據《華陽國志》則應爲「沙壹……居哀牢山」。此據《廣記》刪一「哀」字。

<sup>882</sup>唐高祖起義并州，第三女柴紹妻聚兵鄆，杜間以應高祖。高祖登位後，封平陽公主〔一〕。號

「娘子軍」，克著勳績。獲封邑不因夫子者，葬用鹵簿，自此始。

〔一〕「高祖登位後封平陽公主」十字似應在「號娘子軍克著勳績」後。

<sup>383</sup>魏文侯問孤卷子曰：「父子兄弟臣賢，足恃乎？」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傲；子賢不過舜，而瞽叟拘；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旦，而管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君欲理國，賢可恃乎？」

<sup>384</sup>常縱有疾，老子曰：「先生疾甚，能無教語弟子乎？」縱乃大其口示老子，曰：「舌存乎？」曰：「存。豈非柔耶？」「齒亡乎？」曰：「亡。豈非剛耶？」縱曰：「天下事盡矣。」

<sup>385</sup>子產聞婦人哭，使人執而拘之。果手刃其夫者。御者問曰：「何以知之？」子產曰：「夫人所親也，有病則憂，臨死則哀。今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奸也。」

<sup>386</sup>隋朝徐德言妻陳氏，叔寶妹。因懼亂不能相保，〔一〕，德言乃破一鏡分之，以爲他年不知存亡，但端午日各持半鏡於市內賣之，以圖相合。至期適市〔二〕，果有一破鏡。德言乃題其背曰：「鏡與人俱去〔三〕，鏡歸人不歸。無復嫦娥影，空餘半月輝。」時陳氏爲楊素所愛。見之，乃命德言對飲，三人環坐，令陳氏賦詩一章，即還之。陳氏詩曰：「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笑啼俱不敢，方驗作人難。」素感之，乃還德言。

〔一〕「懼」，明鈔本作「懼」。

〔三〕「至期適市」，明鈔本作「既平定」。

〔三〕「去」，原作「至」。據明鈔本改。

<sup>387</sup> 昔宇宙初開之時，只有女媧兄妹二人在崑崙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議以爲夫婦，又自羞耻。兄卽與其妹上崑崙山，呪曰：「天若遣我兄妹二人爲夫妻而煙悉合，若不使，煙散。」於是煙卽合〔一〕。其妹卽來就兄，乃結草爲扇以障其面。今時人取婦執扇，象其事也。

〔一〕「是」字原脫，據明鈔本補。

<sup>388</sup> 羊角哀、左伯陶二人爲友而賢。俱詣道途，其遇風雨，糧盡，計不俱存。角哀乃併糧與伯陶，得濟〔一〕；角哀入空樹中餓死。

〔一〕「得濟」上當脫「伯陶」二字，系承上而誤省。

<sup>389</sup> 劉仁軌爲相，其從父、昆弟皆爲北海縣邑吏，人有勸曰：「若與君相同籍，而獨苦差科。」答曰云云。

此條原無，據明鈔本補。

<sup>390</sup> 漢張良，字子房。少時行至圯橋，忽於橋上見老父墮履橋下，顧良曰：「可取履。」良欲毆，視爲老，俛爲下履。老人曰：「孺子可教。明日早爲期。」良往，已在橋。謂良：「與我期，何後也？明日復來。」良於是夜半往之，少頃，父至，懷中取書一帙付良，曰：「讀之，王者師。」因使去，戒良

曰：「後十年濟北穀城相見，卽我也。」良佐漢王，爲帝師。後往濟北穀城間，人曰：「此黃石公廟。」卽立祠。

此條原無，據明鈔本補。

<sup>391</sup>漢武帝遷淮南厲王於蜀巴〔一〕，道病死。人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米，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此條原無，據明鈔本補。

〔一〕《史記·淮南厲王傳》及《漢書·淮南厲王傳》均言遷淮南厲王於蜀郡，故此「巴」字，恐爲「郡」字之誤。

<sup>392</sup>《韓子》：「齊王好竽，每欲聽，必三百人齊吹之。」南郭先生，不知竽者。濫求百人中，吹竽食祿。宣王薨後，王卽位，曰：「寡人好聽竽，欲一一吹之。」南郭先生慚而退逃。今冒祿者，亦多如此。

此條原無，據明鈔本補。

## 補佚

393 晉武帝哭羊祜，冬月涕泗交下，凝鬢爲冰。《太平御覽》卷二七

394 《東方朔內傳》云：秦并六國，太白星竊織女侍兒梁玉清、衛承莊，逃入衛城少仙洞，四十六日不出。天帝怒，命五岳搜捕焉。太白歸位。衛承莊逃焉。梁玉清有子名休，玉清謫於北斗下，常春；其子乃配於河伯，驂乘行雨。子休每至少仙洞，恥其母淫奔之所，輒迴馭，故此地常少雨焉。《廣記》卷五九《梁玉清》

此條又見《錦繡萬花谷》卷二，題爲《太白竊織女侍兒》，卷四題爲《織女失侍兒》，爲節文。

395 淮南有居客盧嬰者，氣質文學，俱爲郡中絕。人悉以盧三郎呼之。但甚奇蹇，若在羣聚中，主人必有橫禍，或小兒墮井，幼女人火，既久有驗。人皆捐之。時元伯和爲郡守，始至，愛其材氣，特開中堂設宴，衆客咸集。食畢，伯和戲問左右曰：「小兒墮井乎？」曰：「否。」「小女人火乎？」曰：「否。」伯和謂坐客曰：「衆君不勝故也。」頃之合飲，羣客相目，惴惴然。是日，軍吏圍宅，擒伯和棄市。時節度使陳少遊甚異之，復見其才貌，謂曰：「此人一舉，非摩天不盡其才。」卽厚與金帛寵薦之。行至潼關，西望煙塵，有東馳者曰：「朱泚作亂，上幸奉天縣矣。」《廣記》卷八六《盧嬰》

<sup>396</sup>揚州西靈塔，中國之尤峻峙者。唐武宗末，拆寺之前一年，有淮南詞客劉隱之薄遊明州，夢中如泛海，見塔東渡海，時見門僧懷信居塔三層，憑闌與隱之言，曰：「暫送塔過東海，旬日而還。」數日，隱之歸揚州，即訪懷信。信曰：「記海上相見時否？」隱之了然省記。數夕後，天火焚塔俱盡，白雨如瀉。旁有草堂，一無所損。《廣記》卷九八《懷信》

<sup>397</sup>陳霸先未貴時，有直閣吏史溥，夢有人朱衣執玉簡，自天而降。簡上金字書曰：「陳氏五世，三十四年。」及後主降隋，史溥尚在。《廣記》卷一四六《史溥》

<sup>398</sup>李源，洛城北惠林寺住。以其父愷爲祿山所害，誓不履人事，不婚，不役僮僕。暮春之際，蔭樹獨處，有一少年，挾彈而至，源愛其風秀，與之馴狎，問其氏行，但曰「武十三」。甚依阿，不甚顯揚。訊其所居，或東、或西、或南、或北不定。源叔父爲福建觀察使，源修觀禮，武生亦云有事東去。同舟共載。行及宋之穀熟橋，携手登岸，武曰：「與子訣矣。」源驚訊之，即曰：「某非世人也。爲國掌陰兵百有餘年，凝結此形。今夕，託質於張氏爲男子，十五得明經，後終邑令。」又云：「子之祿亦薄，年登八十，朝廷當以諫議大夫徵。後二年，當卒矣。我後七年，復與君相見。」言訖，抵村戶，執手分袂。既而張氏舉家驚喜，新婦誕一男。源累載放跡閩南，及還，省前事，復詣村戶。見一童兒形貌類武者，乃呼曰：「武十三相識耶？」答曰：「李七健乎？」其後憲宗讀國史，感歎李愷、盧奕之事，有薦源名，遂以諫議大夫徵。不起。明年，源卒於惠林寺。張終於宣州廣

德縣令。《廣記》卷一五四《李源》

399 寶曆二年，崔從鎮淮南。五月三日，瓜步鎮申浙右試競渡船十艘，其三船平沒於金山下，一百五十人俱溺死。從見申紙歎憤。時軍司馬皇甫曙入啟事，與從同異之。座有宋生歸儒者語曰：「彼之禍不及怪也，此亦有之。人數相類，但其死不同耳。」浹日，有大讎，陳於廣場，百戲俱呈。俄暴風雨，庭前戲者並馬數百疋，繫在廡下，迅雷一震，馬皆驚奔，大廡數十間平塌。凡居其下者俱壓死。公令較其數，與浙右無一人差焉。《廣記》卷一五五《崔從》

400 管寧死遼東三十七年，歸柩而阻海風，同行數十船俱沒。惟寧船望見火光，投之，得島嶼。及上岸，無火亦無人。玄晏先生以爲積善之感。《廣記》卷一六一《管寧》

401 宋則家奴執弩絃斷，誤殺其子。則不之罪。《廣記》卷一七六《宋則》

402 陳子昂，蜀射洪人。十年居京師，不爲人知。時東市有賣胡琴者，其價百萬，日有豪貴傳視，無辨者。子昂突出於衆，謂左右：「可輦千緡市之。」衆咸驚，問曰：「何用之？」答曰：「余善此樂。」或有好事者曰：「可得一聞乎？」答曰：「余居宣陽里。」指其第處。「並具有酒，明日專候。不唯衆君子榮顧，且各宜邀召聞名者齊赴，乃幸遇也。」來晨，集者凡百餘人，皆當時重譽之士。子昂大張讌席，具珍羞。食畢，起捧胡琴，當前語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轂，碌碌塵土，不爲人所知。此樂，賤工之役，豈愚留心哉！遂舉而棄之。」昇文軸兩案，遍贈會者。會

既散，一日之內，聲華溢都。時武攸宜爲建安王，辟爲記室。後拜拾遺。歸覲，爲段簡所害。  
《廣記》卷一七九《陳子昂》

此條又見《唐詩紀事》卷八《陳子昂》，但引自《獨異記》。《唐詩紀事》文較簡，爲節文。

〔一〕「棄」，《唐詩紀事》作「碎」。

403 蜀將關羽善撫士卒而輕士大夫，張飛敬禮士大夫而輕卒伍，二將俱不得其中，亦不得其死。  
《廣記》卷一八九《關羽》

404 周世，東海之上，有勇士留丘訢，以勇聞於天下。過神泉，令飲馬。其僕曰：「飲馬於此者，馬必死。」丘訢曰：「以丘訢之言，飲之。」其馬果死。丘訢乃去衣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二蛟一龍而出。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要離聞而往見之。丘訢出送有喪者，要離往見丘訢於墓所，曰：「雷神擊子，十日十夜，眇子左目。夫天怨不旋日，人怨不旋踵。子至今弗報，何也？」叱之而去。墓上振憤者不可勝數。要離歸，謂人曰：「留丘訢，天下勇士也。今日我辱之於衆人之中，必來殺我。暮無閉門，寢無閉戶。」丘訢至夜半果來。拔劍柱頸曰：「子有死罪三：辱我於衆人之中，死罪一也；暮無閉門，死罪二也；寢不閉戶，死罪三也。」要離曰：「子待我一言而後殺也。子來不謁，一不肖也；拔劍不刺，二不肖也；刃先詞後，三不肖也。子能殺我者，是毒藥之死耳。」丘訢收劍而去，曰：「嘻！天下所不若者，唯此子耳。」  
《廣記》卷一九一《留丘訢》



405 晉桓石虔有材幹，趨捷絕倫。隨父豁在荊州，於獵園中，見猛虎被數箭而伏。諸督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一箭，猛虎踞躍，石虔亦跳，高於猛獸。復拔一箭而歸。時人有患疾者，謂曰：「桓石虔來。」以怖之，病者多愈。《廣記》卷一九一《桓石虔》

406 北齊將彭樂勇猛無雙。時神武率樂等十餘萬人，於沙苑與宇文護戰。時樂飲酒，乘醉深入。被刺，肝肚俱出，內之不盡，截去之。復入戰。護兵遂敗，相枕籍死者三萬餘人。《廣記》卷一九一《彭樂》。見《說郛》卷第一一八《彭樂》

407 唐朝承周隋離亂，樂懸散失，獨無徵音。國姓所闕，知者不敢言達其事。天后末，御史大夫李嗣真密求之不得，一旦秋爽，聞砧聲者在今弩營，是當時英公宅。又數年，無由得之。其後徐敬業反，天后濬其宮。嗣真乃求得喪車一鐔，人振之於東南隅，果有應者。遂掘之，得石一段。裁爲四具，補樂懸之闕。後享宗廟郊天，掛篋簾者，乃嗣真所得也。《廣記》卷二〇三《李嗣真》

408 鮑瑗家多喪及病，淳于智爲筮之。卦成云：「宜人市門數十步，有一人持荆馬鞭，便就買取，懸東北桑樹上。無病，三年當得財。」如其言。後穿井得錢及銅器二十萬。《廣記》卷二一六《淳于智》

409 唐李佐，山東名族。少時因安史之亂，失其父。後佐進士擢第，有令名，官爲京兆少尹。陰求其父。有識者告後，往迎之於鬻凶器家。歸而奉養，如是累月。一旦，父召佐，謂曰：「汝孝行絕世。然吾三十年在此黨中，昨從汝來，未與流輩謝絕。汝可具大猪五頭，白醪數斛，蒜齏數

甕，薄餅十拌，開設中堂，吾與羣黨一酌申歎，則無恨矣。」佐恭承其教，數日乃具。父散召兩市善殮歌者百人至。初則列坐堂中，久乃雜謳，及暮皆醉。衆扶佐父登榻，而殮歌一聲，凡百齊和。俄然相扶父出，不知所在。行路觀者億萬。明日，佐棄家人入山，數日而卒。《廣記》卷二六〇

《李佐》

410 唐長慶、太和中，王初、王哲，俱中科名。其父仲舒顯於時。二子初宦，不爲秘書省官，以家諱故也。既而私相議曰：「若遵典禮避私諱，而吾昆弟不得爲中書舍人、中書侍郎、列部尚書。乃相與改諱，只言仲字可矣。」又爲宣武軍掌書記。識者曰：「二子逆天忤神，不永。」未幾相次殞謝。《廣記》卷二六一《王初昆弟》

411 至德元年，史思明未平，衛州有婦人侯四娘等三人，刺血謁於軍前，願入義營討賊。《廣記》卷二七〇《侯四娘》

412 王凝之妻謝道韞。王獻之與客談義不勝，道韞遣婢白曰：「請與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障自蔽，與客談。客不能屈。《廣記》卷二七一《謝道韞》

413 北齊侍御史李廣，博覽羣書，修史。夜夢一人曰：「我心神也。君役我太苦，辭去。」俄而廣疾卒。《廣記》卷二七七《北齊李廣》

414 隋文帝未貴時，常舟行江中。夜泊中，夢無左手。及覺，甚惡之。及登岸，詣一草庵。中有

一老僧，道極高。具以夢告之。僧起賀曰：「無左手者，獨拳也。當爲天子。」後帝興建此庵爲吉祥寺。居武昌下三十里。《廣記》卷二七七《隋文帝》

<sup>415</sup>貞元中，吳郡進士李赤者，與趙敏之相同遊閩。行及衢之信安，去縣三十里，宿於館廳。宵分，忽有一婦人入庭中。赤於睡中蹶起下階，與之揖讓。良久卽上廳，開篋取紙筆，作一書與其親，云：「某爲郭氏所選爲婿。」詞旨重疊，訖，乃封於篋中。復下庭，婦人抽其巾縊之。敏之走出大叫，婦人乃收巾而走。及視其書，如赤夢中所爲「一」。明日，又偕行。南次建中驛，白晝又失赤。敏之卽遽往廁，見赤坐於牀，大怒敏之曰：「方當禮謝，爲爾所驚。」洎日至閩，屬寮有與赤遊舊者，設燕飲次，又失赤。敏之疾索於廁，見赤僵仆於地，氣已絕矣。《廣記》卷三四一《李赤》

「一」如赤，原作「赤如」，誤倒，故改。

<sup>416</sup>唐大曆元年，周智光爲華州刺史，劫剝行侶，旋欲謀反。遣吏邵進，潛往京，伺朝廷禦伐之意。進歸，告曰：「朝廷無疑公之心。」光怒，以其叶朝廷而給於己，遽命斬之。既而甚悔，速遣送其首付妻兒。妻卽以針紉頸。俄頃復活，以藥傅之。然猶懼智光。使人告光曰：「進本蒲人，今欲歸葬。」光亦賙賻之。既至蒲，洩旬，其瘡平愈。乃改姓他遊。後三十年，崔顥爲宋州牧，晨衙，有一人投刺，曰：「敕吏。」顥召見，訊其由。進曰：「明公昔爲周智光從事。」因敘其本末。顥乃省悟，與縑帛。揖之而去。《廣記》卷三七六《邵進》

417 漢夏侯嬰以功封滕公。及死將葬，未及墓，引車馬踏地不前。使人掘之，得一石室。室中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改卜焉。《廣記》卷三九一《夏侯嬰》。《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十七《滕公佳城》。

418 李灌者，不知何許人。性孤靜。常次洪州建昌縣，倚舟於岸。岸有小蓬室，下有一病波斯。灌憫其將盡，以湯粥給之。數日而卒。臨絕，指所卧黑氈曰：「中有一珠，可徑寸。」將歸其惠。及死，氈有微光溢耀。灌取視得珠。買棺葬之，密以珠內胡口中，植木誌墓。其後十年，復過舊邑。時楊憑爲觀察使，有外國符牒，以胡人死於建昌逆旅，其粥食之家，皆被梏訊經年。灌因問其罪，囚具言本末。灌告縣寮，偕往郭墉伐樹，樹已合拱矣。發棺視死胡，貌如生，乃於口中探得一珠還之。其夕，棹舟而去，不知所往。《廣記》卷四〇二《李灌》。

419 隴州吳山縣，有一人乘白馬夜行，凡縣人皆夢之，語曰：「我欲移居，暫假爾牛。」言訖即過。其夕，數百家牛及明皆被體汗流如水。於縣南山曲出一湫，方圓百餘步。里人以此湫因牛而遷，謂之「特牛湫」也。《廣記》卷四二四《吳山人》。

420 齊莊公時，有里徵者，訟三年而獄不決。公乃使二人具一羊，詛於社。二子將羊而刺之，灑其血，羊起觸二子，殪於盟所。《廣記》卷四三九《齊訟者》。

421 梁夏侯亶爲九列，家貧而好置樂。妓無衣裝飾，客至，卽令隔簾奏曲。時人以簾爲夏侯妓

衣。《廣記》卷四九三《夏侯章》

<sup>422</sup>尉遲敬德善奪槊，齊王元吉亦善用槊，高祖于顯德殿前試之，謂敬德曰：「聞卿善奪槊，令元吉執槊去刃。」敬德曰：「雖加刃，亦不能害。」于是加刃。頃刻之際，敬德三奪之，元吉大慚。《廣記》四九三《尉遲敬德》

《廣記》四九三《尉遲敬德》

<sup>423</sup>李適之人仕，不歷丞簿，便爲別駕，不歷兩畿官，便爲京兆尹，不歷御史及中丞，便爲大夫，不爲兩省給舍，便爲宰相，不歷刺史，便爲節度使。《廣記》卷四九四《李適之》

<sup>424</sup>賀知章乘醉賦詩，問左右曰：「紙多少？」紙盡詩窮。《說郭》卷六及卷一一八《賀知章》

<sup>425</sup>長興于相，與舉人裴丘友善。丘有一古鏡，所常寶者。惊布素時，曾一照，分明見有朱衣吏導從。他皆類此。其鏡旋亦墜矣。《說郭》卷一一八《于相惊》

<sup>426</sup>丞相鄒平公段文昌，負才傲俗，落泊荆楚間。嘗半酣，輟履于江陵大街往來，雨霽泥甚，街側有大宅枕渠，公乘醉于渠上脫履濯足，旁若無人。自言：「我作江陵節度使，必買此宅。」聞者皆笑。其後果鎮荆南，遂買此宅。《說郭》卷一一八《鄒平公》

<sup>427</sup>崔圓微時，欲舉進士，於魏縣見李含章。云：「君合武舉出身，官更不停，直至宰相。」開元二十三年，應將帥舉，又於河南充鄉貢進士。其日於福唐觀試，遇勅下便於試場中召拜執戟，參謀河西軍事。後官果不停，不踰二十年拜中書令、趙國公。又圓常作司勳員外，初釋服，往見會昌

寺克慎師，師笑云：「人皆自臺人省，公乃自省人臺。從此常合在槍槊中，後當大貴。」無何爲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充劍南節度。後入劍門，每行常有兵戈，未逾一年，便致勛業。崔入蜀，常自說其如此。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第十二《崔圓大貴》

## 附 錄

### 《獨異記》四則

1 唐許敬宗奢豪，嘗造飛樓七十間，令妓女走馬於其上，以爲戲樂。《廣記》卷二二六《許敬宗》

2 大曆中，將作少匠韓晉卿女，適尚衣奉御韋隱。隱奉使新羅，行及一程，愴然有思，因就寢，乃覺其妻在帳外，驚問之。答曰：「愍君涉海，志願奔而隨之。人無知者。」隱卽詐左右曰：「欲納一妓，將侍枕席。」人無怪者。及歸，已二年。妻亦隨至。隱乃啟舅姑，首其罪。而室中宛存焉。及相近，翕然合體。其從隱者，乃魂也。《廣記》卷三五八《韋隱》

3 晉羊祜三歲時，乳母抱行，乃令於東鄰樹孔中探得金環。東鄰之人云：「吾兒七歲墮井死。曾弄金環，失其處所。」乃驗祜前身，東鄰子也。《廣記》卷三八七《羊祜》

4 唐敦煌李鵠，開元中，爲邵州刺史，挈家之任，泛洞庭，時晴景，登岸，因鼻衄，血沙上，爲江鼃所舐。俄然復生一鵠，其形體衣服言語，與其身無異。鵠之本身，爲鼃法所制，繫於水中。其妻子家人迎奉鼃妖就任。州人亦不能覺悟。爲郡幾數年。因天下大旱，西江可涉，道士葉靜能自羅浮山赴玄宗急詔，過洞庭，忽沙中見二人面縛，問曰：「君何爲者？」鵠以狀對。靜能書一符

帖巨石上，石卽飛起空中。魃妖方擁案晨衙，爲巨石所擊，乃復本形。時張說爲岳州刺史，具奏，並以舟檝送鵠赴郡，家人妻子乃信。今舟行者，相戒不瀝血於波中，以此故也。《廣記》卷四七

○《李鵠》

案：《獨異記》不見《新唐書·藝文志》及《宋史·藝文志》著錄，《廣記》引用書目亦不載。諸家書目僅清錢謙益《絳雲樓書目》卷二小說類著錄有「李元《獨異記》。陳景雲注云：『十卷，唐人。』陳氏或以《獨異記》爲《獨異志》。《獨異志》卷上《歷陽成湖》條，《廣記》亦載，但注出《獨異記》；卷中《中宗拋石》條，《錦繡萬花谷》亦節引，注出《獨異記》。以上數事雖可言《獨異記》之「記」乃「志」之誤，或《獨異記》乃《獨異志》之異名。但文獻不足，尚難判定，故錄以備攷。



## 宣室志卷之一

1 李揆於乾元中爲禮部侍郎，嘗一日晝坐於堂之前軒，忽聞堂中有聲極震，若牆圯。揆驚，入視之。見一蝦蟇俯於地，高數尺〔一〕，魁然殊狀。揆且驚且異，莫窮其來。卽命家童以巨缶蓋之〔三〕。客曰〔三〕：「夫蝦蟇者，月中之物，亦天使也。今天使來公堂，豈非上帝以榮命付公乎？」黎明，啟視之，已亡見矣。後數日，果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又見《廣記》卷四七四，題爲《李揆》；《紺珠集》卷五，題爲《蝦蟇天使》；《類說》卷二三，題爲《見蝦蟇》。後二書所引均爲節文。

〔一〕「尺」，原作「寸」，據《廣記》改。

〔二〕「巨」，原作「一」，據《廣記》改。

〔三〕「客曰」，《廣記》作「有解曰」。

2 有石憲者，其籍編太原，以商爲業，常行貨於代北。長慶二年夏中於雁門關行道中，時暑方甚，因偃於大木下。忽夢一僧，蜂目，被褐衲，其狀甚異，來憲前，謂曰：「我廬於五臺山之南，有窮林積水，出塵俗甚遠，實羣僧清暑之地。檀越幸偕我而遊乎？卽不能，吾見檀越病熱且死，得

無悔於心耶？」憲以時暑方盛，僧且以禍福語相動，因謂僧曰：「願與師偕往。」於是其僧引憲西去，且數里，果有窮林積水，見羣僧在水中。憲怪而問之，僧曰：「此玄陰池。故我徒浴於中，且以蕩炎燠。」於是引憲環池行。憲獨怪羣僧在水中，又其狀貌無一異者。已而天暮，有一僧曰：「檀越可聽吾徒之梵音也。」於是憲立池旁，羣僧即於水中合聲而譟。僅食頃，有一僧挈手曰：「檀越與吾偕浴於玄陰池，慎無懼。」憲即隨僧入池中，忽覺一身盡冷，噤而戰。由是驚悟。見已卧於大木下，衣盡濕，而寒慄且甚。時已日暮，即抵村舍中。至明日，病稍愈。因行於道，聞道中忽有蛙鳴，甚類羣僧之梵音。於是徑往尋之，行數里，見窮林積水，有蛙甚多。其水果名玄陰池者，其僧乃羣蛙爾。憲曰：「此蛙能幻形以惑於人，豈非怪之尤者乎！」於是盡殺之。

又見《廣記》卷四七六，題爲《石憲》；《紺珠集》卷五，題爲《玄陰池》；《類說》卷二三，題爲《玄陰池》；《說郭》卷六，《紺珠集》、《類說》、《說郭》引均爲節文。

〔一〕「徑」，原作「竟」，據《廣記》改。

〔二〕「幻」，《廣記》作「易」。

寶曆初，長沙有民王叟者，家貧，營田爲業。一日耕於野，爲蚯蚓螫其臂，痛楚甚，遂馳以歸。其痛益不可忍，夜呻而曉，晝吟而夕，如是者凡旬月。有醫者云：「此受毒之甚者也。」病之始，庶藥有及。狀且深矣，則吾不得而知也。」後數日，病益甚，忽聞臂中有聲，幽然而

微，若蚯蚓吟者。又數日，其聲益響，如合千萬音。其痛亦隨而多焉。是夕果卒。

又見《廣記》卷四七六，題爲《王叟》。

〔一〕《廣記》無「受」字。

〔二〕「藥」，原作「幾」，據《廣記》改。

〔三〕「狀」，原作「壯」，據《廣記》改。

4 有御史韋君，嘗從事江夏，復以奉使至京，既還，道次商於館亭中。忽見亭柱有白蜘蛛曳而下〔一〕，狀甚微。韋君曰：「是爲人之患也。吾聞汝雖小，螫人，良藥無及。」因以指殺焉。俄又見一白者下，如前所殺之。且視其上，有網爲窟，韋乃命左右挈箒盡爲掃去，且曰：「爲人患者，吾已除矣。」明日欲去，因以手撫其柱，忽覺指痛不可忍，乃是有白蜘蛛螫其上。韋君驚，卽拂去。俄遂腫焉，不數日而盡一臂。由是肩輿舁至江夏。醫藥無及，竟以左臂潰爲血，血盡而終。先是韋君先夫人在江夏，夢一白衣人謂曰：「我弟兄二人爲汝子所殺。」〔二〕。吾告上帝，帝用雪其冤，且遂吾請。」言畢，夫人驚寤。甚異之，惡不能言〔四〕。後旬餘而韋君至，具得其狀，方悟所夢，覺爲夢日，果其殺蜘蛛於館亭時也。夫人泣曰：「其能久乎！」數日而韋君終矣。

又見《廣記》卷四七六，題爲《韋君》。

〔一〕「柱」，原作「桂」，據《廣記》改。

〔三〕「已」，原作「爾」，據《廣記》改。

〔三〕「我弟兄」句，《廣記》作「我弟兄三人，其二人爲汝子所殺」。

〔四〕「惡」，原作「而」，據《廣記》改。

吳郡陸顒，家於長城之東，其世以明經仕。顒自幼嗜麵，爲食愈多而質愈瘦。及長，從本郡貢於禮部〔一〕，既下第，遂爲生太學中。後數月，有胡人數輩挈酒食詣其門〔二〕。既坐，顒謂顒曰：「吾南越人，長蠻貊中，聞唐天子網羅天下英俊〔三〕，且欲以文化動四夷，故我航海梯山來中華，將觀文物之光〔四〕。惟吾子義焉其冠，澹焉其裾，莊然其容，肅然其儀，真唐朝儒生也。故我願與子交歡。」顒謝曰：「顒幸得籍於太學，然無他才能，何足下見愛之深也？」於是相與酬燕〔五〕，極歡而去。顒，信士也，以爲羣胡不我欺。旬餘〔六〕，羣胡又至，持金繒爲顒壽。顒志疑其有他，卽固拒之。胡人曰：「吾子居長安中，惶惶然有飢寒色，故持金繒爲子僕馬一日之費，所以交吾子歡爾。豈有他哉〔七〕？幸勿疑我也。」顒不得已，受金繒。及胡人去，太學中諸生聞之，偕來謂顒曰：「彼胡率好利不顧其身，爭米鹽之微，尚致相賊殺者，寧肯輕金繒爲君壽乎〔八〕？且太學中諸生甚多，何爲獨厚君耶？君匿身郊野間，以避再來也。」顒遂僑居於渭上，杜門不出。僅月餘，羣胡又詣其門。顒大驚。胡人喜曰：「比君在太學中，我未得盡言。今君退處郊野，果吾心也。」既坐，胡人挈顒手而言曰：「我之來，非偶然也，蓋欲富君爾〔九〕，幸望知之。且我所

祈，於君固無害，於我則大惠也。」顓曰：「謹受教。」胡人曰：「吾子好食麵乎？」曰：「然。」又曰：「食麵者，非君也，乃君肚中一蟲爾。今我欲以一粒藥進君，君餌之，當吐出蟲。則我以厚價從君易之，其可乎？」顓曰：「若誠有之，又安有不可耶？」已而胡人出一粒藥，其色光紫，命餌之。有頃，遂吐出一蟲，長二寸許，色青，狀如蛙。胡人曰：「此名消麵蟲，實天下之奇寶也。」顓曰：「何以識之？」吾嘗見寶氣亘天<sup>(一)</sup>，起於太學中，故我特訪而取之<sup>(二)</sup>。然自一月餘，清旦望之，見斯氣移於渭水上，果君遷居焉。夫此蟲稟天地中和之氣而生，故好食麵，蓋以麥自秋始種，至來年夏季方始成實，受天地四時之全氣，故嗜其味焉。君宜以麵食之，可見矣。」顓卽以麵斗餘致其前，蟲乃食之立盡。顓又問曰：「此蟲安所用也？」胡人曰：「夫天下之奇寶，俱稟中和之氣。此蟲乃中和之粹也。執其本而取其末，其遠乎哉？」既而以函盛其蟲，又金篋扁之，命顓致於寢室。謂顓曰：「明日當自來。」及明日，胡人以十輛車輦金玉絹帛約數萬獻於顓<sup>(三)</sup>，共持金函而去。顓自此大富，治園田爲養生具，日食果肉，衣鮮衣，遊於長安中，號豪士。僅歲餘，羣胡又來，謂顓曰：「吾子能與我偕遊海中乎？我欲探海中之奇寶以誇天下，而吾子豈非好奇之士耶？」顓既以甚富，素享閑逸自遂，卽與羣胡俱至海上。胡人結宇而居，於是置油膏於銀鼎中，構火其下，投蟲於鼎中，鍊之，七日不絕燎。忽有一童，分髮，衣青襦，自海中出，捧白玉盤，盤中有徑寸珠甚多，來獻胡人。胡人大聲叱之。其童色懼，捧盤而去。僅食頃，又有一玉女，貌極冶，衣霞綃

之衣〔三〕，佩玉珥珠，翩翩自海中而出，捧紫玉盤，中有珠數十，來獻胡人。胡人叱之，玉女捧盤而去。俄有一仙人，戴碧瑤冠，被霞衣，捧絳帕籍，籍中有一珠，徑二寸許〔四〕，奇光泛空，照數十步。仙人以珠獻胡人。〔五〕胡人笑而受之。喜謂顯曰：「至寶來矣。」即命絕燎。自鼎中收蟲，置金函中。其蟲雖煉之且久，而跳躍如初。胡人吞其珠，謂顯曰：「子隨我入海中，慎無懼。」顯即執胡人佩帶，從而入焉。其海水皆豁開數步〔六〕，鱗介之族，俱辟易而去。乃遊龍宮，入蛟室，奇珍怪寶，惟意所擇。纔一夕，而其獲甚多。胡人謂顯曰：「此可以致億萬之資矣〔七〕。」已而又以珍貝數品遺顯。徑於南越貨金千鎰〔八〕，由是益富。其後竟不仕，老於閩越，而甲於鉅室也。

又見《廣記》卷四七六，題爲《陸顯》。

〔一〕「郡」，原作「軍」，據《廣記》改。

〔二〕「挈」，原作「潔」，據《廣記》改。

〔三〕「網」，《廣記》作「庠」。

〔四〕「文物」上《廣記》有「太學」二字。

〔五〕「酬燕」，《廣記》作「酣宴」。

〔六〕「餘」，原作「月」，據《廣記》及明鈔本改。

〔七〕「豈有他哉」，明鈔本作「非有他事」。

〔八〕「輕」，《廣記》作「棄」，「君」，《廣記》作「朋友」。

〔九〕「蓋欲富君爾」，《廣記》作「蓋有求於君耳」。

〔一〇〕《廣記》於此句前有「胡人曰」三字。「嘗」，《廣記》作「每旦」。

〔一一〕「故我特訪而取之」，原作「故我爲君而取」，據《廣記》改。

〔一二〕「以十輛車輦金玉絹帛約數萬獻於顯」，《廣記》作「以十兩重輦金玉繒帛約數萬獻於顯」。

〔一三〕「霞」，《廣記》作「霧」。

〔一四〕「二寸」，《廣記》作「三寸」。

〔一五〕「珠」，原作「琛」，據《廣記》改。

〔一六〕「數步」，《廣記》作「數十步」。

〔一七〕「資」，《廣記》作「貨」。

〔一八〕「徑於南越貨金千鎰」，《廣記》作「貨於南越，獲金千鎰」。

大曆中，彭偃未仕時，嘗有人謂曰：「君當得珠而貴，後且有禍。」尋爲官得罪，謫爲澧州司馬。既至，以江中多蚌，偃喜，以爲珠可貴〔一〕，卽命人採之，獲蚌甚多，而卒無有應。及朱泚反，召偃爲僞中書舍人。偃方悟得珠乃朱泚也。果誅死。

又見《廣記》卷一四三，題爲《彭偃》。

〔一〕「貴」，原作「卽」，《廣記》作「取」，據明鈔本改。

7 跋扈李師道以青、齊叛，章武帝將討之〔一〕，凡數年而王師失利。師道益驕。嘗一日，坐於堂，其榻前有銀鼎，忽相鼓，其一鼎耳足皆墜。後月餘，劉悟手刃師道〔三〕，青、齊遂平，蓋銀鼎相鼓之兆也。

又見《廣記》卷一四三，題爲《李師道》。

〔一〕「將」字疑爲衍文。

〔三〕「悟」原誤作「倍」，據《廣記》改。

8 左丞相王涯，太和九年掌邦賦，又主鹽鐵。其子仲翔嘗一日避暑於山亭，忽見家僮數十，咸若無首〔一〕，被血來仲翔前，僅食頃，方不見。仲翔驚異且甚，卽具白之，願解去權位。涯不聽。是歲冬十一月〔三〕，果罹鄭注之禍。

又見《廣記》卷一四四，題爲《王涯》。

〔一〕「咸若」，《廣記》作「皆」。

〔三〕「十一月」，原作「十二月」，與史不合，據《廣記》改。

9 新昌里尚書溫造宅，桑道茂嘗居之。庭有一柏樹甚高〔一〕，桑生曰：「夫人之所居，古木蒼茂者皆宜去之。且木盛則土衰，由是居人有病者，乃土衰之驗也。」於是以鐵數十鈞鎮於柏樹



下〔三〕。既而告人曰：「後有居者，發吾所鎮之鐵，則其家長當死。」唐大和元年〔三〕，溫造居其宅，因修建堂宇，發地營繕，得其所鎮之鐵。後數月，造果卒。

又見《廣記》卷一四四，題爲《溫造》。

〔一〕〔一〕，《廣記》作「一」。

〔二〕〔二〕「十鈞」，原作「千鈞」，鐵千鈞則量過大，其庭不能容，故據《廣記》改。

〔三〕唐人記本朝事，於年號人名前一般不加「唐」字。此句中「唐」字顯系後人所加。下同，不再出校。

10 丞相李宗閔，大和七年夏，出鎮漢中。明年冬，再入相。又明年夏中，嘗退朝於靖安里第，其榻前有熨斗，忽跳躑久之。宗閔異且惡。是時李訓、鄭注以奸詐得幸。數言於帝。訓知之，遂奏以枉〔二〕其罪。後旬日，有詔貶爲明州刺史，連貶潮州司戶，蓋其兆也。

又見《廣記》卷一四四，題爲《李宗閔》。

〔一〕〔一〕「枉」，《廣記》作「致」。

11 柳公濟尚書，唐大和中奉詔討李同捷，既出師，無何，麾槍忽折。客有見者，歎曰：「夫大將軍出師，其門旗及麾槍折者〔二〕，軍必敗衄。不然，上將死。」後數月，公濟果薨。凡出軍征討，有烏鳶隨其後者，皆敗亡之徵。有曾敬玄者〔三〕，嘗爲北部裨將。李師道叛時，曾將行營兵士數千人，每出軍，有烏鳶隨其後，必主敗折，率以爲常。後捨家爲僧，住持太原凝定寺。大和九年，羅

立言爲京兆尹，嘗因人朝，既冠帶，引鏡自照，不見其首。遂語於季弟約言。後果爲李訓連坐，誅死。

又見《廣記》卷一四四，題爲《柳公濟》。

〔一〕「門」，原作「旌」，據《廣記》改。

〔三〕「曾敬玄」，《廣記》作「曾敬云」。

12 雲花寺有聖畫殿〔一〕，長安中謂之七聖畫。初殿宇既製，寺僧求畫工。將命施彩飾繪，責其直，不合寺僧所酬，亦竟去。後數日，有二少年詣寺來謁曰：「某，善畫者也。今聞此寺將命畫工，某不敢利其直，願輸工，可乎？」寺僧欲先閱其筆，少年曰：「某兄弟凡七人，未嘗畫於長安諸寺，寧有蹟乎？」僧以爲妄，稍難之。少年曰：「某既不納師之直，苟不可師意，卽命圻其壁，未爲晚也。」寺僧利其無直，遂許之。後一日，七人果至。各挈彩繪，將入殿宇，且爲僧約曰：「從此去七日，慎勿啟吾之戶，亦不勞賜食，蓋以畏風日侵鑠也。當以泥錮之，無使有纖隙，不然，則不能施其妙矣。」僧從其語。自是凡六日，闔無有聞。僧相語曰：「此必怪也。當不宜果其約。」遂相與發其封。戶既啟，有七鶴翩翩望空飛去。其殿中綵繪，儼若四隅，惟西北墉未盡飾焉。後畫工來見之，大驚曰：「真神妙之筆也。」於是莫敢繼其色者。

又見《廣記》卷二二三，題爲《聖畫》；《類說》卷二三題爲《七聖畫》，爲節文。

「一」「雲花寺」，類說引作「雲光寺」。

13. 唐故尚書李公誡，鎮北門時，有道士尹君者，隱晉山，不食粟，嘗餌柏葉，雖髮盡白，而容貌如童子，往往獨遊城市。里中有老父年八十餘者，顧謂人曰：「吾孩提時嘗見李翁言，李翁，吾外祖父也。且曰：『我年七歲，已識尹君矣，迄今七十餘年，而尹君容貌如舊，得非神仙乎？』吾且老，自度能幾何爲人間人，汝方當壯，志尹君之容狀。」自始至今，七十餘歲矣，而尹君曾不老懨，豈非以千百歲爲瞬息哉！北門從事馮翊嚴公綬，好奇者，慕尹之得道，每旬休，即驅駕而詣焉。其後嚴公自軍司馬爲北門帥，遂迎尹君至府廡，館於官署中，日與同席。聞有異香自肌中發，公益重之。公有女弟學佛屠氏，嘗曰：「佛祖與黃老固殊致。」且怒其兄與道士遊。後一日，密以薑汁置湯中，命尹君飲之。尹君既飲，驚而起曰：「吾其死乎？」俄吐出一物，甚堅，有異香發其中。公命割而視之，真麝臍也。自是尹君貌衰齒落，其夕，卒於館中。嚴君既知女弟之所爲也，怒且甚。卽命部將治其喪。後二日，葬尹君於汾水西二十里。明年秋，有昭聖觀道士朱太虛，因投龍至晉山，忽遇尹君在山中，太虛驚而問曰：「師何爲至此耶？」尹君笑曰：「吾去歲在北門，有人以薑汁飲我者，我故示之以死。然則薑汁安能敗吾真耶？」言訖，忽無所見。太虛竊異其事。及歸，具白嚴公。公曰：「吾聞神仙不死，」脫有死者，乃屍解爾。不然，何變異之若是耶！將命發其墓以視之，」然慮惑於人，遂寢其事。

又見《廣記》卷二二，題爲《尹君》。

〔一〕「聞」，原作「門」，據《廣記》改。「神仙」，《廣記》作「仙人」。

〔二〕「視」，《廣記》作「驗」。

「浮屠氏契虛者，本姑臧李氏子，其父爲御史於玄宗時。契虛自孩提好佛氏法律，年二十七〔一〕，髡髮衣褐，居長安佛寺中。及祿山破潼關，玄宗西幸蜀門，契虛遁入太白山，採柏葉而食之，自是絕粒。嘗一日，有道士喬君，顏貌清瘦，鬚髮盡白，來詣契虛。謂契虛曰：「師神骨甚孤秀，後當遨遊仙都中矣。」契虛曰：「吾塵俗之人，安能詣仙都乎？」喬君曰：「仙都甚近，吾師可立去也。」〔二〕契虛因請喬君導其徑。喬君曰：「師當備食於商山逆旅中，遇擇子〔音奉，即荷竹囊而販者〕，即犒於商山而餽焉。」〔三〕或有問師所詣者，師第言願遊稚川，擇子當導師而去矣。」契虛聞其言，喜且甚。及祿山敗，上自蜀門還長安，天下無事。契虛卽往商山，舍逆旅中，備甘美以俟擇子而餽焉。僅數月，遇擇子百餘，俱食畢而去。契虛敬稍殆，且謂喬君見欺，將歸長安。既治裝，是夕，一擇子年甚少，謂契虛曰：「吾師安所詣乎？」契虛曰：「吾願遊稚川有年矣。」擇子驚曰：「稚川，仙府也。吾師安得而至乎？」契虛對曰：「吾始自孩提好神仙，嘗遇至人，勸我遊稚川。路幾何耳。」擇子曰：「稚川甚近。師能偕我而去乎？」契虛曰：「誠得遊稚川，死不悔。」〔四〕於是擇子與契虛俱至藍田上治具。其夕，卽登玉山，涉危險，逾巖嶽，且八十〔五〕。至一洞，水出洞中，

摔子與契虛共負巨石置洞口，以壅其流。三日，洞水方絕。二人俱入洞中，昏晦不可辨，見一門在數十步外，遂望門而去。既出洞外，風日恬煦，山水清麗，真神仙都也。又行百餘步〔六〕，見一高山，其山攢峰迴拔，道徑危峻，契虛眩惑不敢登，摔子曰：「仙都且近，何爲彷徨耶？」卽挈手而去。既至山頂，其上坦平，下視川原，邈然不可見矣。又行百餘里，入一洞中。及出，見積水無窮，水中有石逕〔七〕，橫尺餘，縱且百里餘。摔子引契虛躡石逕而去。至山下，前有巨木，烟影繁茂，高數十尋〔八〕。摔子登木長嘯久之，忽有秋風起於林杪，俄見巨絙繫一竹囊，自山頂縋下，摔子命契虛瞑目坐囊中。僅半日，摔子曰：「師可寤而視矣。」契虛既望已在山頂〔九〕，見有城邑宮闕，璣玉交映於雲霞之外。摔子指語：「此稚川也！」於是相與詣其所〔一〇〕，見有仙童百輩，羅列前後。有一仙人謂摔子曰：「此僧何爲者？莫非人間人乎？」摔子對曰：「此僧名契虛，嘗願遊稚川，故吾挈而至此。」已而至一殿，上有具簪笏者，憑玉几而坐，其貌甚偉，侍衛環列，呵禁極嚴。摔子命契虛稽首上謁且拜，謂曰：「此稚川真君也。」契虛拜。真君召契虛上，訊曰：「爾嘗絕三彭之讐乎？」契虛不能對。真君曰：「慎勿久留於此。」因命摔子與登翠霞亭。其亭亘空，欄檻雲矗，見一人袒而瞬目，髮長數十尺，凝膩黯黑，洞瑩心目。摔子謂之曰：「爾可謁而拜。」契虛既拜〔二〕，問：「此人爲誰？」乃於此瞬目乎？摔子曰：「此人名楊外郎也。外郎乃隋氏宗室，嘗爲外郎於南宮。屬隋末，帝主荒淫，天下分裂，兵戈四起，國屬他人，因避地居山，今已得道。此非瞬目，乃

徹視也。夫徹視者，寓目於人世爾。契虛曰：「請寤其目，可乎？」撝子卽面請，外郎忽寤而視，其兩目光皆若日月之昭明。契虛慘然背汗，毛髮盡動。既而又見一人卧石壁之下，撝子曰：「此人姓一，支潤其名，亦人間之人，得道而至此者。」於是撝子引契虛歸。其道途皆去時之履歷。契虛因問撝子曰：「吾向者謁觀真君，真君問我三彭之讐，我不能對。」撝子曰：「夫彭者，三尸之姓，常居人身中，伺察其罪。」每至庚申日，籍於上帝。故凡學仙者，當先絕其三尸，如是則神仙可得，不然，雖苦其心，無補也。」契虛悟其事。自是而歸。因廬於太白山，絕粒吸氣，未嘗以稚川之事語於人。<sup>〔三〕</sup>貞元中，徙居華山下。有榮陽鄭紳與吳興沈津俱至長安東出關，行至華山下，會天暮大雨，二人遂止。契虛已絕粒，故不置庖爨。鄭君異其不食，而骨狀豐秀，因徵其實。契虛始以稚川之事告於鄭。鄭好奇者，既聞其事，且歎且驚。及自關東回，重至契虛舍，其契虛已遁去，竟不知所在。鄭君嘗傳其事，謂之《稚川記》。

又見《廣記》卷二八，題爲《僧契虛》；《紺珠集》卷五，題爲《絕三彭之仇》；《類說》卷二三，題爲《稚川真君》。《紺珠集》《類說》引均爲節文。

〔一〕「二十七」，《廣記》作「二十」。

〔二〕「立」，《廣記》作「力」。

〔三〕「卽稿於商山而餽焉」，原作「卽稿而於商山餽焉」，據《廣記》改。

〔四〕「不」下原有「足」字，據《廣記》刪。

〔五〕「八」字下《廣記》有「里」字。

〔六〕「步」，《廣記》作「里」。

〔七〕「中」，原作「傍」，據《廣記》改。

〔八〕「十」，《廣記》作「千」。

〔九〕「望」，原作「忘」，據《廣記》改。

〔十〕「詣」，原作「語」，據《廣記》改。

〔十一〕「既」字原無，據《廣記》補。

〔十二〕「其」原作「功」，據《廣記》改。

〔十三〕「語」，原作「聞」，據《廣記》改。

15 唐玄宗嘗夢仙子十餘輩，御卿雲而下，立於庭，各執樂器而奏之，其度曲清越，真仙府之音也。及樂闋，有一仙人揖而言曰：「陛下知此樂乎？此神仙《紫雲曲》也。今願傳授陛下，爲聖唐正始音，與夫《咸池》、《大夏》固不同矣。」玄宗喜甚，卽傳受焉。俄而寤，其餘響猶若在聽。玄宗遽命玉笛吹而習之，「一」，盡得其節奏，然默而不泄。及曉，聽政於紫宸殿，宰臣姚崇、宋璟入，奏事於御前，玄宗俛而不聽。二相懼，復奏之。玄宗拂衣而起，卒不顧二相。二相益恐，趨出。時高力士侍側，卽奏曰：「宰相請事，陛下宜面決可否。」茲有崇、璟所言「二」，皆軍國大政，而陛下不

之願，豈二相有忤於聖意乎？」玄宗笑而謂曰：「我昨夕夢十仙子奏樂曰《紫雲曲》，因以授我，我恐忘其節奏，由是默而習之，故不暇聽二相奏事。」即於衣中出玉笛，以示力士。是日，力士至中書，以此事語於二相。二相懼少解。曲後傳於樂府。

又見《廣記》卷二九，題爲《十仙子》。

〔一〕「遽」，原作「遂」，據《廣記》改。

〔三〕「茲有」，《廣記》作「向者」。



## 宣室志卷之二

<sup>16</sup>至德二年十月二十三日，豐樂里開業寺有神人足跡甚長，自寺外門至佛殿。先是，闍人宿門下，夢一人長二丈餘，披金甲，執銀槊，立於寺門外，俄而以手軋其門（一），扃鑰盡解，神人卽俛而人寺，行至佛殿，願望久之而沒。闍人驚寤。及曙，視其門，已闢矣。卽日以夢白於寺僧。衆往共視（二），見神人之跡。告於京兆尹。尹具表以聞。肅宗命使驗之，果如其言。

又見《廣記》卷三〇四，題爲《開業寺》。

〔一〕「軋」，《廣記》作「曳」。

〔二〕「日」，《廣記》作「具」。「衆往」，《廣記》作「寺僧」。

<sup>17</sup>陳少遊鎮淮南時，嘗遣軍卒趙某使京師，遺公卿書。將行，戒之曰：「吾有急事，俟汝還報。以汝驍健，故使西往，不可少留。計日不還，當死。」趙日馳數百里，不敢怠。至華陰縣，舍逆旅中，寢未熟，倏見一人綠衣，謂趙曰：「我吏於金天王。王命召君，宜疾去。」趙不測，卽與使者偕行。至嶽廟前，使者人白趙某至。既而呼趙。趨拜階下。其堂上列燭，見一貴人據案而坐，侍衛嚴肅。謂趙曰：「吾有子婿，在蜀數年，欲馳音問，無可爲使者。聞汝善行，日數百里，將命汝

使蜀，可乎？」趙辭以「相國有命使長安，且有刻限，不然當死。今爲大王使蜀，是棄相國命，他日實不敢還廣陵。且某父母妻子俱在，忍生不歸鄉里。非敢以他故不奉命，惟大王察之。」王曰：「徑爲我去，當不日至西蜀，而還長安<sup>(一)</sup>，未爲晚也。」卽留趙宿廟後空舍中，具飲食。憂惶不敢寐，遂往蜀，且懼得罪，固辭不往，又慮禍及。計未決，俄而漸曉。聞廟中喧闐有聲<sup>(二)</sup>，因出視，見庭中虎豹麋鹿狐兔禽鳥近數萬，又有奇狀鬼神千數，羅列鞠躬如朝謁禮。頃有訴冤者數人偕入，金天斷理甚明，良久退去。既而謂左右呼趙。應聲而出，王命上階，於袖中出書一通付趙曰：「持此，爲我至蜀都，訪成都蕭敬之者與之。吾此吏卒甚多，但以事機幽密，慮有所洩，非生人傳之不可。汝一二日當疾還，無久留。」因以錢一萬遺之。趙拜謝而行。至門，告吏曰：「王賜我萬錢，我徒行者，安所齎乎？」吏曰：「致懷中爾。」趙卽以錢貯懷中，了無所礙，亦不覺其重也。行未數里，探衣中，皆冥楮耳，卽棄道傍。俄有追者至，以錢數千遺之，曰：「向吾誤以陰道所用錢賜汝，固無所用，今別賜此矣。」趙受之。晝夜兼行，踰旬至成都<sup>(三)</sup>。訪蕭敬之，以書付之。敬之啟視，喜甚，因命酒食，謂趙曰：「我，人也，家汝鄭間，往歲赴調京師，途至華陰，爲金天王所攝爲婿。今我妻在此，與生人不殊。向者力求一官，今則遂矣，故命君馳報。」留趙一日，贈縑數匹，以還書託焉。過長安，遂達少遊書。得還報，日夜馳行，至華陰。金天見之大喜，且慰勞：「非汝莫可使者。今遣汝還，設相國訊汝，但言爲我使，遣汝爲裨將，無懼。」卽以數十縑與之，

曰：「此人間物，可用之。」趙拜謝而出。徑歸淮南〔四〕。少遊訊其稽留，趙具以事對。少遊怒，不信，繫獄中。是夕，少遊夢一人，介金甲，持寶劍，曰：「金天王告相國，向者實遣趙某使蜀，今聞得罪，願釋之。」少遊驚寤，歎息良久。明日晨起，語於賓僚，即命釋趙而署爲裨將。元和中猶在。

又見《廣記》卷三〇四，題爲《淮南軍卒》。

〔一〕「當不日至西蜀而還長安」，《廣記》作「當不至是自蜀還由長安」。

〔二〕「聞」，原作「聞」，據《廣記》改。

〔三〕「踰」，原作「餘」，據《廣記》改。

〔四〕「南」，原作「海」，據《廣記》改。

18 元載布衣時，嘗與故禮部侍郎張謂友善。貧無僕馬，弊衣徒行於陳蔡，一日天暮，忽大風雷，原野昏黑，二人偕行詣道左神廟中以避焉。時有盜數輩，皆仗劍佩弧匿於廟廡下〔一〕。二人見之甚懼，且慮爲其所害，即負壁而立，不敢動。俄聞廟中有聲曰：「元相國、張侍郎且至，羣盜當速去，無有驚於貴人。」羣盜惶怖馳去〔二〕。二人相賀曰：「吾向者以殍死爲憂，今吾聞聲，真神人之語也。」且喜且異。其後，載果相代宗，謂終禮部侍郎。

又見《廣記》卷三〇四，題爲《元載張謂》。

「〔一〕「仗」，原作「伏」，據《廣記》改。

「〔二〕「羣盜惶怖馳去」，《廣記》作「羣盜相目而驚遂馳去」。

19 貞元初，陳郡袁生者，嘗任參軍於唐安，罷秩，遊巴川，舍於逆旅氏。忽有一丈夫白衣謁覲，既坐，謂生曰：「某，高氏子也，家於此郡新明縣。往者嘗職軍伍間，今已免矣。故旅遊至此。」生與語，其聰辯敏博出於人，袁生甚奇之。又曰：「某，善於推算者，能預知君平生榮悴得失之事。」生卽訊之，遂述既往得喪「一」，一一如筆寫。生大驚。是夕，夜既深，密謂袁生曰：「我非人也。幸一陳於君子，可乎？」袁生聞而懼，卽起曰：「爾既非人，果鬼乎？是將祟我耶？」高生曰：「吾非鬼，亦非祟君，所以來者，將有託於君爾。我赤水神，有祠在新明之南，壬戌歲霖雨數月，居舍盡圯，郡人無有治者，使我爲風日所侵剝且甚，又日爲樵牧者欺侮，里中人視我如一坯土爾。今我赴訴於子，子以爲可，則行；不，則去。無恨乎？」袁生曰：「神既有願，有何不可哉？」神曰：「子來歲當調補新明令，儻爲我重建廟宇，以時祭祀，則幸之甚矣。惟願無忘。」袁生許之。既而又曰：「君初至邑時，當一見詣。然而人神理隔，慮君僕吏有蹟於我，君當悉屏去吏卒，獨入廟中，冀一言以相告。」袁生曰：「謹受教。」是歲冬，袁生果補新明令。及至任，問之，果有赤水神廟，在縣南數里。旬餘，乃詣之。未至百餘步，下馬屏卒，獨入於廟中。見其簷宇摧頽，蓬荒如積，佇望久之。有一白衣丈夫自廟後來，高生也，色甚喜。既相拜揖，乃謂袁生曰：「君不忘夙約」〔二〕，

今日動勞車駟，俯而詣我，幸何甚哉！」於是引入廟。見北垣下有一老僧，荷桎梏，有數人立其傍。袁生因問曰：「此僧亦何爲而得罪，以至於是？」神曰：「此僧乃縣東蘭若道成師也。身有殃咎，故繫於此。今將一歲矣。每旦夕，余則鞭撻之。從此後旬餘，余當釋之。」袁生又問曰：「此僧身居陽世<sup>(三)</sup>，安得繫於此乎？」神曰：「以此僧之生魂繫之。則其身自遭沉疾<sup>(四)</sup>，亦安得知其魂爲余所繫哉？」神告袁生曰<sup>(五)</sup>：「君幸諾我興建祠宇，幸疾圖之。」袁生曰：「不敢相忘。」既歸，欲爲計其工費，然以初官貧甚，無以爲資，因自念曰：「神人所言繫道成師之坐魂，因而困憊，僧本不知。又云，從此去旬餘，當解脫矣。吾今假以他語<sup>(六)</sup>，俾其建廟，無乃不可乎？彼僧聞此，必無所疑。」於是命駕徑往縣東蘭若問之，果有道成師者，卧疾沉憊，幾一歲矣。袁生見道成，道成曰：「某病將死，旦夕之期，一身痛苦，相告不盡。」袁生曰：「師疾如此，瀕於逝矣。我能愈之。師其願乎？」師其發願出財修建赤水神廟，自當愈也。道成曰：「疾果得痊，雖於貨貨安所吝乎？」袁生乃相告曰：「吾善視鬼，近謁赤水神廟，見師生魂荷桎梏繫於垣下，因召赤水神問其故，曰：『此僧有宿殃，故繫於此。』吾憐師之苦，叱其神：『爾何爲繫生人魂？可疾解之。吾當命此僧以修建廟宇，慎無相違也。』神喜而諾我，曰：『從此去旬餘，當捨其罪。』吾故告師，疾當愈，宜修赤水神廟也。毋以疾愈怠爾初心。如此，則禍且及矣。」道成僞曰：「敬受教。」後旬餘，疾果愈。因召弟子告之曰：「吾少年棄家學浮屠氏，迨今年五十，不幸沉疾。向者袁生謂我曰：『師之疾，赤水

神爲之也。疾若愈，可修補其廟。『夫置神廟者，所以佑兆人，祈福應。今既有害於我，安得不除之乎？』即與其徒持缶負畚詣廟，盡去神像及祠宇，無遺者〔七〕。又明日，道成詣袁生。袁生喜曰：『師疾果愈。吾語豈妄耶？』道成曰：『然。幸君拯我，何敢忘君之恩乎？』袁生謂曰：『可速建赤水神廟，不然，且懼爲禍。』道成曰：『夫人所以賴於神者，以其福可延，禍可弭，旱亢則零之以澤，淫潦則祈之以霽。故天子詔天下諸郡國，雖一邑一里必建其祠，蓋用祈民之福也。若赤水神者，無以福人而爲害於人，焉可不去之！今已盡毀其廟矣〔八〕。』袁生且驚且懼，遂謝之。道成氣益豐，而袁生懼甚〔九〕。後月餘，吏有罪，袁生撲之，無何吏死，其家訴於郡，坐徙端溪。行抵三峽，忽遇一白衣立於道左，視之，乃赤水神也。曰〔一〇〕：『向託君修我祠宇，奈何致道成毀我之舍，棄我之像，使一旦無所歸，君之罪也。今君棄逐窮荒，亦我報仇爾。』袁生謝曰：『毀君者，道成也。何爲罪我而爲讐也？』神曰：『道成雖爲僧，而餘福猶盛，故吾不能爲災。今君祿與命衰，皆棄宿約，故吾得而爲謀矣。』言已不見。生甚惡之。數日，竟以憂卒〔一一〕。

又見《廣記》卷三〇六，題爲《陳袁生》。

〔一〕「得喪」，《廣記》作「事」。

〔二〕「君」字上原有「夫」字，據《廣記》刪。

〔三〕「居」字原無，據明鈔本補。「身居」，《廣記》作「既存」。

〔四〕「則其」二字原無，據明鈔本補。此句《廣記》作「則其人自沉疾」。

〔五〕「神」上原有「其」字，據《廣記》刪。

〔六〕「他」，原作「神」，據《廣記》改。

〔七〕此句原作「盡去神像上及殘毀掃無子遺」，今據《廣記》改。

〔八〕「已」，原作「將」，據《廣記》改。

〔九〕「甚」字原無，據《廣記》補。

〔一〇〕「曰」字原無，據《廣記》補。

〔一一〕「憂」，《廣記》作「疾」。

20 王鏐之鎮太原也，忽一日亭午，有小吏見一神人，長丈餘，介金仗劍，自衙門緩步而來，既而佇立久之，若有所伺。小吏見之，懼甚。白於衙將靳坦、張和。偕視之，如小吏言。俄有暴風起，因忽不見。後月餘而鏐薨。時元和中也。

又見《廣記》卷三〇七，題爲《太原小吏》。

21 雲朔之間嘗大旱，時暑益甚，里人病熱者以千數。有村叚陳翁者，嘗獨行田間，忽逢一人，儀狀甚異，擐金甲，左右佩弧矢，執長劍，御良馬，朱纓金珮，光飾華煥，鞭馬疾驅。適遇陳翁，因駐馬而謂曰：「汝非里中人乎？」翁曰：「某農人，家於此亦有年矣。」神人曰：「我，天使。今上帝以

汝里中俱病熱，豈獨驕陽之所致乎？且有厲鬼在君邑中爲祟，故人多此疾〔一〕。上帝命我逐之。俄而不見。陳翁卽以其事白於里人。自是雲朔之間病熱者皆愈。

又見《廣記》卷三〇七，題爲《村人陳翁》。

〔一〕「故人多此疾」，《廣記》作「故邑人多病」。

<sup>22</sup>王鏐鎮太原，有清河崔澤者，長慶中刺坊州。嘗避暑於亭，時風月清朗，忽見一丈夫，身甚長，危冠廣袖，自堂之前軒而降，立於階所，厲聲而呼者三。呼既止〔一〕，崔氏一家皆見之。崔澤懼而且惡。命家童逐之，已亡見矣。是夕〔二〕，澤被疾。至明日，發使獻書，願解官歸老。相府不允。後月餘，卒於郡。

又見《廣記》卷三〇七，題爲《崔澤》。

〔一〕此句《廣記》作「厲聲而呼凡三呼而止」。

〔二〕「夕」原作「後」，據《廣記》改。

<sup>23</sup>吏部侍郎韓愈，長慶四年夏，因疾不治務，至秋九月免〔一〕，其疾益甚。冬十一月，於靖安里晝卧，見一神人，長丈餘，披甲仗劍，佩弧矢，儀狀甚峻，至寢室，立於榻前。久而謂愈曰：「帝命與卿計事〔二〕。」愈遂起，力疾正冠，揖之曰〔三〕：「臣不幸有疾，敢以踞見王〔四〕。」神曰：「威梓國絕域遠夷，部落繁聚〔五〕，世與韓氏爲讐，而乃騁悖肆奸，覬覦中夏。今將付之，非力不給〔六〕，卿以



爲何如。僉對曰：「願從大王討之。」神人頷之而去。於是書其詞揭於座右，終不能解。至十二月而卒〔七〕。

又見《廣記》卷三〇七，題爲《韓愈》。

〔一〕「免」字原無，據《廣記》補。

〔二〕「與卿」，原作「卿來」，據《廣記》改。

〔三〕「力疾正冠揖之曰」，《廣記》作「整冠而坐曰」。

〔四〕此句原作「敢遽見帝」，據《廣記》改。

〔五〕「威粹國絕域遠夷部落繁聚」，《廣記》作「威粹骨龜國」。

〔六〕「非力不給」，《廣記》作「而力不足」。

〔七〕「十二」，原作「六」。按：韓愈卒於長慶四年冬十二月，《廣記》正作「至十二月而卒」，今據改。

<sup>24</sup>故相李逢吉嘗爲司空范希朝從事於單于府〔一〕，時金城寺有老僧無爲者，年七十餘，嘗一人獨處禪齋，負壁而坐，瞬目數息。忽有一介甲持爇者由寺門而入。食頃，聞報李從事來。自是逢吉將遊金城市，無爲輒見向者神人先至，率以爲常。衛將簡郢與無爲弟子法真善，嘗爲郢語之。

又見《廣記》卷三〇七，題爲《李逢吉》。

〔一〕「朝」原作「韓」，據《廣記》改。

<sup>25</sup>故相李回，少時嘗久疾，其兄斬召巫祝〔一〕，於庭中設酒食以樂神。方面壁而卧，忽聞庭中喧然，回視，見堂下有數十人，或衣黃衣綠，競接酒食而啗之。良久將散，巫欲撤其席，忽有一神自空而降，左右兩翅。諸鬼皆辟易四散，且曰：「陸大夫神至矣。」巫者亦驚曰：「陸大夫神來。」即命致酒食於庭。其首俯於筵上，食之且盡，乃就飲其酒，俄頃，其貌頽然，若有醉色，遂飛去。羣鬼亦隨而失。後數日，回疾愈。

又見《廣記》卷三〇八，題爲《李回》。

〔二〕「斬」，《廣記》作「輯」。

<sup>26</sup>有崔君者，貞元中，爲河內守。崔君貪而刻。河內人苦之。嘗於佛寺中假佛像金凡數鎰，而竟不辭直。其寺僧亦以太守終不敢言。未幾而崔君卒於郡。是日，寺有牛產一犢〔一〕。其犢頂上有白毛如縷，織成文字曰：崔某者。寺僧相與觀之，且歎且異曰：「崔君爲吾郡太守，嘗假此寺中佛像金，而竟不還。今日事，果何如哉？」崔君之家聞之，即以他牛易其犢。既至，命剪去毛上文字。已而復生。及至其家〔二〕，雖豢以芻粟，卒不食。崔氏且以爲異，亦竟歸其寺焉。

又見《廣記》卷四三四，題爲《河內崔守》。

〔一〕「犢」字後原有「者」字，據《廣記》刪。

「三」「及」，原作「回」，據《廣記》改。

<sup>27</sup>海岱之間出玄黃石，或云茹之可以長生。玄宗皇帝嘗命臨淄守每歲採而貢焉。開元二十七年，江夏李邕爲臨淄守，是歲秋，因入山採玄黃石，忽遇一翁，姿質甚妙，而風度明朗，髭髯極豐，衣褐衣，自道左出，叩李邕馬，且告曰：「君侯躬自採藥，豈不爲延聖主之壽乎？」曰：「然。」翁曰：「聖主當獲龍馬以彰清世雍熙之瑞，則享國無疆，無勞採常藥耳。」邕曰：「龍馬安在？」答曰：「當產齊魯之郊。若獲之，即是太平之符。雖麟鳳龜龍，不足以並其瑞。」邕方命駕以後乘，遽亡見矣。邕大異之，顧謂從事曰：「得非神人乎？」即命其吏王乾貞者，求龍馬於齊魯之間。至開元二十九年夏五月，乾貞果得馬於北海郡民馬會恩之家。其色騅毛，兩脇有鱗甲，鬚尾若龍之鬚，嘶鳴真簾笛之音，日馳三百里。乾貞訊其所自，會恩曰：「吾獨有牝馬，嘗浴於淄水，遂有胎而產。因以龍子呼之。」乾貞卽白於邕。邕甚喜，因表其事以獻。上大悅，詔內閑廐，異其薊豢，命畫工圖其狀，用頒示中外。

又見《廣記》卷四三五，題爲《唐玄宗龍馬》。

<sup>28</sup>天寶初，有王薰者，居長安延壽里中。嘗一夕，有三四輩挈食會薰所居。既飲食，燭前忽有巨臂出燭影下，薰與諸友且懼，相與觀之。其臂色黑，而有毛甚多。未幾，影外有語曰：「君有會，不能一見呼耶？」願得少肉致掌中。」薰莫測其由，卽與之。其臂遂引去。少頃，又伸其臂曰：

「君幸與我肉，今食具盡，願君更賜之。」薰卽又置肉於掌中，已而又去。於是相與謀曰：「此必怪也。俟其再來，當斷其臂。」頃之果來，拔劍斬之。臂既墮，其聲亦遠。俯而視之，乃一驢足，血滿於地。明日，因以血踪追尋之，入里中民家。既以事問民，民曰：「家有一驢，且二十年矣。夜失其足，有似刃而斷者焉。方駭之。」而薰又以事而告其民，「若符所怪。卽殺而食之。」

又見《廣記》卷四三六，題爲《王薰》。

〔一〕此句《廣記》作「薰具言其事」。

〔二〕「卽」字原無，據《廣記》補。

<sup>29</sup>郭司空釗，大和中，自梓潼移鎮西涼府〔一〕，時有閹者甚謹樸，釗念之，多委以事。嘗一日，釗命市紋繒絲帛百餘匹，其價倍，且以爲欺我，卽囚於獄，用致其罪。獄既具，釗命笞於庭〔二〕。忽有十餘犬爭擁其背，吏卒莫能制。釗大異之，且訊其事。閹者曰：「某好閹佛氏《金剛經》，自童卯常以食飼羣犬，不知其他。」釗歎曰：「犬尚能感其惠報其德，吾安可不施恩信。」遂釋之。

又見《廣記》卷四三七，題爲《郭釗》。

〔一〕「涼」，原作「京」，據《廣記》改。

〔二〕「庭」，原作「夜」，據《廣記》改。

<sup>30</sup>扶風縣西有天和寺，在高崗之上。其下龕宇軒豁，可居窮者。趙叟家焉。叟無妻孥，病足

而偃，常策杖行乞於市。里人哀其老病而窮無所歸，率給以食。叟得食，必先聚羣犬以食之。後歲餘，叟病寒，卧於龕中。時大雪，叟貧無衣，裸形就地，且戰且呻〔一〕。羣犬俱集於叟傍〔二〕，搖尾而嗥，已而環其衽席，競以身衛叟肢體，由是寒威稍解。後旬餘，竟以寒死於龕中。羣犬哀鳴，晝夜不歇，數日方去。

又見《廣記》卷四三七，題爲《趙叟》。

〔一〕「呻」，原作「慄」，據《廣記》改。

〔二〕「俱」，原作「但」，據《廣記》改。

## 宣室志卷之三

31 貞元中，有大理評事韓生者，僑居西河郡南。有一馬，甚豪駿。嘗一日清晨，忽委首於櫪，汗而且喘，若涉遠而殆者。圉人怪之，具白於韓生。韓生怒：「若盜馬夜出，使吾馬力殆。誰之咎？」乃令撲焉。圉人無以辭，遂受撲。至明日，其馬又汗而喘。圉人竊異之，莫可測。是夕，圉人卧於廐舍，闔扉，乃於隙中視之。忽見韓生所蓄黑犬至廐中，且嗅且躍，俄化爲一丈夫，衣冠盡黑，卽挾鞍鞭馬，馳騁而去〔一〕。行至門，門垣甚高，其黑衣人以鞭策馬，馬竟躍而過。黑衣人乘馬而去。復歸〔二〕，既下馬解鞍，其黑衣人又嗅躍，還化爲犬。圉人驚異，不敢洩於人。後一夕，黑犬又駕馬而往〔三〕，逮曉方歸。圉人因尋馬蹤，以天雨新霽，其爲蹤歷歷可辨，至南十餘里一古墓前，其蹤方息。圉人乃結茅齋於墓側。來夕，先止於齋中以伺之。夜將分，黑衣人果駕馬而來，下馬，繫於野樹。其人人墓，與數輩笑言極歡。圉人在茅齋中伏而聽之，不敢動。近數食頃，黑衣人告去，數輩送出墓穴，於內一褐衣者顧謂黑衣人曰：「韓氏名籍今安在？」黑衣人曰：「吾已收在擣練石下。吾子無以爲憂。」褐衣者曰：「慎無泄。茲事泄之，則吾屬不遺焦類矣。」黑衣人曰：「謹受教。」褐衣者又曰：「韓氏釋兒有字乎？」曰：「未也。吾俟彼有字，當卽編於名籍，必

不致弛懈也。」褐衣者曰：「明夕再來，當得以笑語。」黑衣人唯而去〔四〕。及曉，圉者歸，遂以其事密告於韓生。生即命肉餵其犬。犬既至，因以繩繫，及次所聞，遂窮擣練石下，果得一軸書，具載韓氏弟兄妻子家僮名氏，紀莫不具載〔五〕，蓋所謂韓氏名籍者也。有子生一月矣，獨此子不書〔六〕，黑衣人所謂「穉兒未字」也。韓生大驚，命致犬於庭，鞭而殺之。熟其肉以食家僮。已而率隣居士子十餘輩，執弧矢兵仗，至郡南古墓前，發其塚〔七〕，穴中有數犬，毛狀異惡，盡殺之以歸。

又見《廣記》卷四三八，題爲《韓生》。

〔一〕「即挾鞍鞭馬馳騁而去」，《廣記》作「即挾鞍致馬上駕而去」。

〔二〕「復歸」，明鈔本作「至半夜還」。

〔三〕「馬」字原無，據《廣記》補。「往」，《廣記》作「去」。

〔四〕「唯」原作「推」，據《廣記》改。

〔五〕「紀莫不具載」，《廣記》作「紀莫不具」。此五字疑爲衍文。

〔六〕「不書」，原無，據《廣記》補。

〔七〕「發」，原作「祭」，據《廣記》改。

32 寶應中，有李氏子，亡其名，家於洛陽。其世以不好殺，故家未嘗蓄狸，所以有鼠之死也。

迨其孫，亦能世祖父意。嘗一日，李氏大集其親友，會食於堂上；而門外有羣鼠數百，俱人立，以前足相鼓，如甚喜狀。家僮驚異，告於李氏。李氏親友乃空其堂而縱觀，人去且盡，堂忽摧圯，其家無一傷者。堂既摧而羣鼠亦去。悲夫！鼠固微物也，尚能識恩而知報，況人乎。如是則施恩者宜廣其澤，而報德者亦宜竭其誠。有不顧者，當視此以愧。

一又見《廣記》卷四四〇，題爲《李甲》。

<sup>33</sup>相國王公縉，大曆中，與元載同執政事。嘗一日入朝，天尚早，坐於燭下。其榻前有囊，公命侍童取之。侍童挈以進，覺其重不能舉。公啓而視之，忽有一犬長尺餘，質甚豐，自囊中躍出〔三〕。公大懼，顧謂其子曰：「我以不才，謬居卿相，無德而貴，常懼有意外之咎。今者異物接於踵〔三〕，豈非禍之將萌耶？」後數日，果得罪，乃貶爲縉雲守也。

又見《廣記》卷四四〇，題爲《王縉》。

〔一〕「犬」，《廣記》作「鼠」。

〔二〕「自」，《廣記》作「白」，屬上讀，亦通。

〔三〕「踵」，《廣記》作「手足」。

<sup>34</sup>婁師德布衣時，嘗因沉疾，夜夢一人，紫衣，來榻前再拜曰：「君之疾且間矣，幸與某偕去。」卽引公出。忽覺力甚捷，自謂疾愈。行數里，見路傍有廨署，左右吏卒，朱門甚高，曰：「地府



院。」驚曰：「何地府院而在人間乎？」紫衣者對曰：「冥途固與人接跡。世人又安得而知之？」公入其院，吏卒辟易而退。見一室曰：「司命署。」問：「職何如？」對曰：「主世人祿命之籍也。」公因入室視之，有書數千幅在几上，傍有綠衣者，稱爲按掾。公因命出己之籍，按掾取一軸以進，「公閱之，書己名，載其祿位年月，履歷清貴，出人臺輔，壽至八十有五。覽之喜，謂按掾曰：「某一布衣耳，無飢凍憂足矣，又安敢有他望乎？」言未畢，忽有一聲沿空而下，震動簷宇。按掾驚曰：「天鼓且動，君宜疾歸，不可留矣。」聞其聲遂驚，始悟爲夢遊爾。時天已曙，其所居東隣有佛寺，擊曉鐘，蓋按掾所謂天鼓者也。自是疾亦間焉。後人仕，歷官咸如所載者。及爲西涼帥，一日，見黃衣使者至，聞前曰：「冥途小吏，奉命請公。」公曰：「吾嘗見司命之籍，紀吾之位，當至上台，壽凡八十有五，今何爲遽見命耶？」黃衣人曰：「公某官時，嘗誤殺無辜人，位與壽爲主吏所降，今則窮矣。」言訖，忽亡所見。自是臥疾，後三日果薨。」

又見《廣記》卷二七七，題爲《婁師德》。

〔一〕「一」，原作「十」，據《廣記》改。

〔三〕「果」，原作「而」，據明鈔本改。

<sup>35</sup> 太子賓客盧尚書貞猶子，爲僧，會昌中，沙汰僧徒，斥歸家，以蔭補光王府參軍。一夕，夢爲僧時所奉師來慰，問其出處再三，告以佛法淪破，已無所歸，今爲一官，徒遣旦夕，期在落頂上

髮，方畢志願。且泣且訴之，良久曰：「若我志果遂，與佛法。」語未竟，見八面屯兵，千乘萬騎，旌旗日月，衣裳錦綉，儀衛四合，真天子大駕。軍中人諠言，將迎光王。部整行列，以次前去。盧方駭愕不能測，遽驚覺。魂悸流汗，久之方能言。卒不敢洩於人。無幾，宣宗自光邸踐祚，錄王府屬吏。盧以吏不拘常調格遷敘〔一〕。自是稍稍與復釋教，寺宇僧尼如舊制，一契夢中語。盧校夢中所謂本師，蓋參軍事府主近師弟子，故以爲冥兆。豈神之意，以是微而顯乎。

又見《廣記》卷二七八，題爲《盧貞猶子》。

〔一〕「吏」，《廣記》作「例」。

<sup>36</sup>清河張詵，貞元中，以前王屋令調於有司。忽夢一中使來，詵卽具簪笏迎之。謂詵曰：「有詔召君，可偕去。」詵驚喜，且以爲上將用我。既命駕，與中使俱出。見門外有吏卒十餘爲驅殿者，詵益喜，遂出開遠門西望而去。其道左有吏甚多，咸再拜於前。過二百里，至一城，與馬人物，諠諠然闐咽於路，槐影四轟，烟霧迤邐。城之西北數里，又有一城，城外有被甲者數百，羅立門之左右，執戈戟，列幡幟，環衛甚嚴，若王者居。既至門，中使命詵下馬。詵卽整巾笏。既而中使引入門。其城內簷宇櫛比，兵士甚多。又見宮闕臺閣，既峻且麗。又至一門，中使引入，門內百餘人，具笏組列於庭，儀甚謹肅。又有一殿巍然，瓊玉華耀，真天子正殿。殿左右有武士數十，具甲倚劍立。殿上有朱紫中使甚多。見一人峩冠，被袞龍衣，凭玉案而坐其殿之東〔一〕。

又有一冠裳者，貌若婦人，亦據玉案，在殿之西宇。有宮嬪數十列於前。中使謂詵曰：「上在東宇，可前謁。」卽趨至東宇前再拜。有朱衣中使立於殿之前軒，宣曰：「卿今宜促治吾宮庭事，無使有不如法者。」詵又再拜舞蹈。既而又引至西宇下，其儀度如東宇。既拜，中使遂引出門。詵悸且甚，因謂之曰：「某久處外藩，未得見天子，向者朝對，無乃不合於禮乎？」中使笑曰：「吾君寬，固無懼爾。」言畢東望，有兵士數百馳來，中使謂詵曰：「此警夜之兵也。子疾去，無犯嚴禁。」卽呼吏命駕，惶惑之際而寤。竊異其夢，不敢語於人。後數日，詵拜乾陵令。及至，凡所經歷，盡符所夢。又天后祔葬。詵所夢殿東宇下綈冠被袞龍衣者，乃高宗也；其殿西宇下冠衣貌如婦人者，乃天后也。後數月，因至長安，與其友數輩會宿，具話其事。有以歷代聖賢圖示詵者，〔三〕，高宗及天后，果夢中所見也。

又見《廣記》卷二八〇，題爲《張詵》。

〔一〕「其」，《廣記》無，據下文所描繪的殿上情況，疑爲「在」字之誤，當改。

〔二〕「中」字原無，據《廣記》補。

〔三〕「歷代聖賢圖」，《廣記》作「列聖真圖」。

37 開元中，楊慎矜爲御史中丞，一日將入朝，家奴開其外門，既啓鎖，其門嚙不可解。慎矜且驚且異。泊天將曉，其導從羣吏自外見慎矜門外有一夜叉，長丈餘，狀極異，立於宇下，以左右

手噤其門，火吻電眸，盼顧左右〔一〕。從吏見之，俱驚慄四去。久而街中輿馬人物稍多，其夜又南向而去。行者見之，咸辟易仆地。慎矜聞其事，懼甚。後月餘，遂爲李林甫所誣，弟兄皆誅死。

又見《廣記》卷三五六，題爲《楊慎矜》。

〔一〕「盼」，原作「不」，據《廣記》改。

38 有吳生者，江南人，嘗遊會稽，娶劉氏女爲妾。後數年，吳生出宰於雁門郡，與劉氏偕之官。劉氏初以柔婉聞，凡數年，其後忽獷烈自恃不可禁。往往有逆意者，卽發怒。毆其婢僕，或嚙其肌，血且甚，而怒不可解。吳生始知劉氏悍，心稍外之。嘗一日，吳與雁門部將數輩獵於野，獲狐兔甚多，置庖舍下。明日，吳生出，劉氏卽轉入庖舍〔一〕，取狐兔，生啗之且盡。吳生歸，因窮狐兔所在〔二〕，而劉氏憮然不答。吳生怒，訊其婢，婢曰：「劉氏食之盡矣。」生始疑劉氏爲他怪。旬餘，有縣吏以一生鹿獻〔三〕，吳生命置於庭。已而吳生給言將遠適。既出門，卽匿身潛伺之。見劉氏散髮袒肱，目眦盡裂〔四〕，狀貌頓異，立庭中，左手執鹿，右手拔其髀而食之。吳生大懼，仆地不能起久之。因急召吏卒十餘輩，持兵仗而入。劉氏見吳生來，盡去襦袖，挺然立庭下，一夜又爾。目若電光，齒若戰刃，筋骨盤蹙，身盡青色。吏卒俱戰慄不敢近。而夜又四顧，若有所懼。僅食頃，忽東向而走，其勢甚疾，竟不知其所在。

又見《廣記》卷三五六，題爲《江南吳生》。

〔一〕「轉」，《廣記》作「潛」。

〔二〕「窮」，《廣記》作「詰」。

〔三〕「生」，明鈔本作「死」。

〔四〕「皆」，原作「皆」，據《廣記》改。

39 武陵郡有浮圖祠，其高數百尋，下瞰大江，每江水泛溢〔一〕，則浮圖勢若搖動。故里人無敢登其上者。有賈人朱峴，家極贍，生一女，無何失所在。其家尋之，僅旬餘，莫窮其適。一日，天雨初霽，郡民望見浮圖之顛，若有人立者，隱然紋綵衣〔二〕，郡民且以爲怪。峴聞之，往觀焉。望其衣粧，甚肖己女。卽命人登其上取之，果峴女也。峴驚訊其故，女曰：「某向者獨處，有一夜叉，長丈餘，甚獯異，自屋上躍而下，入某之室，謂某曰：『無懼我也。』卽攬衣馳去，至浮圖上。既而沉沉然〔三〕，若甚醉者，凡數日方稍寤，困懼且甚。其夜叉率以將曉則下浮圖，行里中取食飲某。一日，夜叉方去，某下視之，見其行里中，會遇一白衣，夜叉辟易，退遠百步，不敢竊視。及其暮歸，因詰之：『何爲懼彼白衣者乎？』夜叉曰：『向者白衣自少不食太牢，故我不得近也。』某問何故〔四〕，夜叉曰：『牛者，所以耕田疇，爲生人之大本〔五〕。苟不食其肉者，則上天佑之。故我不敢近也。』某默念曰〔六〕：『吾人也，去父母與異類爲伍，可不悲乎？』明日，夜叉去而祝曰：『某

願終身不食丑肉也〔七〕。『三祝已，夜又忽自他所歸浮圖上，望某而語曰：『汝爲何有異志棄我乎，使我不得再近汝也。從此別去矣。』夜又東向而去，竟不知其所往。某喜甚〔八〕，由浮圖中得以歸。』

又見《廣記》卷三五六，題爲《朱峴女》。

〔一〕「溢」，《廣記》作「揚」。

〔二〕「衣」字原無，據《廣記》補。

〔三〕「沉沉」，《廣記》作「兀兀」。

〔四〕此四字原作「女窮其故」，今據《廣記》改。

〔五〕「生人」，原作「君民」，據《廣記》改。

〔六〕「某」，原作「女」，據《廣記》改。

〔七〕此句《廣記》作「某願不以太牢爲食」。

〔八〕「某」，原作「女」，據《廣記》改。

40 潁州陳越石，初名黃石，郊居於王屋山下，有妾張氏者。元和中，越石與張氏俱夜食，忽聞燭影後有呵吸聲而甚異〔一〕，已而出一手至越石前。其手青黑色，指短，爪甲纖長，有黃毛連臂，似乞食之狀。越石固知其怪，惡而且惕。久之，聞燭影下有曰：「我病饑，故來奉謁。願以少肉

置掌中。幸無所怯<sup>〔三〕</sup>。」越石卽以少食肉並投於地，其手卽取之去。又曰：「此肉味腴美。」享訖<sup>〔三〕</sup>，又出手越石前。越石怒罵曰：「妖物何爲輒來？宜疾去，不然，且擊汝，得無悔耶！」其手卽引去，若有所懼。俄頃，又出其手至張氏前，謂張曰：「女郎能以少食肉見惠乎？」越石謂其妾曰：「慎無與！」張氏竟不與。久之，忽於燭影傍出其面，乃夜叉也。赤髮蓬然，兩目如電，四牙若鋒刃之狀，甚可怖。以手擊張氏，張氏遽仆於地，冥然不能動。越石有膽勇，卽起而逐之，夜叉遂馳走，不敢返顧。明日，窮其跡，於垣上下有過踪。越石曰：「此夜叉今夕將復來矣。」於是至夜持杖立東北垣下以伺之。僅食許<sup>〔四〕</sup>，夜叉果來，既踰牆，足未及地，越石卽以杖連擊數十。及夜叉去，以燭視其垣下，血甚多，有皮尺餘，亦在地，蓋擊而墮者。自是張氏病愈。至夕，聞百步外有呼求者曰：「陳黃石何爲不歸我皮？」連聲不已。僅月餘，每夕嘗聞呼聲。越石度不可禁止，甚惡之，於是遷居以避之。因改名越石。元和十五年<sup>〔五〕</sup>，登進士第。至會昌二年，卒於藍田令。

又見《廣記》卷三五七，題爲《陳越石》。

〔一〕「呵吸」，《廣記》作「呼吸」。

〔二〕「所怯」，《廣記》作「見阻」。

〔三〕「享」，《廣記》作「食」。

〔四〕「許」，《廣記》作「傾」。

〔五〕「元和」前原衍「時」字，今據《廣記》刪。

41 通州有王居士者，有道術。會昌中，刺史鄭君有幼女，甚愛之，而自幼多疾，若神魂不足者。鄭君因請居士，居士曰：「此女非疾，乃生魂未歸其身。」鄭君詢其事，居士曰：「某縣令某者，卽此女前身也。當死數歲矣，以平生爲善，故幽冥佑之得過期〔一〕。今年九十餘矣。令卒之日，此女當愈。」鄭君卽遣人馳訪之，其令果九十餘矣。後月，其女忽若醉醒〔二〕，疾愈。鄭君又使往驗之，令以此女病愈之日無疾而卒。

又見《廣記》卷三五八，題爲《鄭氏女》。

〔一〕「冥」，原作「明」，據《廣記》改。

〔二〕「醒」，《廣記》作「寤」。

42 唐貞元中，有李生者，家河朔間，少有膂力，恃氣好俠，不拘細行，常集輕薄少年二十餘輩爲樂，厥後省過〔一〕，折節讀書，以詩名稱之〔二〕。累爲河朔官，改深州錄事參軍。生美風儀，善談笑，曲曉吏事，廉謹明幹，至於擊鞠飲酒，兼能之，雅爲太守所重。時王武俊帥成德軍〔三〕，恃功負衆，不顧法度。支郡守畏之側目〔四〕。嘗遣其子士真巡屬郡〔五〕，至深州。太守大具牛酒，所居備聲樂，宴士真。太守畏武俊而奉士真之禮甚謹，又慮有以酒忤士真者，以是僚吏賓客一不



敢召。士真大喜，以爲他郡莫能及。歡飲入夜，士真乃曰：「幸使君見待之厚，欲盡樂於今夕。豈無嘉賓韻士，願爲我召而見之。」太守致敬前白曰：「偏郡無名人。其僚屬庸猥，恐其辭令不謹，禮度失當。少有愆責，吾之任也。」士真強之，太守曰：「錄事參軍李某，願以待談笑。」士真曰：「但命之。」於是召李生。生人趨拜，士真見之，色甚怒。既而命坐，貌益恭，士真甚不悅，瞪視攘腕，無向時之歡矣。太守懼，莫知所謂，顧視生，視然而汗，不能持盃。一座皆愕。少頃，士真叱左右縛李某繫獄，左右卽牽李袂疾去，械獄中。已而士真歡飲如初。追曉宴罷。太守且驚且懼，乃潛使人於獄中訊李生曰：「君貌甚恭，且未嘗言，固非忤於王君。寧自知取怒之意否？」李生悲泣久之，乃曰：「嘗聞釋氏有現世之報，吾知之矣。某少貧窘，無以自資，由是好與俠客遊，往往掠奪里人財帛。嘗馳馬腰弓，往還太行道，日百餘里。一日遇一年少，鞭駿騾，負二巨囊，吾利其資，顧左右皆崖巖萬仞，而日漸曠黑，遂力排之，墮於崖下。卽疾驅其騾逆旅氏，解其囊，得繒綺百餘端。自此家稍贍，因折弓矢，閉門讀書，遂仕而至此。」而及今二十七年。昨夕，君侯命與王君之宴，既入而視王君之貌，乃吾曩所殺少年也。一拜之中，心懷慄惕。自知死於旦夕，今將延頸待刃，又何言哉？爲我謝君侯，幸深知我，敢以身後爲託。」有頃，士真醉悟，急召左右往獄中取李某首來，左右卽於獄中斬其首以送士真，士真熟視而笑。既而又與太守大飲於郡齋，酒酣，太守因歎甚，乃曰：「某幸得守一郡，而副大使下察弊政，寬不加罪，爲恩

厚矣。昨夕，副大使命某召他客，屬郡僻小無客，不足奉歡宴者，竊以李某善飲酒，故爲召之，而李某愚劣，不習禮法，有忤於明公，實余之罪也。今明公既已誅之，宜矣。竊有所未曉，敢問李某之罪何爲者？願得明公教之，且用誠於將來也。」士真笑曰：「李生亦無罪，但一見之，卽忿然激吾怒，便有戕戮之意。今既殺之，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君無再言。」及宴罷，太守密訪其年，曰：「二十有七矣。蓋李生殺少年之歲，而士真生於王氏也。太守歎異久之，因以家財厚葬李生。」

又見《廣記》卷一二五，題爲《李生》。

〔一〕「常集輕薄少年二十餘輩爲樂厥後省過」，《廣記》作「常集輕薄少年遊年二十餘方」。

〔二〕「以詩名稱之」，《廣記》作「爲歌詩人頗稱之」。

〔三〕「成德軍」，原作「成都」，與史不合，據《廣記》改。

〔四〕「支」，原作「文」，據《廣記》改。

〔五〕「士真」，原作「士貞」，與史不合，據《廣記》改。下同。

〔六〕「其餘屬庸猥」至「太守曰」，《廣記》作「懼副大使之威不敢以他客奉宴席惟」。

〔七〕「見」，《廣記》作「目」。

〔八〕「而」字原無，據《廣記》補。

〔九〕「中」，《廣記》作「後」。

## 宣室志卷之四

<sup>43</sup> 汝南周氏子，吳郡人也，忘其名，家於崑山縣。元和中，以明經上第。調選，得尉崑山。既之官，未抵邑數十里，舍於逆旅中。夜夢一丈夫，衣白衣，儀狀甚秀，而血濡其襟，若傷其臆者，既拜，而泣謂周生曰：「吾，家於林泉者也。以不尚塵俗，故得安其所有年矣。今以偶行田野間，不幸值君之家童，有繫吾者。吾本逸人也，既爲所繫，心甚不樂。又縱狂犬噬吾臆，不勝其憤。願君子憫而有之。不然，則死在朝夕矣。」周生曰：「謹受教，不敢忘。」言訖而寤，心竊異之。明日，至其家。是夕，又夢白衣人來曰：「吾前以事訴君，幸君憐而諾之，然今尚爲所繫。願君勿易仁人之心，疾爲我解其縛，使不爲君家囚，幸矣。」周卽問曰：「然則汝之名氏可得聞乎？」其人曰：「我，鳥也。」言已遂亡去。又明日，周生乃以夢語家童，且以事訊之。其家人因適野，遂獲一鵝，乃籠歸，前夕，有犬傷其臆。周生卽命放之。是夕，又夢白衣人辭謝而去。

又見《廣記》卷四六二，題爲《周氏子》。

<sup>44</sup> 東平呂生，魯國人，家於鄭。其妻黃氏，病將死，告於姑曰：「妾病且死。然聞人死當爲鬼，妾常恨人鬼不相通，使存者益哀。今姑念妾深，妾死，必能以夢告於姑矣。」及其死，姑夢見黃氏

來，泣而言曰：「妾平生時無狀，今爲異類，生於鄭之東野叢木中，黯其翼噉其鳴者，是也。後七日，當來謁姑。願姑念妾平生時，無以異類見阻。」言訖遂去。後七日，果有一鳥自東來〔一〕，至呂氏家，止於庭樹，哀鳴久之。其姑泣而言曰：「果吾之夢矣。汝無昧平素，直來吾之居也。」其鳥卽飛入堂中〔二〕，迴翔哀唳，僅食頃，東向而去。

又見《廣記》卷四六二，題爲《呂生妻》。

〔一〕「七日果」原作「果七日」，據《廣記》改。

〔二〕「鳥」原作「鳥」，據《廣記》改。

45 汴陽郡有張女郎廟。上元中，有韋氏子客於汴陽，途至其廟，遂解鞍以憩。忽見廟宇中有二屐子在地下，生視之，乃結草成者，文理甚細，色白而製度極妙。韋生乃收貯於囊中〔一〕，卽而別去。及至郡，郡守舍韋生於館亭中。是夕，生以所得屐置於前而寢。明日，已亡其所在，莫窮其處。僅食頃，乃於館亭屋瓦上得焉。僕夫驚愕，告於韋生，生卽命升屋而取之。既得，又致於前。明日，仍失其屐，復於屋瓦上得之〔二〕。如是者三。韋生竊謂僕曰：「此其怪乎？可潛伺之。」是夕，其僕乃竊於隙中窺之。夜將半，其屐忽化爲白鳥，飛於屋上。韋乃命取焚之〔三〕，卒飛而去。

又見《廣記》卷四六三，題爲《韋氏子》。

〔一〕「乃」，原作「至」，據《廣記》改。

〔二〕「屋瓦」原作「瓦屋」，據上文，當爲「屋瓦」之誤倒，今改。

〔三〕「焚」字原無，據《廣記》補。

46 吏部侍郎韓昌黎公愈，自刑部侍郎貶潮陽守。先是郡西有大湫，中有鰐魚，長者百尺，每一怒，則湫水騰溢，林嶺如震。民之馬牛有濱其水者，輒吸而噬之，一瞬而盡。爲所害者，莫可勝計。民患之有年矣。及愈刺郡，卽至之三日，問民間不便事，俱曰：「郡西湫中之鰐魚也。」愈曰：「吾聞至誠感神：昔魯恭宰中牟，雉馴而蝗避；黃霸治九江，虎皆遁去。是知政之所感，故能化鳥獸矣。」卽命庭錄以牢醴陳於湫之傍，且祝曰：「汝，水族也，無爲生人患。將以酒沃之。」是夕，郡西有暴風雷，聲振山郭，夜分霽焉。明日，里民視其湫，水已盡。公命使窮其跡，至湫西六十里易地爲湫，巨鰐亦隨而徙焉。自是郡民獲免其患。故工部郎中皇甫湜撰《愈神道碑序》曰：刑部爲潮陽守，云：「峒獠海夷，陶然自化；鰐魚稻蟹，不暴民物。」蓋謂此也。

又見《廣記》四六六，題爲《韓愈》。

〔一〕以上四句，皇甫湜《韓愈神道碑序》本作「洞究海俗，海夷陶然，遂生鮮魚稻蟹，不暴民物」。（見《全唐文》卷六八七）

47 唐柳州刺史河東柳宗元，嘗自省郎出爲永州司馬，途至荆門，舍驛亭中。是夕，夢一婦人，

衣黃衣，再拜而泣曰：「某，家楚水者也。今不幸，死在朝夕，非君不能活之。儻獲其生，不獨戴恩而已，兼能假君祿，益君壽，爲將爲相，且無難矣。幸明君子一圖焉。」公謝而許之。既寤，默自異之。及再寐，又夢婦人且祈且謝，久而方去。明晨，有吏來，稱荆帥命，將宴宗元。宗元既命駕，以天色尚早，因假寐焉。既而又夢婦人，嚙然其容，憂惶不暇，顧謂宗元曰：「某今之命若敗縷之懸風中，」危將斷而飄矣。而君不能念事之急耶？幸卽爲計。不然，亦與敗縷皆斷矣。願君子許之。」言已，又祈拜。既告去，心亦未悟，宗元俛而念曰：「吾一夕三夢婦人告我，辭甚懇。豈吾之吏有不平於人者耶？抑將宴者以魚爲我膳耶？得而活之，亦吾事也。」卽命駕詣郡宴。既而以夢話於荆帥，且召吏訊之。吏曰：「前一日，漁人網獲一巨黃鱗魚，將爲膳，今已斷其首。」宗元驚曰：「果昨夕之夢也。」遂挈而投江中，然而其魚已死矣。是夕，又夢婦人來，失其首。宗元益異之。

又見《廣記》卷四六七，題爲《柳宗元》，《類說》卷二十四，題爲《黃衣婦人乞命》，爲節文。

〔一〕「敗」字原無，據《類說》補。

〔二〕此句原作「得不捨之亦吾是也」，據《廣記》改。

<sup>48</sup>唐河東柳沔者〔一〕，僑居洛陽。因乘春釣伊水，得巨魚，挈而歸，置於盆水中。先是，沔有嬰兒，始六七歲。是夕，沔夢魚以喙嚙嬰兒臆。沔悸然而寤，果聞兒啼，曰：「夢一大魚咬其臆，痛不

可忍，故啼焉。與泝夢合。泝異之，乃視小兒之臆，果有瘡而血。泝益懼焉。明旦，以魚投伊水中，且命僧轉經畫像。旬餘，兒之瘡始愈。泝自後不復釣。

又見《廣記》卷四六七，題爲《柳泝》。

〔一〕「泝」，《廣記》作「沂」。

<sup>49</sup>宣城郡當塗民有劉成、李暉者，俱不識農事，常以巨舫載魚蟹，鬻於吳越間。天寶十三年春三月，成與暉自新安江載往丹陽郡，行至下查浦，去宣城四十里，會天暮，泊舟，二人俱登陸。時李暉往浦岸村舍中，獨劉成在江上。四顧雲島，闕無人跡，忽聞舫中有連呼阿彌陀佛者，聲甚厲。成驚而視之，見一大魚自舫中振鬣搖首，作聲而呼阿彌陀佛焉。成且懼且悚，毛髮盡動，卽匿身蘆中以伺之〔二〕。俄而舫中萬魚〔三〕，俱跳躍呼佛，聲動地。成大恐，遽登舫，悉投羣魚於江中。有頃而李暉至，成具以告暉，暉怒曰：「豎子安得爲妖妄乎〔三〕？」唾而罵者且久。成無以自白，卽用衣資酌其直。既而餘有錢，易荻草十餘束，致於岸。明日遷於舫中，忽覺重不可舉，解而視之，得緡十五千，簽題云：「償汝魚值。」成益奇之。是日，於瓜洲會羣僧食，併以緡施焉。時有萬莊者，自涇陽令退居瓜洲，備得其事，傳以紀述。

又見《廣記》卷四七〇，題爲《劉成》。

〔一〕「伺」，原作「聽」，據《廣記》改。

〔三〕「而」，原作「聞」，據《廣記》改。

〔三〕「爲」字原無，據《廣記》補。

元和初，有進士陸喬者，好爲歌詩，人頗稱之。家於丹陽，所居有亭沼，號爲勝境。喬家富而好客。一夕，風月清瑩，有扣門者，出視之，見一丈夫，衣冠甚偉，儀狀秀逸。喬延入與坐，談議朗暢，出於意表。喬重之，以爲人無及者。因請其名氏，曰：「我，沈約也。聞君善詩，故來候耳。」喬驚起曰：「某，一賤士，不意君之見臨也。願得少留，以侍談笑。」既而命酒，沈曰：「我平生不飲酒，非阻君也。」又謂喬曰：「吾友人范僕射雲，子知之乎？」喬對曰：「某常讀梁史，熟范公之名久矣。」約曰：「吾將邀之。」喬曰：「幸甚。」約乃命侍者邀范僕射。頃之，雲至，喬即拜，延坐。雲謂約曰：「休文安得而至此耶？」約曰：「吾慕主人能詩，且好賓客，步月至此，遂相談謔久之。」約呼左右曰：「往召青箱來。」俄有一兒至，年可十歲餘，風貌明秀。約指謂喬曰：「此吾愛子也。少聰敏，好讀書。吾甚憐之，因以青箱爲名焉，欲使繼吾學也。不幸先吾逝矣。今謁君。」即命其子拜喬。又曰：「此子亦好爲詩，近從吾與僕射同過臺城，因相與感舊〔一〕，援筆立成，甚有可觀者。」諷之曰：「六代舊江川，興亡幾百年。繁華今寂寞，朝市昔諠闐〔二〕。夜月琉璃水，春風柳色天。傷時與懷古，垂淚國門前。」喬賞歎久之。因問約曰：「某常覽昭明所集《文選》，見其編錄詩句，皆不拘音律，謂之『齊梁體』。自唐朝沈佺期、宋之問方好爲律詩。青箱之體乃效今體，



何哉？」約曰：「今日爲之，是爲今體。亦何訝乎？」雲又謂約曰：「昔我與君及玄暉、彥昇俱遊於竟陵之門，日夕笑語盧博，此時之歡，不可追矣。及蕭公禪代，吾與君俱爲佐命之臣，雖位甚崇，恩愈厚，而心常憂惕，無曩日之歡矣。諸葛長民有言：『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又履危機。』此言豈虛語哉？」約亦吁嗟久之。又歎曰：「自梁及今，四百年矣。江山風月，不異當時，但人物潛換耳。能不悲乎！」既而謂雲曰：「吾嘗爲蔡公鄧州記室，夢一人告我曰：『君後位當至端揆，然終不及臺司。』及吾爲僕射尚書令，論者頗以此見許，而終不得。乃知人事無非命也。」時夜已分，雲謂約曰：「可返矣。」因相與歸，謂喬曰：「此地當有兵起，不過二載。」喬送至門，行未數步，俱亡所見。喬以事告於親友。後歲餘，李錡反。又一年而喬卒。

又見《廣記》卷三四三，題爲《陸喬》。

〔一〕「相與」，《廣記》作「命爲」。

〔二〕「聞」，原作「聞」，據《廣記》改。

〔三〕「又」字前原有「雲」字，據下文文義，「雲」字衍，今據《廣記》刪。

51元和長慶間，有郭翥者，嘗爲鄂州武昌尉。與沛國劉執謙友善，二人每相語，常恨幽明不相通，約先歿者當來告。後，執謙卒數月，翥居華陰，一夕獨處，聞戶外嗟吁，久而言曰：「郭君無恙？」翥聆其音，知執謙語也，曰：「可得一面否？」曰：「去燭，與子談耳。」翥即撤燭，引其袂而入。

與同榻、話舊歷然。又言冥途罪福甚詳〔二〕，不可欺。夜既分，燾忽覺有穢氣發於左右，須臾不可近。卽以手捫之，訝其軀甚大，不類執謙。燾有膂力，知爲他怪，因攪其袂，以身加之〔三〕，牢不可動，掩鼻而卧。既而告去，燾佯與語留之。將曉，求去愈急，曰：「將曙矣，不遣我，禍且及子。」燾不答。頃之，遂不聞語。俄天曉，見一胡人，長七尺餘，如卒數日者。時當暑，穢不可近，卽命棄去郊外。忽有里人數輩望見，疾來視之，驚曰：「是吾兄也。亡數日矣，昨夕，忽失所在。」乃求屍而返。

又見《廣記》卷三四五，題爲《郭燾》。

〔一〕「詳」，《廣記》作「明」。

〔二〕「身」，原作「力」，據《廣記》改。

52 長慶中，裴度爲北都留守，有部將趙姓者，病熱且甚。其子煮藥於室，既置藥於鼎中，欲構火，趙見一黃衣人自門來，止於藥鼎傍，挈一囊，囊中有藥屑，其色潔白，如麥粉狀，已而置屑於鼎中而去。趙告其子，子曰：「豈非鬼乎？是欲重吾父之疾也。」遂去藥。趙見向者黃衣人再至〔一〕，又置藥屑於鼎中。趙惡之，命棄去。復一日晝寢，其子又煮藥，藥熟而趙寤，遂進以飲之。越數日，果卒。

又見《廣記》卷三四六，題爲《太原部將》。

〔一〕「向」字原無，據《廣記》補。

53 李光顏居守北都時，有部將成少儀者，其子曰公遠，嘗夢一白衣人曰〔一〕：「地府使我召汝。」公遠拒之。使者曰：「冥官遣召一屬龍人，汝既屬龍，何以逃？」公遠給曰〔二〕：「某非屬龍者，君何爲見誣？」使者稍解，顧曰：「今舍汝歸，當更召屬龍者。」公遠驚寤。具以夢白於少儀。少儀有卒十餘，常在其門。至明日，一卒無疾而卒。少儀因訊其生年，其父曰：「屬龍。」果公遠之所夢也。

又見《廣記》卷三四六，題爲《成公遠》。

〔一〕「人」字原無，據《廣記》補。

〔二〕「給」字原無，據《廣記》補。

54 董觀，太原人，善陰陽占候之術。元和中，與僧靈習善，偕適吳楚間。靈習道卒，觀亦歸并州。寶曆中，觀遊邠江〔一〕，至泥陽郡，舍於龍興寺。堂宇宏麗，有經數百函。觀遂留止，將期盡閱乃還。先是，院之東廡北室，空而扃鑊。觀因請居，寺僧不可，曰：「居是室者，多病或死。且多妖異。」觀少年恃氣，乃曰：「某願得之。」遂居焉。旬餘，一夕未寢，輒有胡人十數，挈樂持酒來〔二〕，歌笑其中，旁若無人。如是數夕。觀雖懼，尚不言於寺僧。一日經罷，時已曠黑〔三〕，觀怠甚，閉室而寢。未熟，忽見靈習在榻前，謂觀曰：「師行矣。」觀驚且悲曰：「師，鬼也。何爲而

至。習笑曰：「吾子運窮數盡，故我得以俟子。」即牽觀袂去榻。觀迴視，見其身尚偃，如熟寢。乃歎曰：「嗟乎！我家遠，父母尚在。今死此，誰蔽吾屍耶？」習曰：「何吾子言之失而憂之深乎？夫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能運手足善視聽而已。此精魄扶之使然，非自然也。」精魄離身，故曰死。是以手足不能爲，視聽不能施，雖六尺之軀，安所用乎？子寧足念！觀謝之，因問習：「嘗聞我教中有陰去身者，孰爲耶？」習曰：「吾子將謂死未得更生也。」遂與偕行。其所向，雖關鍵甚嚴，輒不相礙。於是出泥陽城西去。其地多草，茸密紅碧，如毳毼狀。行十餘里，至一水，廣不數尺，流而西南。觀問習，習曰：「此俗所謂奈河。其源出於地府。觀卽視其水，皆血，而腥穢不可近。又見岸上有冠帶袴襦凡數百，習曰：「此逝者之衣。由此趨冥道耳。」又望水西有二城，南北可一里餘，草木蒙蔽，廬舍駢接。習謂觀曰：「與君俱住彼，君生南城徐氏，爲次子；我生北城侯氏，爲長子。生十年，當重與君舍家歸釋氏。」觀曰：「吾聞人死當爲冥官追捕，案籍罪福，苟平生事行無大過，然後更生人間。今我死未盡夕，遂能如是耶？」曰：「不然。冥途與世人無異，脫不爲不道，寧桎梏可及身哉？」言已，習卽褰衣躍而過。觀方攀岸將下，水豁然而開，廣丈餘，觀驚惕惶惑。忽有牽觀者，回視其人，盡體皆毛，狀若獅子，其貌卽人也。謂觀曰：「師何往？」曰：「往此南城耳。」其人曰：「吾命汝閱《大藏經》，宜疾還，不可久留。」遂持觀臂，急於東南指郡城而歸。至數里，又見一人，狀如前召觀者，大呼曰：「可馳去。將無及。」頃之，遂

至寺。時天已曉，見所居室，有僧數十擁其門，視己身在榻，二人排觀入門，忽有水自上沃其體，遂寤。寺僧曰，觀卒一夕矣。於是以其事語僧。後數日，於佛宇中見二土偶神像爲左右侍，乃觀前所見者。觀因誓心精思，誦閱藏經，雖寒暑不少惰。凡數年而歸。時寶曆二年五月十五日也。會昌中，詔除天下佛寺，觀亦斥去。後至長安，以占候遊公卿間，言事往往奇中。嘗爲沂州臨沂尉。今在京師，聞其事於觀云云〔107〕。

又見《廣記》卷三四六，題爲《董觀》。

〔一〕「邪江」，《廣記》作「汾涇」。

〔二〕「來」字原無，據《廣記》補。

〔三〕「已」，原作「以」，據《廣記》改。

〔四〕「然」，原作「爾」，據《廣記》改。

〔五〕「習」前原有「靈」字，按本文敘事特點，當是衍文，今據《廣記》刪。

〔六〕「牽」前原有「人」，據《廣記》刪。

〔七〕「皆」，原作「其」，據《廣記》改。

〔八〕「謂觀」，原作「觀謂」，據《廣記》改。

〔九〕「留」字原無，據《廣記》改。

〔10〕此句《廣記》作「余在京師，聞其事于觀也。」

55 吳郡任生者，善視鬼，廬於洞庭山。貌若似童兒<sup>〔一〕</sup>，吳楚之俗，莫能究其甲子。寶曆中，有前崑山尉楊氏子僑居吳郡。嘗一日，里中三四輩相與泛舟，俱遊虎丘寺。時任生在舟中，具話及鬼神事<sup>〔二〕</sup>，楊生曰：「人鬼殊途，故不得而易見矣<sup>〔三〕</sup>。」任生笑曰：「鬼甚多，人不能識耳，我獨能識之。」乃顧一婦人，衣青衣，擁嬰兒，步於岸。生指謂曰：「此鬼也。其擁者，乃嬰兒魂也。」楊生曰：「然則汝何以辨其爲鬼耶？」生曰：「君弟觀我與語。」卽厲聲呼曰：「爾，鬼也。何竊人之子？將安往乎？」婦人聞而驚懾，疾回步，未十數，遽無見矣。楊生且歎且異。及晚還<sup>〔四〕</sup>，去郭數里，岸傍一家陳齋設供，有女巫鼓舞於其左，乃醮神也。任與楊往問其故，巫曰：「今日里中人有嬰兒暴卒，今則甦矣，故設齋以謝。」遂命出嬰兒以視，則與鬼婦所擁者無異。諸客皆驚歎久之，謂任生曰：「先生真有術者。」若曰以神合用，以用合神，則吾得而知之矣<sup>〔五〕</sup>。

又見《廣記》卷三四七，題爲《吳任生》。

〔一〕「若」字下原有「似」字，疑爲衍文，今刪。又此句《廣記》作「貌常若童兒」。

〔二〕「具」，《廣記》作「且」。

〔三〕此句《廣記》作「故鬼卒不可見矣」。

〔四〕「晚」，原作「曉」，據《廣記》改。

〔五〕「先生真有術者」至「則吾得而知之矣」，《廣記》作「先生真道術者，吾不得而知也」。

<sup>56</sup>安定胡遷，家於河東郡，以文學知名。大和七年春，登進士第。時賈餗爲禮部侍郎。後二年，文宗皇帝擢餗相國事。是歲冬十一月，京師亂，餗與宰臣涯已下俱遁去。有詔捕甚急。時中貴人仇士良護左禁軍，命部將執兵以窮其迹〔一〕。部將謂士良曰：「胡遷受賈餗恩，今當匿於遷家，願得驍健士五百，環其居而取之。」士良可其請。於是部將擁兵至遷門，召遷出廳，諭之曰〔二〕：「賈餗在汝家，汝宜立出。不然，與餗同罪。」遷度其勢，不可以理辯，則抗辭拒之。部將怒，執詣士良所。士良使戮於轅門之外。時遷弟湘在河東郡居，是日，湘家人見一人，無首，衣綠衣，有血污濡之跡，自門而入，步至庭。湘大恐，命家僮逐之，遽不見。越三日，而凶問至。

又見《廣記》卷三四七，題爲《胡遷》。

〔一〕「部」，原作「步」，據《廣記》改。

〔二〕此句《廣記》作「厲聲曰」。

## 宣室志卷之五

57 榮陽有鄭生，善騎射，以勇悍矯捷聞，家於鞏洛之郊。嘗一日乘醉，手弓腰矢，馳健馬，獨驅田野間，去其居且數十里。會天暮，大風雨，生庇於大木下久之。及雨霽，已夕矣。迷失道路，縱馬行，見道傍有門宇，乃神廟也。生以馬繫門外，將入屋中，忽慄然心動，即匿身東廡下。聞廟西空舍中窅窅然，生疑其爲鬼，因引弓震弦以伺之。俄見一丈夫，身長，衣短後皂衣，負囊仗劍，自空舍中出。既而倚劍揚言曰：「我，盜也。爾非盜乎。」鄭生曰：「吾家於鞏洛之郊，向者獨驅田間，適遇大風雨，迷而失道，故匿身於此。」仗劍者曰：「子既不爲盜，得無害我之意乎？且我遁去，道必經東廡下。願解弓弦以授我，使我得去。不然，且死於豎子矣。」先是，生常別以一弦置袖中，既解弦投於劍客前，密以袖中弦繫弓上。賊既得弦，遂至東廡下，將殺鄭生以滅口。急以矢繫弦，賊遂去，因曰：「吾子果智者，某罪固當死矣。」生曰：「我不爲害，爾何爲疑我？」賊再拜謝，生即去西廡下以避之。賊既去，生懼其率徒再來，於是登木自匿。久之，星月始明，忽見一婦人，貌甚冶，自空舍中出，泣於庭。問之，婦人曰：「妾家於村中，爲賊見誘至此。且利妾衣裝，遂殺妾空舍中，棄其屍而去。幸君子爲雪其冤。」又曰：「今夕當匿於田橫墓。願急逐之，無失。」



生諾之，婦人謝而去。及曉，生視之，果見其屍。卽馳至洛，具白於河南尹鄭叔則。尹命吏捕之，果得賊於田橫墓中。

又見《廣記》卷一二七，題爲《鄭生》。

58 樊宗諒爲密州刺史，時屬邑有羣盜縱橫〔一〕，人里中忙殷氏家，掠奪金帛，戕其父子，死者三人。刺史捕之甚急，月餘不獲。有鉅鹿魏南華者，寓居齊魯之間，家甚貧。宗諒命攝司法掾。一夕，南華夢數人，皆被髮，列訴於南華曰：「姓殷氏。父子三人，俱無罪而死。願明公雪其冤。」南華曰：「殺汝者爲誰？」對曰：「某所居東十里，有姓姚者，乃賊之魁也。」南華許諾，驚寤。數日，宗諒謂南華曰：「盜殺吾忙，且一月矣，莫窮其跡，豈非吏不奉職乎？爾爲司法官，第往驗之。」南華馳往，未至，忽見一狐起於路傍深草中，馳入里人姚氏所居，譟而逐者以百數。其狐入一穴中，南華命以鎚發之，得金帛甚多，乃羣盜劫殷氏財也。卽召姚氏子，訊其所自，目動詞訥，卽收効之，果盜之魁也。自是，盡擒其支黨且十輩。其狐雖匿於穴中，窮之卒無所見也，豈非冤魂之所假歟？時大和中也。

又見《廣記》卷一二八，題爲《樊宗諒》。

〔一〕「縱橫」，《廣記》作「提兵」。

59 蘭陵蕭逸人，亡其名。嘗舉進士，下第，遂焚其書，隱居潭水上〔一〕，從道士學神仙。因絕粒

吸氣，每日柔擲支體，冀延其壽。積十年餘，髮盡白，色枯而背僂，齒有墮者。一旦，引鏡自視，勃然發怒，且曰：「吾棄聲利，隱身田野間，絕食吸氣，冀得長生。今亦衰瘠如是，豈我之心哉？」即遷居鄴下，學商人逐什一之利。凡數年，費用大饒，爲富家。後因治園屋發地，得物狀類人手<sup>〔三〕</sup>，肥而且潤，色微紅。逸人得之，驚曰：「豈非禍之芽？且吾聞太歲所在，不可興土事，脫有犯者，當有修肉出其下，固不祥也。今果有，奈何？然吾聞得肉食之，或可以免。」於是烹而食，味甚美，食且盡。自是逸人聽視聰明，力愈壯<sup>〔三〕</sup>，貌愈少，而髮之禿者盡黟然而長矣。其齒之墮者亦駢然而生矣。逸人默自奇異，不敢告於人。後有道士至鄴下，逢逸人，驚曰：「先生嘗餌仙藥乎？何神氣清悟如是。」道士因診其脈久之，又曰：「先生嘗食靈芝矣。夫靈芝狀類人手，肥而且潤，色微紅者是也。」逸人悟其事，以告道士，賀曰：「先生之壽，可與龜鶴齊矣。然不宜居塵俗間，當退居山林，棄人世，神仙可致矣。」逸人喜而從其語，遂去，竟不知其所在。

又見《廣記》卷四一三，題爲《地下肉芝》。

〔一〕「遂焚其」原作「還楚讀」，「隱」原作「退」，並據《廣記》改。

〔二〕「得」，原作「爲」，據《廣記》改。

〔三〕「力愈」二字原無，「壯」原作「狀」，並據《廣記》補正。

60 東洛有故宅，其堂與軒級甚宏峙，然居者多暴死，是以空而鍵之且久。故右散騎常侍范陽

盧虔，貞元中爲御史分察東臺，嘗欲買其宅而止焉。<sup>〔一〕</sup>或曰：「此宅有怪，不可居處。」曰：「吾自能弭之。」後一夕，盧與從吏同寢其堂，命僕使盡止於門外。從吏勇悍善射，於是執弓矢坐軒下。夜既深，聞有扣門者，從吏卽問之，應曰：「柳將軍遣某送書與盧侍御。」盧不應。已而投一書軒下，字若濡筆而書者，點畫纖整。虔命從吏讀，其字曰：「吾家於此有年矣。堂奧軒級，皆吾之居也；門神戶靈，皆吾之隸也。而君突入吾舍，豈其理耶！假令君之舍，吾人之可乎？既不足懼<sup>〔三〕</sup>，寧不愧於心乎？君速去，勿招敗亡之辱。」讀既畢，其書飄然四散，若飛燼之狀。俄又聞有言者：「柳將軍願見盧御史。」已而有厲至，身長數十尋，於庭<sup>〔三〕</sup>，手執一瓢。其從吏卽引滿而發，中其所執。其厲遂退，委其瓢。久之又來，俯軒而立，俛其首且窺焉，貌甚異。從吏又射之，中胸。其厲驚，若有懼，遂東向而去。至明，虔命窮其跡，至宅東隙地，有柳高百餘尺，有一矢貫其上，所謂柳將軍也。虔伐其薪。自此其宅居者無恙。後歲餘<sup>〔四〕</sup>，因重構堂宇，於屋瓦下得一瓢，杓長丈餘<sup>〔五〕</sup>，有矢貫其柄，卽將軍所執之瓢也。

又見《廣記》卷四一五，題爲《盧虔》；《紺珠集》卷五，題爲《柳將軍》；《類說》卷二十三，題爲《柳將軍》。《紺珠集》類說所載爲本文提要。

〔一〕「買」，原作「質」，據《廣記》改。

〔三〕「既不足懼」，《廣記》作「既不懼吾」。

〔三〕「於庭」，《廣記》作「立庭」。

〔四〕「後」原作「復」，據《廣記》改。

〔五〕「杓長」，《廣記》作「長約」。

<sup>61</sup>大和中，有江夏從事某，其官舍常有怪異，每夕見一巨人，身盡黑，甚光，見之卽悸而病死。後有許元長者，善視鬼，從事命元長以符術考召。後一夕，元長坐於堂西軒下，巨人忽至，元長出一符飛之，中其臂，剗然有聲〔一〕，遂墮於地，巨人卽去。元長視其墮臂，乃一枯木枝。至明日，有家僮謂元長曰：「堂之東北隅有枯樹焉。先生符，今在其上。」卽往視之。見其樹有枝稍折者，果巨人所墮臂也。卽伐而焚之。宅遂無怪。

又見《廣記》卷四一五，題爲《江夏從事》。

〔一〕「剗」，原作「劈」，據《廣記》改。

<sup>62</sup>扶風竇寬者，家於梁山。大和八年秋，寬自大理評事解縣榷鹽使判官罷職退歸。因治園屋，命家僮伐一樹，既伐，見有血成沼，滂然注地〔一〕，食頃而盡。寬異之，具知爲怪。由是閉門絕人事。明年冬十一月，鄭注、李訓反，寬與注連，遂誅死於左禁軍中〔二〕。

又見《廣記》卷四一六，題爲《竇寬》。

〔一〕「見有血成沼滂然注地」，《廣記》作「而有血滂溜，汪然注地」。

〔三〕「左」，原作「在」，據《廣記》改。

63 有醴泉縣民吳偃者〔一〕，家於田野間。有一女十餘歲，一夕，忽失去，莫知所往。後數日，偃夢其父謂偃曰：「汝女今在東北隅，蓋木神爲祟。」偃驚而寤。至明日，卽於東北隅窮其跡，果聞有呻吟之聲，偃視之，見其女在一穴內。口甚小，然穴中寬敞。傍有古槐木，盤根甚大。於是挈之而歸，然兀若沉醉者。會有李道士至〔二〕，偃請符術呵禁。其女忽瞬而語曰：「地東北有槐木，木有神，引某自樹空腹入地下穴內，故某病。」於是伐其樹。後數日，女病始愈。

又見《廣記》卷四一六，題爲《吳偃》。

〔一〕「醴」，原作「厲」，據《廣記》小注改。

〔二〕「至」字原無，據《廣記》補。

64 有董觀者，嘗爲僧，居於太原佛寺。大和七年夏，與其表弟王生南遊荆楚，後將入長安，道至商於，一夕，舍山館中，王生既寐，獨觀未寢。忽見一物出燭下，既而掩其燭，狀類人手，但指則細〔一〕。視燭影外若有物，觀急呼王生，生起，其手遂去。顧謂王曰：「慎無寢，魅當再來。」因持挺而坐伺之〔二〕，良久，王生曰：「魅安在？兄妄矣。」卽就寢。頃之，有一物長五尺餘，蔽燭而立，無手及面目。觀益恐，又呼王生。生怒，不起。觀因以挺搯其首，其軀若草所綰，挺亦隨入其中，而力取不可得〔三〕。俄而退去。觀慮其又來，迨曉不敢寢〔四〕。明日，訪館吏，吏曰：「此

西數里有古杉，嘗爲魅，疑卽所見也。」卽與觀及王生往尋，果見古杉，有挺貫其枝柯間〔五〕。吏曰：「人言此爲妖且久，未嘗驗其真，今則信矣。」急取斧，盡伐去之。

又見《廣記》卷四一六，題爲《董觀》。

〔一〕此四字《廣記》作「而無指細」。

〔二〕「坐」字後原有「而」字，據《廣記》刪。

〔三〕「入其中而」，原作「其中而入」，據《廣記》改。

〔四〕「敢」，原作「復」，據《廣記》改。

〔五〕「枝柯」，《廣記》作「柯葉」。

晉陽西有童子寺，在郊牧之外。貞元中，有鄧珪者，寓居於寺。是歲秋，與客數輩會宿〔一〕，既闔扉後，忽見一手自牖間入，其手色黃而瘦甚〔二〕。衆視之，俱慄然，獨珪無所懼。及聞牖間有吟嘯之聲，珪知其怪耳〔三〕，訊之曰：「汝爲誰？」對曰：「吾隱居山谷有年矣。今夕從風月之遊，聞先生在此，故來奉謁。誠不當列先生之席，願得坐牖下，聽先生與客談，足矣。」珪許之。既坐，與客談笑極歡。久之告去，將行，謂珪曰：「明夕當再來，願先生無擯。」既去，珪與諸客議曰：「此必鬼也。不窮其跡，且將爲患。」於是緝絲爲緡數百尋，候其再來，必縛之。明夕果來，又以手出於牖間。珪卽以緡繫其臂，牢不可解。聞牖間云：「何罪而見縛，其義安在？得無悔耶？」遂引緡

而去。至明日，珪與諸客俱窮其跡，至寺北百餘步，有蒲萄一株，甚蕃茂，而縉繫其枝。有葉類人手，果牖間所見者。遂命掘其根而焚之，怪遂絕矣。

又見《廣記》卷四一七，題爲《鄧珪》。

〔一〕「客」後原有「有」字，當爲衍文，今刪。又「客」，《廣記》作「朋友」。

〔二〕「甚」原作「率」，屬下句，今據《廣記》改。

〔三〕「及聞牖間有吟嘯之聲珪知其怪耳」，《廣記》作「反開其牖間有吟嘯之聲珪不之怪」。

66 靈石縣南嘗夜中有妖怪〔一〕，由是里中人無敢夜經其地者。元和初，董叔經爲河西守〔二〕，時有彭城劉皂，假孝義尉。皂頃嘗以書忤董〔三〕，怒甚，遂棄職。入汾水關，夜至靈石南，逢一人立於路傍，其狀絕異。皂馬驚而墮，久之乃起，其路傍立者即解皂衣袍而自衣之。皂以爲刼，不敢拒。既而西走去，近十餘里，至逆旅，因而述其事。逆旅中人曰：「邑南夜中有妖怪，固非賊爾。」明日，有自縣南來者，謂皂曰：「縣南野中有蓬蔓，狀類人，披一青袍，不亦異乎？」皂往視之，果己之袍也。里中人始悟爲妖者乃蓬蔓耳。由是盡焚之。其後妖亦絕。

又見《廣記》卷四一七，題爲《劉皂》。

〔一〕「夜中」，原作「夢中」，據《廣記》改。

〔二〕「河西」，《廣記》作「西河」，據明抄本改。

「三」「忤」，原作「謁」，據《廣記》改。

<sup>67</sup>唐興平之西，有梁生別墅，其後園有梨木十餘株。大和四年冬十一月，新雨霽後，其梨忽有花發，芳而且茂。梁生甚奇之，以爲吉兆。有韋氏謂梁生曰：「夫木以春而榮，冬而悴，固其常矣。今反是，可謂之吉兆乎？」生聞之不懌。月餘，梁生父卒。

又見《廣記》卷四一七，題爲《梁生》。

<sup>68</sup>天寶中，有趙生者，其先以文學顯。兄弟四人，俱以進士明經入仕。獨生性魯鈍，雖讀書，然不能分句詳義，由是年壯尚不得爲郡貢。常與兄弟友生會宴，盈座朱綠相接，獨生白衣，甚爲不樂。及酒酣，或嘲之，生益慚且怒。後一日，棄其家遁去，隱晉陽山，葺茅爲舍。生有書百餘篇，笈而至山中，晝習夜思，雖寒暑切肌，食粟襲芋，不憚勞苦。而生蒙庸，力愈勤而功愈小，生息孳如「一」，卒不易其志。厥後旬餘，有翁衣褐來造之，因謂生曰：「吾子居深山中，讀古人書，豈有志於祿仕乎？雖然，學愈久而卒不能分句詳義，何蔽滯之甚耶？」生謝曰：「僕不敏，自度老且無用，故居深山，讀書自悅。雖不能達其精微，然必欲終於志業，不辱先人。又何及於祿仕乎？」翁曰：「吾子志趣甚堅。老夫雖無所能，誠有補於郎君」，幸一訪我耳。」因徵其所止，翁曰：「吾段氏子，家於山西大木之下。」言竟，忽亡所見。生怪之，以爲妖，遂徑往山西尋其跡。果有楸樹蕃茂，生曰：「豈非段氏子乎？」因持鍤發其下，得人參長尺餘，甚肖所遇翁之形。生曰：「吾聞人



參能爲怪者，又可愈疾。」遂淪而食之。自是醒然明悟，所覽書自能窮奧。後歲餘，以明經及第。歷官數任而卒。

又見《廣記》卷四一七，題爲《趙生》。

〔一〕此四字與上下文不相連屬，疑有誤，《廣記》作「生愈恚怒」。

〔三〕「郎君」，原作「君耶」，據《廣記》改。

<sup>69</sup>寇天師謙之，後魏時得道者也。常刻石爲記，藏於嵩山〔一〕。上元初，有洛川郃城縣民因採藥於山，得之，以獻縣〔二〕。縣令樊文言於州，州以上聞，高宗皇帝詔藏於內府。其銘記文甚多，與不可解，略曰：「木子當天下」，又曰：「止戈龍」，又曰：「李代代不移宗」〔三〕，又曰：「中鼎顯真容」，又曰：「基千萬歲」。所謂「木子當天下」者，蓋言唐氏受命也。「止戈龍」者，言天后臨朝也。止戈爲武，武，天后氏也。「李代代不移宗」者，謂中宗中興，再新天地。「中鼎顯真容」者，「顯」實中宗之廟諱〔四〕，「真」爲睿聖之徽謚，得不信乎？「基千萬歲」者，「基」，玄宗名也，「千萬歲」，蓋歷數久長也。後中宗立極，樊文男欽貢以石記本上獻〔五〕，上命編於國史。

又見《廣記》卷三九一，題爲《樊欽貢》。又見《紺珠集》卷五，《類說》卷二三。此兩書均題爲《止戈龍》，爲節文。又見《說郭》卷四一。

〔一〕「嵩山」後原有「之山」二字，據《廣記》刪。

〔二〕「縣」字原無，據《說郭》補。

〔三〕「不」後原有「可」字，據《說郭》刪。

〔四〕「顯」字原無，據《說郭》補。

〔五〕「賁」，《廣記》、《說郭》均作「賁」。

70 衛先生大經，解梁人，以文學聞，不狎俗，常閉門，絕人事。生而敏悟，周知天文曆象，窮冥索玄。後以壽終，墓於解梁之野。開元中大水，姜師度奉詔鑿無鹹河以溉鹽田，剡室盧、潰丘墓甚多。解梁人皆病之。既至衛先生墓前，發其地得一石〔一〕，刻字爲銘，蓋先生之詞也。其銘曰：「姜師度，更移向南三五步。」工人得之，以狀言之於師度。師度異其事，歎而久之，顧謂僚吏曰：「衛先生真奇士也。」即命工人遷其河，遠先生之墓數十步。

又見《廣記》卷三九一，題爲《姜師度》，《說郭》卷四十一。

〔一〕「發」，原作「後」，據《廣記》、《說郭》改。

71 開元中，江南大水，溺而死者千數，郡以狀聞。玄宗詔侍御史鄔載往巡之〔一〕。載至江南，忽見道傍有古墓，水潰而穴出，公念之，命工遷其骸於高原。既發墓，得一石，鑿而成文，蓋誌其墓也。誌後有銘二十言，乃卜地者之詞。銘曰：「爾後一千歲，此地化爲泉。賴逢鄔侍御，移我向高原。」〔二〕因校其年，果千歲矣。

又見《廣記》卷三九一，題爲《鄔載》；《說郛》卷四一。

〔一〕「之」，原作「視」，據《廣記》改。

〔二〕此處《廣記》有「載覽而異之」一句。

<sup>72</sup>泉州之南有山焉，其山峻起壁立，下有潭，水深不可測，周十餘畝。中有蛟鱷〔一〕，常爲人患。人有誤近，或馬牛就而飲者，輒爲吞噬。泉人苦之有年矣。由是近山居者，咸挈引妻子，徙去他郡，以逃其患。元和五年，一夕，聞南山有雷震暴，聲聞數百里，若山崩之狀，一郡驚懼。里人洎牛馬雞犬俱失聲仆地，汗流被體，屋瓦交擊，木樹顛拔。自戌及子，雷電方息。明旦，往視之，其山摧墮〔二〕，石壁數百仞殆盡，俱填其潭，潭水溢流，注滿四野，蛟鱷之血，遍若玄黃；而石壁之上，有鑿成文字一十九言，字勢甚古，郡中士庶，無能知者。自是居人無復患矣。懼者俱息，遷者亦歸，結屋架廬，接比其地。郡守因名其地爲「石銘里」，蓋因字爲名，且識其異也。後有客於泉者，能傳其字，持至東洛，時故吏部侍郎韓愈，自尚書郎爲河南令，見而識之。其文曰：「詔赤黑示之鱷魚天公卑殺牛人壬癸神書急急。」〔三〕然則詳究其義，似上帝責蛟鱷之詞，〔四〕令戮其害也。其字則蝌斗書，故泉人無有識者矣。

又見《廣記》卷三九二，題爲《韓愈》。

〔一〕「蛟鱷」，《廣記》作「蛟螭」。下文「蛟鱷之血」中之「蛟鱷」，《廣記》亦作「蛟螭」。

〔三〕「墮」，原作「劈」，據《廣記》改。

〔三〕「詔赤黑示之鱷魚」，《廣記》作「詔示黑水之鯉魚」。

〔四〕「蛟鱷」，原作「蛟螭」，據上文改。

<sup>73</sup>元和元年秋九月，淮西帥吳少誠死，子元濟拒命〔一〕，詔隣淮西者以兵四面攻之，凡數年不克。十三年，詔丞相晉國公裴度將兵擊焉。度既至，因命封人深池濠，且發其地。有得一石者，上有雕蟲文字爲銘，封人持以獻度〔二〕。文曰：「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綠綠。鷄未肥，酒未熟，障車兒郎且須縮。」度得之，以示從事，令辯其義焉。咸不能究。度方念之，俄有一卒自行間躍而賀曰：「吳元濟逆天子之命，縱狂兵爲反謀。賴天子威聖與丞相令德〔三〕，合今日逆豎成擒矣〔四〕。敢賀丞相功。」度驚訊之，對曰：「封人得石銘，是其兆也。且『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綠綠』者，言吳少誠由行間一卒，遂擁十萬兵，爲一方帥，且喻其榮也。『鷄未肥』者，言無肉也。夫以『肥』去『肉』，爲『己』字。『酒未熟』者，言無水也。以『酒』去『水』，爲『酉』字也。『障車兒郎』謂兵革之士也。『且須縮』者〔五〕，謂宜退守其所也。推而言之，則己酉日當尅也。苟未及期，則可俟矣。」度喜，顧左右曰：「卒，辯者也。」歎而異之。是歲冬十月，相國李愬將兵入淮西，生得元濟，盡誅反者。度因校其日，果己酉焉。於是度益奇卒之辯，擢爲裨將。

又見《廣記》卷三九二，題爲《裴度》。又見《紺珠集》卷五，題爲《平淮西石識》；《類說》卷二三，題爲

《己酉平蔡》。此兩書所引均爲節文。又見《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七，題爲《晉公平蔡》。又見《說郭》卷六，題爲《裴晉公征吳元濟》，爲節文。

〔一〕「拒」字後《說郭》有「天子」二字。

〔二〕「持」，原作「得之」，據《廣記》改。

〔三〕「令」字原無，據《新編分門古今類事》補。

〔四〕「合今日」，《新編分門古今類事》作「不久」。

〔五〕「須」字原無，據《新編分門古今類事》補。

74 東陽郡濱於浙江，有山周迴數百里，江水曲而環焉。迂滯舟楫〔一〕，人頗病之。常侍敬昕，大和中出守。其山一夕雲物曛晦，暴風雷電，動蕩室廬，江水騰溢，莫不惶惑，迨曉方霽。人往親之，已劈而中分，相遠數百步，引江流直而貫焉，其環曲處悉填以石。遂無紮迴之患。

又見《廣記》卷三九四，題爲《東陽郡山》。

〔一〕「迂」，《廣記》作「遷」。

## 宣室志卷之六

<sup>75</sup>平盧從事御史辛神邕，大和五年冬，以前白水尉調集於京師。時有傭者劉萬金與家童自勤同室而居。自勤病數月<sup>〔一〕</sup>，將死。一日，萬金他出，自勤偃於榻，忽有一人，紫衣危冠廣袂，貌枯形瘠<sup>〔二〕</sup>，巨準修髯，自門而入，至榻前，謂自勤曰：「汝宜強起，疾當間矣。」於是扶自勤負壁而坐。先是，室之東垣下有食案，列數器。紫衣人探袖中<sup>〔三〕</sup>，出一掬物，狀如稻實而色青，卽以十餘粒置食器中。謂自勤曰：「吾非人間人，今奉命召萬金，萬金當食此而死。爾勿泄吾言，不然則禍及矣。」言訖遂去。是日，萬金歸，臉赤而喘，且曰<sup>〔四〕</sup>：「我以腹虛熱上，殆不可治。」卽就其器而食，食且盡。自勤之疾隨愈，萬金果卒。

又見《廣記》卷三四八，題爲《辛神邕》。

〔一〕「月」，明鈔本作「日」。

〔二〕「形」字原無，據《廣記》補。

〔三〕「人」字原無，據《廣記》補。

〔四〕「且」字原缺，據《廣記》補。

76 晉昌唐燕士，好讀書，隱於九華山。嘗日晚，天雨霽，燕士步月上山。夜既深，有羣狼擁於道，不得歸，懼甚，遂匿於深林中。俄有白衣丈夫，戴紗巾，貌孤俊，年近五十，循澗而來，吟步自若，佇立且久，乃吟曰：「澗水潺潺聲不絕，溪隴茫茫野花發。自去自來人不知，歸時常對空山月。」燕士常好爲七言詩，頗稱於時人，聞此驚歎。將與之言，未及而沒。明日，燕士歸，以貌問里人，有識者曰：「是胡氏子，舉進士，善爲詩，卒數年矣。」

又見《廣記》卷三四八，題爲《唐燕士》；《類說》卷二三，題爲《白衣吟》，爲節文。  
〔一〕「知」，原作「歸」；「歸時常」，原作「長時惟」，據《類說》改。

77 郭鄴罷樸陽縣尉，久不得調，窮居京華，困甚。吟蠻閭常有二物〔一〕，如猿獍，衣青碧，出入寢興，無不相逐。凡欲舉意求索，必與鄴俱往。所造詣，如礪枳棘。親友見之，俱若仇隙。或厭之以符衛，或避之於山林，數年竟莫能絕。一夕〔二〕，忽來告別，云〔三〕：「某等承君厄運，不相別者久。今則候曉而行〔四〕，無復至矣。」鄴既喜其去，遂問所詣，云：「世路如某者甚多，但人不見耳。今吾之所詣，乃勝業坊富人王氏，將往散之。」鄴曰：「彼之聚斂豐盈，何以遽散？」云：「先得計於安品子矣。」曉鼓忽鳴，遂失所在。鄴既興鹽櫛，便覺愁憤開豁。試詣親友〔五〕，無不改觀相接。未旬，見宰相面白〔六〕，遂除通事舍人。鄴有表弟張生者，爲金吾衛佐，交遊皆豪俠，少年好奇，聞之未之信也。知勝業王氏隸左軍，自是常往伺之。王氏性儉約，所費未嘗過分。家有妓

樂，端麗者至多，外之炫服冶容，造次莫回其意。一日與賓朋過鳴珂曲，有婦人靚粧立於門首，王生駐馬遲留，喜動顏色。因召同列者置酒爲歡，張生預焉。訪之，卽安品子之弟也〔七〕。品子善歌，是日，歌數曲，王生悉以金綵贈之。衆皆訝其廣費。自是輦輦資貨，日輸其門。未經數年，遂至貧匱。

又見《廣記》卷三四八，題爲《郭鄩》，并注云「出《劇談錄》」。查《劇談錄》卷上有此條，疑輯《宣室志》者誤收。

〔一〕「盼」，原作「盼」，據《廣記》改。「二」，原作「一」，據《廣記》改。

〔二〕「夕」，原作「日」，據《廣記》改。

〔三〕「云」，原作「去」，據《廣記》改。

〔四〕「曉」，原作「晚」，據明鈔本及《廣記》改。

〔五〕「詣」，原作「語」，據《廣記》改。

〔六〕「面」，《劇談錄》作「自」。

〔七〕《劇談錄》無「之弟也」三字。

78 有梁璟者，開成中，自長沙將舉孝廉，途次商山，舍於館亭中，時八月十五夕，天雨新霽，風月高朗，璟偃而不寐。至夜半，忽見三丈夫，衣冠甚古，皆披朱綠，徐步而來，至庭中，且吟且賞，



從者數人。環心知其鬼也，然素有膽氣，因降階揖之。三人亦無懼色，自稱蕭中郎、王步兵、諸葛長史。卽命席坐於庭中，曰：「不意良夜遇君於此。」因呼其僮玉山往取酒，既至，環席遞酌。已而王步兵曰：「值此好風月，況嘉賓在席，不可無詩也。」因命題聯句，以詠秋物〔一〕。步兵卽首爲之，曰：「秋月圓如鏡，蕭中郎曰：『秋風利似刀，』環曰：『秋雲輕比絮，』以至諸葛長史，默然久之，二人促曰：「幸以拙速爲事。」長史沉吟，又食頃，乃曰：「秋草細同毛。」二人皆大笑曰：「拙則拙矣，何太遲乎？」長史曰：「此中郎過耳。爲僻韻而滯捷才。」既而中郎又曰：「良會不可無侑酒佐歡〔三〕。」命玉山召惠娘來。玉山去。頃之，有一美人，鮮衣，自門步入，笑而拜坐客。諸葛長史戲謂女郎曰：「汝自赴中郎召爾，與吾何事？」美人曰：「安知不爲衆人來乎？」步兵曰：「安用自明。不若歌以送長史之酒。」惠娘起曰：「愿歌《鳳樓之曲》。」卽歌之，清音怨慕。環聽之忘倦。久而歌闋。中郎又歌一曲。既終，曰：「山光漸明，願更綴一篇以盡歡也。」中郎曰：「山樹高高影，」步兵曰：「山花寂寂香。」因指長史曰：「向者僻韻，信中郎過。今願續此〔四〕，以觀捷才耳。」長史應曰：「山天遙歷歷，一坐大笑：「遲不能巧，速而且拙〔五〕，捷才如是耶！」長史色不能平。次至環，曰：「山水急湯湯。」中郎泛言賞之。乃問環曰：「君非舉進士者乎？」環曰：「將舉孝廉科。」中郎笑曰：「孝廉安知爲詩哉？」環因怒叱之〔六〕。長史亦奮袂而起，坐客驚散，遂失所在；而盤盃亦亡見矣。環自此被疾恍惚，往往夢中郎、步兵來，心甚惡之。後至長安，遇術士李生，辟鬼符佩

之，遂絕矣。

又見《廣記》卷三四九題爲《梁璟》；《類說》卷二三，題爲《月夜聯句》，爲節文；《歲時廣記》卷三三，題爲《舍商山》。

〔一〕「物」，《廣記》作「月」。

〔二〕「太」，《廣記》及《類說》均作「乃」。

〔三〕「侑酒佐歡」，《廣記》作「酒佐」，《類說》作「佐酒」。

〔四〕「續」字原缺，據明鈔本及《類說》補。

〔五〕「遲不能巧速而且拙」，原作「遲不如速，而且拙」，此據《類說》《歲時廣記》改。

〔六〕「璟因怒叱之」，《類說》作「璟發怒震聲叱之」。

79 廣陵有官舍，地步數百，制度宏麗，相傳其中爲鬼所宅，故居之者一夕卽暴死，鏹閉累年矣。有御史崔某，官於廣陵，至，開門曰：「妖不自作。我必居之，豈能爲祟哉？」卽白廉使而居焉。是夕微雨，崔君命僕曰：「汝盡居他室」，而吾寢於堂。夜已半，惕然而寤，衣盡濡濕，卽起，見己之卧榻在庭中〔三〕。却寢，未食頃，其榻又遷於庭。如是者三。崔曰：「我謂天下無鬼者，今則果有矣。」卽具簪笏，命酒，沃而祝曰：「吾聞居此者多暴死。且人神殊道，當各安其居」〔三〕，豈害生人耶？雖苟以形見，以聲聞者，是其負冤鬱而將有訴者，或將求一飯以祭者，則現於人，而人自

驚悸以死，固非神靈害人也。吾今遇汝，汝無畏〔四〕。若真有所訴，當爲我言，可以副汝託，雖湯火不避。沃而祝者三。俄聞空中有言曰：「君，人也；我，鬼也。誠不當以鬼干人，直將以深誠奉告。」崔曰：「但言之。」鬼曰：「我，女子也。女兄弟三人，俱未笄而歿，父母葬我於郡城之北久矣。其後府公於此浚城池，構城屋，工人伐我封內樹且盡，又徙我於此堂之東北隅，使羈魂不寧，無所棲託。不期今夕，幸遇明君子，故我得語其寃。儻君以仁心爲我棺斂，葬於野外，其恩之莫大者矣〔五〕。」已而涕泣鳴咽，又曰：「我在此十年矣。前後所居者皆欲訴其事，自是居人驚悸而死。某本女子，非有害於人也。」崔曰：「吾前言固如是矣。雖然，如何不見我耶？」鬼曰：「某鬼也，豈敢以幽晦之質而見君子乎？既諾我之請，雖處冥昧中，亦當感君子之恩，豈可徒然而已。」言訖告去。明日，召工人，於堂東北隅發之，果得枯骸，葬於禪智寺隙地。里人皆祭之，謂之三女墳。自是其地獲安矣〔六〕。

又見《廣記》卷三四九，題爲《崔御史》。

〔一〕「曰汝」，原作「者」，據明鈔本改。

〔二〕「中」，原作「下」，據《廣記》改。

〔三〕「各」，《廣記》作「自」。

〔四〕「吾今遇汝汝無畏」，《廣記》作「吾甚愚且無畏憚」。

〔五〕「其」，《廣記》作「真」。

〔六〕「其地獲安矣」，《廣記》作「其宅遂安」。

80 大曆中，有呂生者，自會稽上虞尉調集於京師，既而僑居永崇里。嘗一夕，與其友數輩會食於其室，食畢，將就寢，俄有一嫗，容服潔白，長二尺許，出於堂之北隅，緩步而來，其狀極異。衆視之，相向大笑〔一〕。其嫗漸迫其榻，且語曰：「君有會，不能一命耶〔二〕？何待吾之薄歟！」呂生叱之，遂退去，至北隅乃亡所見。且驚且異，真知其鬼也〔三〕。明日，生獨寢於室〔四〕，又見其嫗在北隅下，將前且退，惶惶然若有所懼。生又叱之，遂沒。明日，生默念曰：「是必怪也。今夕將至，吾不除之，必爲吾患不朝夕矣。」卽命以一劍置於榻下。是夕，果自北隅徐步而來，顏色不懼，至榻前。生以劍揮之。其嫗忽上榻，以臂搯生胸，餘又躍於左右〔五〕，舉袂而舞，久之，又有一嫗忽上榻，復以臂搯生。生遽覺一身盡凜然，若霜被於體。生又以劍亂揮，俄有數嫗亦隨而舞焉。生揮劍不已，又爲十餘嫗，各長寸餘，愈多而貌如一焉，皆不可辨，環走四垣。生懼甚，計不能出。中有一嫗謂呂生曰〔六〕：「吾將與合矣，君且觀我〔七〕。」言已，遂相望而來，俱至榻前，翕然而合，又爲一嫗，與前見者不異。生懼益甚，乃謂曰：「爾爲何怪，而敢如是撓生人耶？當疾去。不然，吾求方士，將以神術制汝。汝又安能爲祟耶？」嫗笑曰：「君言過矣。果有術士，吾願見之〔八〕。吾之來，戲君耳，非敢害也，幸君無懼。吾亦還其所矣。」言畢，遂退於北隅而沒。明日，生以事語於

人。有田氏子者，善以符術祛除怪魅，名聞長安中，見說，喜躍曰：「是吾事也。去之若以爪壓蟻爾。今夕願往君舍伺焉。」至夜，生與田氏子俱坐於室，未幾而嫗果又至榻前。田氏子叱曰：「魅疾去。」嫗揚然其色，不顧左右，徐步而來去者久之，謂田生曰：「非君之所知也。」其嫗忽揮其手，手墮於地，又爲一嫗，甚小，忽躍而升榻，突入田生口中，田驚曰：「吾死乎。」嫗謂生曰：「吾比言不爲君害，君不聽。今田生之疾果如何哉？雖然，嫗等亦將成君一富耳。」言畢又去。明日，有謂呂生者：「宜於北隅發之，可見矣。」生喜而歸，命家僮於其所沒處發之，下至丈餘，得一瓶，可受斛許，貯水銀甚多。生方信其嫗乃水銀精也。田生竟以寒慄而卒。

又見《廣記》卷四〇一，題爲《呂生》。

〔一〕「相向大笑」，《廣記》作「相目以笑」。

〔二〕「命」，原作「食」，據《廣記》改。

〔三〕「真知其鬼也」，原作「莫所其來也」，據明鈔本改。

〔四〕「寢」，原作「寤」，當爲「寢」之誤，故改。

〔五〕「餘又」，原作「右餘」，據《廣記》改。

〔六〕「呂」，原作「書」，當爲「呂」之誤，故改。

〔七〕「吾將與合矣君且觀我」，《廣記》作「吾將合爲一矣君且觀之」。

〔八〕「吾」，原作「欲」，據《廣記》改。

<sup>81</sup>宋順帝昇明中，荊州刺史沈攸之，厩中羣馬輒躑躅驚嘶，若見他物。攸之令人伺之，見一白駒，以綠繩繫腹，直從外來。圍者具言其狀，攸之使人夜伏櫪邊候之。俄而見白駒來，忽然復去。視廄門猶閉。計其踪跡，直入閣內。時人見者，咸謂爲牂盭間物〔一〕。沈有愛妾馮月華〔二〕，臂上一玉馬，以綠絲繩穿之，至暮，輒脫置枕邊，嘗夜有時失去〔三〕，曉時復還〔四〕。試取視之，見蹄下有泥。後攸之敗，不知所在。

又見《廣記》卷四〇一，題爲《沈攸之》。

〔一〕「牂盭間物」，《廣記》作「怪」。

〔二〕「沈有」，《廣記》作「檢內人唯」。

〔三〕「嘗」，《廣記》作「至」。

〔四〕「還」字原缺，據明鈔本補。

<sup>82</sup>馮翊嚴生者，家於漢南。嘗遊峴山，得一物，其狀若彈丸，色黑而大，有光，視之潔徹，若輕冰焉。生持以示於人，或曰：「珠也。」生因以「彈珠」名之。常置於箱中〔一〕。其後生遊長安，晚於春明門逢一胡人，叩馬而言：「衣囊之中有奇寶，願得一見。」生卽以「彈珠」示之。胡人捧之而喜躍曰：「此天下之奇貨也。願以三十萬爲價。」生曰：「此寶安所用乎？而君厚其價如是哉？」胡人

曰：「我，西國人。此乃吾國之至寶，國人謂之『清水珠』，若置於濁水，冷然洞徹矣。自亡此寶且三載，吾國之井泉盡濁，國人俱病。於是我等越海踰山，來中夏求之。今果得於子矣。」胡人卽命注濁水於缶，以珠投之，俄而其水澹然清瑩<sup>〔三〕</sup>，纖毫可辨。生於是，以珠與胡，獲其厚價而歸。

又見《廣記》卷四〇二，題爲《嚴生》。《紺珠集》卷五、《類說》卷二三，均題爲《清水珠》，爲節文。

〔一〕「箱」，原作「廡」，據《廣記》改。

〔三〕「瑩」，《紺珠集》《類說》均作「徹」。

<sup>83</sup>杜陵韋弁，字景照<sup>〔一〕</sup>。開元中，舉進士第<sup>〔二〕</sup>，寓遊於蜀。蜀多勝地，會春末，弁與其友數輩爲花酒宴，雖夜不怠。一日，有請者曰：「郡南去十里有鄭氏亭，亭起苑中，真塵外境也。願偕往。」弁聞其說，喜甚，遂與俱。南行十里，得鄭氏亭。撐空危危<sup>〔三〕</sup>，擴然四峙，門因花闌，砌用煙臺。弁望之，不暇他視，真所謂塵外境也。使者揖弁入。既入，見亭上有神仙十數，皆極色也，凝立若佇，半掉雲袂，飄飄然其狀。列左右者亦十數，紋繡香眇，殆不可識<sup>〔四〕</sup>。有一人望弁而語曰：「韋進士來。」命左右請上亭<sup>〔五〕</sup>。斜欄層幕，既上且拜。羣仙喜曰：「君不聞劉、阮事乎？今日亦如是。願奉一醉，將盡春色。」君以爲何如？弁謝曰：「不意今日得爲後世劉、阮，幸何甚哉！然則此爲何所？女郎亦何爲者？」願一聞之。羣仙曰：「我，玉清之女也，居於此久矣。此乃玉清宮也。向聞君爲下第進士，寓遊至此，將以一言奉請，又懼君子不顧，且貽其辱，是以假鄭氏之亭

以命君，果副吾志。雖然，此仙府也，惟慮不可久滯世間人。若居之〔六〕，固無損耳。幸不以爲疑。卽命酒樂宴亭中。絲竹盡舉，飄飄然〔七〕，凌玄越冥，不爲人間之聲。日晚酒酣，羣仙曰：「吾聞唐天子尚神仙，吾有新樂一曲，名《紫雲》，願授聖王〔八〕。」君，唐人也，爲吾傳之一進，可乎？」曰：「弇，一儒也。在長安中，徒爲區區於塵土間，望天子門且不可見，況又非知音者。如是，則固不爲耳〔九〕。」羣仙曰：「君既不能，吾將以夢傳於天子，是可矣。」又曰〔一〇〕：「吾有三寶焉，將以贈君，能使君富敵王侯，君其受之〔一一〕。」乃命左右出其寶。始出一盃，其色碧，而光瑩洞徹，顧謂弇曰：「碧瑤盃也。」又出一枕，似玉，微紅，曰：「紅蕤枕也〔一二〕。」又出一小函，其色紫，亦似玉，而瑩徹過之，曰：「紫玉函也。」已而皆授弇。弇拜謝而出。然行未及一里，回望其亭，茫然無有。弇異之，亦竟不知何所也。遂挈其寶還長安。明年下第，東遊至廣陵。因以其寶集於廣陵市。有胡人見而拜曰：「此天下之奇寶也。雖千萬年，人無得者。君何得而有？」弇以告之，因問曰：「此何寶乎？」曰〔一三〕：「乃玉清宮三寶也。」遂以數千萬爲直而易之。弇由是連甲第，居廣陵中爲豪士，竟卒於白衣也。

又見《廣記》卷四〇三，題爲《玉清三寶》；《紺珠集》卷五，題爲《紅蕤枕》；《類說》卷二三，題爲《玉清三寶》，後二書引爲節文。

〔一〕「照」，《廣記》作「昭」。



〔三〕「第」字前，據下文「聞君爲下第進士」句，當脫一「下」字。應補。

〔三〕「撐」，《廣記》作「端」；「擴」，《廣記》作「橫」。

〔四〕「殆」，原作「代」，據《廣記》改。

〔五〕「亭」，原作「堂」，據《廣記》改。

〔六〕「若」，《廣記》作「君」。

〔七〕「飄飄然」，《廣記》作「飄然泠然」。

〔八〕「王」，《廣記》作「主」。

〔九〕「如是則固不爲耳」，《廣記》作「曷能致是」。

〔一〇〕「又」字原無，據《廣記》補。

〔一一〕「其」字下原有「將余」二字，據《廣記》刪。

〔一二〕「蕤」，《紺珠集》《類說》作「欸」，《廣記》《人民文學出版社校語》：「『曰紅蕤』三字原作『欸』，據陳校本改。」

〔一三〕「曰」字原無，據《廣記》補。

84 扶風縣之西南，有三寶村。故老相傳云：「建村之時，有胡僧謂村人曰：『此地有寶氣，而今人莫得之，其啟發將自有時耳。』」村人曰：『是何寶也？』曰：『此交趾之寶，數有三焉。』故因以三寶名其村，蓋識其事。」開成元年春，村中民有夜夢一丈夫者，黑簪幘，被廣袂於體（一），腰佩長劍，儀狀峻古，謂民曰：「吾嘗仕東漢，當光武時，與飛將馬公同征交趾，嘗得南人之寶。其後馬公遭

謗，以爲多掠南寶，盡載以歸，光武怒，將命籍其家。吾懼且及禍，故埋於此地。」言未訖而寤。民卽以所夢具告於隣伍中。是歲，仲夏之夕，雲月陰晦，有牧豎望見西京原下炯然有光〔三〕，若曳練焉，久而不滅。牧豎驚，告其父，卽馳往視之，其光愈甚。至明夕，亦然。於是里人數輩，夜尋其光，俯而觀之，其光自土而出，若焰薪火。里人乃相與植表以識之。又明日，攜鍤具，窮表之下，深約丈餘，得一金龜，長二寸許，制度奇妙，代所未識；又得寶劍一，長二尺有四寸；又得古鏡一，徑尺餘，皆塵跡蒙然。里人得之，遂持以詣縣。時縣令沛國劉隨得之。發硎，其劍澹然若水波之色，雖利如切玉〔四〕，無以加焉；其長二尺四寸者，蓋古以八寸爲尺，乃古三尺。其鏡背文跡繁會，有異獸環繞鏡鼻，而年代綿邈，形理無缺〔五〕，乃命磨瑩，其清若水之潔澈，真天下之奇寶也。縣令劉君曰：「此爲古之珍翫，宜歸王府，可與天球和璧，焜耀於上庠。」遂緘膠其事聞岐陽帥，願表獻天子。時陳君亦節度岐隴，得而愛之，因有是寶。由是人無知者。

又見《廣記》卷四〇四，題爲《三寶村》。

〔一〕「於體」，《廣記》作「之衣」。

〔二〕「京原」，原作「垣」，據《廣記》改。

〔三〕「如」，原作「能」，據《廣記》改。

〔四〕「無」，原作「利」，據《廣記》改。

<sup>85</sup>安南有玉龍膏，南人用之，能化銀液。說者謂此膏不可持北來，苟有犯者，則禍且及矣。大和中，韓約都護安南，得此膏，及還，遂持以歸。人有謂曰：「南人傳此膏不可持以北，而公持去，得無有悔於後耶？」約不聽，卒以歸焉。後約爲持金吾，是歲京師亂，約以附會鄭注，竟赤其族。豈玉龍膏之禍所歸乎？<sup>〔一〕</sup>由是南去者不敢復執以北也。

又見《廣記》卷四〇五，題爲《玉龍膏》；《類說》卷二三，題爲《玉龍膏》，爲節文。  
「〔一〕」之禍所歸乎，《廣記》作「之所歸禍乎」。

<sup>86</sup>陳蔡間有民竹季貞者，卒十餘年矣。後里人趙子和亦卒。數日忽寤，即起馳出門，其妻子驚，前訊之，子和曰：「我，竹季貞也，安識汝？今將歸吾家。」既而語音非子和矣。其妻子隨之，至季貞家，見子和來，以爲狂疾，罵而逐之。子和曰：「我，竹季貞，卒十一年，今乃歸。何拒我耶？」其家人聆其語音，果季貞也，驗其事，又季貞也。妻子俱駭異。詰之<sup>〔二〕</sup>，季貞曰：「我自去人世，迨今且一紀，居冥途中，思還省妻孥，不一日相忘。然冥間每三十年即一逝者再生，使言罪福。昨者吾啟請案牒，得以名聞冥官，願爲再生者。既而冥官謂我曰：『汝宅舍久壞矣，如何？』案牒白曰：『季貞同里趙子和者，卒數日，願借其殼還季貞之魂<sup>〔三〕</sup>。』冥官許之，即遣使送我於趙氏之舍，我故得歸。」因話平昔事，歷歷可聽。妻子方信而納之。自是季貞不食酒肉，衣短羸衣，行乞陳、蔡、汝、鄭間，縉帛隨以修佛像，施貧餓者。後還家，至今尚存。

又見《廣記》卷三七六，題爲《竹季貞》。

〔一〕「詰」，原作「請」，據《廣記》改。

〔三〕「殼」，《廣記》作「屍」；「還」，《廣記》作「與」。

## 宣室志卷之七

87 黑山之陰有李衛公廟，寶曆中，張惟清都護單于，其從事盧立營夢一人，頤長黑衣，告立曰：「吾居於衛公廟且久矣，子幸遷我於軍城中。」已而遂去。及曉，立不論，即入白於惟清曰：「衛公於國有大勳勞，今廟宇隳殘，飄蕩且甚。」願新其土木之製。惟清喜而可其請。先是單于府以惟清有美化，狀其政績，遣護軍駱忠表聞於上。有詔命中書舍人高公鉞文其事，刻於碑。詔既至而未有堅砢<sup>〔二〕</sup>，惟清方命使採石於雲中郡，未還。及修衛公廟，濠其西，得一石，方而長，其下有刻出「張」字，歷然可辨。工人持以獻於惟清<sup>〔三〕</sup>。惟清喜曰：「天賜吾之碑石。」即召從事視之。立且驚且異，因起賀而白前夢。於是以石爲碑，高公之文刻焉。

又見《廣記》卷三九二，題爲《張惟清》。

〔一〕「蕩」，《廣記》作「濡」。

〔二〕「堅砢」，《廣記》作「碑石」。

〔三〕「工」原作「土」，據《廣記》改。

88 大和中，王璠廉問丹陽，因溝其城，既鑿深數尺，得一石，銘文曰：「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即

休。」工人得之，具以事告白而獻於璠。詳其義，久而不能解。卽命僚佐辨之，皆無能析其理者。數日，有一叟請謁璠之吏，且密謂曰：「吾聞王公得石銘，今有辨者乎？」吏曰：「公方念之。其義爲何如耶？」君卽能究耶？」叟曰：「是不祥也。夫『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卽休』也，皆叙王公之世也。且先公曰峯〔一〕，峯生礎，以文而觀，是『山有石』也。礎生璠，是『石有玉』也。璠之子曰瑕休〔二〕，是『玉有瑕卽休』。休者，絕之兆。推是而辨，其絕緒乎！」吏謝之。叟言竟而去。至大和九年冬，璠卒夷其宗，果符叟之解也。

又見《廣記》卷三九二，題爲《王璠》。

〔一〕「先公」，《廣記》作「公之先」。

〔二〕「瑕」，原作「遐」，與史不合，據《廣記》改。

89 大和中，有柳光者，嘗南遊，因行山道，會日晚，誤入山崦中。松徑盤曲，行數里，至一石室。雲水環擁，清泉交噴〔一〕，室有裊榻，若人居者。前對霞翠，固非人境〔二〕。光因臨流凝佇，忽見一缶合於地，光卽啟之，其缶下有泉，周不盡尺，其水清激，舉卮以飲，若甘醴。盡十餘卮而已醉甚，遂偃於榻。及曉方寤，因視石壁有雕刻文字極多，遂寫其字置於袖，詞曰〔三〕：「武之在卯，堯王八季，我棄其寢，我去其宸，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人不吾謂，由今之後，二百餘祀，焰焰其光，和和其始，東方有兔，小首兀尾，經過吾道，來至吾里，飲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刻乎其

壁，奧乎其義，人誰以辯，其東平子。」光閱而異之。遂行，出徑約數十步，回望其室，盡無見矣。光究之不得。友人呂生者，視而解之，未幾告曰：「吾盡詳矣。此乃得道者語也。大唐氏之初，建號武德，武之二年，其歲己卯，則『武之在卯』<sup>〔四〕</sup>，其義見矣，蓋武德二年也。『堯王』者，謂高祖之號神堯。曰『八季』者，亦二年也。『我棄其寢，我去其扃』者，言其去。蓋絕去之時，乃武德二年也。『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人不吾謂』者，言其隱而人不知也。『由今之後，二百餘祀』者，言君之來也。且唐氏之初，今果二百餘矣。『熠熠其光，和和其始』者，『熠熠其光』，謂歲在丁未也。『焰者火，豈非南方丙丁之謂乎？未亦火之位也。』『和和其始』，謂今天子建號曰『大和』，『其始』，蓋元年也。『東方有兔，小首兀尾』者，叙君之名氏。『東方』，甲乙木也。『兔』者，卯也。卯以附木，是柳字也。『小首兀尾』，是光也。『經吾道』，來吾里，言君之來也。『飲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言君之止也。『刻乎其壁，奧乎其義，誰人以辯，其東平子』，謂其義奧，而獨吾能辯之<sup>〔五〕</sup>。『東平』，吾之邑也，益又信矣。如是而辯，果得道者之遺記也。

又見《廣記》卷三九二，題爲《柳光》。

〔一〕「噴」，《廣記》作《貫》。

〔二〕「前對霞翠固非人境」二句，據文義，應在「清泉交噴」之後，「室有裯榻」之前。

〔三〕「袖詞」，原作「神祠」，據《廣記》改。

〔四〕「則」字原缺，據《廣記》補。

〔五〕「奧而」後，《廣記》有「隱」字。

<sup>90</sup>唐元和中，李師道據青齊，蓄兵勇銳，地廣千里，儲積數百萬，不貢不覲。憲宗命將討之，王師不利。而師道益驕，乃建新宮，擬天子正殿，卜日而居。是夕，雲物遽晦，風雷如撼，遂爲震擊傾圮，俄復繼以天火，了無遺燼〔一〕。青齊人相顧語曰：「爲人臣而逆其君者，禍固宜矣。今責降自天，安可逃其戾乎！」旬餘，師道果誅死。

又見《廣記》卷三九三，題爲《李師道》。

〔一〕「燼」，《廣記》作「者」。

<sup>91</sup>唐劉禹錫云：僧道宣持律第一，忽一旦霹靂遶戶外不絕，宣曰：「我持律更無所犯，若有宿業，則不知之。」於是灑三衣於戶外，謂有蛟螭憑焉。衣出而聲不已，宣乃視其十指甲〔二〕，有一點如油麻者，在右手小指上，疑之，乃出於隔子孔中。一震而失半指。黑點是蛟龍之藏處也。禹錫曰：「在龍亦善求避地之所矣，而終不免。則一切分定，豈可逃乎！」

此條與本書輯佚卷《黑龍甲中出》內容同，文有異。《廣記》卷三九三引此條，題爲《僧道宣》，注出自《嘉話錄》。據行文特色，此條恐系由《嘉話錄》誤闢入本書。

〔一〕「甲」，原作「里」，據《廣記》改。



92 唐晉陵郡建元寺僧智空，本郡人，道行彰聞於里中，年七十餘。一夕，既闔關，忽大風雷，若起於禪堂，殷然不絕，燭滅而塵全，晦黑且甚，簷宇搖震。矍然自念曰：「吾棄家爲僧，迨茲四紀。暴雷如此，豈神龍有怒我者？不然，有罪當雷震死耳。」既而聲益甚，復坐而祝曰：「某少學浮屠氏，爲沙門迨五十餘年，豈所行乖於釋氏教耶？不然，豈有黷神龍耶？如是，安敢逃其死！儻不然，則願亟使開霽，俾舉寺僧得自解也。」言訖，大震一聲，若發左右，坐榻傾靡，昏霾顛悖。由是驚懼僕地。僅食頃，聲方息，雲月晴朗。然覺有腥腐氣，如在室內，秉燭視之，於垣下得一蛟，其長數丈<sup>〔一〕</sup>，血流於地。乃是禪堂庭北有槐樹，高數十尋，爲雷震死，循木理而裂，中有蛟龍蜿蜒之跡焉。

又見《廣記》卷三九四，題爲《智空》。

〔一〕「蛟」字下《廣記》有一「皮」字。「其」字，《廣記》無。

93 唐河東郡東南百餘里有積水，謂之「百丈泓」。清澈，纖毫必鑒，在驛路之左，槐柳環擁，烟影如暮<sup>〔一〕</sup>。途出於此者，乃爲憩駕之所。大和五年夏，有徐生自洛陽抵河東，至此水，困殆既甚，因而暫息，且吟且望。日卓午<sup>〔二〕</sup>，忽聞水中有細聲，若蠅蚋之噪，俄而纖光發，其聲稍響，鞠若擊穀<sup>〔三〕</sup>，其光如索而曳焉。生始異之。聲久益繁，遂有雷自波間起，震光爲電，接雲氣。至旅次，遽話其事，答曰：「此『百丈泓』也。歲旱，未嘗不指期而雨。今旱且甚，巫師命巫屬禱焉，巫者告

曰：『某日當有大雨。』果是日矣。〔四〕。

又見《廣記》卷三九五，題爲《百丈泓》。

〔一〕「暮」，疑爲「幕」之誤。此字《廣記》作「束」。

〔二〕「日卓午」，《廣記》作「將午」。

〔三〕「鞠若」，原作「暫者」，據《廣記》改。

〔四〕「果是日矣」一句原作「至日果爲之霑足」，據《廣記》改。

<sup>94</sup>唐御史楊詢美，居廣陵郡。從子數人皆幼，始從師學。嘗一夕，大風雨，雷電震耀，諸子俱出戶望，且笑且詈曰：「我聞雷有鬼，不知鬼安在？願得而殺之，可乎？」既而雷聲愈震，林木傾靡，忽一聲轟然，若在於廡。諸子驚甚，即馳入戶，負壁而立，不敢輒動。復聞雷聲，若天呵地吼，盧舍搖動。諸子益懼。僅食頃，雷電方息，天月清霽。庭有大古槐，擊拔其根而劈之。諸子覺兩髀痛不可忍，具告詢美。命家僮執燭視之，諸髀咸有赤文，縱橫十數，狀類杖痕。疑雷鬼之所爲也。

又見《廣記》卷三九五，題爲《楊詢美從子》。

<sup>95</sup>寶曆中，有京兆韋思玄，僑居洛陽，性尚奇，嘗慕神仙之術〔一〕。後遊嵩山，有道士教曰：「夫餌金液者，可以延壽。吾子當先學煉金，如是，則可以肩赤松駕廣成矣。」於是思玄求煉金之術。積

十餘年，會術士數百，終不能得其妙。後一日〔三〕，有居士辛銳者，貌其清瘦，愀然有寒色，衣敝裘，扣思玄門，謂思玄曰：「吾病甚，窮無所歸。聞先生好古尚奇，集天下異人方士。我故來謁耳，願先生納之。」思玄卽止居士於舍。其後居士身疾〔三〕，癰盡潰〔四〕，血穢甚。韋氏一家盡惡之。思玄嘗召術士數人會食，而居士不得預。既具膳，居士突至客前，溺於筵席上，盡濕。客怒皆起，韋氏家僮亦競來罵之。居士遂告去，行至庭，忽亡所見。思玄與諸客甚異之。因視其溺，乃紫金也，奇光燦然，真曠代之寶〔五〕。思玄且驚且歎。有解者曰：「居士，紫金精也。徵其名氏信矣。且辛者，蓋西方庚辛金。而銳字者，兌從金，兌亦西方之正位。推其義，則吾之解若合符然。」

又見《廣記》卷四〇〇，題爲《韋思玄》；《類說》卷二三，題爲《居士金精》，爲節文。

〔一〕「慕」，原作「夢」，據《廣記》改。

〔二〕「後」字原缺，據《廣記》補。

〔三〕「其」，原作「之」，據《廣記》改。

〔四〕「癰」字原作「腫」，據《類說》改。

〔五〕「真」，原作「直」，據《廣記》改。

96 故崔寧領蜀時，隄爲守清河崔君，既以啟尹真人函（事具《靈仙篇》），是夕，崔君爲冥司所召，其

冥官卽故相呂諲也，與崔君友善，相見悲泣。已而謂崔曰：「尹真人有石函在貴郡，何爲輒開？今奉玉帝命，召君按驗，將如之何？」崔謝曰：「愚俗聾瞽，不識神仙事，故輒開真人之函，罪誠重。然以三宥之典<sup>(一)</sup>，其不識不知者俱得原赦。儻公寬之，某庶獲自新耳。」諲曰：「帝主命嚴<sup>(二)</sup>，地府卑屑，何敢違乎？」卽召案掾出崔君籍。有頃，案掾至，白曰：「崔君餘位五任，餘壽十五年。今上帝有命，折壽十三年<sup>(三)</sup>，盡奪其官。」崔又謝曰：「與公平生爲友，今日之罪，誠自己召，然故人豈不能宥之？」諲曰：「折壽削官，則固不可逃<sup>(四)</sup>。」然可以爲足下致二年假職，優其廩祿，用副吾子之託。」崔又再拜謝。言方畢，忽有雲氣炳然，紅光自空而下，諲及廷掾僕吏俱驚躍而起，曰：「天符下！」遂揖崔於一室中<sup>(五)</sup>。崔於室中壁隙間潛窺之，見諲具巾笏，率廷掾分立於庭，咸俛而拱，雲中有一人，紫衣金魚，執一幅書，宣導帝命，於是諲及廷掾再拜受書，便駕雲而上<sup>(六)</sup>，頃之遂沒。諲命崔君出坐，啟天符視之，且歎且泣，謂崔曰：「子識元三乎（元相國行三，名載也）。」崔曰：「乃布衣之舊耳。」諲曰：「血屬無類。吁，可悲乎？某雖與元三爲友，至是亦無能拯之，徒積悲歎。」詞已又泣。既而命一吏送崔君歸。再拜而出，與使者俱行，入郡城廨中，己身卧於榻<sup>(七)</sup>，其妻孥哭而環之。使者引崔俯於榻<sup>(八)</sup>，魂與身翕然而合，遂寤。其家云：卒三日矣，本郡已白廉使。崔卽治裝，盡室往蜀<sup>(九)</sup>，具告於寧。寧遂署攝副使<sup>(十)</sup>，月給俸錢二十餘萬。時元載方執國政，寧與載善，饋遺甚多，聞崔之言，懼連坐，因命親吏持五百金，賂載左右，盡購得

其書百餘軸，皆焚之。後月餘，元載籍沒。又二年，崔亦終矣。

又見《廣記》卷三八四，題爲《崔君》。

〔一〕「以」，原作「已」；「典」原作「矣」，據《廣記》改。

〔二〕「帝主命嚴」，《廣記》作「帝命至嚴」。

〔三〕「三」，原作「二」，據《廣記》改。

〔四〕「則固」，原作「故」，據《廣記》改。

〔五〕「遂揖崔於一室中」，原作「遂稽首致敬」，據《廣記》改。

〔六〕「便」，《廣記》作「使」。

〔七〕「疑」已「字前佚」一見「字」。

〔八〕「俯」，原作「府君」，據《廣記》改。

〔九〕「盡」，原作「虛」，據《廣記》改。

〔一〇〕「署」，原作「著」，據《廣記》改。

<sup>97</sup>彭城劉溉者，貞元中爲韓城令〔一〕，卒於官。家甚貧，因寄韓城佛寺中。歲將半，其縣丞竇亦卒，三日而寤。初竇生晝寢，夢一吏導而西去，經高原大澤，數百里，抵一城郭。入門，導吏亡去。生懼甚，卽出城門。門有衛卒，舉劍而列。竇生訊之，衛卒舉劍南指曰：「由此之生道耳。」竇始知身死，背汗而股慄。卽南去，雖殆，不敢息。俄見十餘人立道左，有一人呼竇生，挈其手

而熟視之〔三〕，乃是劉溉，曰：「吾兄何自而來？」寶具以告。曰：「我自與足下別，若委身於陷穽中，念平生時安可得？」因涕泣。寶卽訊冥途事〔三〕，溉泣不語。久之，又曰：「我妻今安在？得無恙乎？」寶曰：「賢子僑居韓城佛寺中，將半歲矣。」溉曰：「子今去，爲我問訊。我以窮泉困辱，遠不可逃〔四〕，每念妻孥，若肘而不忘步〔五〕。幽顯之恨，何可盡道哉？」將別，謂寶曰：「我有詩贈君，曰：『冥路查查人不知，不用苦說使人悲。喜得逢君傳家信，後會茫茫何處期。』」已而又泣。寶遂告別。未十餘里，聞擊鐘聲極震響〔六〕，因悸而寤。寶卽師揚慈祖兄〔七〕，其甥崔氏子常以其事語諸人。

又見《廣記》卷三八四，題爲《劉溉》。

〔一〕「韓」，原作「彭」，據《廣記》改。

〔二〕「而」，《廣記》作「以泣」。

〔三〕「訊」，原作「話」，據《廣記》改。

〔四〕《廣記》此句作「邈不可脫」。

〔五〕「肘」，原作「踵」，據《廣記》改。

〔六〕「鐘」，原作「撞」，據《廣記》改。

〔七〕「寶卽師揚慈祖兄」，《廣記》作「寶卽師錫從祖兄」。

<sup>98</sup>貞元中，有盧江郡民，因採樵至山，會日暮，忽見一胡人，長丈餘，自山崦中出，衣黑衣，執弓矢。民大恐，遽走匿林中窺之。胡人佇望良久，忽東向發一矢。民隨望之，見百步外有一物，狀類人，舉體黃毛數寸，蒙烏巾而立，矢中其腹，輒不動。胡人笑曰：「果非吾所及。」遂去。又一胡，亦長丈餘，魁偉愈於前者，亦執弧矢，東望而射。中其物之胸，亦不動。胡人又曰：「非將軍不可。」又去。俄有胡人數十，衣黑衣，臂弓腰矢，若前驅者；又見一巨人，長數丈，披紫衣，狀貌極異，緩步而來。民見之，不覺悚然<sup>〔一〕</sup>。巨胡東望，謂其前驅者曰：「射其喉。」羣胡欲爭射之，巨胡誠曰：「非雄舒莫可。」他胡皆退。有一胡前，引滿一發，遂中其喉。其物亦不懼，徐以手拔去三矢，持一巨礫向西而來。胡人皆有懼色，前白巨胡曰：「事迫矣。不如降之。」巨胡卽命呼曰：「將軍願降。」其物乃投礫於地，自取其巾，狀如婦人，無髮。至羣胡前，盡收奪所執弓矢，皆折之，遂令巨胡跪於地，以手連掌其頰。胡人哀祈，稱死罪者數四，方釋之。諸胡高拱而立，不敢輒動。其物徐以巾蒙首，東望而去。胡人相賀曰：「賴今日甲子爾。不然，吾輩其死乎！」既而俱拜於巨胡前，巨胡頷之，良久，遂導而入山崦，時欲昏黑。民雨汗而歸，竟不知何物也。

又見《廣記》卷三六三，題爲《盧江民》。

〔一〕「懷」，原作「瞿」，據《廣記》改。

<sup>99</sup>唐敬宗皇帝御曆，以天下無事，視政之餘，因廣浮屠教。由是長安中緇徒益多。及文宗嗣

位，親閱萬機，思除其害於人者，嘗顧謂左右曰：「自吾爲天子，未能有補於人。今天下幸無兵革，吾將盡除害物者，使億兆之民，指今日爲堯舜時，願足矣。」有不能補治化而蠹於物者，但言之。左右或對曰：「獨浮屠氏不得有補於大化，而蠹於物爲甚，可以斥去。」於是文宗病之，始命有司詔中外，罷緇徒說佛經義，又斥其不修教者。詔命將行，會尚食廚吏修御膳，以鼎烹雞卵，方措火於其下，忽聞鼎中有聲極微，如人言者，迫而聽之，乃羣卵呼觀世音菩薩也。聲甚悽咽，似有所訴。尚食吏異之，具其事上聞。文宗命左右驗之，如尚食所奏。文宗歎曰：「吾不知浮屠氏之力乃如是耶！」翌日，敕尚食吏勿以雞卵爲膳。因頒詔郡國，各於精舍塑觀世音菩薩之像，以彰感應。

又見《廣記》卷一〇一，題爲《雞卵》。

〔一〕「時願」，《廣記》作「之世」。

〔二〕「不」爲衍文，當刪去。此句《廣記》作「又有請斥其不修教者」。

〔三〕「措」，《廣記》作「燃」。

100 高陽許文度，唐大和中，僑居岐陽郡。後以病熱近月餘，瞑而卧於榻，若沉醉狀。後數日始寤。初文度夢有衣黃袍數輩，與俱行田野，四望間，寂然無雞犬聲，且不知幾百里，是時天景已曠晦，愁思如結。有衣黃袍者謂文度曰：「子無苦。夫壽之與夭，固有涯矣。雖聖人，安能



逃其數。」文度忽悟身已死，憂且甚。又行十餘里，至一水，盡目無際，波濤黑色，杳莫窮其深淺。黃衣人俱履水而去，獨文度懼不敢涉。已而有二金人，皆長五寸餘，奇光皎然，自水上來。黃衣者望見金人，沮色震慄，卽辟易馳去，不敢正視。二金人謂文度曰：「汝何爲來地府中？我今挈汝歸生途，慎無恐。」文度懼稍解，因再拜謝之。於是金人與文度偕行數十里，俄見里門，喜不勝。忽聞有厲聲呼文度者，文度悸而醒。見妻子方泣於前，且奇且歎，而羸憊不能運肢體，故未暇語其事。後旬日，病少間，策而行於庭，忽見二金人，皆長五寸餘，在佛舍下，果前時夢中所見者，視其儀狀，無毫縷之異。心益奇之，始以其事告於妻。妻曰：「昨者以君病且亟，妾憂不解。然嘗聞佛氏有救苦之力」<sup>〔二〕</sup>，由是棄資玩，鑄二金人之像，每清旦，先具齋祀之。自是君之疾亦除，蓋其佛力也。」文度感二金人報效之速，不食牲牢，常閱佛書。因窮盡其旨，而皈依於釋氏焉。

又見《廣記》卷一〇一，題爲《許文度》。

〔一〕「暝而」，《廣記》作「一日」。

〔二〕「衣黃袍數輩」，原作「一人衣黃袍若吏輩」，據《廣記》改。

〔三〕「佛」字，《廣記》作「釋」。

101 有商居士者，三河縣人。年七歲，能讀佛氏書<sup>〔一〕</sup>。里人異之。後廬於三河縣西田中，有佛

書數百篇，手卷目閱，未嘗廢一日。從而師者且百輩。往往獨遊城邑，偕其行者，聞居士每運肢體，瓏然若戛玉之音。聽者奇之。或曰：「居士之骨，真鎖骨也。夫鎖骨連絡如蔓，故動搖肢體，則有清越之聲，固其然矣。昔聞佛氏書言，佛身有舍利骨，菩薩之身有鎖骨。今商居士者，豈非菩薩乎？然愚俗之人，固不可辨也。」居士後年九十餘，一日，湯沐，具冠帶，悉召門弟子會食，因告之曰：「吾年九十矣，今旦暮且死，汝當以火燼吾屍。慎無違逆吾旨。」門弟子泣曰：「謹聽命。」是夕，端坐而逝。後三日，門弟子焚居士於野。及視其骨，果鎖骨也。肢體連貫，若綴絡之狀，風一拂則纖韻徐引。於是里人競施金錢，建一塔，以居士鎖骨瘞於塔中。

又見《廣記》卷一〇一，題爲《商居士》。

〔一〕「讀」，《廣記》作「通」。

〔二〕「愚」，《廣記》作「輩」。

〔三〕「門」字原無，據《廣記》補。後文之「門弟子焚居士於野」句，亦據《廣記》補「門」字。

<sup>102</sup>甯勉者，雲中人也。年少，有剛勇氣，善騎射，能以力格猛獸，不用兵仗。北都守健其勇，署爲衙將。後以兵士千人軍於飛狐城〔一〕。時薊門帥驕悍，棄天違法〔二〕，反書聞闕下，唐文宗皇帝詔北都守攻其南。詔未至，而薊門兵夜伐飛狐，鉦鼓震地。飛狐人恟然不自安〔三〕，謂甯勉曰：「薊兵豪健不可敵，今且至矣，其勢甚急，願空其邑以遁去。不然，旦暮拔吾城，吾不忍父子兄弟盡

血賊刃下，悔寧可及！雖天子神武，安能雪吾冤乎？幸熟計之。」勉自度兵少，固不能折薊師之鋒；將聽邑人語，慮得罪於天子，欲堅壁自守，又慮一邑之人悉屠於賊手，憂既甚，而策未有所決。忽有諜者告曰：「賊盡潰矣。有棄甲在城下，願取之。」勉卽登城垣望，見星月明朗，有賊兵馳走，顛蹶者不可數<sup>〔四〕</sup>，若有大兵擊其後。勉大喜，開邑門，縱兵逐之，生擒卒數千人<sup>〔五〕</sup>，得其遺甲甚多。先是，勉好浮屠氏，常誦佛書《金剛經》，既敗薊師，擒其虜以訊焉。虜曰：「向者望見城上有巨人數百<sup>〔六〕</sup>，俱長三丈餘<sup>〔七〕</sup>，雄猛可懼，怒目呿吻，袒肱執劍。薊人見之，盡慘然汗慄，遂馳走遠避，又安有鬪心乎？」勉始悟巨人乃金剛也，益自奇之。勉累官至御史中丞，後爲清塞副使也。

又見《廣記》卷一〇八，題爲《甯勉》。

〔一〕「士」，《廣記》作「四」；「人」字《廣記》無。

〔二〕「達」，《廣記》作「子」。

〔三〕「恂」，《廣記》作「洵」。

〔四〕「顛」原作「蹶」，據《廣記》改。

〔五〕「卒」，《廣記》無；「千」，《廣記》作「十」。

〔六〕「者」，《廣記》作「夕」；「百」，《廣記》作「四」。

〔七〕「俱」字《廣記》無；「三」，《廣記》作「二」。

<sup>103</sup>唐貞觀中，有玉潤山悟真寺僧，〔一〕夜於藍溪〔二〕，忽聞有讀《法華經》者，其聲纖遠。時星月迴臨，四望數十里，闐然無覩，其僧慘然有懼。及至寺，具白其事於羣僧。明夕，俱於藍溪聽之，果聞經聲自地中發，於是以標表其所。明日窮表下，得一顱骨在積壤中，其骨槁然，獨唇吻與舌鮮而且潤。遂持歸寺，乃以石函致於千佛殿西軒下。自是每夕常有讀《法華經》聲在石函內。長安士女觀者千數。後新羅僧客於寺，僅歲餘，一日，寺僧盡下山，獨新羅僧在〔三〕，遂竊石函而去。寺僧跡其所往，已歸海東矣。時開元末也。

又見《廣記》卷一〇九，題爲《悟真寺僧》。

〔一〕「玉潤」，《廣記》作「王順」。

〔二〕「於」，《廣記》作「如」。

〔三〕「在」字原無，據《廣記》補。

## 宣室志卷之八

<sup>104</sup>太原王含者，爲振武軍都將。其母金氏，本胡人女，善弓馬，素以獷悍聞。嘗馳健馬，臂弓腰矢，入深山，取熊鹿狐兔，殺獲甚多。故北人皆憚其能而推重之。後年七十餘，以老病，遂獨止一室，辟侍婢，不許輒近左右，至夜卽扃戶而寢。往往發怒，欲杖其家人輩<sup>〔一〕</sup>。後一夕，既扃其戶，家人忽聞軋然之聲，遂趨以伺之，望見一狼自室中開戶而出，天未曉，而狼自外還，入室又扃其門。家人甚懼<sup>〔二〕</sup>，具白於含。是夕，於隙中潛窺，如家人言。含憂悸不自安。至曉，金氏召含，且誨卽市麋鹿。含熟以獻，金氏曰：「吾所需生者爾。」於是以生麋鹿致於前<sup>〔三〕</sup>。金氏啖立盡。含益懼。家人輩或竊語其事，金氏聞之，色甚慚。是夕，既扃戶，家人又伺而視之，有狼遂破戶而出。自是竟不復還矣。

又見《廣記》卷四四二，題爲《王含》。

〔一〕「欲」，《廣記》作「過」。

〔二〕「甚」，原作「且」，據《廣記》改。

〔三〕「致」，原作「至」，據《廣記》改。

<sup>105</sup>晉陽以北，地寒而少竹，故居人多種葦成林，所以代南方之竹也。唐長慶初，北都有民，其家地多葦林〔一〕。里中嘗有會宴，致餘食於其舍，至明日，輒不知其所在。其民有貯繒帛於室者，亦嘗亡之。民竊異焉。後夜聞嬰兒號者甚衆，迫而聽之，則闐然矣。明日又聞。民懼且甚。後一日，乃語里中他民曰：「吾夕聞林中有嬰兒號，吾度此不當有嬰兒，懼其怪耳。」即相與芟除其林，薙其草，既窮得一穴，中有繒帛食器，見野狸十餘，有頤而俯者，呻而仰者，瞬而乳者，偃而踞者，嗷嗷然若有愁狀。民盡殺之。自是里民用安其居。

又見《廣記》卷四四二，題爲《晉陽民家》。

〔一〕「葦林」，《廣記》作「林葦」。

<sup>106</sup>開元二十三年秋，玄宗皇帝狩於近郊，駕至咸陽原，有大鹿興於前，轟然其軀，頗異於常者，上命弓射之，引發一中。及駕還，乃敕厨吏炙其脰以進。而尚食具熟俎獻，時張果老先生侍，上命果坐於前，以其肉賜之。果謝而食。既食，且奏曰：「陛下以此鹿爲何如？」上曰：「吾只知其鹿也，亦安知何如？」果曰：「此鹿年且千歲矣。陛下幸聞之。」上笑曰：「此一獸耳，何遂言其千歲耶？」果曰：「昔漢元狩五年秋，臣侍武帝獵於上林，其從臣有生獲此鹿而獻者，帝以示臣，奏曰：『此仙鹿也，壽將千歲。今既生獲，不如活之。』會武帝尚神仙，由是納臣之奏。」上曰：「先生誤矣。且漢元狩五年及今八百歲，其鹿長壽，豈歷八百歲而亦爲畋所獲乎？」況苑圃內麋鹿亦多，今

所獲何妨爲他鹿耶？」果曰：「曩時武帝既獲此鹿，將舍去之，但命東方朔以鍊銅爲牌，刻成文字以識其年，繫於左角下。願得驗之，庶表臣之不誣也。」上卽命致鹿首如前，詔內臣力士具驗之。凡食頃，絕無所見。上笑曰：「先生果誤矣。左角之下，銅牌安在？」果曰：「臣請自索之。」卽顧左右，命鐵鉗，令出一小牌，實銅製者，可二寸許。蓋以年月悠久，爲毛革蒙蔽，殆不可見。且持以進，上命磨拭視之。其文字蕪蔽，殆不可識矣。上於是驗果之言不謬。又問果曰：「漢元狩五年，甲子何次？」史編何事？吾將徵諸紀傳，先生第爲我言之。」果曰：「是歲歲次癸亥，武帝始開昆明池，用習水戰，因蒐狩以順禮焉。迨今甲戌歲，八百四十二年〔三〕。」上卽命按漢史，其昆明池果元狩五年所開，其甲子亦無少差。顧謂力士曰：「異哉！張果能言漢武帝時事，真所謂至人矣。吾固不可得而知也。」

又見《廣記》四四三，題爲《唐玄宗》。《紺珠集》卷五，題爲《仙鹿》；《類說》卷二三，題爲《千年仙鹿》；《說郛》卷六。此三書均爲節文。

〔一〕「亦」，當爲「不」之誤。本書輯軼卷《張果》條中記有此事，此處作「鹿多矣。時遷代變，豈不爲獵者所獲乎。」是其證也。

〔三〕「四」，當爲「五」之誤，應改。按史漢元狩五年爲公元前一一八年，玄宗甲戌歲爲公元七三四年，漢元狩五年至玄宗甲戌歲正爲八百五十二年。

107 潁川陳巖，字叶夢，武陽人，間僑東吳。景龍末，舉孝廉，如京師，行至渭南，見一婦人，貌甚姝，衣白衣，立於路隅，以袂蒙口而哭，若負冤抑之狀。生乃訊之，婦人哭而對曰：「妾，楚人也，侯其氏，家於弋陽之南。先父以高尚聞於湘楚間，由是隱跡山林，未嘗肯謁侯伯。妾雖一女子，亦有箕穎之志，方將棲跡蓬瀛崑閬以遂其好。適遇有沛國劉君者，尉弋陽，嘗與妾先人爲忘形之友，先人慕劉君之高義，遂以妾歸劉氏。自爲劉氏婦且十年矣，未嘗有纖毫過失。前歲春，劉君調補宜原尉〔一〕，未一歲，以病免，盡室歸於渭上郊居。劉氏無行，又娶一盧氏者，濮上人，性極悍戾，每以唇齒相及〔二〕。妾不勝其憤，故遁而至此。且妾本慕神仙，常欲高蹈雲霞，安巖壑之隱，餌橡栗之味，亦足以終老，豈徒擾擾於塵世，適足爲累。今者分不歸劉氏矣。」已而顰容怨咽，若不自解。巖性端慤，聞其言，甚信之。因問曰：「女郎何所歸乎？」婦人曰：「妾，一窮人，安所歸止？然君之見問，其有意耶？果如是，又安敢逆君之命。」巖喜，卽以後乘駕而偕往京師，居於永崇里。其始甚謹，後乃不恭，往往詬怒，若發狂之狀。巖惡之而且悔。明日巖出，婦人令闔扉，鍵其門，以巖衣囊致庭中，毀裂殆盡。至夕，巖歸，婦人拒而不納。巖怒，卽破戶而入。見己之衣資，悉已毀裂，巖因詬而責之。婦人愈發怒，毀巖之衣襟佩帶，殆無完縷，又爪其面，嚙其肌，一身盡傷，血沾於地，已而嗥叫者移時。巖惡之，不可制。於是里中民俱來觀，簇其門。時有郝居士者，在里中，善視鬼，精符錄呵禁之術〔三〕，聞婦人哭音，願謂里中民曰：「此婦人非人，



乃山獸也，寓形以惑於世。」里民具告於巖。巖卽請焉，居士乃至巖所居。婦人見居士來，甚懼。居士出墨符一道，向空擲之，婦人大叫一聲，忽躍而去，立於屋瓦上。巖竊怪之。居士又出丹符擲之，婦人遂委身於地，化爲猿而死。巖既悟其妖異，心頗怪悸。後一日，遂至渭南，訊其居人，果有劉君廬於郊外。巖卽謁而問焉。劉曰：「吾嘗尉於弋陽，弋陽多猿狖，遂求得其一，近茲且十年矣。適遇有故人自濮上來，以黑犬見惠，其猿爲犬所嚙，因而遁去。」亦竟不窮其事，因錄以傳之。巖後以明經入仕，終於秦州上邽尉。客有遊於太原者，偶於銅鍋店精舍，解鞍憩馬〔四〕。於精舍佛書中，得劉君所傳之事，而文甚鄙。後亡其本。客爲余道之如是。

又見《廣記》卷四四四，題爲《陳巖》。

〔一〕「宜原」，《廣記》作「真源」。

〔二〕「及」，原作「反」，據《廣記》改。

〔三〕「錄」，原作「錄」，據《廣記》改。

〔四〕「精舍」，原作「靜室中」，據《廣記》改。

<sup>108</sup>東都崇讓里有李氏宅，相傳云，其地非吉地，固不可居。後李生既卒，其家盡徙居陸渾別墅中，由是鍵其門且數年矣。開元中，有王長史者，亡其名。長史嘗爲清顯官，以使酒忤權貴，遂擯爲長史於吳越間。後退居洛中，因買李氏宅以家焉。長史素勁，聞其宅有不祥之名，且曰：

「我命在我」不在宅。」卽人而居。常獨處堂之西宇下。後一夕，聞有哀嘯之音，極清楚，若風籟焉。長史起而望之，見一人，衣黑衣，立於几上。長史嚴聲叱之，其人卽時舉一几擊長史肩，<sup>〔三〕</sup>長史懼而退，其人亦去。長史因病瘡，且甚。後旬餘，方少愈。夜中又聞哀嘯之音，家僮尋之，見前時黑衣人在庭樹上。長史有弟善射，於是命弓射之，一發遂中。其人嗥叫，跳上西廡屋瓦而去。明日尋其跡，皆無所見。歲秋，長史召工人重修馬廐，因發內重舍，乃得一死猿，有矢貫脇。驗其矢，果長史弟之矢也。方悟黑衣人者乃猿爾。

又見《廣記》卷四四四，題爲《王長史》。

〔一〕「我命在我」，《廣記》作「我命在天」。

〔三〕「几」，《廣記》作「足」。

<sup>109</sup>乾元初，會稽民有楊叟者，家以資產豐贍<sup>〔一〕</sup>，甲於郡中。一日，叟將死，卧而呻吟，且經數月。叟有子曰宗素，以孝行稱於里人。迨其父病，罄其產以求醫術。後得陳生者，究其原，曰：「是翁之病，心也。蓋以財產既多，其心爲利所運，故心已離去其身。非食生人心，不可以補之。而天下生人之心，焉可致耶？舍是，則非吾之所知也。」宗素聞之，以生人之心固莫可得也，獨修浮屠氏法，庶可以間其疾。卽召僧轉經，命工繪圖鑄像，已而自賣衣糧，詣郡中佛寺飯僧。一日，因挈食去，誤入一山逕中，見山下有石龕，龕有胡僧，貌甚老瘦枯瘠，衣褐毛縷成袈裟，踞於

磐石上。宗素以爲異人，卽禮而問曰：「師，何人也？獨處窮谷，以人跡不到之地爲家，又無侍者，不懼山野之獸有害於師乎？不然，是得釋氏之法者耶？」僧曰：「吾本是袁氏<sup>〔二〕</sup>。某祖世居巴山，其後子孫，或在弋陽，散遊諸山谷中，盡能世修祖業，爲林泉逸士，極得吟嘯。人好爲詩者，多稱其善吟嘯<sup>〔三〕</sup>，於是稍聞於天下。有孫氏，亦族也，則多遊權貴之門，亦以善談謔，故又以資遊於市肆間，每一戲，能使人獲其利焉。獨吾好浮屠氏，脫塵俗，棲心巖谷中不動，而在此且有年矣。常慕歌利王割截身體及薩埵投崖以飼餓虎，故吾啖橡栗，飲流泉，恨未有虎狼噬吾。吾於此候之。」宗素因告曰：「師真至人，能舍其身而不顧，將以飼山獸，可謂仁勇俱極矣<sup>〔四〕</sup>。然弟子父有疾已數月，進而不瘳，某夙夜憂迫，計無所出。有醫者云，是心之病也，非食生人心則固不可得而愈矣。今師能棄身於豺虎以救其餒，豈若舍命於人以惠其生乎？願師詳之。」僧曰：「誠如是，果吾之志也。檀越爲父而求吾心，豈有不可之意。且以身委於猛獸，曷若救人之生乎？然今日尚未食，願致一飯而後死也。」宗素且喜且謝，卽以所挈食置於前。僧食之立盡，而又曰：「吾既食矣，當亦奉命，然俟吾禮四方之聖也。」於是整其衣，出龕而禮，禮四方已畢，忽躍而騰上一高樹<sup>〔五〕</sup>。宗素以爲神通變化，殆不可測。俄召宗素，厲聲問曰<sup>〔六〕</sup>：「檀越向者所求何也？」宗素曰：「願得生人心，以療吾父疾。」僧曰：「檀越所願者，吾已許焉。今欲先說《金剛經》之奧義，爾亦聞乎？」宗素曰：「某素尚浮屠氏，今日獲遇吾師，安敢不聽乎？」僧曰：「《金剛經》云：過

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檀越若要取吾心，亦不可得矣。」言已，忽跳躍大呼，化爲一猿而去。宗素驚異，惶駭而歸。

又見《廣記》卷四四五，題爲《楊叟》。

〔一〕「以」字原缺，據明鈔本補。

〔二〕「衰」，原作「猿」，據《廣記》改。

〔三〕「人好爲詩者多稱其善吟嘯」二句，原作「又好爲詩者，多稱於人其名」，據《廣記》改。「吟嘯」，《廣記》誤作「吟笑」。

〔四〕「仁」，原作「神」，據《廣記》改。

〔五〕「上」，原作「向」，據《廣記》改。

〔六〕「問」，原作「叱」，據《廣記》改。

110 唐林景玄者，京兆人，僑居雁門，以騎射畋獵爲己任。郡守悅其能，因署爲衙門將。嘗與其徒數十輩，馳健馬，執弓矢兵杖，臂隼牽犬，俱獵於田野間，得麋鹿狐兔甚多。由是郡守縱其所往，不使親吏事。嘗一日，畋於郡城之高岡，忽起一兔，出榛莽中，景玄鞭馬逐之，僅十餘里，免匿一墓穴。景玄下馬，卽命二卒守穴傍，自解鞍而憩。忽聞墓中有語者曰：「吾命屬土也，尅土者木，日次於乙〔二〕，辰居卯，二木俱王，吾其死乎！」已而咨嗟者久之。又曰：「有自東而來者，我將不免。」景玄聞其語，且異之。因視穴中，見一翁，衣素衣，髯白而長，手執一軸書，前有死鳥

鵲甚多。景玄卽問之，其人驚起曰：「果然！禍我者且至矣。」卽詬罵。景玄默而計之曰：「此穴甚小，而翁居其中，豈非鬼乎？不然，是盜而匿此。」卽毀其穴，翁遂化爲老狐，帖然俯地，景玄因射之而斃。視其所執之書，點畫甚異，有似梵書而非梵字，用素縑爲幅，僅數十尺。景玄焚之。

又見《廣記》卷四四九，題爲《林景玄》。

〔一〕「鞭馬」二字原無，據《廣記》補。

〔三〕「日次於乙」，原作「次日己」，據《廣記》改。

111 唐祁縣有村民，因輦地征芻粟至太原府，及歸，途中日暮，有一白衣婦人立路傍，告村民曰：「妾今人都城，困而且僮，願寄載車中，可乎？」村民許之，乃升車。行未四五里，因脂轄，忽見一狐尾在車之隙中，垂於車轅下。村民卽以鎌斷之。其婦乃化爲無尾白狐，鳴嗥而去。

又見《廣記》卷四五〇，題爲《祁縣民》。

112 唐邠州景雲觀道士王洞微者，家於孝義里。初爲小胥，性喜殺，〔一〕，尚漁獵釣弋，自弱冠至壯年，凡殺狼狐雉兔泊魚鰲飛走，計以萬數。後爲里尹，患病熱月餘，忽覺室內有禽獸魚鰲萬數，環繞其榻而噬之。瘡痂被身，殆無完膚。中夕之後，其父母妻子兄弟咸聞洞微卧內有羣鳥啁啾，歷然可辨。凡數年，疾益甚。或有謂洞微父曰：「汝子病且亟，宜遷居景雲觀。」於是卜日徙居。月餘，會羣道士修齋授籙，是夕，洞微瘳。後十年，竟以疾卒。

又見《廣記》卷一三三，題爲《王洞微》。

〔一〕「喜」，原作「善」，據《廣記》改。

<sup>113</sup>太子賓客盧貞有猶子，嘗爲沙門，會昌中，沙汰歸俗，廢補爲光王府參軍〔一〕。一日，夢前師至其家而問訊焉。盧卽告卑官屑屑然，非其願也。〔二〕，常思落髮，再披緇褐。師曰：「汝誠有是志，像教興復，非晚也。」語未竟，俄四面見日月旌旆，千乘萬騎，誼言迎光王卽皇帝位。未幾，武帝崩矣，光王卽皇帝位。至是，竟符其事。

又見《廣記》卷一三六，題爲《迎光王》；《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之二，題爲《宣宗復夢》。此條與本書卷三《迎光王》條（卽第35條）內容同，而文較簡。

〔一〕「補」字原無，據《廣記》及《新編分門古今類事》補。

〔二〕「其」，原作「某」，據《廣記》改。

<sup>114</sup>吳郡蔣生，好神仙，弱歲棄其家，隱四明山下。嘗從道士學鍊丹，遂葺鑪鼎，爨薪鼓鑪，積十年，而鍊丹卒不成。其後寓遊荆門，見有行乞於市者，膚甚頹，裸身而病寒，且噤不能言。生憐其窮困，解裘衣之，且命執侍左右。徵其家於何所，對曰：「某，楚人，章氏子，全素其名。始家於南昌，有沃田數百畝，屬年饑，流徙荆江間，且十年矣。田歸於官，身病而不能自振。幸君子憐而容焉。」於是與蔣生同歸四明山下。而全素甚情，常且寐自逸。蔣生惡罵而唾者不可計〔一〕。生有石硯在几上，忽一日，全素白蔣生曰：「先生，好神仙者，學鍊丹且久矣。夫仙丹，食之則骨

化爲金，如是，安有不長生耶？今先生神丹能化石硯爲金乎？若然者，吾謂先生爲道術士。」生自度不果，心甚慚，且以他詞拒之曰：「汝，傭者，豈能知神仙事乎？汝若妄言<sup>(二)</sup>，自速笞罵之辱。」全素笑而去。後月餘，全素於衣中出一瓢甚小，顧謂蔣生曰：「此瓢中有仙丹，能化石爲金<sup>(三)</sup>。」願得先生之石硯，以一刀圭傳其上，可乎？蔣生性輕率，且以爲誕妄，詬罵曰：「吾學鍊丹十年矣，尚未能窮其妙。傭者何敢與吾喋喋諍語耶？」全素佯懼不敢對。一日<sup>(四)</sup>，蔣生獨行山間，命全素守舍，於是鍵其門而去。至晚歸也，見全素已卒矣。生且以簣蔽其屍，將命棺而瘞於野。及撤其簣，見全素之屍已亡去，徒有冠帶衣履存焉。生大異，且以爲神仙得道者。卽於几上視石硯，亦亡見矣。生益異之。後一日，蔣生見藥鼎下有奇光，生曰：「豈非吾仙丹乎？」卽於爐中探之，得石硯，其上寸餘化爲紫金，光甚瑩徹。蓋全素仙丹之所化也。生始悟全素果仙人，獨恨不能識，益自慚恚。其後蔣生學鍊丹卒不成，竟死於四明山中。

又見《廣記》卷三一，題爲《章全素》。

〔一〕「唾」，《廣記》作「捶」。

〔二〕「若」，原作「毋」，據《廣記》改。

〔三〕「石」，原作「土」，據《廣記》改。

〔四〕「一」，《廣記》作「明」。

## 宣室志卷之九

115 河中永樂縣道淨院，居蒲中之勝境，道士寓居，常以千數。文宗時道士鄧太玄煉丹於藥院中，丹成，疑轉功未完，留貯院內，人共掌之<sup>〔一〕</sup>。太玄觀化，其徒周悟仙主院事。蒲人侯道華侍悟仙爲供給者<sup>〔二〕</sup>，諸道士皆以奴隸視之，洒掃井臼，無所不爲，而道華愈欣然。性好子史，常不釋卷，一覽必誦之於口。衆或問之：「要此安用？」答曰：「天上無愚懵仙人。」咸大笑之。蒲中多大棗，天下人傳，歲中不過一二無核者，道華比三年輒得食之。一旦，道華執斧斫古松垂枝，且盡如削，院中人無喻其意<sup>〔三〕</sup>。明日味爽，衆晨起，入道華房中，一無所見，惟古松下施案<sup>〔四〕</sup>，致一盃水案上，仍脫雙履於前，道華衣掛松上。院中人視之，惟留偈一首云：「帖裏大還丹，多年色不移。前宵盜喫却，今日碧空飛。慚愧深珍重，珍重鄧天師。他年煉得藥，留著與肉芝<sup>〔五〕</sup>。」吾師知此術，速煉莫教遲<sup>〔六〕</sup>，三清專相待，大羅的有期。」下列細辭，稱：去年七月一日，蒙韓君賜姓李，名肉芝，配住上清進善院<sup>〔七〕</sup>。以次十數言，時唐大中五年五月二十一日。院中人方驗道華竊太玄藥仙去，因相率白節度使尚書鄭公光。按視踪跡不誣，卽以其事聞奏。詔齎絹五百疋，並賜御衣，修飾廊殿，賜觀名「昇仙院」。



又見《廣記》卷五一，題爲《侯道華》。

〔一〕「人」前原有「後」字，據《廣記》刪。

〔二〕「蒲人侯道華侍悟仙爲供給者」句，《廣記》作「時有蒲人侯道華事悟仙以供給使」。

〔三〕「喻」，原作「諭」，據《廣記》改。

〔四〕「古松下施案」，原作「古松設案下」，據《廣記》改。

〔五〕「肉」，《廣記》作「內」，下同。

〔六〕「教」，《廣記》作「爲」。

〔七〕「進善」，《廣記》作「善進」。

116 榮陽鄭又玄，名家子也。居長安中，自少常與隣舍閻丘氏子偕讀書於師氏。又玄性驕，率以門望清貴，而閻丘氏子寒賤者，往往戲而罵之曰：「閻丘氏子，非吾類也，而與我偕學於師氏，我雖不語，汝寧不愧於心乎？」閻丘氏子默然有慚色。後數歲，閻丘氏子病死。及十年，又玄以明經上第，其後調補參軍於唐安郡〔一〕。既至官，郡守命假尉唐興。有同舍仇生者，大賈之子，年始冠，其家資產萬計，日與又玄會。又玄累受其金錢賂遺，常與讌遊。然仇生非士族，未嘗以禮接之。嘗一日，又玄置酒高會，而仇生不得預。及酒闌，有謂又玄者曰：「仇生與子同舍，會讌而仇生不得預，豈非有罪乎？」又玄慚，卽召仇生。生至，又玄以卮酒飲之，生辭不能引滿，固謝。

又玄罵曰：「汝市井之民，徒知錐刀爾，何爲僭居官秩耶？且吾與汝爲伍，實汝之幸，又何敢辭酒乎？」因振衣起。仇生羞且甚，俛而退。遂棄官閉門，不與人來往。經數月，病卒。明年，鄭罷官，僑居濛陽郡佛寺中。鄭常好黃老之道，時有吳道士者，以道藝聞，廬於蜀門山，又玄高其風，卽驅而就謁，願爲門弟子。吳道士曰：「子既慕神仙，當且居山林，無爲汲汲於塵俗間。」又玄喜謝曰：「先生真有道者。某願爲隸於左右，其可乎？」道士許而留之。凡十五年，又玄志稍惰。吳道士曰：「子不能錮其心，徒爲居山林，終無補矣。」又玄卽辭去。遨遊濛陽郡久之。其後東入長安，次褒城，舍逆旅氏。遇一童子，十餘歲，貌甚秀，又玄與之語，其辯慧千轉萬化，又玄自度不能及。已而謂又玄曰：「我與君故人有年矣，君省之乎？」又玄曰：「忘矣。」童子曰：「吾嘗生閭丘氏之門，居長安中，與子偕學於師氏，子以我寒賤，且曰：『非吾類也。』後又爲仇氏子，尉於唐興，與子同舍，子受我金錢賂遺甚多，然子未嘗以禮貌遇我，罵我市井之民。何吾子驕傲之甚也？」又玄驚歎之，因再拜謝曰：「誠吾之罪也。然子非聖人，安得知三生事乎？」童子曰：「我，太清真人。上帝以汝有道氣，令我生於人間，與汝爲友，將授真仙之訣。而汝以輕浮僞慢」，終不能得其道。吁，可悲乎！」言訖，忽不見。又玄既悟其事，甚慚悲，竟以憂死。

又見《廣記》卷五二，題爲《閭丘子》。

〔一〕「唐」，原作「長」，據《廣記》改。

「三」「而汝以輕浮憍慢」句，《廣記》作「而汝以性驕傲」。

117 元和中，武陵郡開元寺有僧惠照，貌衰體羸，好言人之休咎而皆中，性介獨，不與羣狎，常閉關自處，左右無侍童，每乞食於里人。里人有年八十餘者云：「照師居此六十載，其容狀無少異於昔時。但不知其甲子。」後有陳廣者，由孝廉科爲武陵官。廣好浮屠氏，一日，因詣寺，盡訪羣僧，至惠照室。惠照見廣，且悲且喜曰：「陳君何來之晚耶？」廣愕然，自以爲平生不識照，乃謂曰：「未嘗與師遊，何見訝來之晚乎？」照曰：「此非立可盡言，當與子一夕靜語爾。」廣異之。後一日，乃詣照宿，因請其事。照乃曰：「我，劉氏子，彭城人，宋孝文帝之玄孫也。曾祖鄱陽王休業，祖士弘，並詳國史。余先人以文學自負，爲齊竟陵王子良所知。子良招賢俊文學之士，而先人預焉。後仕齊梁之間，爲會稽令。吾生於梁普通七年夏五月，年三十方仕於陳，至宣帝時爲卑官，不爲人知。常與吳興沈彥文爲詩酒之交。後長沙王叔堅與始興王叔陵皆廣聚賓客，大爲聲勢，各恃權寵，有不平心。吾與彥文俱在長沙之門下。及叔陵被誅，吾與彥文懼長沙之不免，則禍且相及，因偕遁去，隱於山林。因食橡栗，衣一短褐，雖寒暑不更。一日，有老僧至吾所居，曰：『子骨甚奇，當無疾耳。』彥文亦拜請其藥，僧曰：『子無劉君之壽，奈何？雖餌吾藥，亦無補耳。』遂告去。將別，又謂我曰：『塵俗以名利相勝，竟何有哉？唯釋氏可以捨此矣。』吾敬佩其語，自是不知人事，凡十五年。又與彥文俱至建業，時陳氏已亡，宮闕盡毀，臺城牢落，荆榛蔽

路，景陽結綺，空基尚存；衣冠人物，閔無所覩。故老相遇，捧袂而泣曰：『後主驕淫，爲隋氏所滅，良可悲乎！』吾且泣不能已。又聞後主及陳氏諸王皆入長安，卽與彥文挈一囊，乞食於路，以至關中。吾，長沙之故客也，恩遇甚厚，聞其遷於瓜州，則又徑往就謁。長沙少長綺紈，而又早貴，雖流放之際，尚不事生業。時方與沈妃酣飲，吾與彥文再拜於前，長沙悲慟久之，洒泣而起，乃謂吾曰：『一旦家國淪亡，骨肉播遷，豈非天耶！』吾自是留瓜州。數年而長沙殂，又數年，彥文亦亡。吾因髡髮爲僧，遁跡會稽山佛寺，凡二十年，時已百歲矣。雖容狀枯瘠，而筋力不衰，尚日行百里。因與一僧同至長安，時唐帝有天下，建號武德，凡六年矣。吾自此，或居京洛，或遊江左，至於三蜀五嶺，無不往焉。迨今二百九十年矣，雖然，烈寒盛暑未嘗有微恙<sup>(一)</sup>。貞元末，於此寺嘗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視之，乃長沙王也。吾迎延坐，話舊傷感，如平生時。而謂吾曰：『後十年，我六世孫廣當官於此郡。師其念之。』吾因問曰：『主今何爲<sup>(二)</sup>？』曰：『冥官甚尊。』既而又泣曰：『師存，而我今六世矣。悲夫！』吾既覺，因紀君之名於經笥中。至去歲，凡十年，乃以君之名氏訪於郡人，尚訝君之未至。昨因乞食里中，遇邑吏，訪之，果得焉。及君之來，又依然長沙之貌。然自夢及今，十一年矣，故訝君之來晚也。』已而悲惋，泣下數行。因出經笥示之。廣乃再拜，願執履錫爲門弟子。照曰：『君且去，翌日當再來。』廣受教而還。明日，至其居，而照已遁去，莫知其適。時元和十一年。至大和初，廣爲巴州掾，於蜀道忽逢照，驚喜再拜曰：『願棄

官從吾師，爲物外之遊。」照許之。其夕偕舍於逆旅氏。天未曉，廣起而照已去矣。自是不知其所往。然照自梁普通七年生，按梁史，普通七年，歲在丙午，至唐元和十年乙未，凡二百九十年，則與照言果符矣。愚嘗考梁、陳二史，校其所說，頗有同者<sup>〔三〕</sup>，由是益信其不誣矣。

又見《廣記》卷九二，題爲《惠照》。

〔一〕「盛」，原作「甚」，據《廣記》改。

〔二〕「主」，《廣記》作「王」。

〔三〕「頗」，原作「若」，據《廣記》改。

<sup>118</sup>中宗朝，唐公休璟爲相。嘗有一門僧，言多中，好爲厭勝之術。休璟甚敬之。一日僧來，謂休璟曰：「相國將有大禍，且不遠數月，然可以禳去。」休璟懼甚，卽拜之。僧曰：「某無他術，但奉一計耳，願聽之。」休璟曰：「幸吾師教焉。」僧曰：「且天下郡守<sup>〔一〕</sup>，非相國命之乎？」曰：「然。」僧曰：「相國當於卑冗官中訪一孤寒家貧有才幹者，出爲曹州刺史，必深感相國恩，而可以指縱也。既得之，願以報某。」休璟且喜且謝。遂訪於親友，得張君者，家甚貧，爲京卑官，卽日拜贊善大夫。又旬日，用爲曹州刺史。既而召僧謂曰：「已從師之計，得張某矣。然則可教乎？」僧曰：「張君赴郡之時，當令求二犬，高數尺而神俊者。」休璟唯之。已而張君荷唐公特達之恩，且莫喻其旨<sup>〔二〕</sup>，及將赴郡，告辭於休璟。既而謝之曰：「某名跡幽昧，才識庸淺。相國拔此沉滯，收守大

郡，由擔石之儲，獲二千石之祿，自涸轍而泛東溟，出窮谷而舉層霄，德誠厚矣。然而感恩之外，竊所憂惕者，惟相國之指向哉〔三〕。休璟曰：「用君之才爾，非他也。然嘗聞貴郡多善犬，願得神俊非常者二焉。」張曰：「謹奉教。」既至郡數日，乃悉召郡吏，且告之曰：「吾受丞相唐公厚恩，拔於不次，得守大郡。今唐公求二良犬，可致之乎？」有一吏前曰：「獨某家畜一犬，質狀異常，願獻之。」張君大喜，即往取焉。既至，其犬高數尺而肥，其臆廣尺餘，神俊異常，而又馴擾。張君曰：「相國所求者二，今如何？」吏白曰：「郡內唯有此耳，他皆常犬也。然郡南十里某村某民家有一焉。民極愛之，非君侯親往〔四〕，不可得之。」張君即命駕，齎厚直而訪之，果得焉。其狀與吏所獻者不異，而神俊過之。張君甚喜，即召親吏以二犬獻休璟。休璟大悅，且奇其狀，以爲所未嘗見。遂召僧視之，僧曰：「善育之。脫君之禍者，二犬耳。」後旬日，其僧又至，謂休璟曰：「事在今夕，願相君早爲之備〔五〕。」休璟即留僧宿其第。是夜，休璟坐於堂之前軒，命左右十餘人執弧矢立於榻之隅，而僧與休璟共處一榻。至夜分，僧笑曰：「相君之禍免矣。可以就寢。」休璟大喜，且謝之，遂撤左右，與僧寢焉。迨曉，僧呼休璟曰：「可起矣。」休璟即起，謂僧曰：「禍誠免矣，然二犬安所用乎〔六〕？」僧曰：「俱往觀焉。」乃與休璟偕尋其跡，至後園中，見一人仆地而卒矣，視其頸有血，蓋爲物所噬者。又見二犬在大木下，仰視之，見一人袒而匿其上〔七〕。休璟驚，且詰曰：「汝爲誰？」其人泣而指死者曰〔八〕：「某與彼俱爲盜〔九〕，昨夕偕來，將致害相國。蓋遇此二犬，見

之，乃環而且吠，彼遂爲所噬而死，某懼，因匿身於此。一犬見之，乃蹲於樹下。某伺其他往，將逃焉，迨曉終不去。今即甘死於是矣。」休璟卽召左右，令縛之。曰：「此罪固當死，然非某心也。」蓋受制於人爾。願釋之。休璟命解縛，盜拜泣而去。休璟謝其僧曰：「微吾師，必將死於二人之手。」僧曰：「此蓋相國之福也，是豈余之所能爲哉。」休璟有表弟盧軫，帥荆門，有術者告之：「君將有災戾，當求一善禳厭者焉，庶可瘳矣。」軫素知其僧，因致書於休璟轉求之。僧卽以書付休璟曰：「事在其中爾。」及書達荊州，而軫已卒。其家閱其書〔二〕，徒一幅紙，無文字焉。休璟益奇之。後數年，遁去〔三〕，不知所終。

又見《廣記》卷九四，題爲《唐休璟門僧》。

〔一〕「且」字原缺，據《廣記》補。

〔二〕「且」，《廣記》作「然」。

〔三〕「惟相國之指向哉」句，《廣記》作「未知相國之旨何哉」。

〔四〕「君」原作「吾」，據《廣記》改。

〔五〕「早」，《廣記》作「嚴」。

〔六〕「安」前原有一「今」字，據《廣記》刪。

〔七〕「上」，原作「傍」，據《廣記》改。

〔八〕「指死者」，原作「就死焉」，據《廣記》改。

〔九〕「爲盜」，《廣記》作「賊也」。

〔一〇〕「某」，《廣記》作「其」。

〔一一〕「閱」，《廣記》作「開視」。

〔一二〕「遁去」，《廣記》作「其僧遁去」。

119 唐故劍南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韋臯，既生一月，其家召羣僧會齋，有一胡僧，貌甚陋，不召而至，韋氏家童咸怒之，以弊席坐於庭中。既食，韋氏命乳母出嬰兒，請羣僧祝其壽。胡僧忽自升階，謂嬰兒曰：「別久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衆皆異之。韋氏先君曰：「此子生纔一月，吾師何故言別久耶？」胡僧曰：「此非檀越之所知也。」韋氏固問之，胡僧曰：「此子乃諸葛武侯之後身耳。武侯當東漢之季，爲蜀丞相，蜀人受其賜且久。今降生於世，將爲蜀門帥，蜀人當受其福。」吾往歲在劍南，與此子友善。今聞生於韋氏，吾故不遠而來。」韋氏異其言，因以武侯字之。後韋氏自左金吾節制劍南軍，累遷太尉兼中書令，〔一二〕，在蜀十八年，果契胡僧之語也。

又見《廣記》卷九六，題爲《韋臯》。又見《類說》卷二三，題爲《諸葛後身》；《說郛》卷六，此二書引爲節文。

〔一二〕「蜀人當受其福」句，《廣記》作「且受蜀人之福」。



「三」「令」後原有「門下」二字，據《廣記》刪。

120 唐貞元中，有一僧客於廣陵，亡其名，自號大師，廣陵人因以大師呼之。大師質甚陋<sup>〔一〕</sup>，好飲酒食肉。日衣弊裘，雖盛暑不脫，由是蚤蟻聚其上。僑居孝感寺，獨止一室。每夕闔扉而寢，率以爲常。性狂悖，好屠犬彘，日與廣陵少年鬪毆，或醉卧道傍。廣陵人俱以此惡之。有一少年以力聞，嘗一日，少年與對博，大師大怒，以手擊其博局盡碎。少年笑曰：「騷兒，何敢逆壯士耶！」大師且罵而唾其面，於是與少年鬪擊，而觀者千數，少年卒不勝，竟遁去。由是廣陵人謂大師有神力。大師亦自負其力，往往剽奪市中金錢衣物，市人皆憚其勇，衆莫敢拒。後有老僧召大師，謂之曰：「僧當死心奉教<sup>〔二〕</sup>，奈何食酒肉，殺犬彘，剽奪市人錢物，又與少年鬪毆，豈僧人之道耶？一旦吏執以聞官，汝豈不羞人耶？」大師怒罵曰：「蠅蚋徒嗜羶腥，又安能知龍鶴之志哉？然則吾道非汝所知也。且我清其中而混其外者，豈若汝齷齪無大度乎？」老僧卒不能屈其詞。後一日，大師自外來歸，既入室，閉戶。有於門隙視者，大師坐於席，有奇光自眉端發見，朗照一室<sup>〔三〕</sup>。觀者奇之，具告羣僧。羣僧來，見大師眉端之光，相指語曰：「吾聞佛之眉有白毫相光，今大師有之，果佛矣。」遂相率而拜。至明日清旦，羣僧俱集於庭，候謁大師，及開戶而大師亦亡矣。羣僧益異其事，因號大師爲大師佛云。

又見《廣記》卷九七，題爲《廣陵大師》。

〔一〕「質」原作「自處」，據《廣記》改。

〔二〕「教」，《廣記》作「戒」。

〔三〕「見朗」，《廣記》作「見然」。

<sup>121</sup>元和初，長樂縣有馮生者，家於吳，以明經調選於天官氏，是歲，見黜於有司，因僑居長安中。有老僧鑒其名者，一日來詣生，謂生曰：「汝，吾姓也。」因相與往來，僅歲餘。及馮尉於東越，既治裝，鑒師負笈來，告去，馮問曰：「師去安所詣乎？」鑒師曰：「我廬於靈巖寺之西廡下且久。其後遊長安中，至今十年矣，幸得與子相遇。今將歸舊居，故來告別。然吾子尉於東越，道出靈巖寺下，且當一訪我也。」生諾之曰：「謹受教。」後數月，馮生自長安之任，至靈巖寺門，立馬望曰：「豈非鑒師所居寺乎？」即入而訪焉。時有一僧在庭，生問曰：「不知鑒師廬安在？」吾將謁之。」僧曰：「吾曹數輩，獨無鑒其名者。」生始疑異，默而計曰：「鑒師信士，豈欺我哉？」於是獨遊寺庭，行至西廡下，忽見有羣僧畫像，內有一僧狀與鑒師同，生大驚曰：「鑒師果異人也，且能降神於我。」因慨然泣下者久之。視其題云：「馮氏子，吳郡人也。年十歲學浮屠氏法，以道行聞。卒年七十八。」馮閱其題，益感異之。

又見《廣記》卷九七，題爲《鑒師》。

<sup>122</sup>相國李德裕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嘗召一老僧問己之休咎，僧曰：「非立可知。」願結壇

設佛像。僧居其中，凡三日。謂公曰：「公災戾未已，當萬里南行耳。」公大怒，叱之。明日，又召其僧問焉。「慮所見未子細，請詳觀之。」卽又結壇三日。告公曰：「南行之期，不旬日矣。不可逃。」公益不樂，且曰：「然則吾師何以明其不妄耶？」僧曰：「願陳目前事爲驗，庶表某之不誣也。」公曰：「果有說乎？」卽指其地曰：「此下有石函，請發之。」卽令窮其下數尺，果得石函，啓之，公爲觀焉，異而稍信之<sup>〔三〕</sup>。因問：「南行誠不免矣，然乃終不還乎？」僧曰：「當還耳。」公訊其故<sup>〔三〕</sup>，對曰：「相國平生當食萬羊，今食九千五百矣。所以當還者，未盡五百羊耳。」公慘然而歎曰：「吾師果至人。且我元和十三年爲丞相張公從事於北都，嘗夢行晉山，見其上皆白羊，有牧者十數，迎拜我，我因問牧者，牧者曰：『此侍御平生所食羊。』吾嘗識此夢，不泄於人。今者果如師之說耶。乃知冥數固不誣也。」後旬日，振武軍節度使米暨遣使致書於公，且餽五百羊<sup>〔四〕</sup>。公大驚，卽召僧告其事。僧歎曰：「萬羊將滿，公其不還乎？」公曰：「吾不食之，亦可免耶？」曰：「羊至此，已爲相國所有。」公戚然不悅。旬日，貶潮州司馬，連貶崖州司戶，竟沒於荒裔也。

又見《廣記》卷九八，題爲《李德裕》，《類說》卷二三，題爲《平生食萬羊》，爲節文；《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十二，題爲《德裕食羊》。

〔一〕「知」，原作「盡」，據《廣記》改。

〔三〕「公爲觀焉異而稍信之」，《廣記》作「亦無觀焉公異而稍信之」。

「三」「故」，《廣記》《類說》均作「事」。

「四」「五」，原作「四」，據《廣記》改。

<sup>123</sup>興福寺西北隅有隋朝佛堂，其北壁有畫十光佛者，筆勢甚妙，爲天下之奇冠。有識者云，此國手蔡生之蹟也。蔡生，隋朝以善畫聞。初構堂宇既成，有僧以百金募善畫者，得蔡生。既畫，謂人曰：「吾平生所畫多矣。獨今日下筆，若有鬼神翼而成者。」繇是長安中盡傳其名。貞觀初，寺僧以此堂年月稍久，慮一旦有摧圯，遂召數工計土木之費，且欲新其製。忽一日，羣僧齋於寺庭，既坐，有僧十人，俱白皙清瘦，貌甚古，相次而來，列於席。食畢偕起，入佛堂中，羣僧亦繼其後，俄而十人忽亡所見。羣僧相顧驚歎者久之。因視北壁中十光佛，見其風度與向者十人果同。自是僧不敢毀其堂，且用旌十光之異也。

又見《廣記》卷九九，題爲《十光佛》。

<sup>124</sup>道巖師者，居於成都寶曆寺。唐開元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道巖於佛殿前軒燃長明燈，忽見一巨手在殿西軒，道巖悸且甚，俯而不敢動，久之，忽聞空中有語云：「無懼，無懼。吾善神也。且不敢害師之一毫，何俯而不動耶？」道巖聞之，懼亦少解。因問曰：「檀越爲何神？匿其軀面，見示其掌？」已而聞空中對曰：「天命我護佛寺之地，以世人好唾佛祠地，我卽以背承之，受其唾。由是背有瘡，潰吾肌且甚。願以膏油傳其上，可乎？」道巖遂以清油置巨手中，其手卽引去。

道巖請曰：「吾願觀檀越之形，使畫工圖於屋壁，且書其事以表之，冀世人無敢唾佛祠之地者。」神曰：「吾貌誠陋」<sup>(二)</sup>，師見之，顧無懷悚耶？道巖曰：「檀越但見其身，勿我阻也。」見西軒下有一神，形質獐，豐首巨準<sup>(三)</sup>，嚴目呀口<sup>(四)</sup>，體狀魁碩，長一丈<sup>(五)</sup>。道巖一見，背忽汗浹。其神即隱去。於是具以神狀告於畫工，圖於西軒之壁。

又見《廣記》卷一〇〇，題爲《道巖》。

〔一〕「匿其軀面見示其掌」句，《廣記》作「匿其軀而見其手乎」。

〔二〕「誠」，《廣記》作「甚」。

〔三〕「豐首巨準」四字原作「手巨準隆」，據《廣記》改。

〔四〕「嚴」，原作「張」，據《廣記》改。

〔五〕「一」，《廣記》作「數」。

<sup>125</sup>故荆部尚書沛國劉遵古，大和四年節度東蜀軍。先是，蜀人有富蓄羣書者，劉既至，嘗假其百餘編，然未盡詳閱。明年夏，涪江大汛，突入壁壘，漂潰里中廬舍，歷數日，水勢始平。而劉之圖書器玩，盡爲暴水濡污，劉始命列於庭以曝之。後於羣書中得《周易正義》一軸，筆勢殊妙，字體稍古<sup>(一)</sup>，蓋非近代之書也。其卷尾有題識云：「上元二年三月十一日，因讀《周易正義》，從茲易號十二三，歲至一人八千口，當有大水漂溺之，後當有人舒轉晒曝。衡陽道士李德初題。」劉

閱其識，歎息良久，窮其所自，乃蜀人所蓄之書也。於是召賓掾以視之。所謂「易號十二三，歲至一人八千口」者，一人八千口，蓋大和字也；自上元歷寶應、廣德、永泰、大曆、建中、興元、貞元、永貞、元和、長慶，寶曆至大和「三」，凡更號改元一十有三矣，與其記語果相契合。然不知李道士德初何如人耳，抑亦假其名以誇炫後世乎「三」！

又見《廣記》卷一五六，題爲《劉遵古》。

〔一〕「稍」，原作「完」，據《廣記》改。

〔二〕此句原作「自上元歷寶曆廣德永大大曆建中及元貞元和永貞慶曆寶曆至大和」，誤，據《廣記》改。

〔三〕此句《廣記》作「抑非假其名以示於後乎」。

## 宣室志卷之十

<sup>126</sup>天寶中，有渤海高生者，亡其名。病熱而瘡，其臆痛不可忍。召醫視之，醫曰：「有鬼在臆中。藥亦可療。」於是煮藥而飲之。無覺臆中動搖<sup>(一)</sup>，有頃，嘔涎斗餘，其中凝固不可解。以刃剖之，有一人自涎中起，初甚么麼，俄長數尺。高生欲苦之。其人趨出降階<sup>(二)</sup>，遽不見。自是疾愈。

又見《廣記》卷三三三，題爲《高生》。

〔一〕此句《廣記》作「忽覺暗中動搖」。

〔三〕「趨」，原作「起」，據《廣記》改。

<sup>127</sup>榮陽鄭德楸，嘗獨乘馬，逢一婢，姿色甚美，馬前拜云：「崔夫人奉迎鄭郎。」鄭愕然曰：「素不識崔夫人，我又未婚，何迎之有？」婢曰：「夫人小女頗有容質，且以清門令族，宜相配敵。」鄭知非人，堅拒之。俄有黃衣蒼頭十餘人至，曰：「夫人趣郎。」迫輒控馬，其行甚疾，耳中但聞風鳴，奄至一處，崇垣高門，外皆列植楸桐。鄭立於門外，婢先白，須臾，命引鄭郎入。進歷數門，館宇甚盛。夫人著青羅裙，年將四十<sup>(一)</sup>，而姿容可愛，立於東階下。侍婢八九，皆鮮整。鄭趨詣再拜。

夫人曰：「無怪相屈耶？」以鄭郎甲族美才，願託姻好<sup>(二)</sup>。小女無堪，幸能垂意。」鄭見逼，不知所對，但唯唯而已。夫人乃堂上命引鄭郎自西階升。堂上悉以花罽薦地，左右施豹脚床，七寶屏風黃金屈膝，門垂碧箔，銀鈎珠珞，長筵列饌，皆極豐潔，乃命坐。夫人又善清談，敘置輕重，世難與比。食畢，命酒，以銀樽貯之，可三斗餘，琥珀色，酌以鏤盃，侍婢行酒，味極甘馥。向暮，一婢前曰：「女郎已艷粧訖。」乃命引鄭郎出就外間，浴以百味香湯，左右進衣冠履珮。美婢十人扶入，恣爲調謔。自堂外門步至花燭，乃延就帳。女年十四五，姿色甚艷，目所未見，被服粲麗，冠絕當時。鄭遂欣然。其夜成禮。明日，夫人命女與就東堂<sup>(三)</sup>，堂中置紅羅繡帳，衾幃褥席，皆悉精絕。女善彈箏篴，曲詞新異。鄭問所迎婚前乘來馬<sup>(四)</sup>，今在何許？曰：「今已返矣。」如此百餘日。鄭雖情愛頗重，而心稍疑忌，因謂女曰：「可得同歸乎？」女慘然曰：「幸託契會，得事巾櫛，然幽冥理隔，不遂如何？」因涕泣交下。鄭審其怪異，乃謂夫人曰：「家中相失，頗有疑怪<sup>(五)</sup>。」乞賜還也。夫人曰：「過蒙見顧，良深感慕。然幽顯殊途，理當暫隔。分離之際，能不泫然。」鄭亦泣下。乃大燕會，與別曰：「後三年當相迎也。」鄭因拜辭。婦出門揮淚握手曰：「雖有後期，尚延年歲，歡會尚淺，乖離苦長。努力自愛。」鄭亦悲惋。婦以襯體紅衫及金釵一雙贈別，曰：「若未相忘，以此爲念。」乃分袂而去。夫人敕送鄭郎，乃前青驄也，鞍帶甚精。鄭乘馬出門，倏忽復至其家。奴遂云：「家中失君已一年矣。」視其所贈，皆真物也。其家語云：「郎君出行之後，其馬自



歸，不見有人送回。」鄭始尋其故處，惟見大墳，傍有小塚，塋前列樹皆已枯矣，而前所見，悉華茂成陰。其左右人傳云：「崔夫人及女郎墓也。鄭尤異之。自度三年之期，必當死矣。後至期，果見前所使婢乘車來迎，鄭曰：『生死固有定命。苟得安處，吾復何憂。』乃爲分判家事，預爲終期。明日乃暴卒。」

又見《廣記》卷三三四，題爲《鄭德懋》。

〔一〕「夫人著青羅裙年將四十二句，《廣記》作「夫人著梅綠羅裙可年四十許」。

〔二〕「好」，原作「姪」，據《廣記》改。

〔三〕「輿」，《廣記》作「與」。

〔四〕「來馬」，原作「馬來」，據《廣記》改。

〔五〕「失」，原作「思」，「怪」，原作「恨」，據《廣記》改。

〔六〕「安」，《廣記》作「樂」。

<sup>128</sup> 李林甫爲相既久，自以陰禍且多〔一〕，天下人多怨望，頗招鬼災，乃致方士以禳去之。後得一術士，曰：「相國豪貴，下人積怨者不少矣，爲禍之基，非一朝一夕之故。雖然，庶可免者，朝夕之禍也。」林甫曰：「若之何？」術士曰：「可於長安市求一善射者以備之。」林甫乃於西市召募而得焉。自云：「嘗廁軍伍間，以善射稱，近爲病，他無所知。」林甫卽資其衣食，計月以給。後一夕，

林甫會宴於庭，燕趙翼侍，度曲未終，忽然中絕。善射者異而聽之，闕無聞矣。乃默籌曰：「夜未闌，忽如是，非有他邪？抑術士之言耶？」乃執弓矢踰垣以入，視之<sup>〔三〕</sup>，忽見垣之南有一物墜而下，又一人踰垣來，善射者一發中之，乃驚去。因至林甫張樂之地，見歌者舞者，噤而不能轉其喉，屹而不得翻其袖，寂寂然若木偶狀者。因視垣南墜下之物，卽一囊而結者。解，其中有數百籤，皆林甫及家僮名氏也<sup>〔三〕</sup>。於是以名呼，一一而應，遂宴飲如初。其明日，術者來<sup>〔四〕</sup>，且賀曰：「賴此人，不然，幾爲所禍，向乃負冤而死者也。明公久專機要，積戾萬狀。自茲十稔，乃非吾之所知。」其後林甫籍沒，果符十年之期也。

又見《廣記》卷三三五，題爲《李林甫》。

〔一〕「自以」原作「將以撥禍且」，據《廣記》改。

〔二〕「視之」，《廣記》作「伺之」。

〔三〕「及」，原作「衆」，據《廣記》改。

〔四〕「者」，《廣記》作「士」。

<sup>129</sup>大曆中，有進士竇裕者，家寄淮海，下第將之成都，至洋州，無疾卒。裕嘗與淮陰令吳興沈生善，別有年矣，聲塵兩絕，莫知其適。後沈生自淮海調補金堂令<sup>〔一〕</sup>，至洋州，舍於館亭中。是夕，風月清朗，夜將半，生獨若有所亡，而不得其寢。俄見一白衣丈夫，自門步入，且吟且嗟，似

有恨而不舒者。久之，吟曰：「家依楚水岸，身寄洋州館。望月獨相思，塵襟淚痕滿。」生聽之，<sup>〔三〕</sup>甚覺類竇裕，亟起，與語未及，遂亡見矣。乃歎曰：「吾與竇君別久矣，豈爲鬼耶？」明日，命駕而去。行未數里，有殯於路前，有誌曰：「進士竇裕殯宮。」生驚，卽馳至館，問館吏。曰：「有進士竇裕，自京遊蜀，至此暴亡。太守命殯於館南二里外，道左殯宮是也。」沈卽致奠拜泣而去。

又見《廣記》卷三三八，題爲《竇裕》。

〔一〕據上文沈爲淮陰令，此「海」字當爲「陰」之誤，恐系涉上文「家寄淮海」而誤。應改。

〔二〕「聽」，《廣記》作「見」。

<sup>130</sup> 李生者，貞元中，舉進士，下第歸潯陽，途次商洛，會漢南節度使人覲，爲導騎所迫，四顧惟蒼山萬重，不知所適。時日暮，馬劣，無僕從，見荆棘之深，有殯宮在焉，生遂投匱其中。導從既遠，<sup>〔一〕</sup>方將前去，又不知道途之幾何，乃歎曰：「吾之寄於是，豈非命哉！」於是止於殯宮中。先拜而祝曰：「某家廬山，下第南歸，至此爲府公前驅所迫，既不可進，又不得退，是以來。魂如有知，願容一夕之安。」既而閑望，時風月澄霽，雖郊原數里，皆可洞見。又有一殯宮在百步外。彷彿見一人，俄而漸近，乃一女子，粧飾嚴麗，短不盡尺，至殯宮南，入穴中。生且聽之，聞其言曰：「金華夫人奉白崔女郎：今夕風月好，可以肆目，時難再得，願稍留念。」穴中應曰：「屬有貴客寄

吾之舍，吾不忍去。乖一夕之歡，無足怪矣。」其人乃去，歸殯宮下。生明日至逆旅問之，有知者：是博陵崔氏女也，隨父爲尉江南，至此而歿，遂藁葬焉。生感之，乃以酒膳致奠而去。

又見《廣記》卷三三九，題爲《潯陽李生》。

〔一〕「導從既遠」句，《廣記》作「使既過」。

<sup>131</sup>唐李林甫方居相位，嘗退朝坐於堂之前軒〔一〕，見一玄狐，其質甚大，若牛馬，而毛色黯黑有光，自堂中出，馳至庭，顧望左右。林甫命弧矢，將射之，未及，已亡見矣。自是，凡數日，每晝坐，輒有一玄狐出焉。其歲，林甫籍沒被誅。

又見《廣記》卷四五一，題爲《李林甫》。

〔一〕「坐」，原作「至」，據《廣記》改。

<sup>132</sup>唐丞相李揆，乾元初爲中書舍人，嘗一日退朝歸，見一白狐在庭中擣練石上，命侍童逐之，已亡見矣。時有客於揆門者，因話其事，客曰：「此祥符也。某敢賀。」至明日，果選禮部侍郎〔一〕。

又見《廣記》卷四五一，題爲《李揆》。

〔一〕「選」，明鈔本作「進」。

<sup>133</sup>唐貞元中，江陵少尹裴君者，亡其名。有子，十餘歲，聰敏，有文學，風貌明秀。裴君深愛

之。忽被病，旬日益甚，醫藥無及。裴君方求道術士爲呵禁之，冀瘳其疾。有叩門者，自稱高氏子，以符術爲業。裴卽延入，令視其子。生曰：「此子非他疾，乃妖狐所爲耳。然某有術能愈之。」卽謝而祈焉。生遂以符術考召，僅食頃，其子忽起，曰：「某病今愈。」裴君大喜，謂高生爲真術士，具飲食<sup>〔一〕</sup>，已而厚贈繒帛，謝遣之。生曰：「自此當日日來候耳。」<sup>〔二〕</sup>遂去。其子他疾雖愈，而常神魂不足，往往狂語，或哭笑，不可禁。高生每至，裴君卽以此祈之。高生曰：「此子精魄已爲妖魅所奪<sup>〔三〕</sup>，今尚未還耳。不旬日當間，幸無以憂。」裴信之。居數日，又有王生者，自言有神符，能以呵禁除去妖魅疾，來謁。裴與語，謂裴曰：「聞君愛子被病，且未瘳，願得一見矣。」裴卽使見其子，生大驚曰：「此郎君病狐也。不速治，當加甚耳。」裴君因話高生，王笑曰：「安知高生不爲狐？」乃坐，方設席爲呵禁，高生忽至。既入，大罵曰：「奈何此子病愈，而乃延一狐於室內耶？卽爲病者耳。」王見高來，又罵曰：「果然妖狐！今果至，安用他術考召哉？」二人紛然相詬辱不已。裴氏家方大駭異，忽有一道士至門，私謂家僮曰：「聞裴公有子病狐，吾善視鬼，汝但爲請入謁<sup>〔四〕</sup>。」家僮馳白，裴君出，具話其事。道士曰：「易愈耳。」入見二人，二人又訴曰<sup>〔五〕</sup>：「此亦妖狐。安得爲道士惑人？」道士亦罵之曰：「狐當處郊野墟墓中，何爲撓人乎？」既而閉戶相鬪毆，數食頃。裴公益恐，其家僮惶惑，計無所出。及暮，忽聞然不聞其聲，開戶視之，見三狐卧地而喘，不動搖矣<sup>〔六〕</sup>。裴君盡鞭殺之。後其子旬月乃愈。

又見《廣記》卷四五三，題爲《裴少尹》。

〔一〕「具」，原作「且」，據《廣記》改。

〔二〕「日日」，原作「日夕」，據《廣記》改。

〔三〕「奪」，《廣記》作「繫」。

〔四〕「爲」，《廣記》作「告」。

〔五〕「詬」，原作「語」，據《廣記》改。

〔六〕「動搖」，《廣記》作「能動」。

<sup>134</sup>尹瑗者，嘗舉進士下第，後爲晉陽普原尉〔一〕。既罷秩，退居郊野，以文墨自適。忽一日，有白衣丈夫來謁，自稱：「吳興朱氏子，早歲嗜學，聞明公以文學自負〔二〕，願質疑於執事，無見拒。」瑗延入與之語，且徵其說，云：「家僑嵐川，早歲與御史王君皆至北門，今者寓跡於王氏別業累年〔三〕。」自此每四日輒一來。甚敏辯縱橫，詞意典雅。瑗深愛之。瑗因謂曰：「吾子機辯玄奧，可以從郡國之遊，爲公侯高客。何乃自取沉滯，隱跡藁葬？」生曰：「余非不願謁公侯，且懼旦夕有不慮之禍。」瑗曰：「何爲發不祥之言乎？」生曰：「某自今歲來，夢卜有窮盡之兆。」瑗卽以詞慰諭之。生頗有愧色。後至重陽日，有人以醴醢一瓶遺瑗，朱生亦至，因以酒飲之，初辭以疾，不敢飲，已而又曰：「佳節相遇，豈敢不盡主人之歡耶！」卽引滿而飲，食頃，大醉，告去。未行數十

步，忽仆於地，化爲一老狐，酩酊不能動矣。瑗卽殺之。因訪王御史別墅，有老農謂瑗曰：「王御史，并之神將，往歲戍於嵐川，爲狐媚病而卒，已累年矣。墓於村北數十步。」卽命家僮尋御史墓，果有穴。瑗後爲御史，竊語其事，時唐大和初也。

又見《廣記》卷四五四，題爲《尹瑗》。

〔一〕「晉陽普原」，《廣記》作「太原晉陽」。然《廣記》於此四字下注云「據《宣室志》十改」，當有訛誤，非是。

〔二〕《廣記》「聞」前有一「竊」字；「學」，《廣記》作「業」。

〔三〕「今」，原作「令」，據《廣記》改。

135 元和中，有許貞者〔一〕，家於青齊間。嘗西遊長安〔二〕，至陝。貞與陝從事友善，是日將告去，從事留飲酒，至暮方別。及行未十里，遂兀然墮馬，而二僕驅其衣囊前去矣〔三〕。及貞醉寤，已曠黑，馬亦先去，因顧道左小徑有馬溺，卽往尋之，不覺數里，忽見朱門甚高，槐柳森密。貞既亡其僕馬，悵然，遂扣其門，已扃鍵，有小童出視，貞卽問曰：「此是誰家？」曰：「李外郎別墅。」貞請入謁〔四〕。童遽以告主。頃之，又令請客人息於賓館〔五〕。卽引入門，其左有賓位，甚清敞，所設屏障皆古山水及名畫，經典圖籍、裊榻之類，率潔而不華。貞坐久之，小童出曰：「主君且至。」俄有一丈夫，年約五十，朱紱銀章，儀狀甚偉，與生相見，揖讓而坐。生因具述從事故人留飲酒，道中沉醉，不覺曠黑，僕馬俱失，願寓此一夕，可乎。李曰：「但慮此卑隘，不可安止貴客，寧有間

耶？貞謝之。李又曰：「某嘗從事於蜀，尋以疾罷去，今則歸休於是矣。」因與談話，甚敏博。貞愛慕之。又命家僮訪貞僕馬，俄而皆至，即舍之。既而設饌供食，食竟，飲酒數盃而散<sup>(六)</sup>。明日，貞晨起話別，李曰：「願更留一日，侍歡笑。」生感其勤<sup>(七)</sup>，即留之。明日乃別。至京師，居月餘，有歎其門者，自稱進士獨孤沼。生延坐與語，甚聰辯，且謂曰：「某家於陝，昨西來，過李外郎。談君之美不暇，且欲與君爲姻好，故令某奉謁，話此意。君以爲何如？」喜而諾之。沼曰：「某今還陝。君東歸，當更訪外郎，且謝其意也。」遂別去。後旬月，生還，詣外郎別墅。李見貞至，大喜。生即話獨孤沼之言，因謝之。李遂留生，卜日成禮。妻色甚姝，且聰敏柔婉。生留旬月，乃挈其妻挈歸青齊。自是，李君音問不絕。生奉道，每晨起閱《黃庭內景經》，李氏嘗止之曰：「君好道，寧如秦皇漢武乎？求仙之力，又孰若秦皇漢武乎？」彼二人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竭天下之財以學神仙，尚崩於沙丘，葬於茂陵。況君一布衣，而乃惑於求仙耶？貞叱之，乃終無倦意。其知道者，亦不疑爲他類也。後歲餘，貞挈家調選，至陝郊，李君留其女而遣生來京師。明年秋，授兗州參軍，李氏隨之官。數年，罷秩歸齊魯。又十餘年，李有七子二女，才質姿貌，皆居衆人先；而李容色端麗，無殊少年時。生益鍾念之。無幾，被疾且甚，生奔走醫巫<sup>(八)</sup>，無所不至，終不愈。一日，屏人握生手，嗚咽涕泣，言曰：「妾自知死至，然忍羞以心曲告君，幸君寬罪宥，使得盡言己意。」悲不自勝<sup>(九)</sup>。生亦爲之泣，因慰之。乃曰：「一言誠自知受責於君，願九稚



子猶在側，以爲君累，尚敢一發口。且妾非人間人，天命當與君偶，得以狐狸賤質奉箕箒二十年，未嘗纖芥獲罪，懼以他類貽君憂。一女子血誠自謂竭盡。今日永去，不敢以妖幻餘氣託君，念稚弱滿眼，皆世間人爲嗣續。及某氣絕，願少念弱子心，無以枯骨爲讐，得全肢體，瘞之土中，乃百生之賜也。」言終，又悲慟，淚百行下。生驚恍傷感，咽不能語，相對泣良久。以被蒙首，背壁而卧，食頃無聲。生遂發被，見一狐死被中。生特感悼之，爲之殯殮，葬之，制皆如人。禮畢，生徑至陝，訪李氏居，墟墓荆棘，闐無所見，惆悵而還。居歲餘，七子二女相次而卒，其骸骨皆人也。而貞終不以爲異。

又見《廣記》卷四五四，題爲《計真》。

〔一〕「許貞」，《廣記》作「計真」，下同。

〔二〕「西遊」，原作「遊西」，據《廣記》改。

〔三〕「驅」，原作「摳」，據《廣記》改。

〔四〕「貞」，原作「首」，據《廣記》改。

〔五〕「又令」，《廣記》作「令人」。

〔六〕「散」，《廣記》作「寐」。

〔七〕「勤」，《廣記》作「意」。

〔八〕「生」字原無，據《廣記》補。

〔九〕「已意悲」，《廣記》作「已歎歎」。

136 杜陵韋氏子，家於韓城，有別墅在邑北十餘里。開成四年秋，自邑中遊焉。日暮，見一婦人，素衣，挈一瓢，自北而來，謂韋曰：「妾居邑北里中有年矣，家甚貧，今爲里胥所辱，將訟於官。幸吾子與紙筆書其事，妾得以執詣邑長。」冀雪其恥。韋諾之。婦人卽揖韋坐田野，衣中出一酒卮，曰：「瓢中有酒，願與吾子盡醉。」於是注酒一飲，韋、方舉卮，會有獵騎從西來，引數犬，婦人望見，卽東走數十步，化爲一少狐。韋大恐，視手中卮，乃一髑髏，酒若牛溲之狀。韋因病熱，月餘方瘳。

又見《廣記》卷四五四，題爲《韋氏子》。

〔一〕「長」字，《廣記》無。

137 長安興福寺有十光佛院，其院宇極壯麗，云是隋所制。貞觀中，寺僧以其年紀綿遠〔一〕，慮有摧圯，卽經費計工，且欲新其土木。及將毀撤，既啟戶，見有蛇萬數，連貫其地，蟠繞如積，搖首咭喙，若蠶噬之狀〔二〕。寺僧大懼，以爲天憫重勞，故假靈變，於是不敢除毀。

又見《廣記》卷四五七，題爲《興福寺》。

〔一〕「祀」，《廣記》作「紀」。

〔三〕「蠶」，《廣記》作「吞」。

138 李林甫宅卽李靖宅。有弘師者，以道術聞於睿宗時，嘗過其宅，謂人曰：「後之人有能居此者，貴不可言。」其後久無居人。開元初，林甫官爲奉御，遂徙而居焉。人有告於弘師，曰：「異乎哉！吾言果如是〔一〕。」十有九年居相位，稱豪貴於天下者，此人也〔二〕。雖然，吾懼其易製中門，則禍且及矣。」林甫果相玄宗，恃權貴，爲人缺望者久之。及末年，有人獻良馬，馬甚高〔三〕，而其門稍卑，不可乘以過，遂易舊製。將毀其簷〔四〕，忽有蛇十數萬在屋瓦中〔五〕，林甫惡之，卽罷而不敢毀焉〔六〕。未幾，林甫竟籍沒。校其始相至籍沒，果十九年矣。

又見《廣記》卷四五七，題爲《李林甫》；《說郭》卷四一。

〔一〕「如」，《廣記》作「驗」；「是」，《廣記》屬下句。

〔二〕「此」，原作「一」，據《廣記》改。

〔三〕「馬」字原無，據《說郭》補。

〔四〕「將」，《廣記》作「既」。

〔五〕「十數萬」，《廣記》、《說郭》作「千萬數」。

〔六〕「敢」，原作「復」，據《說郭》改。

139 臨淮郡有館亭，濱泗水上。亭傍大木〔一〕，周數十拱，突然勁枝〔二〕，陰合百步。往往有疾風

迅雷，暮發其中。人望見亭中有二光，對而上下，赫然若電。風雷既息，光亦隨闕。開元中，有韋子春，以勇力聞。會子春客於臨淮，有人語其事者，子春曰：「吾將伺之。」於是挈衣囊止於亭中以伺焉。後一夕，忽有大風雷振於地，亭屋搖撼，果見二光照耀亭宇。子春乃斂衣而下<sup>〔三〕</sup>，果覺有物蟠繞其身，冷如冰凍，束不可解。回視，見二老人在身後，子春即奮躍揮臂，砒然有聲，其縛亦解，遂歸亭中。未幾而風雷爽霽<sup>〔四〕</sup>，聞亭中腥若鮑肆。明日視之，見一巨蛇中斷而斃，血遍其地。里人相告來觀<sup>〔五〕</sup>，謂子春且死矣，及見之，大驚。自是其亭無風雷患。

又見《廣記》卷四五七，題爲《韋子春》。

〔一〕「傍」，《廣記》作「有」。

〔二〕「枝」，《廣記》作「拔」。

〔三〕「下」，原作「坐」，據《廣記》改。

〔四〕「雷爽」，《廣記》作「雨」。

〔五〕「告」，《廣記》作「與」。

<sup>140</sup>天寶中，無畏師在洛。是時有巨蛇，狀甚異，高丈餘，廣二三尺<sup>〔一〕</sup>，蜿蜒若蟠繞出於山下<sup>〔二〕</sup>。洛民咸見之。於是無畏師曰：「後此蛇決水瀦洛城<sup>〔三〕</sup>。」即說佛書義<sup>〔四〕</sup>，其蛇至夕則駕風雷來，若傾聽狀。無畏乃責之曰：「爾，蛇也，營居深山中，固安其所<sup>〔五〕</sup>，何爲將欲肆毒於世

耶？速去，無患生人。」其蛇聞之，遂俯於地，若有慚色，頃而死焉。其後祿山據洛陽，盡毀宮廟。果無畏所謂決洛水潞城之應。

又見《廣記》卷四五六，題爲《無畏師》。

〔一〕此句《廣記》作「圍五十尺」。

〔二〕此句《廣記》作「魁魁若盤遶出於山下」。

〔三〕「日後此」原作「咒之」，據《廣記》改。

〔四〕《廣記》「義」後有「甚精」二字。

〔五〕「固」原作「因」，據《廣記》改。

<sup>141</sup>開成中，有隴西李生，爲利州錄事參軍，居於官舍中。嘗曉起，見蛇數百在庭，生大懼，盡命棄於郊野外。其明旦，羣蛇又集於庭，生益懼，駭其異也，亦命棄去。後一日，羣蛇又至，李生驚曰：「豈天將禍我乎？」蹙其容者且久。後旬餘，生以贓罪聞於刺史，遣吏至門，將按其罪，且聞於天子。生惶駭無以自安，縊於庭樹，絕脰而死。生有妻，感生不得其死，亦自縊焉。於是其家僅震懼，委身於井者且數輩。果符蛇見之禍。刺史卽李行樞也。

又見《廣記》卷四五六，題爲《利州李錄事》。

<sup>142</sup>貞元十四年秋，有異鳥，其色青，狀類鳩鵲，翔於睢陽之郊，止藂木中。有羣鳥千數〔一〕，俱率其類列於左右前後，而又朝夕各銜蜚蟲稻粱以獻焉。是鳥每飛，則羣鳥咸噪而導其前，或翼

其傍，或擁其後，若傳喚警衛之狀；止則環而向焉<sup>〔三〕</sup>，雖人臣侍天子之禮<sup>〔三〕</sup>，無以加矣。睢陽人咸適野縱觀，以爲羽族之靈者，然其狀不類鸞鳳，由是益奇之。時李翱客於睢陽，翱曰：「此真鳳鳥也。」於是作《知鳳》一章，備書其事。

又見《廣記》卷四六〇，題爲《睢陽鳳》。

〔一〕「數」，《廣記》作「類」。

〔二〕「止」，原作「立」，據《廣記》改。

〔三〕「侍」，原作「待」，據《廣記》改。

<sup>143</sup>薛嵩鎮魏時，鄴郡人有好育鷹隼者。一日，有人持鷹來，告於鄴人，遂市之。其鷹甚神俊，鄴人家所育鷹隼極多，皆莫能及，常臂以玩，不去手。後有東夷人見者，請以緡帛百端爲直<sup>〔一〕</sup>，曰：「吾方念此。不知其所用。」其人曰：「此海鷗也，善辟蛟螭患。君宜於鄴城南放之，可以見其用矣。」先是，鄴城南陂，蛟常爲人患，郡民苦之有年矣。鄴人遂持往，其海鷗忽投陂水中，頃之，乃出，得一小蛟，既出，食之且盡。自是鄴民免其患。有告於嵩，乃命鄴人訊其事，鄴人遂以海鷗獻焉。

又見《廣記》卷四六〇，題爲《鄴郡人》。

〔一〕「百端」，《廣記》作「百餘段」。

## 宣室志補遺

<sup>144</sup>進士李員，河東人也，居長安延壽里。元和初夏，一夕，員獨處其室，方偃卧於榻，寢未熟，忽聞室之西隅有微聲，纖而遠，鏘然若韻金石之樂，如是者久而不絕。俄又有歌者，其音極清越，泠泠然，又久不已。員竊誌其歌詞曰：「色分藍葉青，聲比磬中鳴。七月初七日，吾當示汝形。」歌竟其一闕，員且驚且異，翊日命家僮窮其跡，不能得焉。是夕，員方獨處，及聞其聲，淒淒且久，亦歌如前。詞竟，員心知其爲怪也，默然異之。如是凡數夕，亦復聞焉。後至秋始六日，夜有甚雨，頽其堂之北垣。明日，垣北又聞其聲，員驚而視之，於北垣下得一缶，僅尺餘，制用金成，形狀奇古，與今之缶甚異。苔翳其光，隱然有文，視不可見，蓋千百年之器也。扣之，則其韻極長。卽命滌去塵土，方可讀之，字皆小篆書，乃崔子玉《古磬銘》也。員得而異之，然竟不知何代所製也。

又見《廣記》卷四〇〇，題爲《李員》；又見《歲時廣記》卷二八，題爲《得金缶》，引文有刪改。

<sup>145</sup>虞鄉有山觀，甚幽寂，有滌陽道士居焉。大和中，道士嘗一夕獨登壇望觀庭，忽見有異光自井泉中發，俄有一物狀如兔，其色若精金，隨光而出，環繞醮壇久之，復入於井。自是，每夕輒

見。道士異其事，不敢告於人。後因淘井，得一金兔甚小，奇光爛然，即置於巾箱中。時御史李戎職於蒲津，與道士友善，道士因以遺之。其後戎自奉先縣令爲忻州刺史，其金兔忽亡去，後月餘而戎卒。

<sup>146</sup>陳郡謝翱者，嘗舉進士，好爲七字詩。其先寓居長安昇道里，所居庭中多牡丹。一日晚霽，出其居，南行百步，眺望南峯。佇立久之，見一騎自西馳來，繡纈彷彿，近乃雙鬟，高髻艷粧，色甚姝麗。至翱所，因駐謂翱曰：「郎非見待耶？」翱曰：「步此，徒望南山耳。」雙鬟笑降，拜曰：「願郎歸所居。」翱不測，即迴望其居，見青衣三四人偕立其門外，翱益駭異。入門，青衣俱前拜。既入，見堂中設茵毯，張帳帟，錦繡輝映，異香遍室。翱愕然且懼，不敢問。一人前曰：「郎何懼？固不爲損耳。」頃之，有金車至門。見一美人，年十六七，風貌閑麗，代所未識，降車入門，與翱相見。坐於西軒，謂翱曰：「聞此地有名花，故來與君一醉耳。」翱懼稍解。美人即命設饌同食，其器用食物，莫不珍豐，出玉杯，命酒遞酌。翱因問曰：「女郎何爲者？得不爲它怪乎？」美人笑不答。固請之，乃曰：「君但知非人則已，安用問耶？」夜闌，謂翱曰：「某家甚遠，今將歸，不可久留此矣！」聞君善爲七言詩，願見贈。」翱悵然，因命筆賦詩曰：「陽臺後會杳無期，碧樹煙深玉漏遲。半夜香風滿庭月，花下竟發楚王詩。」美人覽之，泣下數行，曰：「某亦嘗學爲詩，欲答來贈，幸不見諒。」翱喜而請。美人求絳箋，翱視笥中，惟碧箋一幅，因與之。美人題曰：「相思無路



莫相思，風裏花開只片時。惆悵金閨却歸處，曉鶯腸斷綠楊枝〔二〕。其筆札甚工，翺嗟賞久之。美人遂顧左右撤帷幃，命燭登車。翺送至門，揮淚而別。未數十步，車與人物盡亡見矣〔三〕。翺異其事，因貯美人詩於笥中。明年春，下第東歸，至新豐，夕舍逆旅氏。因步月長望，追感前事，又爲詩曰：「一紙華箋麗碧雲，餘香猶在墨猶新。空添滿目淒涼事，不見三山縹渺人。斜月照衣今夜夢，落花啼雨去年春。紅閨更有堪愁處，窗上蟲絲鏡上塵〔四〕。」既而朗吟之。忽聞數百步外有車音西來甚急，俄見金車從數騎，視其從者，乃前時雙鬟也。驚問之。雙鬟遽前告。卽駐車，使謂翺曰：「通衢中，恨不得一見。」翺請其舍逆旅，固不可。又問所適，答曰：「將之弘農。」翺曰：「某今亦歸洛陽，願偕往東行，可乎？」曰：「吾行甚迫，不可待。」卽褰車簾謂翺曰：「感君意勤厚，故一面耳。」言竟，嗚咽不自勝。翺亦爲之悲泣，因誦以所製之詩。美人曰：「不意君之不相忘如是也，幸何厚焉。」又曰：「願更酬此一篇。」翺卽以紙筆與之，俄頃而成，曰：「惆悵佳期一夢中，武陵春色盡成空。欲知離別偏堪恨，只爲音塵兩不通。愁態上眉凝淺綠，淚痕侵臉落輕紅〔五〕。雙輪暫與王孫駐，明日西馳又向東。」翺謝之。良久別去，纔百餘步，又無所見。翺雖知爲怪，眷然不能忘。及至陝西，遂下道至弘農，留數日，冀一再遇，竟絕影響。乃還洛陽，出二詩，話於友人。不數日，以怨結遂卒。

又見《廣記》卷三六四，題爲《謝翺》；《紺珠集》卷五，題爲《謝翺遇鬼詩》；《類說》卷二三，題爲《謝翺

詩，後兩書引均爲節文。

〔一〕「下」，《廣記》作「前」；「詩」，《廣記》作「時」。

〔二〕「腸」，《廣記》作「啼」。

〔三〕「物」，《廣記》作「馬」。

〔四〕「窗」字原缺，據明鈔本補。

〔五〕此二句《類說》作「愁態上眉深黛綠淚痕侵臉落花紅」。

147河南龍門寺僧法長者，鄭州原武人。寶曆中，嘗自龍門歸原武。家有田數頃，稔而未刈。一夕，因乘馬行田間，馬忽屹不前，雖鞭策輒不動，惟瞪目東望，若有所見。時月明，隨其望，數百步外有一物，如古木狀，兀然而來。法長懼，卽迴馬走道左數十步，伺之。其物西來漸近，乃是白氣，高六七尺，腥穢甚，逾於鮑肆，有聲綿綿，如呻吟，西望而去。長策馬隨其後，常遠數十步，行一里餘，至里民王氏家，遂突入焉，長駐馬伺之。頃之，忽聞其家呼曰：「車宇下牛將死，可偕來視之。」又頃，聞呼：「後舍驢蹶仆地，不可救。」又頃，聞驚哭，有出者〔一〕，長伴過訊之，曰：「主人有子十餘歲，忽卒。」語未竟，又聞哭音，或驚叫，聯聯不已。夜半後，聲漸少，迫明而絕。長駭異，卽具告其隣，偕來王氏居偵之。其中悄然無聞，因開戶，而其家十餘人皆死，雞犬亦無存者。

又見《廣記》三六四，題爲《僧法長》。

〔一〕「有」，原作「而」，據《廣記》改。

<sup>148</sup>俗傳人之死，凡數日，當有禽自柩中而出者〔一〕，曰「煞」。大和中，有鄭生者，嘗客於隰州，與郡官畋於野，有鷹得一巨鳥〔二〕，色蒼，高五尺餘。生將命解而視之，忽亡所見。生驚，卽訪里中民，有對者曰〔三〕：「里中有人死且數日，卜人言，今日『煞』當去，其家伺而視之，有巨鳥，色蒼，自柩中出。君之所獲，果是乎？」天寶中，京兆尹崔光遠，因游畋嘗遇一妖鳥，事與此同。

又見《廣記》卷三六六，題爲《鄭生》；又見《說郭》卷四一。

〔一〕「出」，原作「飛」，據《廣記》、《說郭》改。

〔二〕《說郭》「鷹」後有一「逐」字。「鷹」，《廣記》作「網」。

〔三〕《廣記》此句前有「訊之民」三字。

<sup>149</sup>開元中，清江郡叟常牧牛於郡南田間，忽聞有異聲自地中發，叟與牧童數輩俱驚走辟易。自是叟病熱且甚，經旬餘，病少愈，夢一丈夫，衣青襦，顧謂叟曰：「遷我於開元觀。」叟驚而寤，然不知其旨。後數日，又適野，復聞之。卽以其事白於郡守，封君怒曰：「豈非昏而妄乎？」叱遣之。是夕，叟又夢衣青襦者告曰：「吾委跡於地下久矣。汝速出我，不然禍至〔一〕。」叟大懼。及曉，與子偕往郡南，卽鑿其地，約丈餘，得一鐘，色青，乃向所夢丈夫衣色也。遂再白於郡守。郡守置

於開元觀。是日辰時，不擊忽自鳴，聲極震響。清江之人俱異而驚歎。郡守具其事上聞。玄宗詔宰臣李林甫寫其鐘樣，告示天下。

又見《廣記》卷三六八，題爲《清江郡叟》。

〔一〕「禍至」，《廣記》作「得疾」。

<sup>150</sup>東都郡有館亭〔一〕，其西軒常有怪異〔二〕。客有寢其下者，夜常聞有犬吠，聲甚微。以燭視之，則一無所見。如是者累年矣。其後郡守命扁鍵爲庫。嘗一夕，月皎，有庫吏見一犬甚小，蒼色，自軒下環庭而走，庫吏怪其與常犬異，因投石擊之，其犬吠而去，入西軒下。明日庫吏以其事白於郡守〔三〕，郡守命於西軒窮其跡。見門上狗有蒼毛甚多〔四〕，果庫吏所見蒼犬之色，衆方悟焉。

又見《廣記》卷三六九，題爲《東萊客》。

〔一〕「都」，當爲「萊」字之誤。萊州於天寶時稱「東萊」。此條《廣記》題爲《東萊客》，卽「都」爲「萊」字誤之一證也。

〔二〕「常有」，原作「甚多」，據《廣記》改。

〔三〕「庫吏」二字原無，據《廣記》補。

〔四〕「毛」，原作「色」，據《廣記》改。此句疑於「門上」後脫「所畫」二字。

151 交城縣南十數里，常夜有怪見於人，多悸而病且死焉。里人患之久矣。其後里中人有執弧矢夜行者，縣南見一人，魁然若巨人狀，衣朱衣，以皂巾蒙其首，緩步而來，欹偃若甚醉者。里人懼，卽引滿而發，果中焉。其怪遂退。里人懼少解，卽北走至旅舍，且語其事。明日，抵縣城，見郭之西有丹桂〔一〕，一矢貫其上，果里人之矢，取之以歸，鏃有血甚多。言於縣令，令命焚之。由是縣南無患。

又見《廣記》卷三六九，題爲《交城里人》。

〔一〕「有丹桂」，《廣記》作「丹桂有」。

152 元和中，博陵崔穀者，自汝鄭來，僑居長安延福里。嘗一日讀書牖下，忽見一童，長不盡尺，露髮，衣黃，自北牖下趨至榻前〔一〕，且謂穀曰：「幸寄君硯席，可乎？」穀不應。又曰：「我尚壯，願備指使，何見拒之深耶？」穀又不顧。已而上榻，躍然拱立良久，於袖中出一小幅文書致穀前，乃詩也，字細如粟，歷然可辨，詩曰：「昔荷蒙恬惠，尋遭仲叔投。夫君不指使，何處覓銀鈎？」覽訖，笑而謂曰：「既願相從，無乃後悔耶？」〔二〕其童又出一詩，投於几上，詩曰：「學問從君有，詩書自我傳。須知王逸少，名價動千年。」穀曰：「吾無逸少之藝，雖得汝，安所用？」俄而又投一篇曰：「能令音信通千里，解致龍蛇運八行。惆悵江生不相賞，應緣自負好文章。」穀戲曰：「恨汝非五色者。」其童笑而下榻，遂趨北垣，入一穴中。穀卽命僕發其下，得一管文筆。穀因取書，鋒銳如

新。用之月餘，亦無他怪。

又見《廣記》卷三七〇，題爲《崔穀》。

〔一〕「牖」，《廣記》作「垣」。

〔二〕「乃原作」及「，據《廣記》改」。

<sup>153</sup>東都陶化里有空宅，大和中，張秀才借居肄業。常忽忽不安〔一〕，自念爲男子，當抱慷慨之志，不宜慙怯以自軟，因移入中堂以處之。夜深欹枕，乃見道士與僧徒各十五人從堂中出，形容長短皆相似，排作六行，威儀容止，一一可敬。秀才以爲靈仙所集，不敢惕息，因佯寢以窺之。良久，別有二物展轉於其地，每一物各有二十一眼，內四眼刻刻如火色，相馳逐，而目光眩轉，剗然有聲。遂巡問〔二〕，僧道三十人，或馳或走，或東或西，或南或北，道士一人獨立一處，則被一僧擊而去之；其二物周流於僧道之中，未嘗暫息。如此爭相擊搏，或分或聚。一人忽叫云：「卓絕矣。」言竟，僧道皆默然而息。乃見二物相謂曰：「向者羣僧與道流妙法絕高，然皆賴我二人成其行數耳〔三〕，不然，安得稱卓絕哉？」秀才乃知必妖怪也，因以枕擲之。僧道與二物一時驚走，曰：「不速去，吾輩且爲措大所使也。」遂皆不見。明日搜尋之，於壁角得一敗囊，中有長行子三十箇，并骰子一雙耳。

又見《廣記》卷三七〇，題爲《張秀才》。

〔一〕「忽忽」，原作「忽」，據《廣記》補。

〔二〕「逡巡問」，原作「然逡巡」，據《廣記》改。

〔三〕「人」，《廣記》作「物」；「行數」，《廣記》作「教行」。

<sup>154</sup>開成中，河東郡有街吏，常中夜巡驚於路〔一〕。一夕，天晴月朗，乃至景福寺前，見一人俛而坐，交臂擁膝，身盡黑，居然不動。吏懼，因叱之，其人俛而不顧。叱且久，卽扑其首〔二〕。忽舉視，其面貌極異，長數尺，色白而瘦，狀甚可懼。吏初驚仆於地，久之，稍能起，因視之，已亡見矣。吏由是懼益甚，卽馳歸，且語於人。其後因重構景福寺門，發地，得一漆桶，凡深數尺，上有白泥合其首，果如街吏所見。

又見《廣記》卷三七〇，題爲《河東街吏》。

〔一〕「於」，《廣記》作「街」。

〔二〕「扑」，原作「仆」，《廣記》作「朴」，當爲「扑」之誤，因改。

<sup>155</sup>國初有神像〔一〕，範金而製，傳云，隋朝有術士鎔範而成之〔二〕。天后朝，因命置於宮中，扁其殿宇甚嚴。玄宗嘗幸其殿，啓而視焉。時肅宗在東宮，代宗尚稚，俱侍上。上問內臣高力士曰：「此神像何所異？亦有說乎？」力士曰：「此前代所制，可以占王者之在位幾何年耳。其法當厲聲而叱之，苟年甚永，則其像搖震亦久，不然，一撼而止。」上卽嚴聲叱之〔三〕，其像若有懼，搖

震移時，仆於地。上喜笑曰：「誠如是〔四〕，我爲天子幾何時？」力士因再拜賀。上命太子叱之，其像微震。又命皇孫叱之，亦動搖久之。上曰：「吾孫似我。」其後玄宗在位五十載，肅宗在位凡六年，代宗在位凡十九年〔五〕，盡契其占也。

又見《廣記》卷一三六，題爲《叱金像》；《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二，題爲《叱像占年》；《說郭》卷四十一。

〔一〕「國初」，原作「初唐」，據《說郭》改。

〔二〕「隋朝」，《廣記》作「周隋間」。

〔三〕「聲」字原無，據《說郭》補。

〔四〕「是」，《說郭》作「而說」。

〔五〕「凡」，原作「五」，誤，據《廣記》改。



## 宣室志輯佚

### 《太平御覽》引一條

<sup>1</sup>鄭郎，耕民也。天寶中，母病，人教令啖杏實可愈，其妻楊氏曰：「此非時之物，須勞苦以求之，冀上天哀憫而賜。」子其傭耕侍疾。吾欲徧於邑里訪之，庶比於解叔謙、丁公籐之感也。」乃至鄰郡，易君子之衣而行。忽於道傍莽穢中，見一杏實，悲喜，再拜取之，繫滌而歸。奉其姑曰：「他郡有人憫其事，遺此一實。」姑喜食之，疾漸瘳。明年夏，忽一日雷風甚，動其屋廬，殷殷然不斷，若在簷宇。里人驚懼，遁去者不可勝計。楊氏泣告其姑曰：「去冬以莽穢中杏實奉姑，給爲郡人所遺。今天將謫妾以死，從此別矣。」乃伸臂立於庭，具訴其事，詞未畢，忽有聲若發其庭者，雲物陰晦，默不可辨。既而楊氏覺其臂若捧千金，重莫能舉，久方開霽，乃視之，有二金龍長數尺，蟠遶其左右臂，龍頂上有字曰：「賜楊氏」。自是其家益豐，至爲富室。卷四一五

### 《太平廣記》五十四條

<sup>2</sup>孫思邈，雍州華原人也。七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弱冠，善談莊老及百家之說，亦好釋典。

洛州總管獨孤信見而歎曰：「此聖童也。但恨其器大識小，難爲用也。」後周宣帝時，思邈以王室多故，遂隱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徵爲國子博士，稱疾不起。常謂所親曰：「過是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人。」及唐太宗卽位，召詣京師，嗟其容色甚少，謂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羨門、廣成豈虛言哉！」將授以爵位，固辭不受。唐顯慶四年，高宗召見，拜諫議大夫，又固辭不受。上元元年，辭疾請歸，特賜良馬及鄱陽公主邑司以居焉。當時名士，如宋之問、孟詵、盧照隣等，皆執師弟之禮以事焉。思邈嘗從幸九成宮，照隣病，留在其宅，時庭前有大梨樹，照隣爲之賦，其序曰：「癸酉之歲，余卧疾長安光德坊之官舍，戶老云是鄱陽公主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廢。時有處士孫思邈，道洽古今，學殫數術。高談正一，是古之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維摩詰。至於推步甲乙，度量乾坤，則洛下閎、安期先生之儔也。自云開皇辛酉歲生，年九十三矣。察之鄉里，咸云數百歲。又共話周齊間事，歷歷如目見。以此參之，不啻百歲人矣。然猶視聽不衰，神彩甚茂，可謂古之聰明博達不死者也。」時照隣有盛名，而染惡疾，嗟稟受之不同，昧遐天之殊致，因問思邈曰：「名醫愈疾，其道如何？」對曰：「吾聞善言天者，必質於人；善言人者，必本於天。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爲雨，怒而爲風，凝而爲霜雪，張而爲虹蜺，此天地之常數也。人有四肢五臟，一覺一寐，呼吸吐納，循而爲往來，流而爲榮衛，彰而爲氣色，發而爲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精，陰用其形，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

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爲疣贅，陷而爲癰疽，奔而爲喘乏，竭而爲焦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則亦如之。故五緯盈縮，星辰失度，日月錯行，彗孛流飛，此天地之危疹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此天地之疣贅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此天地之喘乏也；雨澤不時，川源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針劑，聖人而之以道德，輔之以政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起超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爲利回，不爲義疚』，行之方也。『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其文學也，穎出如是；其道術也，不可勝紀焉。初魏徵等受詔修齊梁周隋等五代史，恐有遺漏，屢訪於思邈，口以傳授，有如目覩。東臺侍郎孫處約，嘗將其五子誕、微、俊、侑、佺以謁思邈，思邈曰：「俊當先貴。侑當晚達。佺最居重位，禍在執兵。」後皆如其言。太子詹事盧齊卿，自幼時請問人倫之事，思邈曰：「汝後五十年，位登方伯。吾孫當爲屬吏，可自保也。」齊卿後爲徐州刺史，思邈孫溥，果爲徐州蕭縣丞。邈初謂齊卿言時，溥猶未生，而預知其事。凡諸異迹，多如此焉。永淳元年卒。遺令薄葬，不藏冥器，不奠生牢。經月餘，顏貌不改，舉尸就木，空衣而已。時人異之。自注《老子》、《莊子》，撰《千金方》三十卷、《福祿論》三十卷、《攝生真錄》、《枕中素書》、《會三教論》各一卷。開元中，復有人見隱於終南山，與宣律師相接，每來往參請宗旨。時大旱，西域僧請於昆明池結壇

祈雨，詔有司備香燈，凡七日，縮水數尺。忽有老人夜詣宣律師求救曰：「弟子昆明池龍也。無雨時久，匪由弟子。胡僧利弟子腦將爲藥，欺天子言祈雨，命在旦夕，乞和尚法力救護。」宣公辭曰：「貧道持律而已。可求孫先生。」老人因至，思邈謂曰：「我知昆明龍宮有仙方三十首，若能示予，予將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許妄傳，今急矣，固無所恃。」有頃，捧方而至。思邈曰：「爾但還，無慮胡僧也。」自是池水忽漲，數日溢岸。胡僧羞恚而死。又嘗有神仙降，謂思邈曰：「爾所著《千金方》，濟人之功，亦已廣矣。而以物命爲藥，害物亦多，必爲尸解之仙，不得白日輕舉矣。昔真人桓闥謂陶貞白，事亦如之，固吾子所知也。」其後思邈取草木之藥，以代虫蟲水蛭之命，作《千金方翼》三十篇，每篇有龍宮仙方一首，行之於世。及玄宗避羯胡之亂，西幸蜀，既至蜀，夢一叟鬢髮盡白，衣黃襦，再拜於前，已而奏曰：「臣孫思邈也，廬於峨眉山有年矣。今聞鑾駕幸成都，臣故候謁。」玄宗曰：「我熟識先生名久矣。今先生不遠而至，亦將有所求乎？」思邈對曰：「臣隱居雲泉，好餌金石藥，聞此地出雄黃，願以八十兩爲賜。脫遂臣請，幸降使齋至峨眉山。」玄宗諾之，悸然而寤。卽詔侍臣陳忠盛挈雄黃八十兩，往峨眉山宣賜思邈。忠盛既奉詔，入峨眉，至屏風嶺，見一叟，貌甚俊古，衣黃襦，立於嶺下，謂忠盛曰：「汝非天子使乎？我卽孫思邈也。」忠盛曰：「上命以雄黃賜先生。」其叟僂而受，既而曰：「吾蒙天子賜雄黃，今有表謝。屬山居無翰墨，天使命筆札傳寫以進也。」忠盛卽召吏執筆染翰，叟指一石曰：「表本在石上，君可錄

焉。」忠盛目其石，果有硃字百餘，實表本也。遂謄寫其字，寫畢，視其叟與石，俱亡見矣。於是具以其事聞於玄宗。玄宗因問忠盛，叟之貌與夢者果同，由是益奇之。自是，或隱或現。咸通末，山下民家有兒，十餘歲，不食葷血，父母以其好善，使於白水僧院爲童子。忽有遊客稱孫處士，周遊院中，訖袖中出湯末以授童子曰：「爲我如茶法煎來。」處士呷少許，以餘湯與之。覺湯極美，願賜一碗，處士曰：「此湯爲汝來耳。」卽以末方寸匕，更令煎喫。因與同侶話之，出門，處士已去矣。童子亦乘空而飛。衆方驚異，顧視煎湯餽子，已成金矣。其後亦時有人見思邈者。

卷二一《孫思邈》

按：此條《廣記》注：「出《仙傳拾遺》及《宣室志》，顯係掇取兩書而成，但不知其中何爲《宣室志》文。錄以備攷。」

〔一〕「唐」，系《廣記》編者所加，非原書所有。以下所錄《廣記》條文中之「唐」亦然，不再加注。

〔二〕此段卽盧照隣《病梨樹賦·序》之前半部分。今錄四部叢刊本《幽憂子集》此段文字以供參校：「癸酉之歲，余卧病於長安光德坊之官舍。父老云是鄱陽公主之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廢。時有處士孫思邈居之。君道洽今古，學有數術，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維摩詰。及其推步甲子，度量乾坤，飛煉石之奇，洗胃腸之妙，則其甘公、洛下閎、安期先生、扁鵲之儔也。自云開皇辛酉歲生，今年九十二矣。詢之鄉里，咸云數百歲人矣，共語周、齊間事，歷歷眼見，以此參之，不啻百歲人也。然猶視聽不衰，神形甚茂，可謂聰明博達不死者矣。」

張果者，隱於恒州條山，常往來汾晉間，時人傳有長年秘術。耆老云，爲兒童時見之，自言數百歲矣。唐太宗、高宗累徵之，不起。則天召之出山，佯死於妬女廟前，時方盛熱，須臾臭爛生蟲。聞於則天，信其死矣。後有人於恒州山中復見之。果常乘一白驢，日行數萬里，休則重疊之，其厚如紙，置於巾箱中，乘則以水噴之，還成驢矣。開元二十三年，玄宗遣通事舍人裴晤，馳驛於恒州迎之，果對晤氣絕而死，晤乃焚香啓請，宣天子求道之意，俄頃漸蘇，晤不敢逼，馳還奏之。乃命中書舍人徐嶠齋璽書迎之。果隨嶠到東都，於集賢院安置。肩輿入宮，備加禮敬。玄宗因從容謂曰：「先生得道者也，何齒髮之衰耶？」果曰：「衰朽之歲，無道術可憑，故使之然，良足耻也。今若盡除，不猶愈乎。」因於御前拔去鬢髮，擊落牙齒，流血溢口。玄宗甚驚，謂曰：「先生休舍，少選晤語。」俄頃召之，青鬢皓齒，愈於壯年。一日，秘書監王迴質、太常少卿蕭華嘗同造焉，時玄宗欲令尚主，果未之知也，忽笑謂二人曰：「娶婦得公主，甚可畏也。」迴質與華，相顧未諭其言。俄頃，有中使至，謂果曰：「上以玉真公主早歲好道，欲降於先生。」果大笑，竟不承詔。二人方悟向來之言。是時公卿多往候謁，或問以方外之事，皆詭對之。每云：「余是堯時丙子年人。」時莫能測也。又云：「堯時爲侍中。」善於胎息，累日不食，食時但進美酒及三黃丸。玄宗留之內殿，賜之酒，辭以：「山臣飲不過二升。有一弟子，飲可一斗。」玄宗聞之喜，令召之。俄一小道士，自殿簷飛下。年可十六七，美姿容，旨趣雅淡，謁見上，言詞清爽，禮貌臻備。玄宗命

坐，果曰：「弟子常侍立於側，未宜賜坐。」玄宗目之愈喜，遂賜之酒，飲及一斗，不辭。果辭曰：「不可更賜，過度必有所失，致龍顏一笑耳。」玄宗又逼賜之，酒忽從頂湧出，冠子落地，化爲一槓。玄宗及嬪御皆驚笑，視之，已失道士矣，但見一金槓在地。覆之，槓盛一斗。驗之，乃集賢院中槓也。累試仙術，不可窮紀。有師夜光者，善視鬼。玄宗常召果坐於前，而敕夜光視之。夜光至御前奏曰：「不知張果安在乎？願視察也。」而果在御前久矣，夜光卒不能見。又有邢和璞者，有算術，每視人，則布籌於前，未幾，已能詳其名氏窮遠，善惡夭壽。前後所算計千數，未常不析其苛細。玄宗奇之久矣。及命算果，則運籌移時，意竭神沮，終不能定其甲子。玄宗謂中貴人高力士曰：「我聞神仙之人，寒燠不能療其體，外物不能浼其中。今張果，善算者莫得究其年，視鬼者莫得見其狀，神仙倏忽，豈非真者耶？然常聞謹斟飲之者死<sup>（一）</sup>，若非仙人，必敗其質。可試以飲也。」會天大雪，寒甚，玄宗命進謹斟賜果。果遂舉飲，盡三卮，醺然有醉色，顧謂左右曰：「此酒非佳味也。」卽偃而寢。食頃方寤。忽覽鏡，視其齒，皆斑然焦黑，遽命侍童取鐵如意，擊其齒盡，隨收於衣帶中，徐解衣，出藥一貼，色微紅，光瑩，果以傳諸齒穴中，已而又寢。久之忽寤，再引鏡自視，其齒已生矣。其堅然光白，愈於前也。玄宗方信其靈異。謂力士曰：「得非真仙乎！」遂下詔曰：「恒州張果先生，遊方之外者也。跡先高尚，心入宵冥。久混光塵，應詔赴闕。莫知甲子之數，且謂羲皇上人。問以道樞，盡會宗極。今則將行朝禮，爰申寵命，可授

銀青光祿大夫，仍賜號通玄先生。」未幾，玄宗狩於咸陽，獲一大鹿，稍異常者。庖人方饌，果見之曰：「此仙鹿也，已滿千歲。昔漢武元狩五年，臣曾侍從，畋於上林，時生獲此鹿，既而放之。」玄宗曰：「鹿多矣。時遷代變，豈不爲獵者所獲乎？」果曰：「武帝捨鹿之時，以銅牌誌於左角下。」遂命驗之，果獲銅牌二寸許，但文字凋暗耳。玄宗又謂果曰：「元狩是何甲子？至此凡幾年矣？」果曰：「是歲癸亥，武帝始開昆明池。今甲戌歲，八百五十二年矣。」玄宗命太史氏校其長歷，略無差焉。玄宗愈奇之。時又有道士葉法善，亦多術。玄宗問曰：「果何人耶？」答曰：「臣知之。然臣言訖即死，故不敢言。若陛下免冠跣足救，臣即得活。」玄宗許之。法善曰：「此混沌初分白蝙蝠精。」言訖，七竅流血，僵仆於地。玄宗遽詣果所，免冠跣足，自稱其罪。果徐曰：「此兒多口過，不謫之，恐敗天地間事耳。」玄宗復哀請久之。果以水噴其面，法善即時復生。其後累陳老病，乞歸恒州。詔給驛送到恒州。天寶初，玄宗又遣徵召，果聞之，忽卒。弟子葬之。後發棺，空棺而已。卷三十《張果》

按：此條中張果隨玄宗獵鹿一事，與本書卷八《張果條》事同而文異。此條《廣記》注：「出《明皇雜錄》、《宣室志》、《續神仙傳》，係撮取三書而成，但不能確指何爲《宣室志》文。茲錄備攷。」

〔一〕「謹尉」，當爲「葦汁」之誤，應改。下文之「謹尉」亦誤。

犍爲郡東十餘里，有道觀在深巖中，石壁四墜，有顏道士居之。觀殿有石函，長三尺餘，其



上鑿出鳥獸花卉，文理纖妙，隣於鬼工，而緘鎖極固，泯然無毫縷之隙。里人相傳，云是尹喜石函。真人事跡，顯於紀傳詳矣。真人將上昇，以石函付門弟子，約之曰：「此函中有符籙，慎不得啓之，必有大禍。」於是郡人盡敬之。大曆中，有清河崔君，爲犍爲守。崔君素以剛果自恃。既至郡，聞有尹真人函，笑謂屬官曰：「新垣平之詐見矣。」即詣之，且命破鎖。顏道士曰：「此尹真人石函。真人有遺教曰：『啓吾函者有大禍。』幸君侯無犯仙官之約。」崔君怒曰：「尹真人死千歲，安得獨有石函在乎？吾不信。」顏道士確其詞，而崔君固不從。於是命破其鎖，久之，而堅然不可動。崔君怒，又以巨絙繫函鼻，用數十牛拽其絙，鞭而驅之，僅半日，石函遂開。中有符籙數十軸，以黃縑爲幅，丹書其文，皆炳然如新。崔君既觀畢，顧謂顏道士曰：「吾向者意函中有奇寶，故開而閱之，今徒有符籙而已。」於是令緘鎖如舊。既歸郡，是夕，令忽暴卒。後三日而悟〔一〕。其官屬將吏輩，悉詣崔君問之，且訊焉。崔君曰：「吾甚憊，未嘗聞神仙事。前者偶開尹真人石函，果爲冥官追攝。初見一人，衣紫衣，至寢，謂吾曰：『我吏於冥司者也。今奉命召君，固不可拒。拒則禍益大矣，宜疾去。』吾始聞憂，欲以辭免，然不覺與使者俱出郡城，僅行五十里，至冥司，其官卽故相呂公也。謂吾曰：『子何爲開尹真人石函乎？奉上帝命，且削君之祿壽，果如何哉？』已而召掾吏至，命按吾祿壽之籍。掾吏白呂公曰：『崔君有官五任，有壽十七年〔二〕。今奉上帝符，盡奪五任官，又削十五年壽。今獨有二年任矣〔三〕。』於是聽崔君還。後

二年果卒。卷四三《尹真人》

〔一〕「悟」，當爲「寤」之誤，應改。

〔二〕本書卷七《開尹真人石函得罪》條亦記有此事，作「有餘壽十五年」，此兩處必有一誤。若此「七」字爲「五」字之誤，下文「又削十五年壽」之「五」字，則爲「三」字之誤。

〔三〕「任」，據上下文，當爲「壽」之誤，應改。

<sup>5</sup>清河公房建，居於含山郡，性尚奇，好玄元之教，常從道士受六甲符及九章真籙，積二十年。後南遊衡山，遇一道士，風骨明秀。與建語，述上清仙都及蓬萊方丈靈異之事，一一皆若涉歷。建奇之。後旬餘，建自衡山適南海，道士謂建曰：「吾嘗客於南海，迨今十年矣。將有寺官李侯者護其軍。李侯以玉簪遺我，我以簪賜君，君宜寶之。」建得其簪，喜且甚，因而別去。是歲秋，建至南海。嘗一日獨遊開元觀，觀之北軒，有磚塗爲真人狀者二焉，其位於東者左玄真人，及視左玄之狀，果衡山所遇道士也。奇而歎者且久。及觀左玄之冠，已亡簪矣。時有觀居道士數輩在焉，建具以事言，次出玉簪示之。道士驚曰：「往歲有寺官李侯，護兵於南海，嘗以二玉簪飾左右真人，迨今且十年，其左玄之簪，亡之十年。今君所獲果是焉。」建奇之，因以玉簪歸道士。卷

四四《房建》

<sup>6</sup>隴西李賀，字長吉，唐鄭王之孫。稚而能文，尤善樂府詞句，意新語麗，當時工於詞者，莫敢

與賀齒，由是名聞天下。以父名晉肅，子故不得舉進士。卒於太常官，年二十四。其先夫人鄭氏，念其子深，及賀卒，夫人哀不自解。一夕夢賀來，如平生時，白夫人曰：「某幸得爲夫人子，而夫人念某且深，故從小奉親命，能詩書，爲文章。所以然者，非止求一位而自飾也，且欲大門族，上報夫人恩。豈期一日死，不得奉晨夕之養，得非天哉？」然某雖死，非死也，乃上帝命。」夫人訊其事，賀曰：「上帝，神仙之君也。」近者遷都於月圖，構新宮，命曰「白瑤」，以某榮於詞，故召某與文士數輩，共爲《新宮記》。帝又作凝虛殿，使某輩纂樂章。今爲神仙中人，甚樂。願夫人無以爲念。」既而告去。夫人寤，甚異其夢，自是哀少解。卷四九《李賀》。

又見《類說》卷二三，題爲《月圖白瑤宮》，爲節文；《說郭》卷六及卷四一，卷四引爲節文。

〔一〕「天」，《說郭》作「苦」。

〔二〕「君」，原作「居」，據《類說》及《說郭》改。

貞元中，有袁隱居者，家於湘楚間，善《陰陽占訣歌》一百二十章。時故相國李公吉甫，自尚書郎謫官東南，一日，隱居來謁公，公久聞其名，卽延與語。公命算己之祿仕，隱居曰：「公之祿真將相也。公之壽九十三矣。」李公曰：「吾之先未嘗有及七十者，吾何敢望九十三乎？」隱居曰：「運算舉數，乃九十三耳。」其後李公果相憲宗皇帝，節制淮南，再入相而薨，年五十六，時元和九年十月三日也。校其年月日，亦符九十三之數。豈非懸解之妙乎？隱居著《陰陽占訣歌》，李公

序其首。卷七二《袁隱居》

8 上黨有程逸人者，有符術。劉悟爲澤潞節度，臨沼縣民蕭季平，家甚富，忽一日無疾暴卒。逸人嘗受平厚惠，聞其死，卽馳往視之，語其子云：「爾父未當死，蓋爲山神所召，治之尚可活。」於是朱書一符，向空擲之，僅食頃，季平果蘇。其子問父：「向安適乎？」季平曰：「我今日方起，忽見一綠衣人云，霍山神召我。由是與使者俱行，約五十餘里，適遇丈夫朱衣，仗劍怒目，從空而至，謂我曰：『程斬邪召汝，汝可卽去。』於是綠衣者馳走，若有懼。朱衣人牽我復偕來，有頃忽覺醒然。」其家驚異，因質問逸人曰：「所謂程斬邪者誰邪？」逸人曰：「吾學於師氏歸氏龍虎斬邪符錄。」因解所佩錄囊以示之，人方信其不誣。逸人後遊閩越，竟不知所在。卷七三《程逸人》

9 趙州昭慶民駱玄素者，爲小吏，得罪於縣令，遂遁迹而去。令怒，分捕甚急。遂匿身山谷中，忽遇老翁，衣褐衣，質狀凡陋，策杖立於長松之下，召玄素訊之曰：「爾安得至此邪？」玄素對：「得罪於縣令，遁逃至此，幸翁見容。」翁引玄素入深山，僅行十餘里，至一巖穴，見二茅齋東西相向，前臨積水，珍木奇花，羅列左右。有侍童一人，年甚少，總角，衣短褐，白衣緯帶革舄，居於西齋。其東齋有藥竈，命玄素候火。老翁自稱東真君，命玄素以東真呼之。東真以藥十餘粒，令玄素餌之，且曰：「可以治飢矣。」自是玄素絕粒。僅歲餘，授符術及吸氣之法，盡得其妙。一日又謂玄素曰：「子可歸矣。」既而送玄素至縣南數十里，執手而別。自此以符術行里中。常有孕

婦，過期不產，玄素以符一道，令餌之，其夕卽產，於兒手中得所吞之符。其他神效，不可具述。其後玄素犯法，刺史杖殺之。凡月餘，其屍如生，曾無委壞之色，蓋餌靈藥所致。於是里人收瘞之。時寶曆元年夏月也。 卷七三《略玄素》

<sup>10</sup>尚書王公潛節度荆南時，有呂氏子，衣敝舉策，有飢寒之色，投刺來謁，公不爲禮，甚快快，因寓於逆旅。月餘，窮乏益甚，遂鬻所乘驢於荆州市。有市門監俞叟者，召呂生而語，且問其所由。呂生曰：「吾家於渭北，家貧親老，無以給旨甘之養。府帥公，吾之重表丈也。吾不遠而來，冀哀吾貧而周之。人謁，而公不一顧。豈非命也！」叟曰：「某雖貧，無資食以贖吾子之急，然向者見吾子有飢寒色，甚不平。今夕爲吾子具食，幸宿我宇下。生無以辭焉。」呂生許諾。於是延入一室，湫隘卑陋，摧簷壞垣，無牀榻茵褥，致弊席於地，與呂生坐，語久命食，以陶器進脫粟飯而已。食訖，夜既深，謂呂生曰：「吾早年好道，常隱居四明山，從道士學却老之術。有志未就，自晦迹於此，僅十年，而荆人未有知者。以吾子困於羈旅，得無動於心耶？今夕爲吾子設一小術，以致歸路裹糧之費，不亦可乎？」呂生雖疑誕妄，然甚覺其異。叟因取一缶合於地，僅食頃，舉而視之，見一人長五寸許，紫綬金腰帶，俛而拱焉。俞叟指曰：「此乃尚書王公之魂也。」呂生熟視其狀貌，果類王公，心默而異之。因戒曰：「呂乃汝之表姪也，家苦貧，無以給旦夕之贍，故自渭北不遠而來。汝宜厚給館穀，盡親親之道，汝何自矜，曾不一顧，豈人心哉？今不罪汝，宜

厚貲之，無使爲留滯之客。」紫衣僂而揖，若受教之狀。叟又曰：「呂生無僕馬，可致一匹一僕，縑二百疋，以遺之。」紫衣又僂而揖。於是却以缶合於上，有頃再啓之，已無見矣。明旦，天將曉，叟謂呂生曰：「子可疾去，王公旦夕召子矣。」及歸逆旅，王公果使召之。方見且謝曰：「吾子不遠見訪，屬軍府務殷，未果一日接言，深用爲愧。幸吾子察之。」是日始館呂生驛亭，與宴遊累日。呂生告去，王公贈僕馬及縑二百，呂生益奇之，然不敢言。及歸渭北，後數年，因與友人數輩會宿，語及靈怪，始以其事說於人也。卷七四《俞叟》

11 有石旻者，不知何許人也。浪迹江湖之間，有年數矣。道術玄妙，殆不可測。長慶中，客於宛陵郡。有雷氏子，常爲宣城部將，一日與友人數輩會飲於郡南別墅，旻亦在座。其家僮網得一魚，長數尺，致於舍。是日，雷生與客俱深醉，諸客盡去，獨旻宿雷氏別墅。時夏暑方甚，及明日視其魚，已敗爛不可食矣。家僮將棄之，旻謂之曰：「此魚雖敗，吾有良藥，尚可活之，安可棄耶？」雷生笑曰：「先生妄矣，誠有良劑，安能活此魚耶？」曰：「吾子幸觀之。」於是衣中出一小囊，囊有藥數粒，投於敗魚之上。僅食頃，其魚鮮潤如初，俄而搖鬣振鱗，若在洪流中。雷生驚異，再拜謝曰：「先生之術，可謂神矣。某輩塵俗聾瞽，望先生高踪，若井鮒之與雲禽，焉得而爲伍乎。」先是雷生有癥疾積年，既而求旻衣中之丹餌，欲冀瘳其久苦。旻不可，且曰：「吾之丹至清至廉，爾曹俗人，嗜好無節，臟腑之內，腥羶委集，設使以吾丹餌求置其中，則臟腑之氣，與藥力

相攻，若水火之交戰，寧有全人乎？慎不可食。」旻又言：「神仙不難得，但塵俗多累，若檻猿籠鳥，徒有驚翔超騰之心，安可致乎？」會昌中，卒於吳郡也。

卷七四《石旻》

<sup>12</sup>海南郡有楊居士者，亡其名，以居士自目。往往遊南海枝郡，常寄食於人，亦不知其所止。謂人曰：「我有奇術，汝輩庸人，固不得而識矣。」後常至郡，會太守好奇者，聞居士來，甚喜，且厚其禮，命飲之，每宴遊，未嘗不首召居士。居士亦以此自負。一日使酒忤太守，太守不能容。後又會宴於郡室，閱妓樂，而居士不得預。時有數客，亦不在太守召中，因謂居士曰：「先生嘗自負有奇術，某向者仰望之不暇，一日遇先生於此，誠幸矣。雖然，今聞太守大宴客於郡齋，而先生不得預其間，卽不能設一奇術以動之乎？必先生果無奇術耶？」居士笑曰：「此末術耳。君試觀我，我爲君召其妓，可以佐酒。」皆曰：「願焉之。」居士因命具酒，使諸客環席而坐，又命小童閉西廡空室。久之乃啓之，有三四美人自廡下來，裝飾華煥，携樂而至。居士曰：「某之術何如？」諸客人大異之，殆不可測。乃命列坐，奏樂且歌。客或訊其術，居士但笑而不答。時昏晦，至夜分，居士謂諸妓曰：「可歸矣。」於是皆起，入西廡下空室中。客相目駭歎，然尚疑其鬼物妖惑。明日，有郡中吏曰：「太守昨夕宴郡閣，妓樂列坐，無何皆仆地。瞬息暴風起，飄其樂器而去。迨至夜分，諸妓方寤，樂器亦歸於舊所。太守質問衆妓，皆云黑無所見，竟不窮其由。」諸客皆大驚，因盡以事對，或告於太守，太守歎異，卽謝而遣之，不敢留於郡中。時開成初也。

卷七五《楊

居士

13 河東馮漸，名家子，以明經入仕，性與俗背，後棄官隱居伊水上。有道士李君以道術聞，尤善視鬼。朝士皆慕其能。李君後遇歸汝獺，適遇漸於伊洛間，知漸有奇術，甚重之。大曆中，有博陵崔公者，與李君爲僚，甚善。李君寓書於崔曰：「當今制鬼，無過漸耳。」是時朝士咸知漸有神術數，往往道其名。別後長安中人率以「漸」字題其門者，蓋用此也。卷七五《馮漸》

14 有王先生者，家於烏江上，隱其跡，由是里人不能辨，或以爲妖妄。一日里中火起，延燒廬舍，生卽往視之，厲聲呼曰：「火且止，火且止。」於是火滅。里人始奇之。長慶中，有弘農楊晦之，自長安東遊吳楚，行至烏江，聞先生高躅，就門往謁。先生戴玄綃巾，衣褐衣，隱几而坐，風骨清美。晦之再拜備禮，先生拱揖而已，命晦之坐其側。其議論玄暢，迴出意表。晦之愈健慕，於是留宿。是日乃八月十二日也。先生召其女七娘者，乃一老嫗也，年七十餘，髮盡白，扶杖而來。先生謂晦之曰：「此我女也，情而不好道，今且老矣。」既而謂七娘曰：「汝爲吾刻紙，狀今夕之月，置於室東垣上。」有頃，七娘以紙月置東垣上。夕有奇光自發，洞照一室，纖毫盡辨。晦之驚歎不測。及曉將去，先生以杖畫地「一」，俄有塵起，天地盡晦，久之塵斂，視其庭，則懸崖峻險，山谷重疊，前有積石盡目。晦之悸然背汗，毛髮豎立。先生曰：「陵谷速遷，吾子安所歸乎？」晦之益恐，洒泣言曰：「誠不知一旦有桑田之變，豈仙都瞬息，而塵世已千歲乎？」先生笑曰：「子



無懼也。所以爲娛耳。」於是持簪掃其庭，又有塵起。有頃塵斂，門庭如舊。晦之喜，卽馳馬而去。卷七五《王先生》。

又見《紺珠集》卷五，爲節文，題爲《杖花》（按：「花」字恐爲「畫」字之誤）懸崖。《類說》卷二三，亦爲節文，題爲《紙月》。

「〔一〕「畫地」，原作「擊之畢」。《紺珠集》及《類說》此處均作「先生以杖畫地」。故據此二書改。

15 唐太和中，有周生者，廬於洞庭山，時以道術濟吳越，人多敬之。後將抵洛穀之間，途次廣陵，舍佛寺中。會有三四客皆來。時方中秋，其夕霽月澄瑩，且吟且望，有說開元時明皇帝遊月宮事，因相與歎曰：「吾輩塵人，固不得至其所矣。奈何？」周生笑曰：「某常學於師，亦得焉，且能挈月致之懷袂，子信乎？」或患其妄，或喜其奇。生曰：「吾不爲明，則妄矣。」因命虛一室，翳四垣，不使有纖隙；又命以筯數百，呼其僮繩而架之。且告客曰：「我將梯此取月去。聞呼可來觀。」乃閉戶久之。數客步庭中，且伺焉。忽覺天地曠晦，仰而視之，卽又無纖雲。俄聞生呼曰：「某至矣。」因開其室。生曰：「月在某衣中耳。請客觀焉。」因以舉之，其衣中出月寸許，忽一室盡明，寒逼肌骨。生曰：「子不信我，今信乎？」客再拜謝之，願收其光。因又閉戶，其外尚昏晦，食頃方如初。卷七五《周生》。

又見《紺珠集》卷五爲節文，題爲《梯雲挈月》；《類說》卷二三爲節文，題爲《架梯取月》；《歲時廣記》

卷三十一，題爲《架筋梯》；《說郭》卷六，爲節文。

16 辛七師，陝人，辛其姓也。始爲兒時，甚謹肅，未嘗以狎弄爲事，其父母異而憐之。十歲好浮圖氏法，日閱佛書，自能辨梵音，不由師教。其後父爲陝郡守。先是郡南有瓦窰七所，及父卒，辛七哀毀甚，一日發狂遁去。其家僮迹其所往，至郡南，見辛七在一瓦窰中端坐，身有奇光，粲然若鍊金色。家僮驚異。次至一窰，又見一辛七在焉。歷七窰，俱有一辛七在中。由是呼爲辛七師。卷九六《辛七師》。

17 抱玉師以道行聞，居長安中，師而事者千數。每夕獨處一室，闔戶撤燭。嘗有僧於門隙視之，見有慶雲自口中出。後年九十卒，時方大暑，而其尸無萎敗。唐宰相第五琦與師善，及卒，來治喪，將以香乳灌其口，已而有祥光自口出，晃然四照。公甚奇之。或曰：「佛有慶祥光，今抱玉師有之，真佛矣。」卷九八《抱玉師》。

18 有佛陀薩者，其籍編於岐陽法門寺，自言姓佛氏，陀薩其名也。常獨行岐隴間，衣黃持錫。年雖老，然其貌類童騃。好揚言於衢中，或詬辱羣僧，僧皆怒焉。其資膳裘紵，俱乞於里人；里人憐其愚，厚與衣食，以故資用獨饒於羣僧。陀薩亦轉均於里中窮餓者焉。里人益憐其心。開成五年夏六月，陀薩召里中民告曰：「我今夕死矣。汝爲吾塔瘞其尸。」果端坐而卒。於是里中之人，建塔於岐陽之西岡上。漆其尸而瘞焉。後月餘，或視其首，髮僅寸餘，弟子卽剃去。已而

又生。里人大異，遂扃其戶，竟不開焉。卷九八《佛陀薩》

<sup>19</sup>唐國子祭酒趙蕃，大和七年爲南宮郎。忽一日有僧乞食於門，且謂其家僮曰：「吾願見趙公，可乎？」家僮告蕃，蕃卽命延人與坐，僧乃曰：「君將有憂，然亦可禳去。」蕃卽拜而祈之。僧曰：「遣我裁刀一千五百，庶可脫君之禍，不然，未旬日，當爲東南一郡耳。」蕃許之，約來日就送焉，且訪其名暨所居。僧曰：「吾居青龍寺，法安其名也。」言已遂去。明日，蕃卽辦送之。使者至寺，以物色訪羣僧，僧皆不類，且詢法安師所止，周徧院宇，無影響踪跡。後數日，蕃出爲袁州刺史。卷九八《趙蕃》

<sup>20</sup>唐師夜光者，薊門人。少聰敏好學，雅尚浮屠氏，遂爲僧，居於本郡，僅十年，盡通內典之奧。又有沙門惠達者，家甚富，有金錢巨萬，貪夜光之學，因與爲友。是時玄宗皇帝好神仙釋氏，窮索名僧方士，而夜光迫於貧，不得西去，心常怏怏。惠達知之，因以錢七十萬資其行，且謂夜光曰：「師之學藝材用，愚竊以爲無出於右者。聖上拔天下英俊，吾子必將首出羣輩，沐浴恩渥，自此託跡縉徒，爲明天子臣，可翹足而待也。然當是時，必有擁簪子門，幸無忘半面之舊。」夜光謝曰：「幸師厚貺我，得遂西上。儻爲君之五品，則以報師之惠矣。」夜光至長安，因賂九仙公主左右，得召見溫泉（人民文學出版社校語：泉字下明鈔本空九字，當有脫文）。命內臣選碩學僧十輩，與方士議論，夜光在選。演暢玄奧，發揮疑義，羣僧無敢比者。上奇其辯，詔賜銀印朱綬，拜四門

博士，日侍左右，賜甲第洎金錢繒綵以千數。時號幸臣。惠達遂自薊門入長安訪之。夜光聞惠達至，以爲收債於己，甚不懌。惠達悟其旨，因告去。既以北歸月餘，夜光慮其再來，即密書與薊門帥張廷珪：「近者惠達師至輦下，誣毀公繕完兵革，將爲逆謀。人亦頗有知者。以公之忠，天下莫不聞之。積毀銷金，不可不戒。」廷珪驚怒，即召惠達鞭殺之。後數日，夜光忽見惠達來庭中，罵夜光曰：「我以七十萬錢資汝西上，奈何遽相誣謗，使我冤死。何負我之深也。」言訖，遂躍而上，摔拽夜光，久之乃亡所見。師氏家僮咸見之。其後數日，夜光卒。卷二二《師夜光》

<sup>21</sup>唐王遵者，河內人也。兄弟三人，並時疾甚，宅有鵲巢，旦夕翔鳴，忿其喧噪，兄弟共惡之。及病瘥，因張鵲斷舌而放之。既而兄弟皆患口齒之疾，家漸貧，以至行乞。卷一三二《王遵》

原題「出《宣驗志》，人民文學出版社校語：「明鈔本作出《宣室志》。按《御覽》七四引作出《靈驗記》。」錄以備考。

<sup>22</sup>天寶中，有隴西李生自白衣調選桂州參軍，既至任，以熱病旬餘，覺左乳痛不可忍，及視之，隆若癰腫之狀。即召醫驗其脈，醫者曰：「臟腑無他。若臆中有物以喙攻其乳，乳痛，而癰不可爲也。」又旬餘，病甚，一日癰潰，有一雉自左乳中突而飛出，不知所止。是夕，李生卒。卷二〇《李生》

<sup>23</sup>故相國楊炎未仕時，嘗夢陟高山之巔，下瞰人境，杳不可辨；仰而視之，見瑞日在咫尺，紅光

赫然，洞照萬里。公因舉左右手以捧之，炎煥之氣，如熱心目。久而方寤。視其手，尚漚然而汗。公異之，因語於人。有解者曰：「夫日者，人君像也。今夢登山以捧日，將非登相位而輔人君乎？」其後楊公周歷清貫，遂登相位。果叶捧日之祥也。卷二七八《楊炎》

又見《類說》卷二三爲節文，題爲《夢捧日》。

24 貞元中，相國竇參爲御史中丞，嘗一夕夢德宗召對於便殿，問以經國之務，上喜，因以錦半臂賜之〔一〕。及寤，奇其夢，默而念曰：「臂者，庇也。大邑所以庇吾身也。今夢半臂者，豈上以我叨居顯位，將給半俸，俾我致政乎？」蹙然久之。因以夢話於人，客有解曰：「公之夢祥符也。且半臂者，蓋被股肱之衣也。今公夢天子賜之，豈非上將以股肱之位而委公乎？」明日，果拜中書侍郎平章事〔二〕。卷二七八《竇參》

又見《紺珠集》卷五，題爲《夢錦半臂》；《類說》卷二三，題爲《錦半臂》；《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七，題爲《竇參半臂》；《說郛》卷四。以上四書引均爲節文。

〔一〕「錦」字上，《紺珠集》《類說》《新編分門古今類事》三書均有「文」字。

〔二〕「明日果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句，《類說》作「後數日果拜相」，《新編分門古今類事》作「不數日果大拜」。

25 淄青鄭尚書光，會昌六年春，夢自御牛車，車中載瑞日，光燭天地，自執鞞，行通衢中。俄而驚寤，且奇歎。後月餘，宣宗卽位，以元舅之故，累拜尚書淄青節度，果契前夢。卷二七八《鄭光》

<sup>26</sup>上谷侯生者，家於荆門，以明經入仕，調補宋州虞城縣。初娶南陽韓氏女，五年矣。韓氏嘗夕夢黃衣者數輩召，出其門，偕東行十餘里，至一官署。其宇下列吏卒數十輩，軒宇華壯，人物極衆。又引至一院，有一青衣，危冠方屨，狀甚峻峙，左右者數百，几案茵席，羅列前後。韓氏再拜。俄有一婦人，年二十許，身長豐麗，衣碧襦絳袖，以金玉釵爲首飾，自門而來，稱盧氏。謂韓氏曰：「妾與子仇敵且久，子知之乎？」韓氏曰：「妾一女子，未嘗出深閨，安得有仇敵耶？」盧氏色甚怒曰：「我前身嘗爲職官，子誣告我罪而代之，使吾擯斥草野而死，豈非仇敵乎？今我訴於上帝，且欲雪前身冤。帝從吾請，汝之死不朝夕矣。」韓氏益懼，欲以詞拒，而盧氏喋喋不已。青衣者謂盧氏曰：「汝之冤誠如是矣。然韓氏固未當死，不可爲也。」遂令吏出案牘。吏曰：「韓氏餘壽一年。」青衣曰：「可疾遣歸，無久留也。」命送至門。行未數里，忽悸而寤。惡之不敢言。自是神色摧沮，若有疾者。侯生訊之，且以夢告。後數月，韓氏又夢盧氏者至其家，謂韓氏曰：「子將死矣。」韓氏驚寤。由是疾益加，歲餘遂卒。侯生竊歎異，未嘗告於人。後數年，旅遊襄漢，途至富水，郡僚蘭陵蕭某，慕生之善，以女妻之。及蕭氏歸，常衣絳袖碧襦，以金玉釵爲首飾，而又身長豐麗，與韓氏先夢同。生因以韓氏之夢告焉，蕭氏聞之，甚不樂，曰：「妾外族盧氏，妾自孩提時，爲伯舅見念，命爲己女，故以盧爲小字，則君亡室之夢信矣。」卷二八一《侯生》

<sup>27</sup>大唐中，有平陽路氏子，性好奇，少從道士遊，後廬於太白山。嘗一日，有老僧叩門，路君延

坐，與語久之。僧曰：「檀越好奇者，然未能臻玄奧之樞，徒爲居深山中。莫若襲輕裘，馳駿馬，遊朝市，可不快平生志，寧能與麋鹿爲伍乎？」路君謝曰：「吾師之言，若真有道者。然而不能示我玄妙之跡，何爲張虛詞以自炫耶？」僧曰：「請弟子觀我玄妙之踪。」言訖，卽於衣中出一合子，徑寸餘，其色黑而光。既啓之，卽以身入。俄而化爲一鳥，飛衝天。卷二八五《太白老僧》

<sup>28</sup>河東衙將郗元位者，太和初嘗奉使京輦。行至沙苑，會日暮。見一人，長丈餘，衣紫佩金，容狀豐偉，御白馬，其馬亦高丈餘，導從近十輩，形狀非常，執弧矢，自南來。元位甚驚異，立馬避之。神人忽舉鞭西指，若有所見，其導從輩俱隨指而望。元位亦西望，寂然無覩。及迴視之，皆不見矣。元位瘁然汗發，髀戰心慄，不覺墮馬。因病熱，肩輿以歸。旬餘方愈。時河東連帥司空李愿卒。卷三一〇《郗元位》

《廣記》題「出《宣室記》」。

<sup>29</sup>馮翊之屬縣夏陽，據大河。縣東有池館，當太華、中條，烟靄嵐霏，昏旦在望。又有漢泉穴其南，泉水清澈，毫縷無隱。太和中，有趙生者，尉於夏陽。嘗一夕雨霽，趙生與友數輩，聯步望月於漢泉之上。忽見一人，貌甚黑，被綠袍，自水中流沿泳久之，吟曰：「夜月明皎皎，綠波空悠悠。」趙生方驚，其人忽迴望水濱，若有所懼，遂入水，惟露其首。有頃亦沒。趙生明日又至泉所，是岸傍數十步，有神祠，表其門曰「漢水神」。趙生因入廟，見神坐之左右，搏埴爲偶人。被

綠袍者，視其貌，若前時所見水中人也。趙生曰：「此漢壤也，尚能惑衆，非怪而何？」將用剗其廟。有縣吏曰：「此神廟，且能以風雨助生植。苟若毀其屋，適足爲邑人之患。」於是不果墮。卷三

一〇《夏陽趙尉》

30 蒲津有舜祠，又有娥皇女英祠，在舜祠之側，土偶之容，頗盡巧麗。開成中，范陽盧嗣宗假職於蒲津。一日與其友數輩同遊舜廟，至娥皇女英祠，嗣宗戲曰：「吾願爲帝子之隸，可乎？」再拜而祝者久之。衆皆謂曰：「何侮易之言黷於神乎！」嗣宗笑益酣。自是往往獨遊娥皇祠，酒酣，多爲褻黷語。俄被疾，肩昇以歸，色悸而戰，身汗如瀝。其夕遂卒。家僮輩見十餘人，拽拽嗣宗出門，望舜祠而去。及視嗣宗屍，其背有赤文甚多，若爲所撲。蒲之人咸異其事。卷三一〇《盧嗣宗》

31 唐天寶中，楊國忠權勢薰灼，朝廷無比。忽有一婦人，詣宅請見。閹人拒之。婦人大叫曰：「我有大事，要見楊公，爾何阻我？若不見我，當令火發，盡焚楊公之宅。」閹人懼，告國忠。國忠見之。婦人謂國忠曰：「公爲相國，何不知否泰之道？耻公位極人臣，又聯國戚，名動區宇，亦已久矣；奢縱不節，德義不修，而壅塞賢路，諂媚君上，又亦久矣。略不能倣前朝房杜之蹤迹，不以社稷爲意。賢與愚不能別，但納賄於門者，爵而祿之；大才大德之士，伏於林泉，曾不一顧。以恩付兵柄，以愛使牧民。噫！欲社稷安而保家族，必不可也。」國忠大怒，問婦人曰：「自何來？何



造次觸犯宰相，不懼死罪耶？」婦人曰：「公自不知死罪，翻以我爲死罪。」國忠怒，命左右欲斬之。婦人忽不見。國忠驚未已，又復立於前。國忠乃問曰：「是何妖耶？」婦人曰：「我實惜高祖太宗之社稷被一匹夫傾覆。公不解爲宰相，雖處佐輔之位，而無佐輔之功。公一死小事耳。可痛者，國朝自此弱，幾不保其宗廟，胡怒之耶？我來自於公，胡多事也？今我退却，胡有功也？公胡死也？」民胡哭也？」言訖，笑而出。令人逐之，不見。後至祿山起兵，方悟胡字。卷三三五《楊國忠》。

人民文學出版社校語：「原闕出處，明鈔本作出《宣室志》，今見《說郛》三三《瀟湘錄》。」

<sup>32</sup>長慶初，洛陽利俗坊有民行車數兩，將出長夏門，有一人負布囊，求寄囊於車中，且戒勿妄開。因返入利俗坊，纔入，有哭聲。受寄者因發囊視之。其口結以生綆，內有一物，其狀如牛胞，及黑繩長數尺。民驚，遽斂結之。有頃，其人亦復，曰：「我足痛，欲慰君車中行數里，可乎？」民知其異，乃許之。其人登車，覽囊不悅，顧謂民曰：「君何無信！」民謝之。又曰：「我非人，冥司俾予錄五百人，明歷陝、虢、晉、絳，及至此，人多蟲，唯得二十五人耳。今須往徐泗。」又曰：「君曉予言蟲乎？患赤瘡卽蟲耳。」車行二里，遂辭：「有程，不可久留。君有壽，不復憂矣。」忽負囊下車，失所在。其年夏，諸州人多患赤瘡，亦有死者。卷三四六《利俗坊民》。

<sup>33</sup>刑部員外邢羣，大中二年，以前歙州刺史居洛中，疾甚。羣素與御史朱瑄善，時瑄自淮海從

事罷居伊洛，病卒，而羣未知。嘗晝卧，忽聞扣門者，令視之，見瑄騎而來，羣卽延入坐。先是羣聞瑄病，及見來，甚喜，曰：「向聞君疾，亦無足憂。」瑄曰：「某嘗病，今則愈矣。然君之疾，亦無足憂，不一二日，當聞耳。」言笑久之，方去。瑄訪羣之時，乃瑄卒也。卷三五一《邢羣》

<sup>34</sup>大中五年，檢校郎中知鹽鐵河陰院事李重罷職，居河東郡，被疾，旬日益甚，沈然在榻。一夕，告其僕曰：「我病不起矣。」卽令扃鍵其門。忽聞庭中窅然有聲，重視之，見一人衣緋，乃河西令蔡行己也；又有一人，衣白疊衣，在其後。重與行己善，卽驚曰：「蔡待御來。」因命延上，與白衣者俱坐。頃之，見行己身漸長，手足口鼻，亦隨而大焉。細視之，乃非行己也。重心異之，然因以侍御呼焉。重遂覺身稍可舉，卽負壁而坐，問曰：「某病旬月矣，今愈甚，得不中於此乎？」其人曰：「君之疾當聞矣。」卽指白衣者：「吾之季弟，善卜。」乃命卜重。白衣者於袖中出一小木猿，置榻上，既而其猿左右跳躑，數四而定。白衣者曰：「卦成矣。郎中之病，固無足憂。當至六十二，然亦有災。」重曰：「侍御飲酒乎？」曰：「安敢不飲。」重遂命酒，以杯置於前。朱衣者曰：「吾自有飲器。」乃於衣中出一杯，初似銀，及既酌，而其杯翻翻不定，細視，乃紙爲者。二人各盡二盃，已而收其杯於衣中。將去，又誡重曰：「君愈之後，慎無飲酒，禍且及矣。」重謝而諾之。良久遂去。至庭中，乃無所見。視其外門，扃鍵如舊。又見其榻前，酒在地，蓋二鬼所飲也。重自是病愈。既而飲酒如初，其年，謫爲杭州司馬。卷三五一《李重》

<sup>35</sup> 太原王坤，大中四年春，爲國子博士。有婢輕雲，卒數年矣。一夕，忽夢輕雲至榻前，坤甚懼，起而訊之。輕雲曰：「某自不爲人數年矣，嘗念平生時，若繫而不忘解也。今夕得奉左右，亦幸會耳。」坤懵然若醉，不悟爲鬼也。輕雲卽引坤出門，門已扃鑰，隙中導坤而過，曾無礙。行至衢中，步月徘徊久之。坤忽飢，語於輕雲，輕雲曰：「里中人有與郎善者乎？可以詣而求食也。」坤素與太學博士石貫善，又同里居，坤因與偕行至貫門，而門已鍵閉。輕雲叩之，有頃，闔者啟扉曰：「向聞扣門，今寂無覩，何也？」因闔扉。輕雲又扣之。如是者三。闔者怒曰：「厲鬼安得輒扣吾門！」且唾且罵之。輕白坤云：「石生已寢，固不可詣矣。願郎更詣他所。」時有國子監小吏，亦同里，每出，常經其門，吏與主月俸及條報除授，坤甚委信之。因與俱至其家，方見啟扉，有一人持水缶，注於衢中。輕雲曰：「可偕入。」既入，見小吏與數人會食。初，坤立於庭，以爲小吏必降階迎拜，既而小吏不禮。俄見一婢捧湯餅登階，輕雲卽毆婢背，遽仆於階，湯餅盡覆。小吏與妻奴俱起，驚曰：「中惡。」卽急召巫者。巫曰：「有一人朱紱銀印，立於庭前。」因祭之。坤與輕雲俱就坐，食已而偕去。女巫送至門，焚紙錢於門側。輕雲謂坤曰：「郎可偕某而行。」坤卽隨出里中，望啟夏而去。至郊野數十里，見一墓，輕雲曰：「此妾所居，郎可隨而入焉。」坤卽俛首曲躬而入，墓口黝黑不可辨。忽悸然驚寤，背汗股慄，時天已曉。心惡其夢，不敢語於人。是日，因召石貫，既坐，貫曰：「昨夕有鬼扣吾門者三，遣視之，寂無所覩。至曉，過小吏，則有焚紙錢跡，卽立

召小吏訊其事。小吏曰：「某昨夕方會食，忽有婢中惡，巫云：『鬼爲祟。』」由是設祭於庭，焚紙於此，盡與坤夢同。坤益懼，因告妻孥。是歲冬，果卒。卷三一《王坤》

<sup>36</sup>建中末，有獨孤彥者，嘗客於淮泗間，會天大風，舟不得進，因泊於岸。一夕步月登陸，至一佛寺中，寺僧悉赴里民會去，彥步遶於庭。俄有二丈夫來，一人身甚長，衣黑衣，稱姓甲，名侵訐，第五；一人身廣而短，衣青衣，稱姓曾名元，與彥揖而語。其吐論玄微，出於人表。彥素耽奇奧，常與方外士議語，且有年矣。至於玄門釋氏，靡不窮其指歸。乃遇二人，則自以爲不能加也。竊奇之，且將師焉。因再拜請曰：「某好奇者，今日幸遇先生，願爲門弟子，其可乎？」二人謝曰：「何敢。」彥因徵其所自。黑衣者曰：「吾之先，本盧氏。吾少以剛勁聞。大凡物有滯而不通者，必侵犯以訐悟之。」時皆謂我爲侵訐。因名之。其後適野，遇仇家擊斷。遂易姓甲氏，且逃其患。又吾素精藥術，嘗侍忝醫之職，非不能精熟，而昇降上下，卽假手於人。後以年老力衰，上欲以我爲折腰吏，吾固辭免，退居田間。吾有舅氏，常爲同僚，其行止起居，未嘗不俱。然自我擯棄，常思吾舅，直以用舍殊，致分不見矣。今夕君子問我，我得語平生事，幸何甚哉。」語罷，曾元曰：「吾之先，陶唐氏之後也。唯陶唐之官，受姓於姚曾者，與子孫以字爲氏，故爲曾氏焉。吾其後也。吾早從萊侯，居推署之職，職當要熱，素以褊躁，又當負氣以凌上，由是遭下流沸騰之謗，因而解去，蓋吾忠烈之罪。我自棄置，處塵土之間，且有年矣，甘同瓦礫，豈敢他望乎？」

然日昔與吾父遭事，吾父性堅正，雖鼎鑊不避其危，闕人之急，必赴湯蹈火，人亦以此重之。今拘於舊職，窘若囚繫。余以父棄擲之故，不近於父，迨今亦數歲。足下有問，又安敢默乎？語未卒，寺僧俱歸，二人見之，若有所懼，卽馳去。數十步已亡見矣。彥訊僧，僧曰：「吾居此寺且久，未嘗見焉。懼爲怪耳。彥奇其才，且異之。因祈其名氏，久而悟曰：『所聞曾元者，豈非甌乎？夫文，以瓦附曾，是甌字也。』名元者，蓋以瓦中之畫，致瓦字之上，其義在矣。甲侵訐者，豈非鐵杵乎？且以午木是杵字。姓甲者，東方甲乙木也。第五者，亦假午字也。推是而辯，其杵字乎？名侵訐者，蓋反其語爲金截。以截附金，是鐵字也。總而辯焉，得非甌及鐵杵耶？」明日，卽命窮其跡。果於朽壤中得一杵而鐵者，又一甌自中分，蓋用之餘者。彥大異之，盡符其解矣。卷三七

一《獨孤彥》

又見《類說》卷二三，爲節文，題爲《甌杵爲妖》。

〔一〕「訐」，《類說》引作「計」。下文中之「訐」，《類說》皆作「計」。

37 進士盧郁者，河朔人，徙家長安。嘗北遊燕趙，遂客於內黃，郡守館郁於廨舍。先是其舍無居人，及郁至，見一姥，髮盡白，身庫而肥，被素衣來。謂郁曰：「妾僑居於此且久矣，故相候謁。」已而告去。是夕，郁獨居堂之前。夜潮寒，有風雪，其姥又至。謂郁曰：「貴客獨處，何以爲歡耶？」命坐語。謂。姥曰：「妾姓石氏，家于華陰郡，後隨呂御史者至此，且四十年。家苦貧，幸貴客

見哀。」於是郁命食，而老姥卒不顧。郁問之曰：「姑何爲不食？」姥曰：「妾甚飢，然不食粟，以故壽而安。」郁好奇，聞之甚喜，且以爲有道術者。因問曰：「姑既不食粟，何飽其腹耶？豈常餌仙藥乎？」姥曰：「妾家於華陰，先人好神仙，廬於太華。妾亦常隱於山中，從道士學長生法。道士教妾吞火，自是絕粒。今已年九十矣，未審一日有寒暑之疾。」郁又問曰：「某早歲常遇至人，教吸氣之術，自謂其妙。後以奔走名利，從都國之貢，晝趨而夜息。不意今夕遇姑，語及平生之好。然不知吞火豈神仙之旨乎？」姥曰：「子不聞至人寒暑不能侵者耶？故入火，火不能焚；入水，水不能溺。如是，則吞火固其宜也。」郁曰：「願觀姑吞火可乎？」姑曰：「有何不可哉！」於是以手探爐中火而吞之。火且盡，其色不動。郁且驚且異，遂起束帶再拜，謝曰：「鄙野之人，未嘗聞神仙事。今夕遇仙姑，以吞火之異，實平生所未聞者。」姥曰：「此小術爾，何足貴哉。」言訖，且告去。郁因降階送之。既別，郁遂歸於寢堂。既深，有僕者告郁曰：「西廡下有火發。」郁驚起而視之，其西廡舍已焚。於是里中人俱至，競以水沃之，迨旦方絕。及窮火發之跡，於廡下坎中得一石火通，中有火甚多。先是有敗草積其上，故延而至燒。郁方悟老姥乃此火通耳。果所謂姓石氏，居于華山者也。郁因質問呂御史，有郡中老吏謂郁曰：「呂御史，魏之從事也，居此宅，迨今四十年矣。」咸如老姥言也。又青州濟南平陵城北石虎，一夜自移城東南善石溝上，有狼狐千餘迹隨之，迹皆成路。

《廣記》題「出《宣室異錄記》」。舊刻本《廣記》所列引用書目中並無《宣室異錄記》，疑或即《宣室志》之異名，故錄以備考。

38 新淦羣友少時貧，嘗獵，見一白鹿，射中後見箭著梓樹。卷三七四《羣友》

人民文學出版社校語：「原闕出處，明鈔本作出《宣室志》，今見《說郛》二五《小說》引作《怪志》。」本事亦見《搜神後記》卷八，《太平御覽》卷七六七引作《續搜神記》，恐非《宣室志》文，錄以備考。

39 大曆中，山陽人鄧惠連，始居泗上，以其父嘗爲河朔官，遂從居清河。父歿，惠連以哀瘠聞。廉使命吏臨弔，贈粟帛。既免喪，表授漳南尉。歲餘，一夕獨處於堂，忽見一人，衣紫佩刀，趨至前，謂惠連曰：「上帝有命，拜公爲司命主者，以冊立閭波羅王。」即以錦紋箱貯書，進於惠連曰：「此上帝命也。」軸用瓊鈿，標以紋錦。又象笏紫綬、金龜玉帶以賜。惠連且喜且懼，心甚惶惑，不暇顧問，遂受之。立於前軒，有相者趨入，贊曰：「驅殿吏卒且至。」已而有數百人，繡衣紅額，左右佩兵器趨入，羅爲數行，再拜。一人前曰：「某幸得爲使之吏，敢以謝。」詞竟又拜。拜訖，分立於前。相者又曰：「五岳衛兵主將。」復有百餘人趨入，羅爲五行，衣如五方色，皆再拜。相者又曰：「禮器樂懸吏、鼓吹吏、車輿乘馬吏、符印簿書吏、帑藏厨膳吏。」近數百人，皆趨而至。有頃，相者曰：「諸岳衛兵及禮器樂懸車輿乘馬等，請使躬自閱之。」惠連曰：「諸岳衛兵安在？」對曰：「自有所自有所耳。」惠連卽命駕，於是控一白馬至，具以金玉，其導引控御從輩，皆向者繡衣也。

數騎夾道前驅，引惠連東北而去。傳呼甚嚴。可行數里，兵士萬餘，或騎或步，盡介金執戈，列於路。槍槊旗旛，文繡交煥。俄見朱門外，有數十人，皆衣綠執笏，曲躬而拜者，曰：「此屬吏也。」其門內，悉張帷帘几榻，若王者居。惠連既陞階，據几而坐。俄綠衣者十輩，各齎簿書，請惠連判署。已而相者引惠連於東廡下一院，其前庭有車與乘馬甚多，又有樂器鼓簫及符印管鑰，盡致於榻上，以黃紋氍毹蔽之。其榻繞四墻。又有玉冊，用紫金填字，似篆籀書，盤曲如龍鳳之勢。主吏白曰：「此閻波羅王之冊也。」有一人具簪冕來謁，惠連與抗禮，既坐，謂惠連曰：「上帝以鄴郡內黃縣南蘭若海悟禪師有德，立心畫一冊，有閻波羅王禮甚。言以執事有至行，故拜執事爲司命主者，統冊立使。某幸列賓掾，故得侍左右。」惠連問曰：「閻波羅王居何？」府掾曰：「地府之尊者也，標冠岳瀆，總幽冥之務，非有奇特之行，不在是選。」惠連思曰：「吾行冊禮於幽冥，豈非身已死乎？」又念及妻子，怏怏有不平之色。府掾已察其旨，謂惠連曰：「執事有憂色，得非以妻子爲念乎？」惠連曰：「然。」府掾曰：「冊命之禮用明日，執事可暫歸治其家。然執事官至崇，幸不以幽顯爲恨。」言訖遂起。惠連卽命駕出行，而昏然若醉者，卽據案假寐。及寤，已在縣，時天纔曉，驚歎且久。自度上帝命，固不可免，卽且白妻子，爲理命。又白於縣令。令曹某不信。惠連遂具湯沐，具紳冕，卧於榻。是夕，縣吏數輩，皆聞空中有聲若風雨，自北來，直入惠連之室。食頃，惠連卒。又聞其聲北向而去。歎駭，因遣使往鄴郡內黃縣南問，果是蘭若院禪師海悟者，



近卒矣。卷三七七《鄒惠連》

40 尚書李寶鎮平陽時，有術將劉憲者，河朔人，性剛直，有膽勇。一夕，見一白衣來至其家，謂憲曰：「府僚命汝甚急，可疾赴召也。」憲怒曰：「吾軍中裨將，未嘗有過，府僚安得見命乎？」白衣曰：「君第去，勿辭。不然禍及。」憲震聲叱之，白衣馳去，行未數步，已亡所在。憲方悟鬼也。夜深又至，呼憲。憲私自計曰：「吾聞死生有命，焉可以逃之。」即與偕往。出城數里，至一公署，見冥官在廳，有吏數十輩，列其左右。冥官聞憲至，整巾幘，降階盡禮。已而延坐，謂憲曰：「吾以子勇烈聞，故遣奉命。」憲曰：「未委明公見召之旨。」冥官曰：「地府有巡察使，以巡省岳瀆道路，有不如法者，得以察之，亦重事，非剛烈者不可以委焉。願足下俯而任之。」憲謝曰：「某無他才，願更擇剛勇者委之。」冥官又曰：「子何拒之深耶？」於是命案掾立召洪洞縣吏王信訖，即遣一吏送憲歸。憲驚寤。後數日，寢命憲使北都，行次洪洞縣，因以事話於縣寮，縣寮曰：「縣有吏王信者，卒數日矣。」卷三七八《劉憲》

41 右常侍楊潛，嘗自尚書郎出刺西河郡。時屬縣平遙，有鄉吏張汶者，無疾暴卒，數日而寤。初，汶見亡兄來詣其門，汶甚驚，因謂曰：「吾兄非鬼耶？何爲而來？」兄泣曰：「吾自去人間，常常屬念親友，若瞽者不忘視也。思平生歡，豈可得乎？今冥官使我歸而省汝。」汶曰：「冥官爲誰？」曰：「地府之官，權位甚尊。吾今爲其吏，往往奉使至里中，比以幽明異路，不可詣汝之門。今冥

官召汝，汝可疾赴。」汶懼，辭之不可。牽汶袂而去。行十數里，路曠黑不可辨，但聞馬車馳逐，人物喧語，亦聞其妻子兄弟呼者哭者，皆曰：「且議喪具。」汶但與兄俱進，莫知道途之幾何。因自念：「我今死矣，然常聞人死，當盡見親友之歿者，今我即呼之，安知其不可哉？」汶有表弟武季倫者，卒且數年，與汶善，即呼之。果聞季倫應曰：「諾。」既而俱悲泣，汶因謂曰：「今弟之居，爲何所也？何爲曠黑如是？」季倫曰：「冥途幽晦，無日月之光故也。」又曰：「恨不可盡，今將去矣。」汶曰：「今何往？」季倫曰：「吾平生時，積罪萬狀，自委身冥途，日以戮辱。向聞兄之語，故來與兄言，今不可留。」又悲泣久之，遂別。呼親族中亡歿者數十，咸如季倫應呼而至，多言身被塗炭，詞甚悽咽。汶雖前去，亦不知將止何所，但常聞妻子兄弟號哭及語音，歷然在左右，因徧呼其名，則如不聞焉。久之，有一人厲呼曰：「平遙縣吏張汶。」汶既應曰：「諾。」又有一人責怒汶，問平生之過有幾。汶固拒之，於是命案掾出汶之籍。頃聞案掾稱曰：「張汶未死〔一〕，願遣之。」冥官怒曰：「汶未當死，何召之？」掾曰：「張汶兄今爲此吏，向者許久處冥途，爲役且甚，請以弟代，雖未允其請，今自召至此。」冥官怒其兄曰：「何爲自召生人，不顧吾法。」即命囚之，而遣汶歸。汶謝而出。遂獨行，以道途曠晦，惶惑且甚。俄頃，忽見一燭在數十里外，光影極微，汶喜曰：「此燭將非人居乎？」馳走，望影而去。可行百餘里，方覺其影稍近，迫而就之，乃見己身偃卧於榻，其室有燭，果汶見者。自是寤。汶卽以冥中所聞妻子兄弟號哭及議喪具，訊其家，無一異者。卷

「一」「未」字下似脫「當」字。

<sup>42</sup>唐長慶中，蘭陵蕭氏子，以膽勇稱。客遊湘楚，至長沙郡，舍於仰山寺。是夕，獨處撒燭，忽暴雷震蕩簷宇，久而不止。俄聞西垣下窸窣有聲，蕭恃膂力，曾不之畏，榻前有巨槌，持至垣下，俯而撲焉。一舉而中，有聲甚厲，若呼吟者。因連撲數十，聲遂絕，風雨亦霽。蕭喜曰：「怪且死矣。」迨曉，西垣下睹一鬼極異：身盡青，偃而庫，有金斧木楔，以麻縷結其體焉，瞬而喘，若甚困狀。於是具告寺僧觀之。或曰：「此雷鬼也，蓋上帝之使耳。子何爲侮於上帝，禍且及矣。」里中人具牲酒祀之。俄而雲氣曠晦，自寺中發，出戶昇天，鬼亦從去，既而雷聲又興，僅數食頃方息。蕭氣益銳，里中人皆以壯士名焉。《廣記》卷三九四《蕭氏子》

<sup>43</sup>會昌元年，扶餘國貢三寶：曰火玉，曰澄明酒及風松石。火玉色赤，長半寸，上尖下圓，光照數十步，積之可以燃鼎。置之室內，冬則不復亦挾纊「一」，宮人常用。澄明酒，亦異方所貢也。色紫如膏，飲之令人骨香。風松石方一丈，瑩澈如玉，其中有樹，形若古松偃蓋，颯颯焉而涼飈生於其間。至盛夏，上令置於殿內，稍秋氣颯颯，即令撤去。卷四〇四《火玉》

「一」「亦挾」，當爲「衣挾」之誤。

<sup>44</sup>隋文帝時，上黨有人，宅後每夜有人呼聲，求之不見。去宅一里，但見一人參枝。掘之，入

地五尺，如人體狀。掘去之後，呼聲遂絕。時晉王廣陰有奪宗之計，諂事權要。上，君也；黨，與也。言朋黨比而譖，太子竟見廢，隋室因此而亂。卷四一七《上黨人》

人民文學出版社校語：「原闕出處，陳校本作出《宣室志》，今見《隋書·五行志》。」

45 唐玄宗嘗潛龍於興慶宮，及卽位，其興慶池嘗有一小龍出遊宮外御溝水中，奇狀蜿蜒，負騰逸之狀。宮嬪內豎，靡不具瞻。後玄宗幸蜀，鑾輿將發，前一夕，其龍自池中御素雲，躍然亘空，望西南而去。環列之士，率共觀之。及上行至嘉陵江，乘舟將渡，見小龍翼舟而進。侍臣咸覩之。上泫然泣下，顧謂左右曰：「此吾興慶池中龍也。」命以酒沃爵，上親自祝之。龍乃自水中振鬣而去。卷四二〇《興慶池龍》

46 唐故兵部尚書蕭昕常爲京兆尹。時京師大旱，炎鬱之氣，蒸爲疾厲。代宗命宰臣，下有司禱祀山川，凡月餘，暑氣愈盛。時天竺僧不空三藏居於靜住寺，三藏善以持念召龍興雲雨。昕於是詣寺，謂三藏曰：「今茲驕陽累月矣，聖上懸憂，撤樂貶食，歲凶是念，民瘼爲憂。幸吾師爲結壇場致雨也。」三藏曰：「易與耳。然召龍以興雲雨，吾恐風雷之震，有害於生植，又何補於稼穡耶？」昕曰：「迅雷甚雨，誠不能滋百穀，適足以清暑熱，而少解黔首之病也。願無辭焉。」三藏不獲已，乃命其徒，取華木皮僅尺餘，續小龍於其上，而以爐甌香水置於前，三藏轉咒，震舌呼祝。咒者食頃，卽以續龍授昕曰：「可投此於曲江中。投訖亟還，無冒風雨。」昕如言投之。旋有

白龍纔尺餘，搖鬣振鱗自水出，俄而身長數丈，狀如曳素，倏忽亘天。听鞭馬疾驅，未及數十步，雲物凝晦，暴雨驟降。比至永崇里，道中之水，已若決渠矣。卷四二一（蕭昕）

47 唐建中初，有樂安任頊者，好讀書，不喜塵俗事，居深山中，有終焉之志。嘗一日，閉關晝坐，有一翁叩門來謁，衣黃衣，貌甚秀，曳杖而至。頊延坐與語，既久，頊訝其言訥而色沮，甚有不樂事，因問翁曰：「何爲而色沮乎，豈非有憂耶？不然，是家有疾而翁念之深耶？」老人曰：「果如是。吾憂俟子一問固久矣。且我非人，乃龍也。西去一里有大湫，吾家之數百歲。今爲一人所苦，禍且將及，非子不能脫我死，輒來奉訴。子今幸問我，故得而言也。」頊曰：「某塵中人耳，獨知有詩書禮樂，他術則某不能曉。然何以脫翁之禍乎？」老人曰：「但受我語，非藉他術，獨勞數十言而已。」頊曰：「願受教。」翁曰：「後二日，願子爲我晨至湫上，當亭午之際，有一道士自西來者，此所謂禍我者也。道士當竭我湫中水，且屠我。子伺其湫水竭，宜厲聲呼曰：『天有命，殺黃龍者死。』言畢，湫當滿。道士必又爲術，子因又呼之。如是者三，我得完其生矣。必重報，幸無他爲慮。」頊諾之。已而祈謝甚懇，久之方去。後二日，頊遂往山西，果有大湫，即坐於湫旁以伺之。至當午，忽有片雲，自西冉冉而降於湫上，有一道士自雲中下，頊然而長，約丈餘，立湫之岸，於袖中出墨符數道投湫中。頃之，湫水盡涸。見一黃龍帖然俯於沙。頊即厲聲呼：「天有命，殺黃龍者死。」言訖，湫水盡溢。道士怒，即於袖中出丹字數符投之，湫水又竭。即震聲呼，

如前詞。其水再溢。道士怒甚，凡食頃，乃出朱符十餘道，向空擲之，盡化爲赤雲，入湫，湫水即竭。呼之如前詞，湫水又溢。道士顧謂項曰：「吾一十年始得此龍爲食，奈何子儒士也，奚救此異類耶？」怒責數言而去。項亦還山中。是夕，夢前時老人來謝曰：「賴得君子救我，不然，幾死道士手。深誠所感，千萬何言。今奉一珠，可於湫岸訪之，用表我心重報也。」項往尋之，果得一粒徑寸珠於湫岸草中，光耀洞澈，殆不可識。項後持至廣陵市，有胡人見之曰：「此真驪龍之寶也。而世人莫可得。」以數千萬爲價而市之。卷四二二《任項》

<sup>48</sup> 故唐安太守盧元裕未仕時「一」，嘗以中元設幡幢像，置盂蘭於其間。俄聞盆中有唧唧之音，元裕視，見一小龍纔寸許，逸狀奇姿，蜿蜒可愛。於是以水沃之，其龍伸足振鬣已長數尺矣。元裕大恐。有白雲自盆中而起，其龍亦逐雲而去。元裕卽翰之父也。卷四二二《盧元裕》

又見《歲時廣記》卷二九，題爲《化雲龍》，略有刪節。  
「一」「安」字原無，據《歲時廣記》補。

<sup>49</sup> 唐浙西觀察使李修，元和七年爲絳郡守。是歲，其屬縣龍門有龍見，時觀者千數。郡以狀聞于太府。時相國河東府張弘靖爲河中節度使，相國之子故舒州刺史以宗嘗爲文以讚其事。卷四二二《李修》

<sup>50</sup> 故東都留守判官祠部郎中范陽盧君暢爲白衣時，僑居漢上。嘗一日，獨驅郊野，見二白犬，

腰甚長而其臆豐，飄然若墜，俱馳走田間。盧訝其異於常犬，因立馬以望。俄而其犬俱跳入於一湫中。已而湫浪汎騰，旋有二白龍自湫中起，雲氣噎空，風雷大震。盧懼甚，鞭馬而歸，未及行數里，衣盡沾濕。方悟二犬乃龍也。卷四二三《盧君暢》

<sup>51</sup>政陽郡東南有法喜寺，去郡遠百里，而正居渭水西。唐元和末，寺僧有頻夢一白龍者自渭水來，止於佛殿西楹，蟠遠且久，乃直東而去。明日則雨。如是者數矣。其僧異之，因語與人。人曰：「福地蓋神祇所居，固龍之宅也。而佛寺亦爲龍所依焉。故釋氏有天龍八部，其義在矣。況郊野外寺，殿宇清敞，爲龍之止，不亦宜乎。願以土龍置於寺楹間，且用識其夢也。」僧召工，合土爲偶龍，具告其狀，而於殿西楹置焉<sup>〔一〕</sup>。功畢，甚得雲間勢，蜿蜒鱗鬣，曲盡其妙，雖丹青之巧，不能加也。至長慶初，其寺居人有偃於外門者，見一物從西軒直出，飄飄然若升雲狀，飛馳出寺，望渭水而去。夜將分，始歸西軒下。細而視之，果白龍也。明日因告寺僧。僧奇之。又數日，寺僧盡赴村民會齋去，至午方歸，因入殿視，像龍已失矣。寺僧且歎且異，相顧語曰：「是龍也，雖假以土，尚能變化無方，去莫知其適，來莫究其自，果靈物乎。」及晚，有陰雲起於渭水，俄而將逼殿宇，忽有一物自雲中躍而出，指西軒以入。寺僧懼驚，且視之，乃見像龍已在西楹上。迫而觀之，其龍鬣鱗角，若盡沾濕。自是因以鐵鎖系之。其後里中有旱澇，祈禱之，應若影響。卷四二三《法喜寺》

〔一〕句中「具告其狀」據文義應在「合土爲偶龍」之上。

<sup>52</sup>汾水貫太原而南注，水有二橋，其南橋下嘗有龍見，由是架龍廟於橋下。故相國令狐楚居守北都時，有一龍自廟中出，傾都士女皆縱觀，近食頃，方拏奮而去，旋有震雷暴雨焉。又明年秋，汾水延溢，有一白蛇自廟中出，既出而廟屋摧圯，其橋亦壞。時唐太和初也。卷四二三《龍廟》

<sup>53</sup>隴西李徵，皇族子，家於號略。徵少博學，善屬文，弱冠從州府貢焉，時號名士。天寶十載春於尚書右丞楊沒榜下登進士第。後數年，調補江南尉。徵性疎逸，恃才倨傲，不能屈跡卑僚，嘗鬱鬱不樂。每同舍會，既酣，願謂其羣官曰：「生乃與君等爲伍耶！」其寮佐咸嫉之。及謝秩，則退歸閉門，不與人通者近歲餘。後迫衣食，乃具裝東遊吳楚之間，以干郡國長吏。吳楚人聞其聲固久矣，及至，皆開館以俟之，宴遊極歡，將去，悉厚遺以實其囊橐。徵在吳楚且周歲，所獲饋遺甚多。西歸號略，未至，舍於汝墳逆旅中。忽被疾發狂，鞭捶僕者。僕者不勝其苦。如是旬餘。疾益甚，無何夜狂走，莫知其適。家僮跡其去而伺之，盡一月而徵竟不回，於是僕者驅其乘馬，挈其囊橐而遠遁去。至明年，陳郡袁修以監察御史奉詔使嶺南，乘傳至商於界。晨將發，其驛吏白曰：「道有虎，暴而食人，故過於此者，非晝而莫敢進。今尚早，願且駐車，決不可前。」修怒曰：「我天子使，衆騎極多，山澤之獸能爲害耶？」遂命駕去。行未盡一里，果有一虎自草中突出。修驚甚。俄而虎匿身草中，人聲而言曰：「異乎哉，幾傷我故人也。」修聆其音似李徵。修昔



與徵同登進士第，分極深，別有年矣。忽聞其語，既驚且異，而莫測焉。遂問曰：「子爲誰？得非故人隴西子乎？」虎呻唵數聲，若嗟泣之狀，已而謂慘曰：「我，李徵也。君幸少留，與我一語。」慘卽降騎，因問曰：「李君，李君，何爲而至是也？」虎曰：「我自與足下別，音問曠阻且久矣。幸喜得無恙乎？今又去何適？向者見君，有二吏驅而前，驛隸挈印囊以導，庸非爲御史而出使乎？」慘曰：「近者幸得備御史之列，今乃使嶺南。」虎曰：「吾子以文學立身，位登朝序，可謂盛矣。況憲臺清峻，分紆百揆，聖明慎擇，尤異於人。心喜故人居此地，甚可賀。」慘曰：「往者吾與執事同年成名，交契深密，異於常友。自聲容間阻，時去如流，想望風儀，心目俱斷。不意今日獲君念舊之言。雖然，執事何爲不我見，而自匿於草莽中？故人之分，豈當如是耶？」虎曰：「我不爲人矣，安得見君乎？」慘卽詰其事。虎曰：「我前身客吳楚，去歲方還，道次汝墳，忽嬰疾發，狂走山谷中，俄以左右手據地而步，自是覺心愈狠，力愈倍，及視其肱髀，則有釐毛生焉。又見冕衣而行於道者，負而奔者，翼而翔者，蠹而馳者，則欲得而啗之。既至漢陰南，以饑腸所迫，值一人腴然其肌，因擒以咀之立盡。由是率以爲常。非不念妻孥、思朋友，直以行負神祇，一日化爲異獸，有覩於人，故分不見矣。嗟夫！我與君同年登第，交契素厚。今日執天憲，耀親友。而我匿身林藪，永謝人寰，躍而吁天，俛而泣地，身毀不用，是果命乎？」因呼吟咨嗟，殆不自勝，遂泣。慘且問曰：「君今既爲異類，何尚能人言耶？」虎曰：「我今形變而心甚悟，故有揅突，以悚以恨，難盡

道耳。幸故人念我，深恕我無狀之咎，亦其願也。然君自南方回車，我再值君，必當昧其平生耳。此時視君之軀，猶吾機上一物。君亦宜嚴其警從以備之，無使成我之罪，取笑於士君子。」又曰：「我與君真忘形之友也。而我將有所託，其可乎？」僂曰：「平昔故人，安有不可哉？恨未知何如事，願盡教之。」虎曰：「君不許我，我何敢言。今既許我，豈有隱耶？初我於逆旅中，爲疾發狂，既入荒山，而僕者驅我乘馬衣囊悉逃去。吾妻孥尚在號略，豈念我化爲異類乎？君若自南回，爲賁書訪妻子，但云我已死，無言今日事。幸記之。」又曰：「吾於人世且無資業，有子尚稚，固難自謀。君位列周行，素秉夙義，昔日之分，豈他人能右哉？必望念其孤弱，時賑其乏，無使殍死於道途，亦恩之大者。」言已又悲泣。僂亦泣曰：「僂與足下休戚同焉，然則足下子亦僂子也。當力副厚命，又何虞其不至哉？」虎曰：「我有舊文數十篇未行於代，雖有遺稿，盡皆散落。君爲我傳錄，誠不敢列人之闕，然亦貴傳於子孫也。」僂卽呼僕命筆，隨其口書，近二十章，文甚高，理甚遠。僂閱而歎者再三。虎曰：「此吾平生之素也，安敢望其傳乎？」又曰：「君銜命乘傳，當甚奔迫，今久留驛隸，兢悚萬端。與君永訣，異途之恨，何可言哉！僂亦與之叙別，久而方去。僂自南回，遂專命持書及贈賻之禮，寄於徵子。月餘，徵子自號略來京詣僂門，求先人之柩。僂不得已，具疏其事。後僂以己俸均給徵妻子，免饑凍焉。僂後官至兵部侍郎。」

〔一〕觀上下文，「日」當爲「君」字之誤。

54 吳唐者，廬陵人也，少好射獵，矢不虛發。嘗方春，將其子出獵，乃值一麀將麀戲焉。麀覺有人氣，引麀潛去。麀未知所畏，因前就唐。唐射之而死。麀驚還悲鳴，唐乃置麀淨地，自藏草中。麀來俯舐頓伏，唐又射之，應弦而倒。既而又逢一麀，張弩之間，箭忽自發，激中其子。唐卽投弓抱子，撫膺而哭。忽聞空中呼曰：「吳唐，麀之愛子，與汝何異！」驚視左右，虎從旁出。遙前「二」，搏折其臂。還家一宿而卒。卷四四三《吳唐》

《廣記》題「出《宣室志》」，《御覽》九〇六引作「出《宣驗志》」。

「二」此處疑有關文。

55 平陽人張景者，以善射爲本郡裨將。景有女，始十六七，甚敏惠。其父母愛之，居以側室。一夕，女獨處其中，寢未熟，忽見軋其戶者，俄見一人來，被素衣，貌充而肥，自歛身於女之榻。懼爲盜，默不敢顧。白衣人又前迫以笑。女益懼，且慮爲怪也，因叱曰：「君豈非盜乎？不然，是他類也。」白衣者笑曰：「東選吾心，謂吾爲盜，且亦誤矣。謂吾爲他類，不亦甚乎。且吾本齊人曹氏子也，謂我美風儀，子獨不知乎？子雖拒我，然猶寓子之舍耳。」言已，遂偃於榻，且寢焉。女惡之，不敢竊視。迨將曉方去。明夕又來，女懼益甚。又明日，具事白於父。父曰：「必是怪也。」卽命一金錐，貫縷於其末，且利鏃，以授女，教曰：「魅至，以此表焉。」是夕又來，女強以言治之。魅果善語。夜將半，女密以錐俾其項。其魅躍然大呼，曳縷而去。明日，女告父。命僅逐

其跡，出舍數十步，至古木下，得一穴而繩貫其中。乃窮之，深不數尺，果有一鱗鱉，約尺餘，蹲其中焉，錐表其項。蓋所謂齊人曹氏子也。景卽殺之。自此遂絕。卷四七七《張景》

又見《紺珠集》卷五《齊人曹氏之子》，《類說》卷二三《鱗鱉》，此二書引均爲內容提要。

《紺珠集》引七條

56 巴西侯

猿

57 白額侯

虎

58 滄浪君

狼

59 鉅鹿侯

鹿

60 玄丘校尉

狐

61 洞玄先生

龜也。昔張誕遇此六人焉。

62 流花寶爵

天帝流花寶爵，致於日中則光氣連天。

以上各條見《紺珠集》卷五，係原文內容提要。前六條似應合爲一條，《廣記》卷四四五《張誕》條卽載張誕遇巴西侯（猿）、六雄將軍（熊）、白額侯（虎）、滄浪君（狼）、五豹將軍（豹）、鉅鹿侯（鹿）、玄丘校尉（狐）、洞玄先生（龜）的故事，題「出《廣異記》」。

### 《類說》引三條

63 韋臯鎮蜀，宴客西亭，暴風雨，俄頃而霽，有虹蜺自空而下，垂首筵上，吸其飲食且盡。其首似驢，五色若霞。公懼，罷宴。少尹豆盧署曰「一」：「虹蜺，天使也。降於邪則爲戾，降於正則爲祥。公，正人也。某敢以賀。」旬日拜中書令「二」。卷二三《虹蜺天使》。

又見《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二九，題亦爲《虹蜺天使》。

「一」「少」，原作「小」，據《錦繡萬花谷》改。

「二」「旬日」，原作「旬且」，據《錦繡萬花谷》改。

<sup>64</sup>進士曹唐，以能詩名世。嘗得句云：「水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忽見衣素婦人「」，閑冶徐步，吟賞此句。數日唐卒。卷二三《曹唐詩》

又見《說郭》卷四。

「」「忽見衣素婦人」句，《說郭》作「忽見二素衣婦人」。

<sup>65</sup>宣律師持律第一，忽覺手如火燎之狀，師驚曰：「汝，水族也，何爲潛於此乎？」卽伸臂誦呪。已而震霆擊指甲，有一黑龍自甲中出。初甚小，俄長丈餘，火鬣電眸，攫空而去。卷二三《黑龍甲中出》

## 附錄

### 新唐書藝文志

〔小說家類〕張讀《宣室志》十卷。

### 宋史藝文志

〔小說類〕張讀《宣室志》十卷。

### 崇文總目

〔小說類上〕《宣室志》十卷，張讀撰。

###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宣室志》十卷。

右唐張讀聖朋撰，纂輯仙鬼靈異事。名曰「宣室」者，取漢文召見賈生論神鬼之義。苗台符

爲之序。

鄭樵通志藝文略

〔史類傳記〕《宣室志》十卷，唐張讀撰。

尤袤遂初堂書目

〔小說類〕《宣室志》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

《宣室志》十卷。

唐吏部侍郎常山張讀聖用撰。「宣室」者，漢文帝問鬼神之處也。

錢謙益絳雲樓書目

〔小說類〕張讀《宣室志》陳景雲注：十卷，苗台符序。亦《集異記》之流。讀字聖用，唐僖宗時吏部侍郎。



##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宣室志》十卷補遺一卷內府藏本。

唐張讀撰。陳振孫《書錄解題》稱讀字聖朋，《唐書藝文志》載讀《建中西狩錄》十卷，註曰：「讀，字聖用。」朋、用二字形相近，義亦兩通，未詳孰是也。深州陸澤人，《舊唐書》附見其祖張薦傳中，稱其「登進士第，有俊才。累官至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典貢舉，時稱得士。位終尚書左丞。」《新唐書·藝文志》則稱爲「僖宗時吏部侍郎。」高彦休《唐闕史》亦稱：「張侍郎讀爲員外郎張休復之子（原註：案《舊唐書》作「希復」），牛僧孺之外孫，年十九登進士第。不言其爲吏部、禮部。以《典貢舉》之文證之，蓋《新唐書》爲誤矣。是書所記，皆鬼神靈異之事，豈以其外祖牛僧孺嘗作《元怪錄》，讀少而習見，故沿其流波歟？」補遺一卷，舊本併題張讀撰，然諸家書目皆無之，疑刊刻者摭他書所引載於後也。宣室之義，蓋取漢文帝宣室受釐召賈誼問鬼神事。然鬼神之對雖在宣室，而宣室之名，實不因鬼神而立。取以題志怪之書，於義未當，特久相沿習不覺耳。今特附訂其失，庶讀者有考，無相沿用焉。

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

〔小說家類〕《宣室志》十卷補遺一卷舊鈔本

題唐張讀聖朋撰。陳氏《書錄》「朋」作「用」，晁氏《讀書志》作「朋」。此明人手鈔宋本，帝諱仍用減筆。舊爲吳方山藏。書以朱筆校過。卷首有姑蘇吳岫家藏朱記。